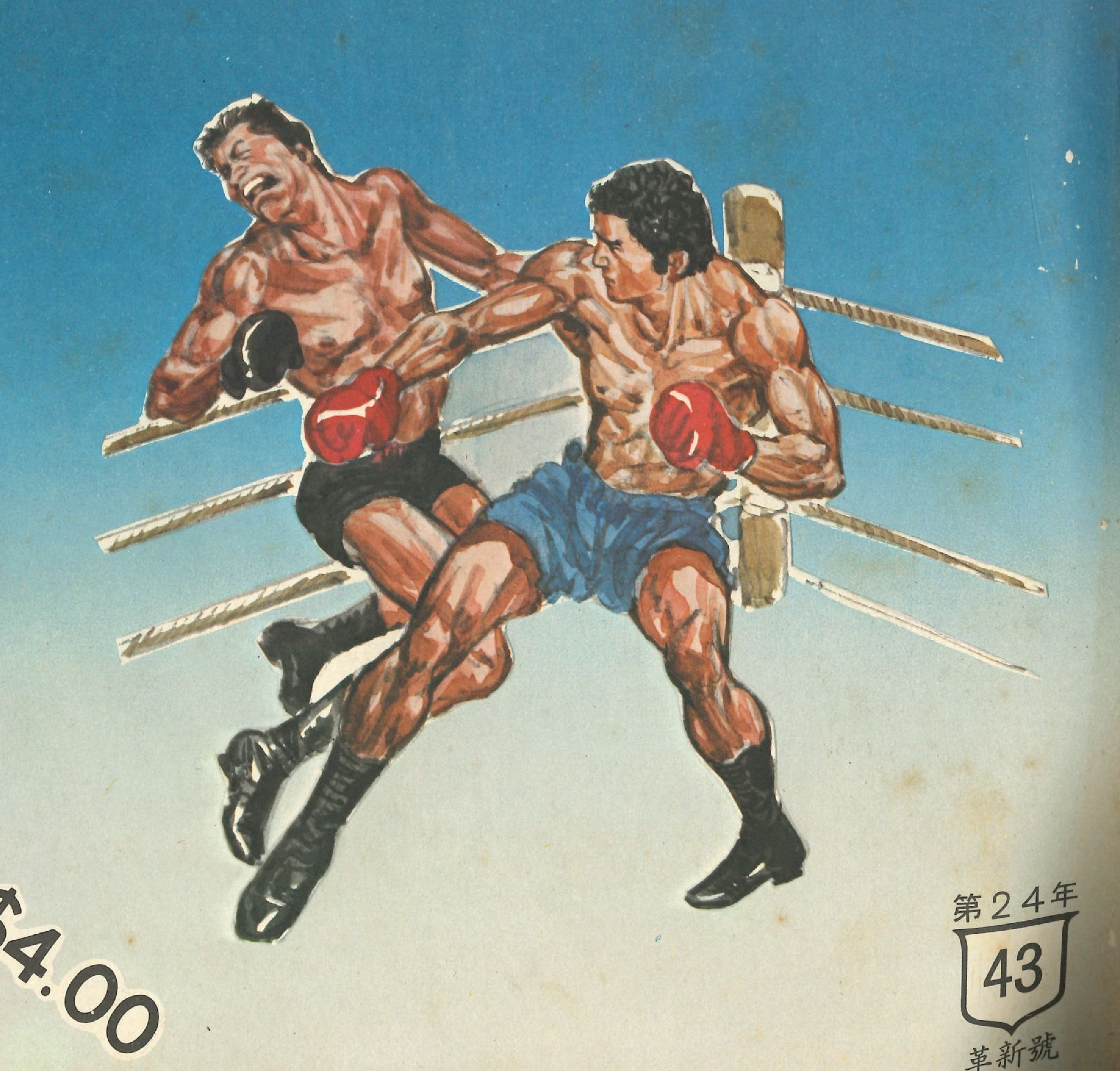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大魔手（偵探俠情倫理警世故事）朱羽・著

素有"魔手"之稱浪子神探，聲名可說得來不易，不管在射擊場，拳擊場或是賭桌上，甚至在柔軟的蓆夢思上，就算面對一個冷得教人牙齒打顫的美人兒，他那一雙手都能發揮到意想不到的魔力……



$4.00

第24年

43

革新號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刋一部以偵探題材作主幹的故事——╰大魔手╮。由東南亞名作家朱羽執筆，朱君素以擅寫懸疑曲折、峯廻路轉偵探小說見稱於文壇，是篇巨著，也不例外。

本故事敘述一個有╰魔手╮之稱的神探，插手處理一宗嚴重詐騙罪案，過程遭遇之險惡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歹徒手法，從所未見。幸好他渾身是胆，技藝超羣，雖然所遇棘荊處處，障碍重重，他終於也能抽絲剝繭般破案，使一羣罪犯法網難逃……

＊＊　＊＊　＊＊

很久已沒有刋載的翟天星故事今期又與各位見面了。南宫宇先生八三年度第一部驚險陰森，詭秘奇情╰地獄闖╮今期推出。是篇不但在題材構思，情節緊湊都深具寫作一流水準，而且在倫理恩仇的刻畫描寫都發揮淋漓盡致，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集集精選，每每能令讀者有痛快淋漓，手不釋卷之感。下期龍乘風再替本刋撰寫一部不朽故事╰江東豪傑╮。愛好龍君作品讀者，屆時敬請購閱，先睹爲快。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3.24

第24年
第43期
（總號122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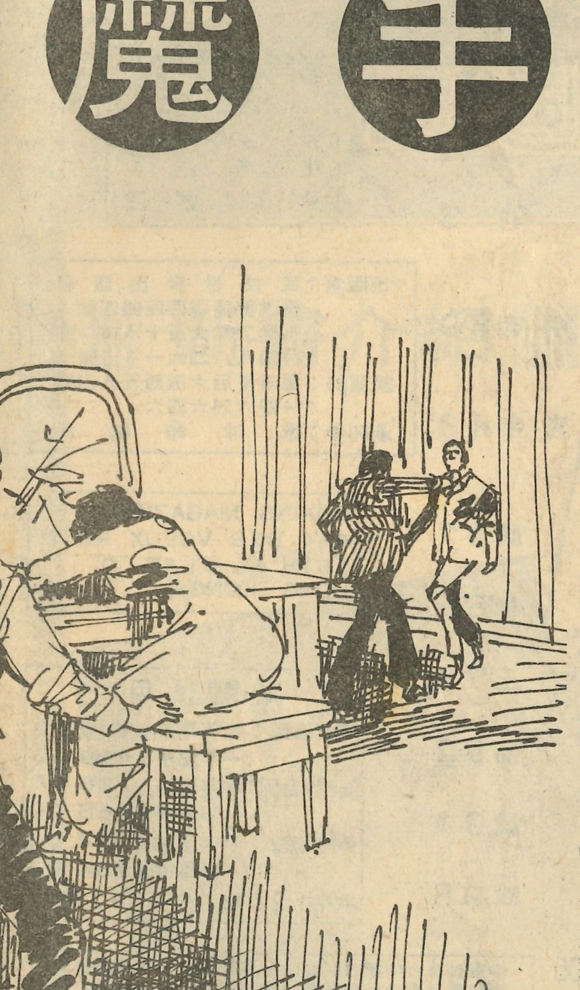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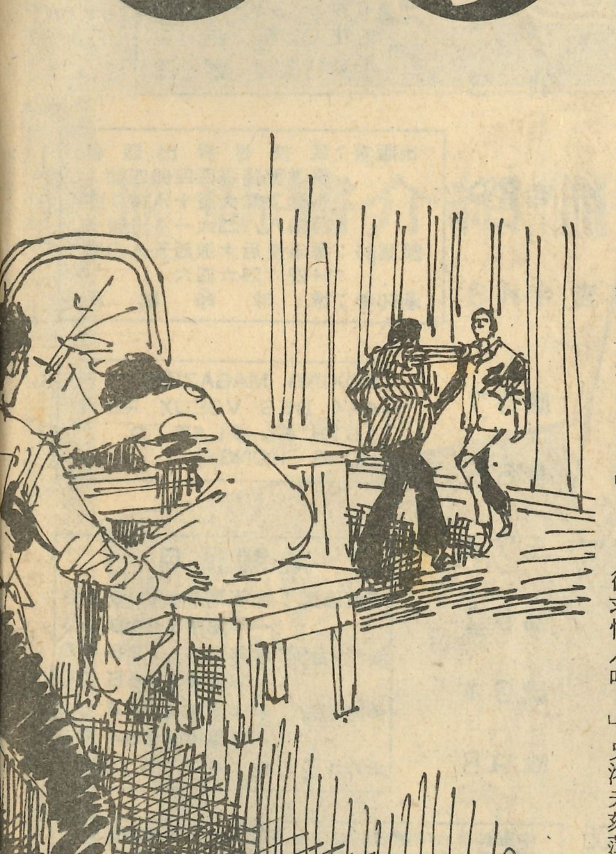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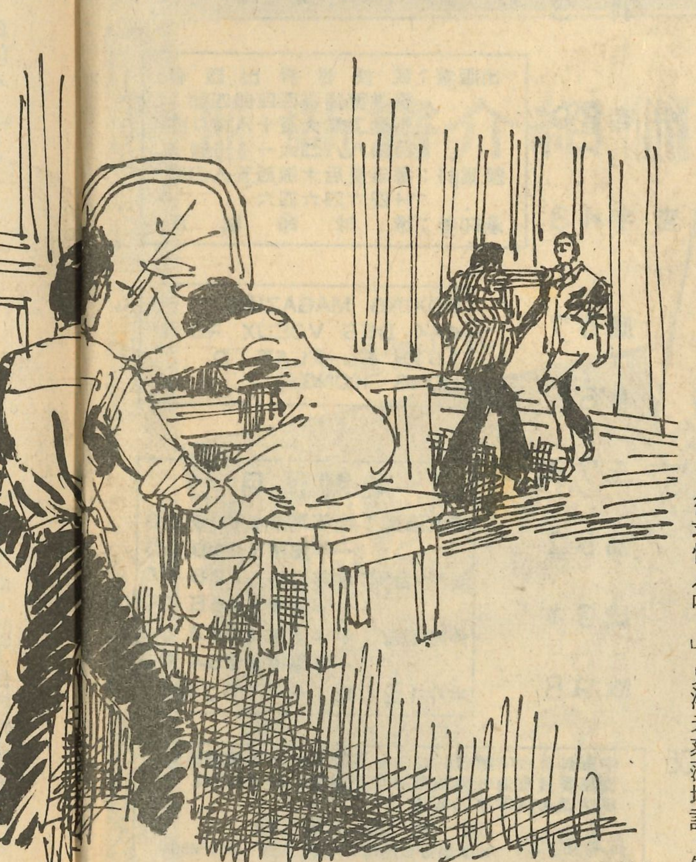


社會偵探故事

大魔手

文·羽 朱
圖·飛 可

歡場邂逅 暫作保鏢

輪盤的旋轉使得素有「大魔手」之稱的史洛夫有些眼花撩亂。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將烟蒂捺熄，再端起面前的酒杯，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威士忌，瞪着眼珠，緊緊地盯着那顆跳動的白色牙球。

輪盤轉動的速度漸緩，終於停住了。白色牙球也安靜地停在一個小方格子裏；格子裏的數字是21號。

然而，史洛夫却將他最後的所有投注在22號上，只差那麼一點，他就可以撈本。現在他却是輸得一角不剩。

史洛夫這個「大魔手」的外號，可說得來不易。不管在射擊房、在拳擊房，或是在賭桌上；甚至在柔軟的床榻之上，面對一個冷得教人牙齒得得打顫的妞兒，他那一雙手，都能夠發揮意想不到的魔力。

但是，今天史洛夫的一雙手却無緣無故地失掉了魔性。只不過一個小時，竟然使他輸得銀錠見了底。

眞他媽的邪門！史洛夫心頭暗罵。雙拳緊握，使骨節格格作響，猛地站起身來，轉身離開了輪盤賭桌。

雙手端着香烟木盒，身上穿得極少的俱樂部女侍瑪莉走了過來，向他擠了擠塗得綠一道，白一道的眼皮，低聲問道：「洛夫，情況如何？」

史洛夫在木盒中拿起一支雪茄，點燃吸了一口，在瑪莉的臉頰上擰了一下，以冷冷的語氣說：「妳一定非常開心，我在一個小時之內，輸掉了美金八千整。」

「那不是一個小數目呀。」瑪莉眯起眼睛，將頭湊過去。「洛夫！你想不想知道今晚大敗的原因？」

「莫非『洋客俱樂部』的老闆見我每賭必贏，特別爲我在輪盤機上裝置了電子儀器嗎？」

「咱們的老闆才不會那樣小氣。」瑪莉的聲音更低了，「我敢打賭，你在來臨之前，一定和雪莉厮磨了許久。我知道她今晚輪休。雪梨是一條熱帶魚，色澤鮮艷誘人，却非常不祥。」

「瑪莉！妳在妬嫉她。」

「洛夫！只要你答應離開雪莉，我可借賭本給你。」

「多少？」史洛夫像是動心了。

「美金一千，那是我半年的積蓄。」

「我建議妳用那筆錢去作廣告費登報徵求情人吧！」史洛夫刻薄地說。然後，向大廳一角的吧枱走去。

坐上高脚櫈，要了一杯冰凍馬丁尼，史洛夫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他並沒有將今晚的勝敗看得太重。在沒有成爲「大魔手」之前，他曾經無數次嚐到過失敗的教訓。不過，對於今晚的慘敗，他却有些想不透其中的原因。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瑪莉的判斷並不正確，因爲他今天根本就沒有見到雪莉；如果他知道雪莉今晚休假的話，也許邀她上別處去消磨這個惱人的夜晚了。

「你的賭完全像一個新手。」一個甜甜，低低的聲音在史洛夫的身旁响起。「不輸光才怪。」

史洛夫轉頭望去，說話的是一個年輕的女郎。

她穿着恤衫，短裙。充份顯露了性感的身裁。一雙眼睛大而明亮，目光中，有一股放浪不覊的野性。

「手風不順時就不能老是押『獨贏』。」她繼續說：「而你却像是瘋了。而且還是以累進數押注。幸好你全部財產只有八千美金。不然，你會輸得更慘。」

她的模樣兒很令史洛夫着迷，但她的語氣却令他冒火。於是冷冷地說：「小姐！妳好像很內行。那麼爲什麼不去贏光『洋客俱樂部』的鈔票？」

「我對賭錢缺乏興趣，尤其是命運操在那粒小小象牙球的輪盤。」她突然換上一副笑臉，偏着頭問：「聽說你有一個『大魔手』的綽號？」

史洛夫心中的怒火更熾，氣呼呼地說：「小姐，『大魔手』從來不付女人的夜渡資，妳找錯了對象。」

「如果你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槍彈，我早就沒命了。」她面上毫無慍怒的跡象，仍是笑容可掬地說：「在公共場所，對你的女伴大聲吼叫，是失禮的事。」

「女伴？漂亮的小姐，是不會看上一個窮光蛋的。」

「感謝你讚我漂亮！」

「妳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史洛夫低吼着說：「我連腕上的勞力士錶都押掉了，若不是這裏對輸光的客人奉送三杯，我連一分鐘也不够格在這兒耽下去。小姐，去找幸運的贏家吧！」

「我叫彭曼。」她說：「如果你願意和我換個地方，你也許還有撈本機會。」

史洛夫在她那一連串的笑話之下，火氣也消了不少。聽到對方的建議，心頭更是大動。楞了一楞，才說道：「妳出賭本嗎？」

「別問得那麼多，只同答我，願不願和我換一個地方？」

「好吧！」史洛夫站了起來。「妳眞是一個奇怪而又神秘的小姐。不過，我要先聲明一下：除了輪盤之外，別的賭博我並沒有穩贏的把握。」

彭曼白了他一眼，輕笑着說：「輪盤你也同樣沒有穩贏的把握。事實上，賭博是不可能穩贏的。即使你賭假，也有出意外的時候。」

她說完之後，很大方地挽着史洛夫，向電梯間走去。

進入電梯間，史洛夫提示地說：「七樓是撲克賭場，五樓是……」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彭曼已經按下了一樓的電鈕。

「別吃驚！」她笑着說：「你已答應和我換一個地方，那又何必關心我們要到何處去呢？」

史洛夫以試探的語氣說：「如果妳要帶我去妳的寓所，妳就是一個笨女人。」

「我並沒有說我聰明。」

史洛夫道：「對不起！我從不睡上一個陌生女子的床上。」

「我只想邀你到我寓所的客廳裏坐一坐。」

「幹什麼？」

「談一樁生意。」彭曼的聲音和神色都極具吸引力。

× × ×

彭曼的寓所在寧靜的住宅區，不大，却很精緻。室內的陳設非常考究，壁間的野獸派繪畫，琳瑯滿目。客廳一角，有一個小小的酒吧，那似乎是專爲男人而設的。由此可見，她這裏，經常接待男賓的。

自從聽到彭曼那句耐人尋味的話之後，史洛夫就將自己那張佻皮的嘴封了起來，將全副精力集中在他那雙雖年輕，却善於觀察的眼睛上，但他却看不出這個有幾分神秘感的女人是什麼的來路。

「你要喝點什麼？」彭曼一走進了客廳，就轉進了小酒吧的櫃枱裏去。「我是一個合格的調酒師哩！」

「來一杯馬丁尼吧！」史洛夫也跟在吧枱前坐了下來。他那雙眼睛仍是緊盯着彭曼打轉。

彭曼很熟練地調好酒，送到史洛夫的面前。

史洛夫吮吸了一口，然後語氣緩慢地說：「妳方才在電梯間裏，曾經說要和我談一筆生意。」

「別忙！你該先接受我這個作主人的招待。」彭曼說着，伸手在壁間一個電鈕上按了一下。

嘶地一聲，在史洛夫的右邊牆壁上的一幅帳幔自動滑開。史洛夫轉頭望去，靠牆壁處放着一具塑膠模特兒；赤裸的上身有許多小洞。牆壁上也然，像是一座人像槍靶。

當他不解地回過頭來時，發現彭曼手裏拿着一支自動手槍。槍管上套着滅聲器。他是行家，一看之下，就知槍內上了實彈。

然而，彭曼拿槍的手法却是非常拙劣的。

她雙手握着槍柄，瞄準着牆上的人像靶，然後勾動扳機。噗噗噗，一連三槍，只有一槍射中人像靶的腿部。

她重重地將手槍放在吧枱上，搖頭嘆息着說：「我總是這樣差勁。」

史洛夫拿過手槍，射出一彈，命中在人像靶的鼻樑上。將那個人像模特兒的美好面部破壞了。

「彭曼小姐！」史洛夫手法熟練地將槍內剩餘的子彈卸下。冷冷地說：「妳是需要一位射擊教練嗎？」

「那份職業養不活你。」

「彭曼小姐！」史洛夫有些不耐煩地說：「妳很神秘！但我是一個討厭神秘女郎的人。」

彭曼甜甜地一笑，然後壓低聲音說：「洛夫！如果有一個機會讓你陪伴一個你認爲漂亮的女郎作季節性的旅行，你願意嗎？」

「我好像不曾向妳自我介紹過，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史洛夫的語氣明顯地透出不悅的味道，「妳早已私下打聽我了嗎？」

「在本城，你是一個有名氣的男人。」彭曼微笑着說，「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願意嗎？」

「那個女郎想必就是妳。」

「不錯。」

「我想先知道待遇如何？」

「月薪美金二千，旅行費用我付。」

「誘人的高薪。」史洛夫聳了聳肩頭。「那麼，工作的性質呢？」

「用你的一雙魔手，保護我。是完全合法的工作。」

「恕我說一句唐突的話，妳不像是一個富家千金。」

「但我是一個富商的外室。」

史洛夫哼一聲：「哦——」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據我猜想，在商場中有地位的人，年齡都不會太小了。」

「你猜對了。他大約有五十幾歲。」

「說老，還不算老。他允許妳聘僱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伴妳旅行嗎？」

「這是他的主意，月薪也是他付給你的。」

史洛夫聳了聳肩頭說：「很有意思！妳、我、他之間將會產生一種很複雜的關係。請問，除了保護妳的安全之外，我還要作什麼？據我猜想：我還要助妳解除旅途寂寞，對嗎？」

彭曼點了點頭。「對的。不過，那也只限於彼此聊聊天。別看我年輕，雖然你看上去很帥，我却不會作出有損自己利益的事。」

史洛夫皺起眉頭說：「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何在。」

「我和這位富商同居了將近五年；這一段日子對一個黑市夫人來說不算太短。而且我又沒有得到他過份的贈與。最近他在遺囑上增加了一條，當他死後，我可以得到五分之一的遺產。」

史洛夫說：「他才五十幾歲，也許還有二十年好活。」

「我並不指望得到那筆錢。然而，這是我將來生活的保障，我要竭盡所能地去保有它。」

史洛夫揶揄地說：「妳的眼睛告訴我，妳是一個有野心的女人，却想不到妳會如此安份，也許妳眞能做到，但是妳該考慮到我。」

「我對你瞭解很多。」

「是麼？」

「你熱情，愛泡妞兒；但你也很冷靜。月薪美金二千元的工作不太好找。而且每年有四次旅行的機會。」

「彭曼，」史洛夫有深獲我心的喜悅，將小姐二字的尊稱也省略了。「妳說對了，我不會輕易斷送一筆不算太小的收入。現在我想瞭解一下。妳爲什麼突然需要聘請一個人來保護妳？」

「有人要謀害我。」

「噢！知道是誰嗎？」

「自然是那位富商的妻子。」

「我似乎需要再來一杯，別費事，就是純威士忌好了。」當彭曼爲他倒酒時，又接着說：「我不瞭解對方爲什麼要謀害妳。」

「當然那是爲了我將分去她丈夫五分之一的遺產。」

「就是這個理由？」

「這個理由還不够麼？」彭曼的雙眼瞪得很大，那裏面透現出憤怒、驚疑的光芒。「五塊錢的五分之一只是一塊錢。但是一億元的五分之一是二千萬，那不是一個小數目。」

「妳是指什麼幣值？」

「和你的月薪一樣，以美金計算，還只是大略的估計。」

史洛夫沉吟了許久，才說：「那麼，妳和那位富商的非正常關係一直是公開的了？」

「他妻子早就知道。」

「沒有干涉嗎？」

「一直沒有行動。」

「現在却突然要謀害妳？」

彭曼低吼着說道：「你怎麼說出突然兩個字？修改遺囑的事醞釀了許久。當成爲事實之後，對方謀害我的行動也就開始了。」

「彭曼！妳有證據嗎？」

「有證據我就去控告她了。」

「那麼，只是妳疑心生暗鬼了。」

「你怎麼這樣說呢？」彭曼嚷叫起來：「我走在街上有人跟踪，夜間窗上常出現奇怪的影子，經常有無人說話的電話打來。這是她的初步行動，目的想嚇跑我，你明白嗎？」

「我明白，這只是干擾，不能算是謀害。」

「這只是初步行動。我如不退避，她遲早會殺死我。」彭曼端起史洛夫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大口，又接着說：「如果我是她，我也會這樣作。」

史洛夫不僅是對那份高薪感到興趣了。如果彭曼所說屬實，她該有一個人去帮助她。於是，他溫和地說道：「彭曼！別激動，現在和我談談旅行的事。」

「他每個季節都要作一個月的埠際旅行。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他的全家。你該明白，那是最適宜向我下手的好機會。」

史洛夫不禁笑了起來。「彭曼！妳可以藉故不參加啊？」

「不！我非去不可。」

「是他不能離開妳嗎？」

「不！是我堅持要去。」

「爲什麼？」史洛夫有些驚異。

「我要將我在他們家族中的地位明朗化。遺囑中有我的名字，我爲什麼不能够在他的家屬面前露面。」

「妳眞是一個倔強的女人。」

「洛夫！答應我的聘僱了嗎？」

「原則上是答應了。不過，我還要和妳的他見一見面。」

「明天上午九時，你可以到他的公司去和他見面。」

彭曼打開手袋，拿一張名片遞給他。史洛夫看了看，那人是本城的商場聞人——「海外地產實業公司」的董事長羅君偉。

× × ×

羅君偉看上去很年輕，頭上沒有白髮，身體不現臃腫，只有從眼角的皺紋處才看得出他已漸漸走向老年人的路程。

他是屬於實業家那一型的人物，沉着、穩健，神情彬彬有禮，當史洛夫與他握手時，發覺他的臂力和腕力都不錯。

羅君偉對史洛夫是非常和藹的，然而史洛夫對他却無好感，原因是羅君偉那一雙深沉的目光。

史洛夫稱羅君偉那雙眼睛謂之鷹眼。閃爍、晶亮、詭譎，史洛夫曾經遇見過生有這樣的眼睛的人，打交道的結果，都是史洛夫吃虧。

「你叫史洛夫？」羅君偉招呼他相對坐下後，劈頭就問。

「是的。」

「方才阿曼已向我介紹了你的一切。」羅君偉緩緩的說：「我相信你一定能使她安寧一些的。」

「哦——我不知道彭曼小姐這樣早就和你過面了。」

「她也是在這裏上班的，她一直是我的交際秘書。」

「對不起，彭曼小姐沒有告訴我。」

羅君偉離開了他的座椅，蹀踱一陣，停留在史洛夫面前，以低沉的語氣說：「我年輕時只知道創業，從未荒唐過……呃，我不知道該怎樣解釋，你看到了我這樣年齡就會瞭解。」

「羅先生，我希望能瞭解。」

「我很愛她。」羅君偉似乎經過一番努力，才從口中迸出這四個字。

「我看得出。」史洛夫頓了一頓，話鋒突地一轉，「羅先生，眞有人想謀害彭曼嗎？」

羅君偉沉吟了一陣，才說：「最近我也曾在阿曼的住處留宿過，的確發現有人在窗外窺伺，而且不止一次。」

「那麼彭曼小姐並非疑神疑鬼了？」

「她的驚懼並非無原無故地產生出來，不過，她說想要謀害她的人是我妻子，却令我不敢相信。」

「老實說，你和彭曼小姐公然同居是令你妻子難堪的事。」

「誰說我公然和阿曼同居？」

「你的太太不知道你和彭曼小姐的非正常關係嗎？」

「也許她有所覺察，但她從沒有問過。而我也保留了分寸，即使在阿曼處過夜，我也會製造很好的理由。」

「羅先生，聽說你在遺囑中指明，要以五分之一的遺產分給彭曼小姐？」

「是的。」

「這如何向你太太解釋？」

「我有很好的理由——若不是由於阿曼一次成功的交際，我也許早就遭到破產的厄運了。」

「哦——」史洛夫輕吁了一口氣，「那麼，在旅行中，彭曼小姐和你的太太，一定會相處得很愉快。」

羅君偉皺眉頭說：「我本來不打算讓阿曼去，可是她堅持要參加這次旅行，我從來不拒絕她的要求，而且她的要求也都

非常合理。」

史洛夫低聲：「嗯！」

「洛夫！」羅君偉顯得很誠懇的直呼他的名字。「這一次你所扮演的角色不但是阿曼的保護者，也是和阿曼有親密關係的人。」

史洛夫吃驚地說：「有此必要麼？」

「我不想過份傷害我妻子和女兒。」

「我瞭解你的用意。」

羅君偉說道：「我們這次將前往新城旅行。你祇要寸步不離地伴着阿曼，別參加我們家族的活動，也盡量不要和我的妻女攀談。別人如果問起了你和阿曼的關係，你也儘可以一笑置之，不必予以詳加解釋。」

「我會遵守你的吩咐，但是彭曼小姐也會遵照嗎？」

「她會的，她也同樣很少拒絕我的要求。」

「我想，她也一定很愛你。」

羅君偉滿足地笑一笑，然後說道：「我需要你的照片，及必須的證件，以便用來辦理旅行的護照。」

史洛夫搖頭說「不必了，我有長期旅行護照，不但隨時可以前往新城，而且還可以隨身携帶槍彈，這方面倒可以為你省下不少痲煩。」

「那太好了！」羅君偉打開抽屜，取出預先準備好的支票。「這是本季三個月的薪津，美金六千元。」

史洛夫接過支票，問道：「羅先生，我需要向你辦什麼手續嗎？」

「沒有。」羅君偉壓低了聲音說：「除了阿曼、你、我三人之間外，沒有人知道你是我化錢聘僱來的保鑣。以後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我也不會承認。」

史洛夫不禁楞了楞，才問道：「這一點，很重要麼？」

「很重要，除非你不答應，否則你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遵守你的諾言。」

史洛夫點了點頭。「好吧，到手的錢，我是從來不喜歡再退出去的。」

「我們大約在一星期後才能出發，你今晚就搬到阿曼的寓所去住。」

「是的。」

「我要警告你，」羅君偉的手指似乎碰到史洛夫的鼻尖，「不准你碰她。」

「放心！」史洛夫微笑說：「你花錢僱聘我保護你所愛的人，我怎麼會去侵犯她呢？羅先生，我是一個具有職業觀念的人。」

午夜冷槍

史洛夫就這樣戲劇化地搬進了彭曼的寓所。

晚飯時，史洛夫見到彭曼的女傭陶嫂，她約莫有四十歲，身體粗壯結實，兩眼發出烱烱的光芒。對史洛夫雖然表現得謙恭有禮，面上却無笑容。那表示——她很尊敬他，却不信任他。

史洛夫倒不在乎一個女傭的冷峻。他想 羅君偉請來陶嫂作彭曼的女傭，必定還負有監視彭曼的任務，像彭曼這樣美艷的女郎，不一定是可以用大量金錢就可以綰住的。史洛夫想到這裏 不免向陶嫂多看了兩眼。

這情景，被彭曼發覺了，她輕聲說：「洛夫，別用這種眼光去看陶嫂，她生來就是一張樸克牌面孔。但是她的心地却非常善良，做家事一絲不苟。這年頭，像她這種女傭還難找呢！」

史洛夫笑了一笑，以漫不經心的語氣問道：「是羅先生為妳請來的嗎？」

「不，是我自己找來的，陶嫂已跟我多年了，在我沒有成為羅君偉的情婦之前，我也曾經作過舞女。」

史洛夫楞了一楞，默然低頭吃飯。

「嚇驚了？」

彭曼問他說，語氣並不認眞。

史洛夫神情一楞的原因，並非由於彭曼自承她曾經作過舞女，他早就可以看出彭曼曾在歡場中討過生活，陶嫂不是羅君偉的親信，才是使他感到意外的。

「原來陶嫂是妳的心腹。」史洛夫是漫不經心的。

「可別將她當作羅君偉的警犬。」

「那麼妳可以放心大胆地作壞事。」

「洛夫！你好像在暗示我。」

「放心，我有強烈的職業觀念。」史洛夫一本正經地說，「我收了羅先生的錢，怎會作出有損他權益的事？」

「這樣最好，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冷靜的人，有時也會衝動。」

彭曼的話才眞的具有強烈的暗示。不過，她沒有再說下去，語氣突然一轉。「洛夫！對你的這間寢室還滿意嗎？」

「對我來說，簡直像帝王的寢宮。」

「靠你床頭的那一扇門是直通我臥房的，鑰匙就插在鎖孔上，隨時可以打開，這邊就是我臥房中的衣櫃。」

史洛夫以曖昧的語氣說：「我明白，當羅先生在你房中，而羅太太又適巧追蹤前來的時候，妳臥房中的衣櫃就成為羅先生的『太平門』了。」

「別說笑！」彭曼皺了皺眉頭。「洛夫！你即使在夢中也得保持高度警覺，聽見什麼異樣响動，就得趕過來救援。」

史洛夫為了使彭曼安心，故意以凝重的語氣說：「那是我的職責。」

「噢！對了，」彭曼像是突然想起一件事。「你需要向你的朋友告別嗎？」

「告別？」史洛夫有點迷惑。

「你將在你往日的生活圈子內失踪一段日子，難道不需要向你的好友說一聲嗎？自然，你不能實說，我相信你會假設一個很好的理由。」

史洛夫搖了搖頭，道：「我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

「需要的，否則會引起你的朋友誤會。」說到這裏，彭曼看了看表。「現在是七點鐘，再過二十分鐘羅君偉就要來了，你可以趁機會出去一次，在十點鐘以前趕回來就行了。」

「也好！」史洛夫點頭說：「有幾筆借欵，我倒需要去送還債主。」

他說完之後，離開了樓下的餐室，回到了二樓的房間。他將這間屋子比作帝王的寢宮，倒不是誇大其辭。有酒櫃、有冰箱、有電視、唱機。甚至浴室內都裝有電話分機。地上鋪着名貴地毯，拉開窗簾，可以看到市中心區如鑽石般燦爛的燈光。

史洛夫回房之後就來了一次淋浴。然後，他試着打開通往彭曼臥室的那一度門，隱隱約約地一陣男女狎暱之聲傳來。他連忙又把門關上，想必羅君偉此刻已在彭曼的房中了。

他穿好衣服，走下二樓。

陶嫂在梯口迎向他，語氣冷冷地說：「史先生！彭小姐已交代過了，你可以使用她那輛跑車進城去。」

「謝謝妳！」

史洛夫想多看陶嫂一眼，然而她却很快地走開了。

× × ×

史洛夫又來到了「洋客俱樂部」的三樓，他愛玩輪盤，又幾乎是無夕不至，所以這兒的女侍無一對他不熟。加上他很帥，又小有名氣，才一進門，就有無數的媚眼向他飛了過來。

而他却只將目光投注在雪莉身上。

雪莉是一個嬌小玲瓏的女郎，在一羣賣弄性感的豐滿型女侍之中，她並不特別引人注目。

却有一對嫵媚動人，像會說話的大眼睛，那似乎是兩個深潭，史洛夫亦不知不覺地沉了下去。

史洛夫過着浪漫式的生活，而他對雪莉的一份感情却非常正經。

當他面對別的女人時，他總是想到一張柔軟的床，而他面對雪莉時，却是想到一幅畫，雪莉就是畫中的仙子。

開始，雪莉還以為她的美麗不足以引誘史洛夫，可是當她發覺史洛夫對她的感情與 特殊時，她更加死心塌地的喜歡他了。她甚至非常有把握——如果史洛夫有了成家的打算，她一定是他的新娘子了。

雪莉向史洛夫眨了眨眼，然後走向一個角落。史洛夫本來就是是找她的，於是跟了過去。

雪莉拿了一包香烟遞給他，低聲說：「洛夫，我知道你不會吸這種烟，我只是希望為你帶來好運。昨天，我休假，要陪媽媽去探視一個因病入了醫院的親戚，所以沒有打電話約你，不然，你也不會大輸了。」

史洛夫沒說話，只是微笑地望住她。

他折開香烟，臉上的笑容突然凍住了，原來這包香烟已經折開過，拿出了裏面的香烟，換上了一大捲鈔票。

雪莉微笑着說．「洛夫，你需要賭本，算我借給你的，贏了再還我。」

「雪莉！」史洛夫以一個最誠摯的笑容答謝她，同時將那裝着一大捲鈔票的烟盒放回吊在她項間的托盤上。

「我今晚不是為賭錢而來的。」

「噢！」雪莉臉上有驚喜參半的表情。「是因為昨夜的慘敗而使你下决心戒賭了嗎？」

史洛夫搖搖頭說．「不，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沒有空餘時間到這裏來玩了。」

「那實在太好了。」雪莉欣喜若狂地說：「你等我一下，我去請假，今晚，我該好好地為你祝賀一番。」

「不，」史洛夫一把捉住她的手。「我今晚沒有太多的時間，我只是來告訴妳一下，也許我們將要分別一個多月。」

「為什麼？」

「我的主人要去外地旅行，要我跟着去。」

「洛夫，是什麼性質的工作？」

「雪莉！妳該知道我是個神射手。」

「甚麼？」雪莉的神色突然起了變化，她一定以為史洛夫要作什麼違法的事。

史洛夫連忙以溫和的語氣說．「雪莉，妳以為我要去作職業兇手嗎？你放心，我是不會那麼糊塗的。」

「可是，你提到槍……」

「我只是以我神射槍法去保護一個女人的生命，然後再領受她給我的報酬。」

「女人！年輕嗎？」雪莉喃喃地說。最後又加上一句：「她是不是很漂亮？」

史洛夫微笑着說：「她只是我的女主人，別想得太多，如果妳不急戴上結婚戒指，將來我一定會送妳一枚。」

雪莉連連地搖着頭說：「洛夫，我不是那個意思。那個女人是不是叫彭曼？」

「妳認識她？」現在輪到史洛夫吃驚了。

「她已經連續在輪盤裏出現十幾天了，我替她用旅行支票換過很多籌碼，所以從支票的簽名上知道她名叫彭曼。」

「是她。」

「洛夫！她到這兒來的目的好似不是為了賭錢，而是專門來找你的，她不斷地向許多女侍打探你的一切。」

史洛夫沉吟了一陣，才說：「她也許早就想聘請我保護她了。打探我的一切，只不過為了要對我多幾分瞭解，那不會有什麼特殊用意的。」

雪莉却是神情凝重地說：「洛夫，我看得出來，彭曼不是一個正經的女人。」

「妳也許說對了。她以前作過舞女，現在是一個有錢商人的外室。」

「洛夫！」雪莉走近一步，捉住了他的手。「你不該接受這份職業的。」

史洛夫聳了聳肩頭，以自嘲的語氣說：「玩槍的人只有這幾條出路：安份的人被警界挖走了；想創業的人則千方百計地去考一張私家偵探的牌照；意志不堅的人就淪入了黑社會。像我這種愛玩，不安份；却又不願作壞事的，被有錢人延聘為保鑣，已是最好的出路。雪莉！我總不能靠着輪盤過日子呀！」

「洛夫！我不反對你作保鑣；但是我反對你為彭曼作保鑣。」

「為什麼？」

雪莉沒有回答史洛夫的問題，却反問他：「洛夫！你看彭曼有多大年紀？」

「大概二十五歲左右。」

「可以說是一個還很年輕的女人。」

「是的。」

「洛夫！我在這兒接待過不少女賓，自然接觸過各種年齡的女人。我感覺彭曼非常深於世故，神態穩定，眼光逼人，這些都和她的年齡不相稱。洛夫！我總覺得她不是一個好人。」

史洛夫笑着說：「記得妳曾經告訴我，妳父親生前是以看相為業，大概妳也學到了一些相人之術。」

「洛夫！別開玩笑，我說的都是眞話呀！」

史洛夫輕輕地拍拍她的肩頭，笑着說：「放心！不管彭曼是那一種女人，也不

管她聘請我的目的何在，我只是在合法的情況下聽命於她。雪莉！妳該信任我的智慧和冷靜的頭腦。」

「洛夫……」雪莉心中顯然還想說服他，但她却有些感到詞窮了。

「雪莉！」史洛夫看看表說：「我在十點鐘之前要趕回去。現在，我還要去找幾個朋友，他們都是我的債主。免得在我離開之後，說我逃債躲起來了。」

「洛夫！大約多久離開本埠？」

「一個星期吧！」

「找個機會我們再聚一聚。」

「好！」史洛夫輕輕拍了拍她面頰。

當他轉身離去時，聽見瑪利以嘲弄的語氣說：「雪莉！洛夫有沒有告訴妳，他昨晚交上了一個比妳漂亮的女朋友？」

史洛夫有些冒火，正想轉身回頂瑪利幾句，却聽雪莉以輕鬆的語氣說：「洛夫告訴我了，一週後，他還要和那位漂亮的女友到外埠去旅行哩！」

這大概是最好的報復了。因此，史洛夫也不再回轉身來，踏着趾高氣揚的步子，走向電梯間。

× × ×

在十時之前五分鐘，史洛夫就回到了他的新「家」。

在樓梯口，他遇見了正要離去的羅君偉。彭曼在二樓倚欄相送；她穿着敞領的睡袍。由於身體向下傾斜，仰視上去，她的姿態撩人，也很褻蕩。史洛夫不由自主地吁出一股長氣；雪莉似乎過份看重了彭曼，在史洛夫此刻的心目中，彭曼不過是一個對風塵厭倦，而想適時撈錢，以保障晚年生活的可憐女人。她也許可列爲壞的女人之中，但却壞得有限。

「史先生！」羅君偉走到史洛夫的面前停下。聲音低沉地說：「彭小姐說有人要謀害她，倒不完全是出於她的幻想。」

「噢！」史洛夫不禁神情一楞。「是發現了什麽可疑之事嗎？」

羅君偉的辭色顯得很嚴峻地說：「那要你去發現。」

「是的。」

「保護她！別讓她受到一絲傷害。」羅君偉像是在吼叫。「否則，我會扭斷你的頸子。」

「君偉！」彭曼在二樓梯口嚷叫着說：「別那樣對史洛夫講話，他是一個有榮譽心的男人。」

羅君偉的神色有一絲尷尬，聳了聳肩頭說：「史先生！我很抱歉。」

然後，他匆匆地向外走去。陶嫂已趕出來爲她的男主人開門。

史洛夫高聲道：「陶嫂！在上床之前，請將每一扇窗戶都關好。」

「是的，史先生。」陶嫂必恭必敬地答應着。

當史洛夫走到二樓梯口時，彭曼以歉疚的目光望着他，低聲說道：「洛夫，希望你不要見怪。」

「他很愛妳！」史洛夫從她身邊走過，並未停下。「彭曼！我衷心祝福妳。」

史洛夫回到自己房裏，先拉開窗簾，啓開落地長窗，站在陽台上向燈光燦爛的市中心區眺望；思念也像那些忽滅忽暗的紅綠燈光般閃耀跳動，最後他得到了一個結論。像羅君偉那種有了財富的人，都會不自覺地患上神經衰弱症，至於彭曼，一直在惡劣的環境中打滾，因而對一切都喪失了信心。她和羅君偉都同樣地害了心理病，以爲自己是犯罪者，所以產生了極端的恐懼。

史洛夫想到這裏，不禁張開了臂膀，深深地吸了一口爽涼的晚間空氣，只要他能和彭曼之間保持適當的距離，他這項新的工作是絕對成功的；只要他不去傷害彭曼，任何人都不會傷害她……

突然，一聲悽厲的尖叫，自彭曼的房裏傳了出來。

史洛夫就像是在好夢正酣時被一聲強烈的爆炸聲所驚醒，他有一秒鐘的昏眩，然後，他飛快地返回房內，旋開了那扇通往彭曼臥房的暗門，疾衝了過去。

彭曼倒臥在一面很大的穿衣鏡前的地上，那面穿衣鏡的上半部則像輻射的蜘蛛網般出現了一大片裂痕，當中是一個小洞，像是彈孔。然而，史洛夫方才却沒有聽見槍聲，這……？

史洛夫再向右看，落地長窗有兩扇開着，窗簾巳全部拉開。他迅速地滾到陽台邊，關上了長窗，再拉上窗簾，還將頂壁的一盞大燈關閉了，這才來到彭曼的倒臥處，抱起了她。

彭曼的呼吸急促，雙目緊閉，但是却沒有受傷的跡象。她也許是被某一種突發事情而嚇昏了。

史洛夫將彭曼抱到床上，從冰箱中取出冰凍的濕毛巾，覆蓋在她的額上，只不過半分鐘，她就緩緩地睜開了眼睛。

史洛夫蹲在床邊，柔和地問道：「彭曼，是怎麽一回事？」

「有……有人要殺害我。」彭曼猶有餘悸地說。

「看見是誰人嗎？」

「當時我正面對穿衣鏡，有一股熱風從耳邊衝過，接着，穿衣鏡被擊碎，我大叫一聲，然後昏了過去。」

「彭曼，妳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史洛夫輕柔地拍着她的面頰。「現在，躺着別動，讓我去外面看看。」

史洛夫先將所有的燈光都熄滅掉，然後才走到陽台前，撩開窗簾，向下面的街道望去。

這裏是寧靜的住宅區，入夜以後除了偶而經過的車輛以外，根本就少有人跡。此刻，更是連半個人影也看不到。

史洛夫根據穿衣鏡上的彈孔判斷，槍彈不是從路面上射出來的，射擊者和那面穿衣鏡必須站在平行綫上。

向對面看，二百碼以外才有房屋。狙擊者也許就埋伏在那一排房屋中的一個窗口。對方不但需要一支長射程的槍，而且還需要瞄準裝置。史洛夫方才沒有聽見槍聲，那麽，那支槍的鎗口上必定還套上了滅聲裝置。

他再度開亮了所有的電燈，審視穿衣鏡上的彈孔；又將那面穿衣鏡卸下來察看牆壁，發現子彈業巳嵌入牆壁之內。如果史洛夫要肯定子彈是否從二百碼以外的一支長射程鎗管中射出，他就必須將牆壁中的子彈取出來。那樣不但太費事，也沒有必要。有人想謀害彭曼，却是鐵定不移的

事實。

史洛夫來到床邊坐下，以埋怨的語氣說：「彭曼，妳爲何打開落地長窗呢？」

「我只是想吸進一點清新的空氣。」彭曼顯得很虛弱地說。停了一停，她又問道：「洛夫！是眞的有人在暗中向我開鎗射擊嗎？」

「的確是有人向妳開鎗，却不一定是想要殺害妳。」

「這話是怎麽說？」

「子彈高過妳的頭部約五吋，對方的鎗法不會那樣差勁。」

「那麽，對方向我開鎗的目的又何在呢？」

「也許是在向妳警告。」

「警告！」

史洛夫從床邊站起來，面色沉重地說道：「彭曼，我也要向妳提出警告，以後在任何時間都不得拉開窗簾，甚或打開長窗。」

彭曼皺緊了眉頭，喟然地說：「我簡直像生活在監獄裏。」

「那是妳自己選擇的。」

史洛夫走到門邊，檢查了門鎖，這才準備回到自己房裏去。突然，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他抓起話筒，只聽見一個低沉的男子聲音說：「這一鎗的警告，如果妳堅持要參加旅行，下一鎗就會射穿妳的腦袋。」

「卡」地一响，電話掛斷了。

彭曼倉惶地問：「是誰打來的？」

「一個撥錯號碼的冒失鬼，」史洛夫放下話筒，然後問道：「彭曼，妳認爲這件事情，需要報警嗎？」

「不！」彭曼用力地說。

「那麽，妳是否打算取銷和羅君偉一起旅行的計劃呢？」

「不！」彭曼的語氣仍是很堅決。

史洛夫冷冷地說道：「彭曼，妳是一個性格很倔強的女人。不過，妳這樣做法，將會招致許多龐煩。」

「洛夫！你害怕了？」

史洛夫搖搖頭說：「不！我只是怕妳再度被嚇昏過去。」

「我是女人，免不了胆小，希望在你的保護下，我能够漸漸堅強起來。」彭曼邊說邊握着史洛夫的手。

史洛夫將她的手放下，拉過一條毛毯爲她蓋上。低聲說：「彭曼！睡吧！如果眞有一個想要謀害妳的兇手，我一定可以將他找出來。」

史洛夫回到自己房中以後，雖然躺上了床，也闔上了眼，却毫無睡意。他不是一個只會動拳玩鎗的人，他很喜歡運用自己的頭腦。

他想了許多，從不知何處射來的鎗彈一直想到兇手爲何知道彭曼臥房內電話的號碼……他爲自己舉出了無數的疑問，但是他却沒有找出答案來。

登上畏途

那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但是，當史洛夫在國際機場的候機室裏和羅君偉的家屬見面時，他突然感覺到天氣也變得陰沉起來。

原因是羅君偉妻女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不但對彭曼有仇視的眼光，對史洛夫也同樣是一副冷峻的神色。

羅太太非常纖瘦，臉上爬滿了皺紋，若是她願意對史洛夫友善地一笑，史洛夫必定會稱讚她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婦人；可惜她非常珍惜，甚至是非常吝嗇她的笑容，她幾乎用不屑的目光瞪視着史洛夫。

羅君偉的女兒羅雲仙倒是非常秀麗，她父親那一雙鷹眼並未在她臉上表現。她緊緊地靠在母親身旁，以一種不可理解的目光矚視着史洛夫，就像是在學校上生物課時面對一個古代的動物似的。

羅君偉吸着他的雪茄，對這一切視若無睹。羅家母女和史洛夫、彭曼這一「對」也就成了壁壘分明之勢。

直到羅太太的弟弟——秦子寬趕到候機室的時候，氣氛才稍見改觀。

羅君偉爲他們介紹說：「這是本公司的董事，也是我內弟秦子寬先生，這位是彭小姐的表兄史洛夫。」

二人緊緊地握手。秦子寬笑着說：「史先生！聽說你是個神鎗手。我們到新城之後少不得要來一次狩獵，那時就要看你表演啦！」

「史先生！子寬的鎗法也眞不錯哩！」羅君偉說。

「哈哈！」秦子寬豪放地大笑。「史先生！別聽姊夫替我吹噓，十碼之內我若能一鎗打中一頭大象，我就一定開一個盛大的慶祝酒會。」

史洛夫禮貌地笑了一笑，目光却在銳利地打量對方：三十幾歲，豪放，熱情，和羅君偉有絕對不同的典型。他的服飾考究，儀表不惡。只可惜他的一雙眼睛，太過活動，老是不停地在彭曼的身上打轉。

經過了驗關手續，六個人登上了開往新城的班機。座位似乎經過刻意的安排：史洛夫和彭曼坐在最前面的一排，羅雲仙和她的父親坐在中間，秦子寬和羅太太則坐在最後。三組之間，相隔了許多座位。

飛機起飛十分鐘之後，羅君偉來到了史洛夫的座前，笑着說：「現代的年輕人，都不願和老人交談。洛夫！我看還是由你去陪伴我那個寶貝女兒吧！」

史洛夫明白羅君偉的意思；即使在短短的二個小時飛行的途程中，他都要找機會和彭曼接近。但他的理由假設得很好，羅太太也許心頭明白，却無話可說。史洛夫自然也無法拒絕了。

他換到羅雲仙的身旁坐下，微笑着說：「羅小姐！令尊要我來陪妳談談，以解除妳在旅途上的寂寞。」

羅雲仙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史先生！你不是彭曼小姐的表哥？」

這一句話問得太直率，也太突然，使史洛夫一時答不出話。他怔了一下，才笑着說：「羅小姐！妳這句話有什麽特殊用意嗎？」

「史先生，你是爲什麽參加這次旅行的？」

「因爲……」史洛夫回答不甚爽快，他必須斟酌一下辭句。「……令尊希望狩獵的場面熱鬧一些。」

「狩獵嗎？」羅雲仙的語氣非常的潑辣。「據我知道，新城除了可以用空氣槍

打下幾頭斑鳩之外，別無獵物。如果你說的話不假，你可能要參加一次獵『人』的運動，是不是？」

「妳的話使我吃驚。」史洛夫微笑着說；其實，他是眞的有點吃驚。

羅雲仙辭色冷峻地說道：「史先生！你不要作輕鬆狀，告訴我，你們的對象是誰？」

史洛夫冷靜地反問道：「羅小姐！妳以爲我是那一種類型的人？」

「你是職業兇手。」羅雲仙毫不考慮地說。

史洛夫內心吃驚的程度可以想見，但他表面上却依然十分鎭靜。像一個探索金礦的人，小心翼翼地挖掘每一吋可疑的泥土。「羅小姐！妳以爲令尊會買通一個職業兇手帮他作違法的事？」

「我不相信，但是我懷疑。」

「羅小姐，妳喜歡閱讀偵探小說？」

「從來不看。」

「那麽，妳方才所說的話就不是出於幻想了。告訴我，是什麽原因使妳有了這種可怕的想法？」

羅雲仙想說什麽，而她的臉上却又突然浮現一股驚懼之色，改換了語氣說：「對不起！史先生，原諒我說了那麽多唐突的話。」

史洛夫看得出，這個少女必定有難言之隱。那麽，這個家庭中似乎已埋下了難以覺察而又極爲複雜的危機；情況也許不如彭曼所說的那樣單純。

他不再問下去，只是向對方友善地笑了一笑。他有把握在不久之後，就能使這個少女在信任他的情況下說出眞實內情。

羅雲仙閉上眼睛，似在假寐，史洛夫也閉上了眼睛，從登上這架飛機開始，他就步上了畏途。前面還有不少的危機與障碍在等待他。那得需要充沛的精力才能應付，因此他不放過可以精養蓄銳的每一分鐘。

飛機在上午十一時卅分抵達新城機場，旅途是順利的，然而在驗關時却出了一點小麻煩——史洛夫所帶的兩枝槍被海關扣留了。那是一支點二二口徑的「航空曲尺」和一支點四五口徑的長管「來福」。

史洛夫掏出一切合法證件，據理力爭：「我是東南亞職業射手聯誼會的會員，可以携槍出入聯誼會的轄區，這裏是貴地警方的許可證，你們不能扣留我的槍。」

海關的官員很有禮貌地說：「對不起！這是警方的規定。他們要登記你携帶的槍彈的數目，並將槍膛的來福綫存樣，然後才能發還你。」

「以前並沒有這種手續啊！」

「也許是法令新近改變了吧！」那位海關官員唯唯諾諾地說。

史洛夫自然爭不過他；而且羅君偉又適時走過來向他說：「史洛夫！不要再說了，入境隨俗，你得遵守這兒的法令。」

史洛夫只得悻悻然作罷，由那位海關官員打了一張收條給他。

「我什麽時候可以領到我的槍？」史洛夫語氣不恭地問。

「明天上午。」那位海關官員說：「你可以到警署外事室去找一位潘警官連絡。如果爲你增加了麻煩，他會代表警方向你道歉的。」

他們一行，原訂在步下飛機之後，就直接乘車前往距離新城約五十哩的一座山間別墅；那座別墅是「海外地產實業公司」另一位股東丁國華所有，他負責新城方面的業務。公司的羅董事長來這兒渡假，自然要由他來接待了。

但是，因爲史洛夫的槍枝被扣留，羅君偉只得臨時決定暫在新城住一晚，明天再乘車前往山間別墅。

他們住進了新城市中心區的一家「將軍大飯店」。由於不是事先預訂，只騰出了四個房間，在羅君偉的安排下，羅太太和女兒雲仙住一間，秦子寬、彭曼各佔一間，剩下的一間由羅君偉和史洛夫共住一間。

對於羅君偉的安排，史洛夫心中雪亮。他發覺自己不但肩負保護彭曼的責任，而且還得掩護羅君偉和彭曼的幽會。

六個人共進午餐後，分別回房。羅君偉小坐片刻，又走了出去。史洛夫懶得去問他，自己落得舒舒服服地睡一個午覺。

他剛閉上了眼，就有人推門進來。他猜想是羅君偉回房來了，直到一股名貴的香水味冲進他的鼻孔，才發覺自己判斷不太準確。睜眼一看，床前站着一個女人；一個年輕、美艷，而又完全陌生的女人。

「洛夫！」那女人親暱地叫着他的名字。完全像一個久別重逢的老友。「眞想不到會在新城遇見你。」

史洛夫有些發楞，將對方打量許久，才喃喃地說：「小姐！我們認識嗎？」

「洛夫！」她嬌笑着說：「在你臂彎裏躺過的女人不計其數，自然你不會記得我了。我叫何宛琳，是在『洋客俱樂部』的輪盤桌上認識的，當晚你就去了我的住處，以後你就不會再來找過我了。」

眞有那麽回事嗎？說句老實話，史洛夫實在弄不清楚，只得含糊地問道：「近來好嗎？」

「過得去，」何宛琳突然壓低了聲音道：「洛夫！和你在一起的，好像是商場聞人羅君偉，你什麽時候交上了這種闊朋友？」

「妳以爲我的朋友都是些窮得連褲子都沒有穿的嗎？」接下來，史洛夫吹噓了一句：「我和羅董事長是老朋友了。」

「那個漂亮小姐是怎麽回事？」何宛琳的聲音更加壓低了，「羅君偉方才進了她房間，鬼鬼祟祟的，我看他倆的關係不太簡單。」

「怎麽？」史洛夫不禁瞪起了眼睛。「妳在調查羅董事長的私生活嗎？」

「洛夫！你該明白，女人都是很好奇的。」

「宛琳！」史洛夫摟緊了她。「妳怎麽會到新城來的呢？」

「旅行！」何宛琳神秘地伸了一下舌頭。「聽說你們只在這兒住一個晚上？」

「明天我們要去一個山間別墅。」

「洛夫！」何宛琳轉過身來，兩手繞上了他的頸項，狡黠的目光凝望着他。「你老實告訴我，你和那位漂亮的小姐之間有何特殊的關係？」

「宛琳！妳這話問得有點奇怪。」

「洛夫，」何宛琳語氣誠摯地說：「

我看見你倆手挽手走進旅館來的，可是，羅君偉又進入了她的房間，到底是怎麽回事？」

「妳已經看見羅君偉進入了她的房間，那還用問嗎？彭曼小姐實是羅先生的情婦，我和她表現得很親熱，只是爲了引開羅太太的注意力而已。」

何宛琳嬌笑着說：「原來你們是在狼狽爲奸，這樣倒使我放心了。」

「妳原來在担心什麽？」

「担心你會拒絕我的請求。」

「噢！什麽請求？」

「你和羅君偉不是老朋友嗎？」

「嗯！」史洛夫不得不點頭承認。

「那麽，請他准許我參加你們的旅行吧。」何宛琳的一隻手在史洛夫的面頰上摩挲着。「洛夫！你不知道我有多麽想念你。」

史洛夫將她那隻沾滿了蜜糖的手挪開，皺着眉頭說：「對不起！宛琳，這件事只怕辦不到。」

「是你不需要我了？還是……」

史洛夫說：「羅君偉不會答應。」

「爲什麽？」

「我只是他化錢聘僱的保鏢。」

「哦——」何宛琳似是非常意外。良久，才又問道：「保護誰？」

「他的情婦彭曼小姐。」

何宛琳的神色突然冷峻起來，同時冷笑了一聲：「哼！如果我是男性，我會妬嫉你的職業。」

「幸虧妳是女人。」

「洛夫！」一股笑容復又在她臉上浮現。「我在走道盡頭的二一八室，晚上如太寂寞，歡迎你來看我。」

說完之後，她就走出房去。

她留給史洛夫一團迷霧；他努力思索，也找不到「何宛琳」這三個字的印象，至於她的容貌也是非常陌生的。眞他媽的邪門，史洛夫在心中暗喊。一個女人會憑空杜撰她和一個陌生男人有過一段不尋常的關係嗎？

對了，晚上去她房中探探動靜，史洛夫這樣決定。如果他和何宛琳眞是完全陌生的，那麽，對方的用意可就不單純了。

× × ×

史洛夫一覺醒轉，已是下午三時。他去了一趟洗手間，五分鐘後出來，電話鈴聲適時响起。

羅君偉尚未回房，史洛夫猜想可能是他從彭曼的房間內搖來的電話，結果却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是史洛夫先生嗎？」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就是……」

「這兒是服務台，警署外事室來了電話，有一位潘警官請你立刻去一趟。」

「好的，我馬上就去。」史洛夫很開心地掛斷了電話。毫無疑問，警署要提前發回他的槍枝。

史洛夫穿上衣服，來到隔壁彭曼的房間，輕輕在房門上敲了幾下。

半晌，裏面才傳來彭曼的應聲：「是誰？」

「我，史洛夫。」

房門打開一條縫，露出彭曼的半張臉，她的頭髮蓬鬆，身體掩藏在門後，可以猜想得到，她此刻必定是衣衫不整。

史洛夫故作視而不見，低聲問道：「羅先生在嗎？」

「在。你有什麽事？」

「警署方才來了電話，要我立刻去一趟，大概是要發還兩枝槍。請告訴羅先生，在我回來之前，不要離開妳的房子。」

彭曼連連地點着頭說：「快去吧！盡快地趕回來。」

房門又砰地一聲關上了。

史洛夫曾經來過新城無數次，可說是舊地重遊。離開「將軍大飯店」之後，五分鐘他就來到了新城的警署。也毫不費事地見到了那位外事警官，他名叫潘彼得，桌子上有他的名牌。

潘彼得客氣地請史洛夫就座，然後問道：「史先生和羅君偉先生是朋友嗎？」

「是的。」

「認識多久了？」

「不久。」

「那是新朋友了？」

史洛夫有些不悅地反問道：「潘警官！我必須回答嗎？」

潘彼得笑了一笑，並未再問下去，掉轉話題說：「我看過史先生的槍照和有關證件，關於你持槍入境是完全合法的。」

「謝謝。」

「不過，我希望能由我們保管那兩枝槍。」

「潘警官！你是說扣留嗎？」

潘彼得微笑地搖搖頭說：「我無權扣留你的槍，只是想代你保管。」

「爲什麽？」

「本城的治安情況良好，你沒有帶槍的必要。如果沒有這兩支槍，你的旅行會更加愉快。」

史洛夫發覺對方的話中分明有弦外之音，於是以極爲冷峻的語氣問道：「潘警官！你認爲我不適於携帶槍支嗎？」

「不！」潘彼得輕緩地搖了搖頭。「你的理智必定足够控制你的意志，否則貴埠的警方不會發給你槍照。」

「那麽，我不需要你們代我保管那兩枝槍。」

潘彼得和悅地說：「史先生！我希望你能多加考慮，我的建議是善意的。」

史洛夫不考慮地說：「不！除非你依據法令扣留，否則我要領回的。」

「好！我立刻發還給你。」潘彼得作了一個手勢，立刻有一個警官將史洛夫那隻裝着槍枝的箱子送到他的面前。潘彼得又接下去說：「史先生！你既然不聽我的勸告，我就要向你提出警告了，希望你用槍時要分外謹慎。」

史洛夫提着槍箱站了起來，冷冷地說：「方才你已說過了，我的理智足够控制我的意志。」

「很好！」潘彼得伸手握住史洛夫的手。「我很希望和你再見，但不希望是在你用槍失誤的情況下。」

史洛夫走出警署大門時，不禁又罵出了他的口頭禪：眞他媽邪門！帶槍入境又不是頭一遭，從來也沒有這樣囉嗦過。一旦和有錢的大闊佬走在一起，就特別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了。

他一回到「將軍大飯店」羅君偉就趕回房來，向他問道：「槍領回來了嗎？」

史洛夫舉了舉手中的箱子，代替了回答。

「那麽，我們今晚就到山間別墅去。」羅君偉說。

「爲什麽不在這兒停留一晚？」

「史洛夫，你別弄錯了，老闆是我不是你。」羅君偉低吼着說然後走出房去。

史洛夫忍住了火氣，若不是爲了美金二千元的豐盛月薪，他會用硬硬的拳頭，敲在羅君偉的下頷處。

別墅命案

山間別墅建築在青葱的山林內，是一幢仿古型的建築物。當羅君偉一行於傍晚抵達時，丁家的僕婦多人早已在此等候侍應，自然身爲主人的丁國華也從新城趕到這裏，從他的精神間可以看出，雖然他也是「海外地產實業公司」的股東之一，却不敢怠慢他的頂頭上司羅董事長。

丁國華是一個鰥夫，子女遠在異國求學。史洛夫在冷眼一瞥之下，就斷定他一旦遇上合適對象就會續絃，因爲他還不到垂老之年，而且他的眼光有絕大部份時間，留在彭曼裙下的雙腿上。

晚餐很豐盛，主人以十九世紀末期釀造的名酒饗客。但是史洛夫却放棄了品嘗的機會。他從來沒有像此刻冷靜過。倒不是他忠於職守，而是他心中牢記了潘彼得警官對他的警告。

飯後，唱機播放出優美的音樂，三對半男女在寬敞的大廳中婆娑起舞。人少，就缺乏興頭，除了主人丁國華以外，誰也不熱衷。但又不能拂逆主人的美意。史洛夫心頭明白，主人在找機會接近彭曼。

而彭曼對丁國華也不太冷漠。史洛夫猜想，大概彭曼存心想引開羅太太的注意力。

每一支舞曲開始時，就必定有一個男士要空下來，而這個缺少女伴的男士都是史洛夫。他雖然沒有離開這寬敞的大廳，但他却在每一扇窗戶前向外瀏覽過，顯而易見，他是在藉機觀察環境。

突然，羅雲仙來到了他的身邊，輕聲說：「史洛夫，爲什麽不陪你的女朋友彭小姐跳舞？」

「哦——」史洛夫將尾音拖得長長的，藉機考慮他的措辭。「丁先生的欵待太殷勤，由彭小姐陪他跳舞，該是最好的答謝。」

「你很慷慨。」羅雲仙的語氣近似揶揄。

「羅小姐，能請妳跳一支舞吧？」

「伴你一舞，該是表示歉意的最好方法。」

史洛夫擁她起舞，輕聲問道：「羅小姐，妳爲什麽向我道歉？」

「因爲在飛機上我曾對你說過唐突的話。」

「我認爲那是善意的警告。」

「請別介意，」羅雲仙的神情顯得很柔媚，「因爲父親熱衷於事業，冷落了母親和我，使我產生了玄想。」

「妳也許誤會令尊了。」

「是嗎？」她瞇起眼睛凝視着史洛夫，似在探索什麽秘密。

「一年有四次旅行，這算冷落嗎？」

「可是……」羅雲仙頓了一下，似有些猶疑。「……他很少和我們交談。有可喜之事，他不與我們共享，有憂慮之事，也不要我們分担，我和母親好像置身於他的生活圈子之外。」

「羅小姐，」史洛夫突然語氣一沉，同時，攬住對方腰際的手臂也緊了一些。「不管怎麽樣，妳都不該懷疑令尊會做犯法的事，甚至懷疑他請來了職業兇手。請問他想殺誰？」

「殺我母親。」羅雲仙率直地說。話出口之後，她的臉上突然呈現一股驚恐之色，顯然有些後悔。

「爲什麽？」史洛夫緊逼着問。

「因爲……因爲……」

「羅小姐，這種想法在妳心頭一定令妳非常痛苦，因爲妳沒有對象可以傾吐，請相信我。」說到這裏，史洛夫盡最大可能，使他語氣變得十分柔和。「我會成爲妳的朋友，絕不是妳想像中的殺人者。」

「朋友？」羅雲仙喃喃地說。

「是的。」史洛夫對她投以忠信的目光。

「那麽，彭小姐的地位何在？」

「哦，朋友的種類很多，是不是？」

羅雲仙以冷冷的目光盯着他，良久，才語氣緩慢地說道：「她不是你的女朋友，而是我父親的情婦。」

史洛夫是非常吃驚的，但他面上的笑容却格外柔和了，以淡淡的語氣說：「羅小姐，這又是妳的玄想嗎？」

「我有證據。」

「證據？」

「嗯，我母親也知道，她只是不願意說出來罷了。」

說到這裏，剛好一曲終了，羅雲仙近乎掙扎般脫離了史洛夫的懷抱，回到了羅太太的身邊。

丁國華關閉了電唱機，和羅君偉在大廳一角喁喁交談，看神情，他們好像在談論公司的業務，秦子寬在陪伴他的姊姊和甥女，進入別墅之後，史洛夫和彭曼首次有了單獨相處的機會。

彭曼冷冷地盯了史洛夫一眼，問道：「洛夫，小劊子手怎麽說？」

「誰是小劊子手？」

「自然是羅小姐。」

「彭曼，妳不該這樣稱呼她。」史洛夫很嚴肅地以責備的語氣說。

「母女同心。」彭曼狠狠地吸了一口香烟。「羅太太想置我於死地，她自然不會反對，怎不是小劊子手？」

史洛夫不再去搭腔。他想：彭曼懷疑羅太太要謀殺她，然而羅雲仙却懷疑她的母親將要遭到殺害。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有人開槍狙擊彭曼是事實，那麽，羅雲仙的話是有特殊用意的了？

但他很快又否定了這種想法，羅雲仙看上去是一個很纖柔的少女，她不會有那麽深的心機，即使是出於羅太太的教導，她也不可能說得那樣煞有介事，眞他媽的邪門，史洛夫又不禁暗暗地罵了一句。

彭曼吸了口烟，語氣淡漠地問道：「

洛夫，你在想什麽？」

「我在猜，現場的人誰是兇手？」

「你說呢？」

「秦子寬是羅太太的胞弟，她自然和他的姊姊利害相共，但是他缺乏殺人的勇氣。」

「丁國華呢？」

「他也許不敢殺一隻鷄。」史洛夫冷嘲的說了一句，突然語氣一轉，「我看他對妳的一雙腿很有興趣。」

「他是一個人老心不老的鰥夫。」

「你不該過份誘惑他。」

「洛夫，」彭曼不悅地說：「你怎麽說出這種話？」

史洛夫笑了，他正想解釋，丁國華的聲音却先一步响了起來：「各位想必都累了，現在請回房休息吧。」

× × ×

史洛夫和彭曼的寢室遙遙相對，中間有一個小型的客廳，現在，他們正坐在小客廳中，啜飲着女僕送上來的熱咖啡。

「彭曼，」史洛夫說：「妳想打進羅先生家族圈子內的計劃失敗了。」

「爲什麽？」

「妳發現了嗎？我們所住的屋子好像是屬於整個別墅以外的，只要中間那道園門一上鎖，這裏和別墅就完全隔絕了。」

「這是羅君偉的有意安排。」

「噢？」

「羅家母女共住一室，君偉獨居。如果他半夜要來找我，只要鎖上園門，就不虞被羅太太發覺，你明白嗎？」

「原來如此。」史洛夫笑着伸了個懶腰，「那麽，我該回房了，免得羅先生來了尷尬。」

「洛夫，」彭曼神情緊張地叫了一聲，跑到他的身邊坐了下來，雙手抱住了他的右臂。「我心裏好怕。」

「怕什麽？」

「屋外那麽深密的樹林，彷彿藏匿了無數的魔鬼。」

史洛夫輕輕地拍着她的面頰，說道：「彭曼，即使樹林中眞有魔鬼，也傷害不了你，窗子我都爲妳鎖牢了，記住！千萬別打開，在沒有問清楚門外的人是誰以前，不要隨便的開門。好了，回房間去睡覺吧。」

彭曼站了起來，向她的房間走去，當她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來說：「洛夫，我眞希望你也睡在我的房間裏來。」

史洛夫以輕佻的語氣說：「我也希望，不過，我更希望妳將來得到那份優厚的遺產。」

彭曼向他投以一個略顯氣憤的眼光，進入房中。砰然一聲關上了門，史洛夫清晰地聽到落鎖下鍵的聲音。

史洛夫一口氣喝下殘餘的咖啡，站起來走到門口，呼吸一口夜晚涼爽的空氣，關上了通往園林的門，又關閉了客廳中的水晶吊燈，然後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間。

回房之後，史洛夫所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槍箱，取出那支二二口徑的「航空曲尺」，裝上了子彈，扣好保險掣，放在隨手可取的地方。

他突然又想起了潘彼得警官的警告，不過，他並不引以爲念，以他的頭腦及他的槍法，絕對可以在最恰當的時候才使用他的槍。

看看表，已是十一時過了，他準備寬衣就寢，就在他鬆開襯衫上第一顆鈕扣時，突然傳來了彭曼的尖銳呼叫聲。悽厲、驚惶，那種呼叫彷彿出自一個心臟突被尖刀穿透的垂死者之口。

史洛夫立刻飛快地抓起手槍，衝了出去。

彭曼的房間緊閉如故。史洛夫立刻想到一定又是窗口發生了問題。於是，他打開通往園林的門，傴僂着身子，貼壁繞到彭曼房間的窗下，窗子打開一扇，窗葉上的玻璃破了一個小洞。

彭曼驚惶萬狀地縮在屋角，尖聲高叫：「洛夫，兇手……兇手……他有槍……」

彭曼無恙，這使得史洛夫吁了一口長氣，他正想從窗口跳進去，突然，從樹林中傳來嘩啦的一响。

史洛夫本能地一個疾滾，身體倒向草叢中。在滾動時，他看見一條黑影向林木深處逸去。

在香城，史洛夫只聽到槍聲，現在，他已看到了人影，的確有人想謀殺彭曼，他決心把那個狙擊者抓到。

他傾聽一陣，沒有發覺任何聲音，對方顯然是在不遠處潛伏起來了。他拾起一塊石子，向方才發現黑影的地方扔過去。

那個人影又出現了，對着山麓的方向疾奔。

史洛夫那肯放鬆，緊逼追了過去。樹林密茂，固然減緩了兇手逃竄的速度，却也阻擋了史洛夫追趕的速度。

而且，對方有槍，史洛夫也不敢過份接近，兩人的距離始終保持着卅碼左右。

最後，那神秘的人影已逃到了山麓脚下。

史洛夫心中暗喜，對方已進入了死角，再無逃路了。

他緩緩地逼將過去，同時低吼道：「朋友，丟槍投降，你並沒有什麽罪，否則，你將會自尋死路的。」

突然，那個人影從一堆灌木叢的後面站了起來，以極爲緊張的語氣說：「你要再走過來，我就殺死你。」

史洛夫藉着微弱的星光看到對方舉起手裏的槍，出於一種射手的本能反應，史洛夫一面彎腰，一面舉槍勾動了扳機。

「砰」地一响，槍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

那個影子倒了下去。

史洛夫雖然是在匆促中發射，也能很準確地瞄準了對方的右臂，他可以因自衛而開槍殺人，但他却不願那樣做。

史洛夫從另一個方向繞過去，發現那人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槍傷右臂會使他昏迷嗎？那麽，就是對方在故意裝死了，他心中雖有疑問，却沒有停下來，依然提高警覺地來到那人的身邊。

躺在地上的一人點動靜也沒有。

史洛夫用手在那人的鼻子上一探，心頭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對方已經死去，一絲氣息也沒有。

眞他媽的邪門，史洛夫心中暗罵，瞄準着對方的手臂，會誤中心臟嗎？除了一彈穿心，不管槍彈射中什麽地方都不至於

如此快就死亡啊。

史洛夫正在驚疑不定之際，傳來了雜亂的脚步聲，同時亮起了手電筒的燈光，原來是羅君偉和秦子寬以及好幾個別墅的男僕聞聲趕了來。

羅君偉手中的電筒燈光，投射在史洛夫的臉上，倉惶地問道：「怎麽囘事？」

「有人持槍要謀殺彭小姐，我追到這兒，對方想開槍射我，被我先一步開槍射殺了。」

「誰？」羅君偉手中的電筒燈光轉到地上，他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哦——是老丁？」

秦子寬和幾個男僕也都尖聲大叫，連史洛夫也大感意外。死者竟然是丁國華，別墅的主人，公司的股東，一個與羅君偉的家族毫無恩怨，也毫無瓜葛的人。

「丁先生怎麽會作出謀殺的事？」丁家的僕人跳着脚提出抗議。

但是，丁國華的右手還緊緊地握住一支攷特牌的點三二口徑手槍。

羅君偉皺了一下眉頭，揮揮手說：「別激動，你們快去打電話報警，現場不准破壞，派兩個人守在這兒，史洛夫，你也該囘到房裏去冷靜一下，等一會兒還要向警方提出報告。」

其實，史洛夫只是因爲發覺對方是丁國華才大吃一驚。在一個小時以前，他還曾經譏諷對方未必敢殺一隻鷄。

史洛夫倒沒有先囘房，他來到了彭曼的房間，因爲他需要瞭解當時的情況。

「洛夫，」彭曼一見史洛夫的面就問：「你殺死他了？」

「嗯，」史洛夫目光望向玻璃的破洞上。「警方立刻就會派人來，我需要先瞭解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我剛準備脫衣就寢，忽然聽見玻璃窗有破裂的聲音。」

「嗯！」史洛夫目光盯在她的臉上。

「我轉頭察看，發現一支槍從破洞中伸進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喝令我不許動，同時，另一隻手從破洞中伸進來拉開了窗戶的鎖。」

史洛夫再次察看窗上的破洞，的確可以同時伸進兩隻手來。不過，他却發現了一絲不近情理的事。以站在窗外的人來說，破洞是在右邊的一扇窗上，如果以右手持槍，左手伸進來拉開扇窗中間的鎖，顯然不太方便，自然，丁國華也可能以左手執槍，以右手開啓鎖鍵。

於是，史洛夫問道：「妳注意到他是那一隻手拿手槍呢？」

「當時我害怕極了，那裏會去注意這些。」

「嗯！以後呢？」

「雖然我當時很害怕，心裏却還不太胡塗，窗戶上嵌裝着磨花玻璃，兇手可能看不到我的動靜，於是我衝向屋角，同時大聲尖叫。」

「彭曼，妳知道兇手是誰嗎？」

「我怎會知道？」

「是丁國華。」

「他？」彭曼的表情顯得吃驚極了。

「他不是要來殺妳的。否則，他一敲破玻璃窗之後，就可以在破洞處向妳瞄準射擊，也用不着費事拉開鎖鍵，將窗門打開了。」

「那麽，他是……？」

史洛夫壓低了聲音接下去說：「我記得曾經警告過妳，不要過份誘惑他。他持槍前來，想破窗而入，就是因爲受不了妳的誘惑。」

「洛夫，我沒有誘惑他。」

「在跳舞時，妳緊緊地依偎着他！」

「那……我只是想引開羅太太的注意力。」

史洛夫說：「如果妳眞是想這樣作，那就錯了，在表面上，妳是我的女友，妳與另一個男人當衆貼面共舞，我都沒有表示不妬嫉；如果妳與羅君偉有什麽苟且，我自然也不會過問。羅太太是會這樣想的呢？」

彭曼皺着眉頭說：「洛夫！我當時並沒有想到這些。」

「彭曼！當大家分散要各自囘房時，妳曾經到丁國華的房間去打了一個轉。」

「那只不過三分鐘的時間。」

「一分鐘也不應該。」

「洛夫！」彭曼神情畏怯地說：「他也是『海外地產實業公司』的股東之一，我只是想連絡他，使我增加一個同情者而已。」

「却想不到送了他一條命。」

「洛夫！照你說，丁國華眞是因爲我而死了？就算他不是要來謀殺我，執槍逼姦的行爲是應該的嗎？」

史洛夫苦笑着說：「彭曼！我們別再爭執了。不過，我總覺得丁國華是不該死的。」

「爲什麽？」

「一則，他絕不是想要來謀殺妳，二則，以我的槍法來說，我可以十拿九穩地射傷他的右臂，使他無力動槍就行了。却想不到誤殺了他。我眞想不通，瞄準點會相差那麽遠。」

「洛夫，你說你是誤殺了丁國華？」

「是的。」

「警方豈不是要逮捕你？」

「不！」史洛夫吁出了一口長氣。「在我良心上來說，的確是誤殺了他，因爲我具有極高水準的神射槍法，瞄準點不該有那麽大的差誤，不過，在法律觀點上我仍是合法的自衞。」

彭曼顯得很關心地說：「那麽，警方不會逮捕你了？」

「不會的，那一支可能使我喪生的槍，現在還握在丁國華的手上，警方人員一到現場就會發現的了。」

「洛夫！我眞担心爲你帶來麻煩。」

「用不着担心！」史洛夫邊說邊向外走，「因爲羅先生付給我每月美金二千元的薪水。」

史洛夫在小客廳中接連吸了三支香烟，一輛警車在嗚嗚聲中來到了，在一羣警官之中，有那位外事警官潘彼得在內。

「史先生，」潘彼得目光烱烱地盯視着他。「開槍殺人的是你嗎？」

「是的。」

「你的槍？」

史洛夫很馴服地將身上帶着的「航空曲尺」交給了對方。

潘彼得一歪頭，接着又問道：「還有

一支長的呢？」

「在房間內。」史洛夫囘答時向他的房間指了一下。

潘彼得打了一個手勢，另一名警官到他房間裏將那隻盛裝槍彈的提箱拿出來。

潘彼得冷冷地說：「如果下午你接受我的建議，將這兩支槍交我代爲保管，現在就不會發生這件事情了。」

史洛夫冷笑着說：「如果我接受了你的建議，現在躺在地上停止呼吸的就是我了，接受你訊問的自然是那位死者。不過，還得要看你是否查得出他是兇手。」

潘彼得面上有些尷尬的神色，聳了聳肩頭說道：「史先生！現在我要聽你的解釋。」

「請先問問彭曼小姐。」

於是，彭曼被帶到潘彼得的面前，從頭開始敘述，講到尖呼求救時，史洛夫再接着述說。

然後，再由史洛夫作現場追擊表演，一直來到死者中槍的地方。

潘彼得命令將所有的手電筒關閉，然後測驗視覺。史洛夫並沒有說謊，雖然光綫很暗，在二十碼距離內，仍然可以看得見對方手裏拿得有槍。

最後，潘彼得拿下了死者手裏緊握的手槍，檢視一陣之後，來到了史洛夫的面前，語氣森冷地說：「史先生！要聽聽最後的結論嗎？」

「我一直在等。」

潘彼得冷峻的目光盯着他，一個字一個字有力地說：「你被捕了。」

「甚麽？」史洛夫差一點跳了起來。

「你如果沒有聽清楚，我可以再說一遍：「你——被——捕——了！」

史洛夫嘶吼着說：「我犯甚麽罪？」

「三級謀殺。」

「我是合法自衞。」

「請看！」潘彼得熟練地取出槍上的彈匣，拉開槍機，冷冷地說：「槍內沒有子彈，一支空槍只能使你產生畏懼，却不足以威脅你的生命。所以，這不能構成你合法自衞的條件。」

史洛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彷彿落進了一座冰窟，從脚涼到頭，從軀體的表皮上涼到內心。一向智勇兼備的「大魔手」也情不自禁地打了個寒顫。

潘彼得此刻的神色倒比前緩和了許多，以安慰的語氣說：「史洛夫，你倒不必過份吃驚，三級謀殺罪不會判太重，你是舊地重遊，想必會請到一個名律師爲你辯護的。」

史洛夫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中，他只聽到「卡察」一响，那是一副雪亮的手銬銬上了他的雙腕！

如墮迷霧

史洛夫渡過他此生中最窘困的一夜。

他竟然和一個扒竊犯共處一室；這對史洛夫來說，簡直是一件不可想像，也是不可預料的事。

他精通射術，也略諳法律。因此他深深地瞭解到，這窘困的一夜只是牢獄之災的開始，以後還有無數個面對鐵窗的窘困日子在等待着他。殺死一個手持空槍的人，的確是防衞過當了。

然而，他也深深迷惑，對方應該知道槍內沒有子彈，那麽，拿在手裏除了自取災禍之外，還有什麽用處呢？再則，自己一向槍法奇準，怎麽會使對方中槍倒地，一蹶不起呢？

他思索許久，也得不到一個完整的答案。

「啷嗆」一响，鐵門的啓動聲打破了他的沉思。開門是一個低級的警官，對他冷冷地說：「史洛夫，潘警官要見你。」

史洛夫看看腕錶，已是上午九時，警署已開始辦公。他想：一次程序上初步審訊就要展開了。

一進入潘彼得的辦公室之後，史洛夫發覺情況有些不對，因爲他發現這間屋子只有潘彼得一個人在。如是審訊，就需要一位記錄員。那麽，潘彼得只是召他來作一次私人性質談話嗎？

帶路的低級警官退去，潘彼得向他揮了揮手說：「史先生！請坐。」

潘彼得的態度，對一個觸犯刑章的罪犯來說，是一種禮遇。這反而使得史洛夫心中不安。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默然地在一張沙發上坐下，目光鎖定地望着潘彼得。

「史先生，」潘彼得的語氣很緩慢。「我曾告訴過你愼用你的槍枝，可惜你沒有聽我的勸告。」

「現在說這些話巳經太晚了！」史洛夫有些不耐地說：「我不知道你什麽時候將我送上法庭。」

潘彼得說：「不！你獲得釋放了。」

「甚麽？」史洛夫站了起來。

潘彼得走過去，按着他的肩頭說：「坐下，你不應該如此吃驚的。」

史洛夫重新歸座，喃喃地說：「我是不應該吃驚的，可是……」

「據檢驗報告說，你所發射的子彈僅只穿過丁國華的右臂，那完全是合法的自衞，所以你沒有罪。」

「哦——」史洛夫吁吐了一口長氣，振聲說：「原來丁國華沒有死。」

「他死了。」潘彼得神情沉重地說。

「那麽……？」

「據檢驗報告說，丁國華是死於心臟病。」

史洛夫恍然大悟，脫口說：「哦！他不是被我殺死的。」

「史先生，他是被你殺死的。由於你開槍使他受驚所以心臟病才遽爾發作。」

史洛夫嘶吼着說：「你這種說法不公平。」

「我倒很想聽聽你的高見。」

「爲什麽不說他畏懼被捕，神情緊張，才使得心臟病發作呢？」

「史先生，這一點巳不需要爭論。不管實情如何，只要你射出的槍彈沒有射中他的要害，你就沒有罪。」

「那麽，我可以走了嗎？」

潘彼得點點頭說：「當然可以，你的好朋友羅君偉先生巳經辦妥了保釋你的手續。不過我却想借這個機會和你談談。」

史洛夫聳了聳肩，以調侃的語氣說：「希望不要談得太久，拘留所的衛生情況欠佳，我迫切地需要洗一個澡。」

「史先生，以你的猜想，丁國華到彭曼小姐的房間去作甚麽？」

「潘警官，你是想在我口中探索一些你想知道的某種秘密呢？還是存着存疑的態度和我研討？」

潘彼得笑笑說：「我是虛心請教。」

「那就不敢了。」史洛夫的神色也正經起來。「以我看，丁國華前去的目的，可能是逼奸。」

「爲甚麽不說是前去赴約？」

「赴約？」史洛夫楞了一楞。「和彭曼嗎？」

「據說，晚飯後彭曼小姐一直和死者親熱地共舞。」

「正因爲如此，這才挑起了死者的慾念。」

「史先生！不知道你有沒有守秘密的習慣。」

「如果你要求，我可以保守任何秘密的。」

「好！我信任你。」說到這裏，潘彼得壓低了聲音，「據彭小姐說，死者先在外面敲破了窗上的玻璃。我們的專家檢驗過了，那扇玻璃窗上的破洞是從裏面向外敲的。」

「眞的？」史洛夫瞪大了眼睛。

「還有，死者的唇上留有女用唇膏的殘脂，經過化驗，和彭曼小姐所使用的唇膏完全相同。」

史洛夫完全楞住了，眉心中也打了一個暗結。他深信潘彼得的話，但他却想不出其中道理。

「史先生！」潘彼得突然問道：「羅君偉先生聘請你來保護彭曼小姐的嗎？」

史洛夫差一點點頭承認了，他突然想起羅君偉的囑咐，以及強烈的職業觀念所使然。他連連地搖着頭說：「你說錯了，男人大都是護花者，你若說我是爲了保護彭曼小姐而來新城，也未嘗不可，却不是由於羅先生的聘僱。」

潘彼得突又轉變了話題。「嗯！據彭曼小姐說在香城就有人想要謀害她，這是實情嗎？」

「是的。」

「你有證據？」

「曾經有人向她開槍狙擊。」

「噢！那倒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子彈穿透鏡子嵌入壁中，狙擊手的槍法太差，或許在他發射時，彭曼小姐正好低下了頭。否則，我們也不會到新城來旅行了。」

潘彼得的目光跳動了一下，緊緊地按住史洛夫的手，微笑着說：「史先生，你看來很疲倦，我們的談話到此爲止，按照法令，你要等到一星期之後才能離境，那兩支槍自然也要由我們保管，希望你不要見怪。」

「一星期之後，我還能繼續在此旅遊嗎？」

「當然可以，那是你的自由。」

史洛夫握別了潘警官，走出警署，發現羅君偉坐在一輛出租汽車裏面等候他，他心中不禁有一絲驕傲的感覺。儘管他受了一晚的委曲，却是値得的，因爲他巳得到了老闆重視。

他也坐上了車，那輛車子立刻開動。

「上那兒去？」史洛夫偏過頭問道。

羅君偉却沒有回答他，只投以一個冷峻的眼色。史洛夫也懶得再問，別轉頭去，瀏覽車窗外的街外的街景。

五分鐘之後，他們來到了「將軍大飯店」，依然是昨天史洛夫和羅君偉共住的那一個房間的。

一進門之後，羅君偉就冷冷地說：「史洛夫！你被解僱了。」

「爲甚麽？」史洛夫有些感到意外。

「你這句話問得太多餘了。」

「羅先生！」史洛夫語氣強硬地說：「並不多餘，因爲我需要明瞭我所以被解僱的原因。」

「有你隨行，會使我的妻女不安，再說，有了這次意外事件之後，你沒有機會再使用槍枝，請問：你憑藉赤手空拳可以保護阿曼嗎？」

「嗨！很有道理，不過我巳先領了三個月的薪津，那需要退出來嗎？」

「不必了！這裏的費用我也預付了一個星期。」羅君偉緩緩走到他的面前，以警告的語氣說：「一個星期以後，我希望你回到香城去。你留在這兒，可能會爲我增添麻煩。」

史洛夫冷笑了一聲說：「羅先生！你這句話說得太過份了，我既然巳不再受僱於你，爲什麽還要聽你的吩咐呢？」

「史洛夫！你應該爲我設想一下。」

「我也許在一星期之後就離開這兒，但是，由於我經常改變預定的計劃，所以不敢肯定地答覆你，總之，我會盡力約束我的行動；即使眞的發生了什麽不愉快的事，我相信也不至於會牽連到你。」

羅君偉顯然對史洛夫這一番話不表滿意，但他沒有再說什麽。似是滿面悻悻地忿而走出房去。

史洛夫的心中產生了一絲報復的快意，吹了一聲口哨，脫下衣服，進了浴室。

十分鐘之後，史洛夫從浴室出來時，他又吹了一聲響亮的口哨，因爲他發現何宛琳斜着身半靠在他的床上。

他身上只圍着一條浴巾，但他並不感到尷尬，因爲何宛琳告訴他，她是和他有過交情的老朋友。

「哈囉！」史洛夫在床邊坐下，一隻手摟上了她的腰。「畢竟是老朋友，當我正需要安慰的時候妳就來了。」

何宛琳雖沒有將史洛夫那隻「大魔手」推開，但是神態却與昨日初見時大不相同，語氣冷冰冰地說：「史洛夫，你別過份自信。」

「我知道妳爲什麽生氣，」史洛夫將她摟得更緊了。「昨夜讓妳空等一場，妳如知道昨晚何人和我同眠妳就不會生氣了，那是一個扒竊犯，我們共睡警署拘留所中的木板床。」

「罪有應得。」

「妳說什麽？」史洛夫巳經發覺她的語氣有些不對勁了。

「如果我是檢察官，就一定將你送上電椅。」

「爲什麽？」

「因爲你是個罪大惡極的謀殺犯。」

「宛琳！」史洛夫訝異地問道：「我的遭遇妳都知道了？」

「當然。」

「可惜妳知道得不够詳盡。」

「我也許知道得比你還要多。」

史洛夫神色逐漸嚴肅起來，凝視何宛琳良久，喃喃地說：「我突然發覺妳是個很神秘的女人。」

「你似乎應該發覺一些別的。」

「妳的話使人高深莫測。」

「洛夫！聽說你有一個『大魔手』的綽號。」

「嗯！怎麽樣？」

「你別引以爲傲，手有魔力，不過是四肢發達；按照優生學來說，四肢發達的人，必定是頭腦簡單的。」

「宛琳，妳以爲我的頭腦簡單嗎？」

「頭腦不簡單怎會爲人作劊子手。」

「宛琳，」史洛夫神色黯然地說：「妳的責備也許是由於對我的關心。但是妳該清楚事實，丁國華是死於心臟病，並非被我所殺，他手裏有槍，而且向我瞄準，妳該瞭解我的處境呀！」

何宛琳的神色緩和了許多，以較爲柔和的語氣問道：「洛夫！你對羅君偉瞭解多少？」

她問得有些突兀，不禁使得史洛夫心中暗暗一動。坐正身子，扶着她的肩頭，神色正經地說：「宛琳！我希望得到妳的誠實回答，我們眞是有過某種特殊關係的老朋友嗎？」

何宛琳突然笑了起來，以冷嘲的語氣說：「連這個問題你都找不到肯定的答案，足以證明你的確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

「宛琳！妳方才提到羅君偉……」

「我問你對他瞭解多少？」

「我只知道他是香城商界的聞人，『海外地產實業公司』的董事長。」

「其它呢？」

「一無所知。」

「想不想瞭解一下？」

「我方才就巳說過了，妳是一個非常神秘的女人。」

何宛琳離開床榻，在沙發上坐下，燃起了一根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待烟霧吐盡之後，才語氣緩慢地說：「那家地產公司一共四個股東，羅君偉有三十九股，他的妻弟秦子寬有十股，丁國華有十五股，剩下來的三十六股爲另一個股東黃斌所有，按照當初的合約，誰的股份最多，誰就掌握公司的實權。」

「妳雖然知道得如此詳盡，幸虧我巳先一步知道了妳的芳名，否則我一定會誤以爲妳就是另一位股東黃斌。」

「黃斌死了。」

「噢？難道……」

何宛琳很快地接口說「別想得太多，他是在一次航空失事中死亡的。」

「我還沒有聽到羅君偉提起過。」

「黃太太繼承了公司的股權，但是羅君偉以她婦孺可欺，打算收購她所持有的股權。」

「宛琳！妳這句話說得有欠考慮，旣是收購，怎能說是羅君偉欺她婦孺？」

「洛夫！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們公司作的是地產生意。地產都具有二種價錢，一種是公訂價格，一種是黑市價格，兩者相差很大。羅君偉收購股權時，必然是按照地產公訂價格來核算每一股的價，那位黃太太所持的三十六股若被羅君偉收買，最低估計，要損失美金二十萬元左右。」

「那位黃太太一定不肯答應了？」

「當然，黃太太不但不願出賣股權，反而以超出尋常的價格打算收買丁國華所持有的十五股。她一旦有了五十一股的公司股權後就可以掌握公司實權，因此，羅君偉大起恐慌。」

史洛夫詫異地說：「宛琳！妳這些話，有根據嗎？」

何宛琳並未回答他的問題，以冷峻的語氣說：「因此，羅君偉就設計利用你這個頭腦簡單的人將丁國華殺害了。」

史洛夫低吼着說：「宛琳！妳在胡扯。丁國華死後，那位黃太太依然可以從丁家的繼承人手裏買到那十五股股權。」

「史洛夫！」何宛琳揚了揚手，「請往下聽，他們合約裏有一條規定，子女繼承亡父的股權時，要由公司的負責人監管，在十年之內不得任意出讓。你明白了吧？十年以內，這家公司將控制在羅君偉的手裏。」

史洛夫皺起眉頭，將她打量了許久，然後神色嚴肅地說：「宛琳！我現在得到確實的答案了，我和妳根本就不會相識，我猜想妳可能就是那位黃太太吧？」

「我不是。」

「那麽妳……？」

「我是黃太太所聘請的私家偵探。」

「女偵探？」史洛夫顯得很吃驚。

「在香城，女性私家偵探很多，這並不足以爲奇。」

「大概是我少見多怪吧？」史洛夫笑語一句，又極爲正經地問道：「妳來此的目的何在呢？」

「想阻止一件謀殺案。」

「難道妳巳預知丁國華將要發生意外嗎？」

「不是意外，是謀殺。」

史洛夫有些惱火了，他氣呼呼地說：「妳可以去問問外事警官潘彼得，丁國華是死於心臟病猝發而死，在死前他持槍去至彭曼的房外，動向不明，這都不是別人所能控制的，妳怎麽可以一口咬定是一件謀殺？」

何宛琳仍然語氣堅定地說：「是一件謀殺案，我偏要一口咬定。如果你帶我一起前往別墅，丁國華就不會暴斃。」

「小姐！證據呢？」

「如有證據，我也不會在這兒跟你聊天了。」

史洛夫眞是對她莫可奈何，只得悻悻地說：「就算是一件謀殺案吧！妳來此的目的本是要阻止的，現在依然發生了，妳還留在此地幹什麽？」

「搜查羅君偉的犯罪證據。」

「那好像是警方的事。」

「我要維護黃太太的權益，換句話說，絕不能讓羅君偉企圖控制公司股權的陰謀得逞。」

「祝妳成功！」史洛夫揶揄地說。然後擺了擺手，「這兒不是命案的現場，請妳到丁國華的別墅裏去吧！」

何宛琳的神色突然柔媚起來，嬌笑着說：「洛夫！我們應該合作才是。」

史洛夫不解問　「合作？爲什麽？」

「你在不知不覺中作了羅君偉行刑的劊子手，你難道不覺得對死者有愧於心嗎？再說　羅君偉將你玩弄股掌之上，你也不想加以報復嗎？」

史洛夫冷冷地說：「偉大的私家偵探，我是不太容易受煽動的人，如果眞如妳所說，就請妳舉一個較明顯的例子給我聽聽。」

「那支槍爲什麽是空的？」何宛琳問了一句，接着又自己說出了答案。「這就是很明顯的陷阱，先利用你殺人，然後再將你送進監牢。」

「難道那一支槍是羅君偉給丁國華的嗎？」

「也許是彭曼給他的。」

「彭曼！」史洛夫又是一驚。

「當你離開警署之後，潘警官和我通電話，有許多情況你已瞭解了，彭曼故意對丁國華展開色誘，約他到她房裏去，丁國華可能會對你產生畏懼。那麽，彭曼給他一支槍，叫他不要怕，萬一他來時被你發覺只要揚一揚手中的空槍就可以將你嚇退，於是……」

史洛夫連連搖着手說　「別再說下去了，這完全是妳一個人的假想。」

何宛琳語氣堅定地說。「由於你已深信有人要謀殺彭曼，因此當你一發現對方手裏有槍時，就會毫不猶疑地開槍射殺對方。孰料你只對着他的手腕發射，這本來使得他們以爲天衣無縫的計劃露出了一個大大的破綻，偏偏丁國華又因心臟病猝發而死亡了。」

「如果妳的判斷正確，彭曼豈不成帮兇？」

「也許她就是這件謀殺的設計人。」

「何小姐，妳愈說愈敎人難信了。」

何宛琳沉聲說：「洛夫！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實，羅君偉在十年前一次狩獵的意外事件中，被一頭垂死的公鹿撞傷了小腹，喪夫了某部份的機能，因此十年來他和羅太太都是分房的，這樣一個男人，還會去供養一個像彭曼如此年輕的情婦嗎？」

「我曾親眼看到……」

何宛琳接說：「我知道，你曾親眼見到他們相擁親熱，是不是？那些都是誘你進入圈套的，只是你自己不覺得罷了。」

「這又是妳的假設嗎？」

「不完全是假設，據我所知，彭曼是一個很有經驗的職業兇手。」

史洛夫不勝詫異地說：「她既然是職業兇手，爲什麽她還要假手於我？」

「這正是她的高明處。」

「有證據嗎？」

何宛琳皺着眉頭說道。「目前就是苦無證據，不過我深信遲早會被我找到證據的。」

史洛夫陷入了冗長的沉思，良久，才喃喃自語地說：「我的確是被他們所利用的一個傻瓜嗎？」

「眞的。」何宛琳走過來扶着他的臂膀，誠摯地說：「只要你願意和我合作，我可證明給你看。」

史洛夫點了點頭說：「好！怎麽合作法？」

「去接近彭曼。」

「我已經被解僱了呀！」

「解僱？」何宛琳楞了一下才恍然大悟說：「原來你是羅君偉聘請的保鑣？」

「是的，不過我和羅君偉有約在先，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得承認我是他聘僱來保護彭曼的，所以我在警方訊問時沒有說出。」

「洛夫，現在我更加相信我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何宛琳接着說：「不管怎麽樣，你仍然要想辦法去接近彭曼。表示對她有情也好對解僱的事向她表示不滿也好，總之要想辦法去纏住她，目的是要探測她的反應。」

「好！我馬上就趕到山間別墅去。」

「哦！方才羅君偉對你說些什麽？」

「他敎我一星期的限制離境期過去之後就馬上離開這兒，不要留在這兒爲他找麻煩。」

「事態已經很明顯了，羅君偉要殺丁國華的目的達到，然而想陷你入獄的計劃却落了空，所以他要盡快地擺脫你。」

史洛夫一面走到屛風後面去穿上衣服，一面高聲說：「看起來像是一團迷霧，不過我心裏已多少有些明白。我的確是鑽進了他的圈套，幸而他們不善打結，又被我脫出來了。」

當史洛夫換好衣服時，何宛琳打開手袋，遞給他一個紙包，低聲說：「借給你用，你一定非常需要。」

史洛夫一摸就知道是一枝槍，他向何宛琳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將那枝槍連同包着的紙一起放進了褲袋中。

他們剛一出門，突然對面一間屋子的房門像旋風似的打開。二人都非常機警，飛快地撲倒在地。就在這一瞬間，噗噗連聲，無數股熱風自他們頭頂擦過，原來對面房中埋伏了一名携帶無聲槍的狙擊手。

白日狙擊

「將軍大飯店」是新城第一流的旅邸，光天白日，這裏竟然發生狙擊事件，幾乎使人難以相信。

然而，這却是事實。

當史洛夫和何宛琳雙雙撲倒在地時，從對面房門縫間伸出來的那一支槍已然射了兩彈，俱未中的。二人俯臥在地道上之後，立刻分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噗噗噗噗一連四槍，都是指向史洛夫射擊的；原來他是狙擊者的目標，所幸一槍也沒有射中他，一方面是因爲他的反應太快；再一方面是，狙擊者恐怕被人認出，躲在門縫間開槍，也影响了瞄準點的準確性。

狙擊者所使用的槍，槍管上套着滅聲器，發彈無聲；走道上又鋪着地毯，這嚴重的狙擊事件竟然未驚動旅館中任何人。

史洛夫在發覺有人向他狙擊時就已掏出了何宛琳方才給他的槍，無奈外有紙張包着，使他無法向對方還擊。

這時，史洛夫已貼到對面那排房間的牆壁下，包着短槍的紙張已撕破，緩緩地向藏着狙擊手的房間接近。

何宛琳在另一個方向高聲喊道：「洛夫，對方用的三號左輪，子彈俱已用盡，

千萬要逮活的。」

「放心，我不想再進一次拘留所。」

他們高聲喊叫，驚動侍者，連忙走過來探問。

何宛琳揮着手說：「立刻打電話到警署外事組找潘彼得警官，告訴他這裏發生了槍擊事件。」

在何宛琳和侍者高聲呼應時，史洛夫以疾如旋風的動作衝進了藏着狙擊手的房間。房間內的設置和他那間套房完全相同的。他在地毯上打了一個滾，隱身在一座沙發之後。

這些動作都是出於本能的防衛，但是，直覺却告訴他——狙擊手可能已經遠颺了。

是的。這間套房已空無一人，陽台的長窗是開着，狙擊手已然從那兒逃走了。

史洛夫直奔陽台，雖然在繼續他的追緝工作，心頭却已涼了一半，這一層是二樓，兇手很輕易地就可以逃掉。

意外地，當他從欄杆處望下搜索時，竟然發現一個身穿黑衫黑褲的男人跛着一隻脚，向停車塲一高一低跑去。他跑得似很痛苦，也很吃力，但他却在努力地跑。

史洛夫料定那個身穿黑衣的人就是狙擊他的兇手，一定是在躍下地面時摔傷了腿，相距只有三十碼左右，史洛夫有把握可以逮住他，當即一翻身越過欄杆，向地面躍下。

那男人回過頭來看一眼，跑得更快。

史洛夫也追得更快。

不遠處，傳了警車的嗚叫聲。

突然，那黑衣男人仆倒在地上。

同時停車塲一輛深藍色跑車開走了。

史洛夫猜想那可能是接運兇手的車子，情況緊急之下只得撇下同伴，於是連忙查看那輛跑車的牌照號碼。

「ＫＬ——三九ＸＸ」史洛夫還沒有完全看清楚最後二字，跑車已經轉彎開出了停車塲。

不過，史洛夫並不担心，從三九零零到三九九九這一百號碼，同型同色的跑車是不可能太多的。

他撲上去，騎在那個黑衣人的背上。

但是，對方沒有反抗，也沒有掙扎。

史洛夫將那黑衣人的身體翻過來，不禁吸了一口長氣，原來已死了；一彈穿心，左胸正在汩汩流血。

是被他的同伴所殺的，其目的不問可知，爲的是怕這黑衣大漢被捕後吐露出誰是主使人。

這時，警車已在停車塲停下。潘彼得疾步走了過來，向那躺在地上的屍首一瞥，然後向史洛夫問道：「死了嗎？」

史洛夫冷冷地說：「一彈穿心。」

潘彼得蹲下去搜索死者的身上，同時喃喃地說：「但願這次死者不是拿着一支空槍。」

「警官，他不是我殺的。」

「噢！」潘彼得投以迷惑的眼光。

「他逃，我追，子彈從他前胸射進，你可以想像得到殺他的是誰？」

這時，何宛琳也趕到了現塲，惶然地問道：「洛夫！是你殺了他？」

「是他的同伴殺了他；因他從陽台上跳下時摔傷了腿，眼看就要被我追上。殺他的人坐在一輛藍色跑車上，牌照號碼是『ＫＬ——三九ＸＸ』，最後二字我沒有看清楚。」

潘彼得立刻下令傳播各巡邏車注意攔截那輛跑車。

然後，何宛琳又向他略述當時的情況；看樣子她和潘彼得似乎很熟。

屍體被抬走了，潘彼得低聲說：「史先生！到你房間內坐一下吧！」

檢驗人員忙於勘察現塲，挖掘射進壁間及地板內的子彈，潘彼得，何宛琳，史洛夫三人則進入了房內。

一進門，潘彼得就神色凝重地說：「史先生，你的處境非常危險。」

史洛夫吸燃了一支烟，語氣冷漠地說：「我不瞭解你告訴我這一句話的用意何在？」

潘彼得沒有回答他的話，却望着何宛琳說：「你們談過了嗎？」

「談過了，史洛夫已穎悟中了別人的圈套。」

「史先生，」潘彼得委婉地說：「我不想使你吃驚，但必須要你瞭解事實，要殺你的人是『黑衫黨』的黨徒，那是本地最龐大的黑社會組織。現在請你告訴我，當你離開警署之後，羅君偉和你談了些什麽？」

史洛夫也瞭解到情況的嚴重性，於是坦誠以告：「他告訴我已經被解僱了；同時要我在一星期以後就離開這兒，免得爲他增添麻煩。」

潘彼得問：「你怎樣回答他？」

「我說離去與否那得看我的高興。」

「因此，他就買通歹徒來謀殺你！」

史洛夫訝異地說：「這個黑衫黨徒是羅君偉買來的嗎？」

「很抱歉！」潘彼得聳聳肩頭，以自嘲的口吻說：「以一個警官的立塲來說，我不該如此輕率出言，因爲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認定羅君偉是主使人。我只是以朋友的立塲在與你談話。」

「一定是羅君偉主使的。」何宛琳插嘴說。

「我也相信，」史洛夫深鎖着雙眉，又長長地呼了一口氣。然後望着潘彼得。「爲了對丁國華抱歉，我有責任查明這一件事情。潘警官，我能請求發回那兩支槍嗎？」

「抱歉！我不能作違法的事。」潘彼得一口回絕。

「那……」史洛夫將目光望向何宛琳，向她求援。

「我也應該爲你的安全着想，」潘彼得又說：「所以我決定提前准許你離境；當你離開本城時，那兩支槍自然要發還給你。」

「可是……」

「對了！」潘彼得目光盯在史洛夫的臉上。「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羅君偉一行已於半個小時前離開新城了，目的地是『巴哥』，那兒不由我們管轄，所以這件案子已成過去了。」

史洛夫疾聲問道：「我可以去『巴哥』嗎？」

「那是你的自由。如果有興趣，不妨去那兒走走。」

這無異是強烈的暗示，要史洛夫去繼續追查羅君偉的行踪，將事實弄清楚，史洛夫自然明白他的意思。連忙點着頭說：「我決定去一趟，謝謝你提前准許我離開新城。」

這時一個低級警官走了進來，對潘彼得說：「那輛跑車已在英雄公墓發現。」

「車上的人呢？」

「已逃。」

「車主查出來了嗎？」

「是一個外僑，跑車清晨七時被竊，他已經報案。」

潘彼得回過身來向史洛夫攤攤手說：「綫索又斷了，這原是意料中事。」

史洛夫問道：「難道不能向『黑衫黨』施以壓力，逼他們……？」

「那是不可能的，誰肯承認他是『黑衫黨』？」潘彼得嘆了一口氣，又轉頭向何宛琳說：「何小姐！我能單獨和妳談一談嗎？」

「請來吧！」何宛琳點了點頭。當她走出房去時，回過頭來向史洛夫打了一個眼色。

史洛夫明白，何宛琳要他靜靜地等她回來。

約莫過了十分鐘，何宛琳去而復回，神色凝重地說：「洛夫，下午一時有一班飛機去巴哥，你決定和我同行嗎？」

史洛夫毫不考慮地點點頭說：「當然與妳同行，不過，我却先想知道潘彼得和妳談了些什麽。」

「他要介紹幾個住在巴哥的朋友和我認識。」何宛琳含蓄地說。

× × ×

飛機於下午一時零五分從新城起飛，一時四十五分就到達了巴哥。史洛夫和何宛琳併排坐在一起，途中却沒有交談什麽，四十分鐘的時間，一幌眼就過去了。

巴哥的機場是塡海築成的，就像鷺鷥的長嘴筆直地伸向海裏，飛機降落後，在跑道上飛馳着。史洛夫不禁有所感觸；他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進行的方向稍稍一歪，就會衝進海裏去。

空中小姐開始了例行的報告工作，指導客人下機後，在驗關，驗照，及檢役時，應該注意那些事項。

「洛夫！到了。」何宛琳輕聲說。

「嗯！旅途的終站。」

「但願你我不是走到生命的終站。」

「宛琳！不許說喪氣話。」

「好！」她笑了笑，然後偏着頭問：「洛夫，那幾個電話號碼記住了嗎？」

「難道要我再向妳背誦一遍？」

「記住就好了，希望你能提高警覺，別以爲你有了槍在手，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羅君偉心狠手辣，彭曼又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職業兇手，二人合在一起，花樣就會多得使你無以招架。」

「放心！我會應付的。」

「洛夫！不管消息是好的還是壞的，隨時給我電話。」

「OK！」

何宛琳離座而起，向機門處走去，此刻飛機早已停妥，她要搶先一步，以便和史洛夫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一出機場，他們就要分道揚鑣，這是他們在新城就擬妥了的計劃。

史洛夫是最後一個離開機艙的，他站在梯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緩慢地下梯，踩上了巴哥的土地。

巴哥是婆屬島城，滿眼都是棕櫚葉和大王椰，地點雖是熱帶的邊緣，氣候却非常適中。

因此，這裏成了旅遊勝地。

可惜，史洛夫不關心這些。

氣候、風景，以及那些健美的，包括許多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女郎，都沒有引起史洛夫的注意。

他所關心的是——羅君偉和彭曼，那兩個聯手掘好墳墓要埋葬他的人。

史洛夫提着槍箱和輕便的旅行袋來到驗關處，當他出示護照後，那位關員抬起頭來看了一眼，高聲問道：「史先生！你帶了過多的外幣現金嗎？」

「我携帶的只是旅行支票。」

「那麽，帶了未稅的烟酒嗎？」

「沒有。」

「鑽石，珠寶之類的飾物呢？」

「那是女人的專用品。」

那位關員拍拍史洛夫裝槍的箱子，高聲說道：「先生！你通過了，祝你旅行愉快。」

「謝謝。」史洛夫感到意外。

「先生！」那關員低頭整理面前的文件，聲音低低地說：「潘彼得已來過電報，所以我們給你特別通融，希望你不虛此行。」

史洛夫有些驚異，也有些狂喜，他不是孤單的，不拘官方，或私人，都在暗中支援他。

出了機場，史洛夫正要召喚一輛出租汽車，前往一家名叫「可樂」的旅館時，突然有一輛乳白色四門轎車停在他的面前。車子由一個黃種年輕女郎在駕駛，後座也坐了一個黃種男人，他約莫有四十歲。

在南洋一帶，種族，國籍紛歧雜陳，在對方未開口之前，最好不要妄加判斷那人的國籍。

坐在後座的男人將半個身子探出車窗，手掌探開，示出了一本小册子。史洛夫出身香城，英文根基不弱。眼光一瞥，就已認出那是國際刑警組織巴黎總部所發出的服務證件。

「史先生！」對方說的是一口純正的廣東話，這證明了他是中國人。「請上車吧！」

車門打開，史洛夫毫不猶豫地坐了上去，他心頭暗暗有些訝異，然而表面上却沒露出一絲聲色。

待車子開動後，史洛夫才語氣淡漠地問道：「請問：我被捕了嗎？」

那人搖搖頭說：「史先生！請勿誤會，這是一次純友好的晤談。而且，我們還爲史先生安排好了理想的住處。在巴哥島，想找一個清靜的旅館並非易事。」

「爲什麽要這樣？」

那人沒有回答他，自顧自地介紹說：「我名叫譚浩，開車的小姐是我的日籍助手西城愛子，她在巴哥島上出生，此番是舊地重遊。」

西城愛子在駕駛座前的廻射鏡中向史洛夫含笑點了點頭，史洛夫發覺她有一雙

特別嫵媚動人的大眼睛。

「譚先生！」史洛夫又不禁問道：「是潘彼得要你這樣作的嗎？」

譚浩顯得很吃驚地說：「潘彼得，我不認識這個人啊！他是誰？」

「新城警署外事組的高級警官。」

「哦——」譚浩又微微地笑了：「史洛夫，爲了某種原因，我和我的助手沒有和任何一地的警方連絡，你是知道我們身份的第一個人，而且，我們希望你在任何情況下保守這個秘密。」

「爲什麽呢？」

這時，車子已順旋廻車道駛到一個海拔約莫二百尺的山間，在一幢精巧的小別墅前停了下來。

史洛夫下車之後，好奇地問道：「譚先生，你一直住在這兒嗎？」

「不！這是臨時租的，每日租金美幣一百元，以十日起算，」說着，譚浩用手一指，「看，這種小型別墅在山林間約有二十多幢，都是出租的。」

在他們談話之間，西城愛子已經掏出鑰匙，打開別墅的門。

進去後，譚浩道：「史洛夫，這兒怎麽樣？」

史洛夫點一點頭說：「不錯，譚先生，我想問你……」

「你不能叫我的名字嗎？」

「好的，譚浩！我心中有一點懷疑，請你解釋 你既然未和任何一地的警方連絡，又如何知道我的名字，以及……」

「洛夫！」譚浩的聲音洪亮低沉，神情嚴肅而不冷峻，使人感到愉快和安全，「我是今天上午才從新城來的，只不過比你早到了幾個小時，關於你的遭遇我是非常地清楚。」

「哦！」史洛輕吁了一口氣。

「洛夫，你知道我到巴哥來作什麽的嗎？」

「自然是辦案。」

「是的。我要抓一個人。」

「誰？」

「彭曼。」譚浩又加以解釋：「我是跟踪她，才進一步認識你的。」

「爲什麽不逮捕她？」

「因爲我還不敢確定，她是不是我所要追緝的人。」

「譚浩！你的話實令我萬分迷惑。」

「愛子，麻煩妳爲我們燒點咖啡。」譚浩吩咐了他的女助手之後，這才轉過身來對史洛夫說：「洛夫，我所追緝的人是一個聞名國際的職業兇手，她使用各種奇特的方法殺人，自己却不留絲毫犯罪證據，可說積案如山。然而總部方面却沒有她的資料，最近好不容易打聽到一些，却又是零星而不詳實的，我們只知道她叫彭曼，是中國人，現年三十三歲。」

史洛夫皺着眉頭說：「姓名只有一字之差，年齡却相差很遠，彭曼絕對不超過二十四五歲。」

「洛夫，對於女人的年齡，別抱着那麽大的信心。」

「譚浩，現在我是鑑定女人年齡的專家哩！」

「好！」譚浩緩和了語氣說：「這事情不需要爭論，即使她叫彭曼，也是三十三歲，我也不能逮捕她。」

「爲什麽？」

「因爲乏缺證據。」

史洛夫氣咻咻地說：「我却不需要證據，其實我的心中雪亮，她設好圈套加在我的頸子上。」

譚浩突然語氣嚴肅地說：「史洛夫，你知道我請你到這兒來的原因嗎？」

「不太明白，」史洛夫眞不明白嗎？

他只是不願說而已。

「洛夫，你來找彭曼，是爲了道義責任，因爲你覺得愧對死者丁國華，和你同來的那位何小姐則是爲了另一位黃太太的利益鍥而不捨，我則是因爲伸張正義，表現法律的威嚴，逮捕她使她受到審判。」

「可能嗎？」

「可能。」譚浩目光有些迫人地望着史洛夫，「你應該帮助我，事實你有這種責任，而且，在沒有得到我的許可之前，絕不能傷害彭曼，她有一個龐大的組織，必須加以完全破獲才行。」

史洛夫點點頭說：「好吧，這似乎是我唯一的回答了。」

「那麽，你就要和那個女偵探分開，不要和她再保持聯繫。」

「爲什麽？」史洛夫甚表驚異。

「因爲她不够老練，加上職業關係，利己主義也太濃厚，對我們的工作有害無益，其實我所作的事對她都有好處，她只要坐享其成就好了。」

他們說到這裏，西城愛子笑意盈盈地捧着茶盤走出來，以嘹亮的聲音說道：「先生們，咖啡已煮好了。」

橫生枝節

啡咖端到他們的面前，但他們只能享受香的氣息，不能嚐醇的滋味，剛離火的熱汁，難以下口。

因此話題又轉到正事上面。

「愛子將是你的助手，」譚浩指着她說：「洛夫，你將她帶在身邊，隨你怎樣解釋，說她是你的舊情人，或者是一個化錢包來的撈女郎都可以，當你去和彭曼打交道時愛子一定會對你有帮助。」

西城愛子對史洛城笑了笑，後者靜待她開口說話，然而他却失望了。

史洛夫端起熱氣騰騰的咖啡來淺嚐了一口，然後問道：「譚浩！你可知道羅君偉和彭曼的落脚處嗎？」

「島東端的『方氏農莊』，主人是羅君偉的朋友，從這兒乘汽車去，只要二十分鐘。」譚浩停了一下，又道：「洛夫，你想立刻去會見彭曼嗎？」

史洛夫皺皺眉反問道：「譚浩，你知不知道上午在新城時我曾經遭受狙擊？」

「噢！」譚浩顯得十分吃驚的樣子，「我還不知道哩！」

「兇手是『黑衫黨』的爪牙，在他將要被我追獲時，被他的同伴殺死滅口，我和『黑衫黨』無怨無仇，他們爲什麽要殺死我，而且還迫不及待地白日行兇，一定是有人買通了『黑衫黨』。」

「你懷疑是羅君偉幹的事？」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這個問題暫時不用去推敲，洛夫，

你現在提到這事莫非有什麼特殊用意？」

史洛夫點頭說：「如果是羅君偉幹的事，那就可見他處心積慮地要置我於死地，現在我去見彭曼，豈不是自投羅網？」

譚浩微笑着說：「洛夫，相信你沒有將羅君偉放在眼裏。」

「不錯，可是彭曼……」

「你也不會怕她。」

「如果他們想要動手，我一定會先動，那就可能殺死你所要追緝的人了。」

譚浩仍是笑容可掬地搖搖頭說：「我敢担保，你若前去『方氏農莊』，他們絕不敢輕舉妄動。」

「譚浩，你怎麼敢這樣肯定？」

「因爲愛子還等在車子裏，如果有情況，她必定先駕車走，他們還脫得了干係嗎？」

史洛夫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我接納你的建議，現在就去一趟，這和原來我與何宛琳所訂的計劃完全不同了。」

「計劃不同，效果不同，你將來會驚奇的。」

「好了，」史洛夫端起杯子，將溫溫的咖啡一口氣喝了大半，嘖嘖有聲地說：「現在請告訴我，你需要我作些什麼？」

「帮我證實一件事。」

「什麼事？」

「我所要追緝的彭曼曼是否就是這個彭曼。」

「如何證實？」

「我們得到了一張彭曼曼的背部裸體照片，是一個無聊的男人利用望遠鏡鏡頭偷偷地拍攝下來的，放大以後非常清晰，我們發覺彭曼曼臀部的右三角肌處有一塊桑葉形的疤，那似乎是一種胎記，使用任何方法也不能除去的，如果彭曼臀部上沒有那塊疤，她就是另一個人了。」

史洛夫有些惱火，氣咻咻地說：「難道你教我去撩起彭曼的裙子，扯下她的內褲……」

西城愛子突然笑了起來，插嘴說：「史先生，你難道就沒有別的方法嗎？」

「別的方法？」史洛夫喃喃地說，突然他的面孔不明原因地紅了起來。

「洛夫！」譚浩緊接着說：「羅君偉將你解僱，要你盡快回到香城去！使你非常惱火，年輕人都是爭強好勝的，於是你跟到了巴哥島，去會見彭曼，也只是擺擺姿態，挽回一點面子，對不對？」

「嗯，說得過去。」

「那麼，彭曼就不會懷疑你去找她會有什麼不良的企圖，接着，你可以表示一絲對她的愛慕之意，不管她想打發你走，或者藉色誘讓你投進另一個陷阱，她都不會冷峻地拒絕你，洛夫，你在香城是出了名的玩家，難道還不會製造情勢去找尋那塊衣物遮掩住的疤嗎？」

「好吧，我試試看。」

「洛夫，有一點，你要特別注意，千萬不能帶槍。」

「爲什麼？」

「我比你有經驗，帶槍對你有害而無利。」

「好！我信任你。」

× × ×

何宛琳坐在巴哥市中心區「蘭頓大厦」B座三一五號的起居間，目光一直盯着寫字枱的電話機。

這是姓吳的公館，他的太太潘芬是潘彼得警官的姊姊，正好吳先生在美國經商未歸，所以潘警官就介紹何宛琳到這兒來寄住，同時藉這個地方爲聯絡中心，比起住宿在旅館之內，不但要安全，也不至於引起對方的注意。

何宛琳看看錶，時間已是三時正，她和史洛夫在機場分開後已經有七十五分鐘之久，按照預訂計劃，史洛夫在抵達「可樂旅館」之後就該和她聯絡一次的，怎麼到現在沒有消息？

難道史洛夫還沒有到達旅館。

那又是什麼原因？

發生意外了嗎？

何宛琳心裏七上八下，不安已極，終於，她決定撥電話到「可樂旅館」去查詢，電話接通之後，她問道：「新城來的史先生來了嗎？」

「史先生嗎？」對方很禮貌地回答說：「他還沒有到，方才我們派到機場去接他的專車撲了一個空。」

「噢？……」何宛琳楞住了。

「也許史先生改乘另一班飛機了。」旅館的服務人員自作聰明地加以揣測，「妳不妨在五點鐘左右再打一個電話來試試，四點四十分還有一班從新城起飛的班機要抵達此間。」

「好吧！」何宛琳的語氣很不對勁。

她掛斷了電話，重新撥號，電話接通，她急促地說：「請卡索警長接電話。」

「請等一等！」

約莫過了半分鐘之久，才傳來一個濃重的牛津腔的聲音：「我是卡索警長。」

「我是從新城來的何宛琳。」

「哦！何小姐，非常歡迎妳來到這兒，潘彼得警官說，妳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偵探。」

「謝謝你，」何宛琳頓了一下，然後以急促的語氣說：「卡索警長，有一件事想請你帮忙。」

「請吩咐。」

「我和同來的史先生失踪了。」

「噢？妳能肯定嗎？」

「他沒住進預訂的『可樂旅館』。」

「也許他臨時改變了主意，住進了別家。」

「他也沒有按照預訂的時間來和我連絡。」

「那麼……」卡索警長沒有說下去，顯然在等待何宛琳表示意見。

「我想請警長通知你的屬下，注意史洛夫的行踪。」

「他會發生什麼意外嗎？」

「很難說。」

「好，我立刻發出通知。」

「警長，你能否告訴我，羅君偉一家在什麼地方嗎？」

「他們在島東端的『方氏農場』，不過我不希望妳貿然採取行動。」卡索警長的語氣非常嚴肅。「潘警官既然遠從新城打來的長途電話要協助，我自然會特別給予你們支援，但是，在沒有獲得他們的確實犯罪證據以前，恕我不能採取什麼積極

的行動，我是個執法者，絕不能輕率地侵害任何人的自由。」

「是的，」何宛琳原打算到「方氏農場」去看看動靜，現在她只有將這決定取銷了，「我不會輕率地採取任何行動。」

「那麼，就請妳等待我的進一步消息吧！」

× × ×

車子在西城愛子的駕駛下平穩地行駛着，史洛夫遵守社交的禮貌坐在她的身邊，否則，她就會被別人誤以爲是女司機，這樣一來，在行程中他們就更加便於交談了。

「譚浩說你對這兒很熟。」史洛夫搭訕着說。

「嗯，我是在這兒長大的。」

「妳一直爲譚浩作女助手嗎？」

「不，我是第一次和他合作。」西城愛子轉過頭來睨了他一眼，「你問這句話，想必有什麼特殊用意。」

「不！不！」史洛夫連連搖着頭說：「絕沒有什麼特殊的用意，請勿誤會。」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洛夫，」西城愛子以華語發音叫出他的名字，然後又以英語說：「我也可以這樣叫你嗎？」

「可以啊！」

「聽說你有個『大魔手』的綽號？」

「嗨！那是別人罵我的。」史洛夫自嘲性地聳聳肩。隨後他又極爲正經地問道：「愛子，妳是怎麼知道的？」

「當你和彭曼過從甚密時，我們曾調查過你的來歷。」西城愛子的語氣突然曖昧起來：「他們說你很會玩紙牌，更會玩槍，最大的絕招，就是會玩……會玩……玩女人，對嗎？」

「愛子，是他們胡說。」

「怎麼？」西城愛子轉過頭來睨了他一眼，「你要在我面前故作正經狀嗎？」

史洛夫眞是窘困異常，他想不透西城愛子的言語爲何如此放肆而又潑辣，簡直使他招架不住。

幸好，一個用欄柵圍起來的偌大農場業已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汽車到欄柵口停下，西城愛子按了好幾聲喇叭，立刻有一個老者走了出來。

那老者說的是中國潮州話，他問道：「你們要幹什麼？」

史洛夫走下車來，也以流利的潮州話回答說：「我們是來找羅董事長的，車子可以開進去嗎？」

「不行！如果驚動了牛、羊羣就麻煩了。」

「那麼我走進去好了。」

「可是，羅先生這時不在啊！」

「他到那兒去了？」

老者指指老遠的一個山巔說：「就在那座山頭上，現在正是野兔和斑鳩最肥嫩的時候。」

「他何時回來？」

「恐怕要到日落之後。」

「那麼，我到農莊去等他好了。」

「這……」老者有些猶豫。

史洛夫很想問問彭曼是否在農莊內，但又怕露出痕跡，所以避重就輕地說道：「羅太太和羅小姐總在吧，我見見她們也好。」

「先生和她們也很熟嗎？」

「我們是老朋友了。」

「那麼，我帶你去吧。嗯……這位小姐……？」

「她要留着看守汽車。」

史洛夫在那老者的引導下走進去農場，穿過了正在嚙草的羊羣，向農莊走去，突然，一個人影從樹林內閃了出來，叫了一聲：「史洛夫！」

史洛夫側身看去，原來叫他的人是羅雲仙。

於是，他向那領路的老者揮揮手說：「你回去吧！羅小姐會帶我去見她母親的。請轉告與我同來的小姐，要她拿出耐性去等我一會兒。」

老者唯唯諾諾地又向欄柵出入口處走

彭曼抬手伸向背後的拉鍊，使史洛夫有些激動。

回去。

羅雲仙面上有明顯的驚惶神色，她訝異地問道：「什麼人和你同來的？」

「哦！」史洛夫微笑着：「是個多年不見的朋友，她就住在此地。是她駕車送我到這兒來的。」

「你來幹什麼？」羅雲仙的神色非常冷峻。

「看看你們呀！再說，我也很想念彭小姐，她現在……」

不待他的話說完，羅雲仙就搶着說：「你撒謊，我看得出來你的目光不懷好意，你還想殺誰？我的舅舅？還是……」

她的話忽然噘在喉間，像是有無限的恐懼。

「羅小姐，爲什麼不信賴我？」史洛夫的手臂搭上了她的肩頭，不鬆不緊地將她摟住：「爲什麼不拿出勇氣和我作一次詳談？」

羅雲仙想掙扎，然而史洛夫的臂膀像是具有巨大的吸力。她的軀體只作了輕微的扭動，就靠在他的臂彎裏不再動彈了。

「你……你想知道什麼？」羅雲仙的軀體是安靜的，她的心神却極爲不安，說話也在發抖。

「羅小姐，妳一定知道許多秘密。」

「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羅小姐，妳知道令尊的處境嗎？」

「他怎麼樣？」

「他正逐漸陷入他自己所挖掘的墳墓裏，除了他的女兒可以挽救他之外，別人是無能爲力的。」

羅雲仙的目光跳動了一下，神情極爲慌張地向左右一看。她顯然想說什麼，却又有所顧忌。

「來！」史洛夫推着她往樹林中走去。「我們到樹林中坐下來慢慢地詳談，那裏是不會被人發現的。」

羅雲仙點了點頭，顯得很馴服。

突然，他們身後傳來一聲沉叱：「不許動，否則我就開槍。」

史洛夫大吃一驚，他自然不敢妄動，羅雲仙却掙脫了他的懷抱，轉過身來，以身體擋住史洛夫，驚異地說：「舅舅，你要幹什麼？」

原來這人是秦子寬。

史洛夫也高舉雙手緩緩轉過身來，他發現秦子寬手拿一支雙管獵槍，目露兇光，只要他一勾扳機，準將自己轟得稀爛。他心頭暗驚，臉上却佈滿笑容，高聲說：「秦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准許你傷害我的甥女，雲仙，快些走過來。」

羅雲仙並沒有立刻走過去，她顯然害怕史洛夫一旦失去掩護，就會遭到殺身殞命之厄。她高叫着說：「舅舅！史先生對我並沒有惡意，請你放下槍吧。」

「雲仙！」秦子寬嚴加斥責：「妳怎麼相信這個壞蛋，他摟着妳走向樹林深處，還會有什麼好事嗎？」

「舅舅！你……」羅雲仙似乎想頂撞幾句，但她又將不遜的下半句嚥了回去。

突然，一個女人飛快的跑了過來，腦後的長髮隨風飄飛，史洛夫很遠就認出她是彭曼。她脚上穿着運動鞋，鞋上沾滿了泥土，面上也有汗漬和塵垢，大概是剛剛打獵從山上回來。

那麼，羅君偉也與她同時回來了？

彭曼一口氣跑到他們面前，喘吁着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史洛夫搶着說：「我在和羅小姐談話，秦先生誤會了。」

「哼！」秦子寬將瞄準着史洛夫的獵槍收回，向羅雲仙招手說：「雲仙！快跟我回農莊去。」

羅雲仙顯然不情願離開，但她也瞭解目前情況却非要離開不可，她以極爲複雜的目光瞧了史洛夫一眼，匆匆地和秦子寬走了。

彭曼雙手抱胸，冷冷地說：「洛夫！你不該來的。」

「爲什麼？」

「你已經被解僱了。」

「解僱只是表示我和羅君偉之間的關係已經終了。然而我們之間的關係却還沒有完結。」

「噢！我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彭曼！妳是聰明人，我並不完全是爲了那二千美金的高薪才來保護妳，妳難道不明白我是多麼關心妳嗎？」

「謝謝你。」措辭是客氣的，話聲依舊冰冷。

「爲了妳，我差一點吃上殺人官司，今天上午在新城又差點被人槍殺……」

「有這種事？」彭曼非常吃驚，如果她早已知道，實在應該得到最佳「演技」奬。

「妳當然不知道，因爲那時候妳已經和羅董事長飛來巴哥島了。」史洛夫說到這裏，突然將語氣緩和下來：「我爲妳受了這樣多的驚險和苦楚，難道不能向妳索取一些補償嗎？」

彭曼怔了怔，然後道：「洛夫！你要什麼？」

「我也不想提什麼要求了，妳連一個安慰性的笑容都非常吝嗇，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洛夫！」彭曼的聲音聽來令人心動。「你該爲我想一想，費盡心機才得到的一份遺產承繼權，你難道敎我丟掉？」

「錢！錢！錢！」史洛夫像是十分憤怒地嘶吼着：「妳將來會被金錢埋葬。」

「洛夫！」彭曼皺着眉頭說：「你一點也不諒解我。其實，我也是喜歡你的，可是……」

「怎麼不說下去？」

「洛夫，你住在那家旅館？」

「還沒有一定。」

彭曼走近一步，壓低了聲音說：「我告訴你，羅君偉打獵一無所獲，他發誓要打到獵物之後才回來，今晚也許無法趕回農莊了。我討厭和他在一起，所以托辭扭傷了脚，先回來了。你到市中心的『可樂旅館』開一個房間，天黑以後我就來。你的確爲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會讓你得到補償的。」

史洛夫暗暗好笑，這分明又是個陷阱，如果她眞是一個老練的職業兇手，怎會不利用他的弱點而達到她原訂的計劃呢？

他心念暗轉，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妳是想先將我打發走，是嗎？」

「洛夫！請相信我，今晚我一定來。」

別忘記在櫃枱上交代一聲。」

「好！我等妳。如妳騙我，我是不會離開巴哥島的，記住！這是妳自己訂下的約會。」

當史洛夫轉身離去時，彭曼的臉孔上流露出一絲冷酷的笑容。

再露殺機

史洛夫和譚浩經過細密的商量之後，於晚間三十分住進了「可樂旅館」，房間原是預訂好了的。

「哦！史先生！」服務人員熱誠地接待他。「我們到機場接了兩班飛機，都沒有接到閣下……」

「很抱歉！我出了機場就逛到現在。」史洛夫塞了一張鈔票在對方手裏。「這賞給你。」

「謝謝！史先生的行李呢？」

「忘了帶，換洗衣服我會隨便去買一點。」說到這裏，史洛夫語氣一壓，「等一會兒有一個姓彭的小姐來找我，請帶她到房裏來。」

「好的。」

史洛夫進入那間預訂的套房之後，很仔細地將房內搜索一遍。彭曼並不知道他要住那一間房，不可能預佈陷阱。儘管如此，他還是沒有放棄任何一個角落。

沒有可疑之處，最後，他將腰帶上插着的「航空曲尺」取出來，塞在沙發的海棉墊子下。爲了履行他對譚浩的承諾，免不了要演出一塲精彩的妙劇，絕不能讓彭曼發現他身上帶得有槍。

捱過去四十分鐘之久，才响起了敲門聲。

史洛夫在沙發上坐好，右手距離墊子下的槍柄只有幾寸。若是遇有突擊，他還可以應付。

「進來！」他聲音穩定地喊了一句。

進來的彭曼，她機警地向室內打量了一眼，然後又謹愼地將房門落鎖下鍵。

「妳終於來了！」史洛夫暗顯激動地說。然後又拍拍他左邊的座位。「到這裏來坐。」

彭曼在他左邊坐下，他摟着她，將嘴唇湊過去。她以纖巧的指頭封住了他嘴，冷冷地說：「別急，距離明天早上還有十二個小時。」

「噢？妳要明晨才回去？」

「嗯！我不是專門來滿足你的，我自己也有需求是不是？」彭曼挑逗地說。隨後，她又擺脫了史洛夫摟着她的左手。「現在，讓我們先來談談正事吧。」

「談什麼？」

「我也關心你呀！」她的臉上變魔術似的在轉瞬間露出了媚人的笑容。

「是麼！」史洛夫唯唯諾諾地說。

「我問你，潘彼得警官和你談了些什麼？」

「他？」史洛夫顯得很正經地想了一想。「他向我道歉，並說，要將我的槍寄回香城警方，待我回去後才發還我。」

「沒有說別的？」

「沒有。」

「他爲什麼突然准許你離開新城！」

「因爲有人要殺我。我留在新城，豈不是爲他們增加麻煩呢？」

「想謀殺你的是甚麼樣一個人？」

「一個年輕人，我對他完全陌生。」

「逃走了？」

「他死了。」

「是被你……？」

「我沒有槍，怎能殺死他？是他用盡了槍內子彈也沒有打中我，眼看我已要追上他，却被他的同伴開槍殺死了。」

「哦！殺人滅口。」彭曼喃喃地說。彷彿在暗中鬆了一口氣，接着，她又問道：「洛夫！你猜那年輕人爲何要殺你？」

史洛夫搖搖頭說：「我猜不到其中原因。」

「這麼說我的處境仍然非常危險。」

「彭曼，跟我回香城去吧！」史洛夫說得十分懇切，他如改做演員，也必定很成功。「性命喪失之後，有多少錢也沒有用啊！」

「絕不！」彭曼語氣堅定地說：「他們嚇不倒我，這份得來不易的遺產承繼權我是絕對不肯放棄的。」

「彭曼，妳是一個奇特的女人。」

「那麼，你就是一個愚昧的男人。」

「一個愚昧的男人竟能佔有一個奇特的女人，那是一件令人感到驕傲的事。」

「洛夫！別得意。你佔有的只是一具軀體。」

史洛夫聳了聳肩頭說：「那也令我相當滿意了。因爲這兩天受到的苦楚和委屈也是軀體上的。」

「那就來吧！」彭曼站起向床邊走去，聲音矇矓地說：「這十二個小時是非常寶貴，不該浪費在枯燥無味的談話中。」

她抬手伸向背後的拉鍊，使得史洛夫有一些激動，但不是屬於慾望的激動，他只是想看看她的臂部上有沒有一塊瘢疤。

× × ×

七時半，何宛琳抱着試一試的心情再次撥電話向「可樂旅館」查詢，服務台的人告訴她，史洛夫已經到了。

湊巧，那個得到史洛夫奬賞的服務人員不在，否則，他一定不會將實情告訴她；因爲史洛夫的房中有另外一個女人。

何宛琳如果敎服務台將電話接到史洛夫房裏去，不知將要發生什麼情況。然而她却沒有那樣做；因爲她覺得史洛夫幾個小時的行踪不明事有蹊蹺，決定暫時不動聲色，親自到旅館裏來一趟。

十分鐘之後，何宛琳來到「可樂旅館」。這時，那個得到史洛夫賞金的服務人員又回到了服務台。他極爲機智地問道：

「小姐貴姓？」

「我姓何。」

「和史先生的關係是……？」

何宛琳極不開心地問道：「你們一向都是如此嚴格地詰詢訪客嗎？」

「很抱歉！因爲……因爲……」遲疑良久，那個服務人員終於說了出來：「……現在有一個小姐在史先生房裏。」

何宛琳心頭暗暗的一怔，口中却極爲平淡地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又不是史先生的太太，你知道那位小姐姓什麼嗎？」

「大概姓彭吧！」

「是很年輕，很漂亮嗎？」

「嗯！是吧！」

那是彭曼嗎？她和史洛夫碰頭，不管是誰都不足以驚異，然而史洛夫瞞着她，又不按規定的時間和她連絡却是極不尋常的事，因此……

一張一百美金的鈔票進入了那個服務人員的手心裏，何宛琳聲音低低地說：「這點小意思請你喝酒，有件事情要請你帮忙。」

這可以說是一筆鉅大的意外財富，幾乎相等於他一個月所得的小費總額，於是他連忙問道：「小姐有什麽吩咐？」

「那個姓彭的女人是我的情敵。」何宛琳加重語氣說：「懂嗎？她想從我手裏將史先生搶走。」

服務人員阿諛地說：「那是不可能的，她的姿色和風度比你差得多了。」

「謝謝你，現在請帮我一個忙。」

「請吩咐！」

「史先生的套房有陽台嗎？」

「有的。」

「將我弄到陽台上去。」

「妳要……？」

「我要聽聽他們說什麽，又作了些什麽。」

「除非從隔壁套房的陽台上翻過去。小姐！妳做得到嗎？」

「行，快帶我去。」

「請隨我來吧！」

× × ×

史洛夫看不出來有一絲兒假，彭曼像是一尾八爪魚般纏着他。口中噴出來的熱氣幾乎要將他熔化，史洛夫却一絲兒也不動心。

不管彭曼的表現是眞是假，以她那惹火的胴體就足以煽起史洛夫的慾念，但他的腦海裏却始終惦記着那塊瘢疤，如果她是譚浩所追緝的彭曼曼，那麽，一切都很明朗；她一定是個存心拖他下水的職業兇手了。

譚浩說得不錯，史洛夫在香城是出了名的玩家，被他撫過的妞兒們也都說他那雙「大魔手」該去投保一百萬美金的意外險，因爲他那十根似乎通着電流的手指實在太可貴了。

但是，此刻他十指却顯得十分僵硬，一隻右手老在彭曼的腰際徘徊，他一定在想。只要設法將彭曼身上那條緊身內褲往下褪去二寸或二寸半，這一塲看來熱情非凡，而實際上却使他大感不是滋味的美妙床戲就該結束了。

由於他的手指僵了，進行得很不順利。每當他輕悄地施展他的陰謀時，他那隻在「邊界」徘徊充當「間諜」的「魔手」，就被彭曼捉住了。

「別急嘛！」彭曼的聲音甜得足以招惹蜜蜂。

史洛夫心頭眞是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本來他大可不必如此急躁，譚浩不等着他回覆消息。今夜，他有太多的時間去探索彭曼是臀部上的瘢疤，沐浴，或者……他甚至可以待她疲累睡熟之後揭起被單。

爲什麽要如此急躁呢？

只因他心裏頭熱不起來，拖下去，準會給彭曼看出破綻。

「阿曼！」史洛夫學羅君偉的聲調叫她，「妳方才說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要浪費，而妳現在……」

「洛夫！這不能怪我，你還沒有熱起來啊！」

「阿曼！妳的肌膚最少還有三分之一在掩蔽之中，而且還是最令人狂熱的部位，這好比穿着大衣游泳，只會使泳池旁邊的觀衆看得蹩扭透頂，誰會熱情激動地爲妳鼓掌加油？」史洛夫倒說得頭頭是道。

「那麽，你是個純肉派的男人了？」

「這話怎麽講？」

「因爲你非要看到全裸的女體才會激起你的慾望，由此可見，你說你很喜歡我也是假話，你只不過醉心我這具年輕鮮嫩的軀體？」

「阿曼！妳的譬喻不正確。」史洛夫竭力去駁斥對方，只不過想分散她的注意力，那一隻魔手又伸到了「邊界」，但他已瞭解到了情況有些困難，若想舉手代勞，想往下搓捲半寸也很費氣力。

「我倒要聽聽你的說法。」

「年輕是幼稚！至少在某一方面是如此，鮮嫩則是不成熟，那不是我所要的女人典型。」

「那麽我……？」

「妳成熟透頂，所以才對我產生了誘力。」

「眞的？」彭曼兩手撐着史洛夫的胸，使她的軀體退後了一下。似乎唯有如此才能看清楚他臉上的表情，凝視了一陣，才搖搖頭說：「我不信。」

「不信！那麽我爲什麽冒着生命的危險追到巴哥島上來？」

「你必然另有目的。」

「妳不妨說說看。」

「可能想探索一項秘密。」

史洛夫心頭暗驚，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阿曼！妳說對了。但妳永遠猜不透我想探索什麽秘密。」

「但願你能告訴我。」

「我要探測妳胴體的彈性和魅力，以及在某一方面妳能給予多麽高的滿足，羅君偉留給妳的遺產比例不算少，若非妳有異於尋常女人之處，他不會那麽慷慨。」史洛夫說的是假話，又像是眞的，看來他已逐漸恢復正常，不再貪功急進了。

「洛夫！你在說假話。」

「有何根據？」

「上床以後，我獻出了不少熱吻，雙手也很忙碌，但是你却毫無反應，甚至於連鼻息都是冷冰冰的。」

「只因爲妳的胴體上還留着一些人造纖維。」

「你那麽渴望見到一具完全赤裸的女體嗎？」

「是的，尤其是屬於妳的。」

「那是索然無味的，世上最妙的是矇矓矓的美，也許我胴體一小部份足以破壞美感的殘缺。」

這話說得太露骨了，似乎彭曼已察知他的目的，這顯然是一個警號。他因而冷靜地說：「我深信妳是白璧無瑕的，即使有，我也認爲那是殘缺美。阿曼！妳不該再保留身上那兩件由最愚蠢的服裝設計家創造出來的『堡壘』了，因爲它們將妳的美麗完全遮蓋起來。」

「我會丟掉的，也絕沒有人穿着內衣進浴缸。」彭曼的兩隻手又繞上了史洛夫的頸項。聲音輕得不能再輕，「當一個女人被擁着她的男人褪去身上最後的衣物時，那是一種美妙的享受。洛夫，你的手是幹什麽的呀？竟然向我說了這許多蠢話。」

史洛夫不着痕迹地改變了彭曼躺臥的姿勢，然後搓捲着他所說的人造纖維；那是極富彈性的一種人造纖維，緊緊地包裹住彭曼腰肢以下的部份，搓捲是很費力的，幸好彭曼在努力收縮她的腹部。

史洛夫心中在默默計算，手掌心也在探索，等到彭曼的臀部右三角肌顯露出來時，他只要勾起頸子看一眼就够了。

可惜，史洛夫的背後沒有眼睛。

因此，他看不到彭曼的兩隻手在他背後也在暗暗地忙碌着。

她自乳罩的側帶處取出了一支極爲小巧的注射器，穩定地捏在右手姆指與食、中指之間，左手則順着史洛夫的背部脊溝緩緩下移，似在探索脊椎骨的最後一節，那麽，注射器之內一定是痲醉劑之類的藥物，想得更險惡一點，還可能是足以致人於死的烈性毒藥。

史洛夫終於看到了彭曼暴露的半個臀部，不錯，右三角肌處有一塊桑葉形的疤痕，呈深紅色，她果然就是犯案纍纍的職業兇手彭曼曼。

同時間，彭曼也找到扎進針尖之處。

但是，她還沒有將注射器的針尖扎進史洛夫脊椎骨間之前，突然一個冰冷惡毒的聲音在屋子爆開：「彭曼小姐！丟下妳手中的注射針筒，否則我就一槍擊穿妳的腦袋。」

這突然出現解救了史洛夫危機的人，就是買通服務人員帶她潛匿到陽台上的何宛琳。史洛夫聽到何宛琳的聲音時不禁一驚，待聽清她的話更是大驚失色，身子矯捷地彈身而起，落下地上。

他身上還留得有一件最後的蔽體衣物，在何宛琳的面前倒不至於太尷尬。

然而，他有些迷惑。

何宛琳會來得這樣巧嗎？

彭曼吃驚的程度可以想見，而她却在微笑，以極爲輕鬆的語氣對史洛夫說：「洛夫！我眞不明白你如此安排的用意何在？幸虧我沒有完全向你展示胴體，否則，我現在難堪了。」

史洛夫奪過她手中的注射針筒，冷冷地說：「請先解釋這是怎麽回事吧！」

彭曼沒有答覆他，却向何宛琳問道：「小姐！我可以坐起來嗎？這種姿勢實在太不雅了。」

何宛琳打了一個准許她坐起來的手勢，同時威嚇地說：「妳最好少玩花樣，我今晚扣扳機的食指顯得有些潑辣，幾乎有些控制不住。」

「我相信。」彭曼邊說邊坐了起來，面色一正說：「洛夫，我的解釋不知你是否相信？」

「我有判斷眞假的智慧和經驗。」

「那是一種使你興奮的藥劑。」

史洛夫低吼着說：「鬼才相信！妳會將這種藥劑及注射器經常帶在身邊？」

「你該瞭解羅君偉的生理狀況，爲了討好他，爲了使他自己以爲是一個強健的男人，我隨身帶着這種藥劑應該是很合情理的。」

儘管史洛夫不相信彭曼這種解釋，他却又沒有辦法去加於否定；因爲他不可能試驗藥劑的性能。楞了一楞，只得將眼光望向何宛琳。

何宛琳也正以冷峻的目光望向他，同時，以嚴厲的語氣說：「史洛夫！現在輪到你解釋了。」

「解釋什麽？」

「別裝糊塗了，你到底在玩弄什麽詭計？」

「哦——」史洛夫恍然大悟。「宛琳！其中有原因，待一會兒我再向妳慢慢解釋。」

「爲什麽現在不行？」

「請相信我，」史洛夫以懇求的目光望着她。「我絕對沒有玩弄什麽詭計，我會原原本本將下午我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訴妳的。」

奇峯迭起

何宛琳沒有再說什麽，雖然她的臉色依舊非常難看，而她的心中顯然已對史洛夫不再有什麽懷疑了。

史洛夫問道：「宛琳！該如何處理她呢？」

何宛琳向彭曼擺了擺手道：「小姐！請將衣服穿起來吧！妳的性感現在已不發生效用了。」

「我的衣服掛在衣櫥裏了，」彭曼一面說，一面走下床來。「我可以自己去拿麽？」

「洛夫，你去給她拿。」

史洛夫打開衣櫥，突然一支死冷冷的槍管抵上了他的胸腔，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一支套着滅聲器的長管來福槍。

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跟着響起來：「小姐！放下手裏的槍吧！否則妳的同伴立刻就會停止呼吸。」

何宛琳大吃一驚，而她却鎮定地說：「你難道就不怕我殺死彭曼小姐？」

「別忘了，妳殺死彭曼之後，仍然要死在我的槍下。以二換一，這是蝕本生意，不作也罷。」

彭曼神態自若，對何宛琳微微發笑。

何宛琳自然不會貿然行事，執槍人被史洛夫的身體遮擋住了。她設法殺死對方，而對方却可以輕易地置她於死地。她像是一只洩了氣的皮球，將手裏的槍丟在柔軟的床榻之上。

彭曼冷笑着說：「洛夫，你想不到吧？我已用錢買通了一個侍者，當你進入浴池時，我的朋友就已隱藏在衣櫥內了。」

那人以槍管頂着史洛夫後退，他自己也走了出來，年約三十歲，有一雙兇狠的眼睛，對史洛夫來說，那副面貌完全是陌生的。

史洛夫吸了一口長氣，鎮定地說：「彭曼，妳這樣作並不聰明，因爲妳自動暴露了眞面目。」

「那沒有關係。」彭曼陰冷地說：「因爲你們二人不會將秘密洩漏出去。」

「別太有把握。」何宛琳插了一句。

「哼！」彭曼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我太有把握了，因爲你們二人再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現在，你們老老實實地坐到沙發上去吧！」

史洛夫精神又不禁振作起來，因爲沙發墊子下還有一支槍，他深信還有辦法將眼前的頽勢挽過來。

因此，他在坐下時暗中選好了位置，右手支撐在沙發上，他隱約觸摸到海棉墊子下硬硬的槍把。

彭曼開始穿上她方才爲了設陷而脫下的衣服。

那個陌生的男人則虎視眈眈地端着槍監視着他們二人，在面對面的情勢下，史洛夫是毫無機會的。但他有耐心去等；他深信在離開這間屋子之前，或者被對方開槍殺死之前，他一定有機會使用那支藏在海棉墊子下的短槍。

彭曼穿衣停當之後，以勝利者的姿態站在他們面前，冷笑着說：「史洛夫，万才我本是要殺死你的，那不是興奮藥劑，而是神經系的強力毒藥。」

史洛夫不在乎的語氣說：「現在還來得及。」

「現在你却暫時不能死了，」彭曼惡毒的眼睛盯着何宛琳。「這個女人出現得有點蹊蹺，我要將眞實情況弄個清楚。」

「妳難道想在這裏苦刑逼供？」

「哼！」彭曼冷笑了一聲，轉頭向她的同伴揮了揮手。

那傢伙立刻將槍身一横，疾如閃電般以托槍部位向史洛夫的頭部擊來。

對手似乎受過特殊訓練，不但出手快，姿勢正確，而且還勁道十足，槍托掃來，正對着史洛夫的左太陽穴。

如果捱上，豈不是腦殼開花嗎？

原來槍托上裝着很厚的橡皮襯墊，對手只是想將史洛夫和何宛琳二人敲昏，以便帶他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如果對手不來這樣一下，史洛夫還找不到反抗的機會。現在對手掉過槍口，揮來槍托，正好給予他可乘之機。將頭一低，猛力撞向對方的小腹；同時間，右手已飛快地拿出了海棉座墊下的短槍。

對方被史洛夫撞得歪歪斜斜，連退數步，正要掄轉槍口，史洛夫已用左手勾住了他的頸子，死冷冷的槍管抵上了那傢伙的腰際，沉叱道：「再動我就開槍，我的槍管上也是裝着滅聲套筒的。」

那窮兇惡極的傢伙果然不敢再動。

當史洛夫展開行動時，何宛琳見他手中有槍，不禁胆氣大增，也飛快地向彭曼撲過去。

由於變起倉猝，彭曼未曾防範，只在眨眼之間，她的雙手就被何宛琳扭曲到背後，半跪在地上。

史洛夫一見何宛琳也已得手，不禁大喜，手中短槍用力抵了一下，冷聲說：「朋友！將你手裏的槍抛到床上去，動作要慢，否則你是自討苦吃。」

那傢伙倒很馴服地將長管來福槍丟上了床。

何宛琳也取回了自己的槍，用力將彭曼推開，低叱着說：「好好地在沙發上坐着。」

「你也過去。」史洛夫也推開臂彎裏的俘虜。

彭曼和她那位同伴面上雖有悻悻之色，却也無可奈何，只得安份地併排在長沙發上坐下。

何宛琳揚了揚手中的槍，冷聲說：「我手裏有槍，主宰着你們生命，希望你們自己以誠實的態度來打開一條生路。」

彭曼冷笑了一聲：「嘿嘿！我猜想妳不敢在這兒殺人。」

「那可不一定。」何宛琳槍管揚了起來。「妳如果再說一聲不，我就開槍殺死妳。」

史洛夫插嘴說：「彭曼！妳不該再逞強了，何小姐是私家偵探，和警方保持着聯繫，你們帶着長管來福槍，她當然可以殺妳。」

彭曼強横地說：「別用警方來嚇我，我又沒有犯罪，憑甚麽……」

何宛琳惡狠狠地接口說：「妳是職業兇手，別以爲我不知道。」

「證據呢？」彭曼的態度依然十分強硬。

「妳的眞名叫彭曼曼，」史洛夫說：「是一個犯案纍纍的職業兇手，國際刑警正在派員追緝妳。他們沒有妳的照片，也沒有妳的指紋，却知道妳臀部右邊三角肌處有一塊桑葉形的疤痕。」

彭曼面上的表情在一瞬間突然凝固了，但她很快地又冷笑起來：「哼！你眞會編寫故事，方才你在床上看到了那塊疤痕，所以你……」

「曼曼小姐！」史洛夫的語氣很冷。「妳還想狡賴嗎？追緝妳的國際刑警已經到了巴哥島啦！」

彭曼的面色再度呈現驚惶之色，認眞地問道：「史洛夫，你以人格担保你不是在騙我？」

「妳在俱樂部打聽過我的爲人，應該知道我不會說假話。」

彭曼的伙伴這時插口說道：「阿曼！這是眞的嗎？」

「不！」彭曼連連地搖搖頭說：「這不是眞的。我作過撈女，作過女人不該作的一些壞事，但是我從來沒有作過職業兇手。」

「哼！」何宛琳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語氣嚴厲地說：「妳不用在我們面前演戲，引誘史洛夫進入妳的圈套，又引誘丁國華前去送死，那總是事實。」

「我承認，但不是我的主意。」

「誰的主意？」何宛琳進一步逼問。

「羅君偉。」

「不用妳說我也知道。因爲妳是職業兇手，所以羅君偉找上了妳，教妳殺死丁國華，以達到謀產的目的。妳就設了一個借刀殺人之計，對不對？」

「不！不是這麽囘事。」

「妳休要狡辯！」

「宛琳！」史洛夫給了她一個眼色，然後向彭曼說：「那麽，由妳自己說出眞實情況吧！」

「我本是一個貨腰的舞女，」彭曼以目光望了她身畔的男人一眼。「他名許剛，是舞廳的保鏢。我們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又是朝夕相處，自然有了感情……」

許剛接下去說：「我們想結婚，離開

罪惡的圈子，過幾天安靜的日子，可是我們又害怕貧窮。」

「正好，羅君偉找上了我。」彭曼緩緩地敍述：「他要我僞裝他的情婦，只要我聽他的話，在一年之內對他唯命是從，他就給我十萬元美金的酬勞，而且還先付一萬美金作訂金。」

「那是一筆誘人的大數目，」許剛有些激動地說：「但是我却不能容忍阿曼去作他的情婦，羅君偉說，他保證不侵犯阿曼，因爲他……」

何宛琳接口說道：「因爲他打獵受傷，不能人道。」

「是的。」彭曼點了點頭。「他只是在有人見着時和我作些親熱的動作。看起來這一筆錢很好賺，我却想不到他要利用我設圈套殺人。」

史洛夫問道：「妳在香城時有人向妳開槍，那是怎麽囘事？」

「是我自己朝壁上的鏡子開了一槍，目的是要使你確信有人要謀害我。我當時並不知道羅君偉何以要我如此作，現在我却想通了。」

「唔！」何宛琳喃喃地說：「這和潘彼得警官的假設完全相同，他已和香城警方連絡，去挖出那枚嵌在壁間的彈頭；那一定是從丁國華手中那支空槍內發射的；那支槍當然是妳給丁國華的了。」

彭曼點點頭說：「我承認。但不是出於我自己的意志，我每天要作些甚麽，都是由羅君偉預先敎導的。」

史洛夫皺起了眉頭問道：「那麽，彭曼曼不是妳了？」

「請相信，我從沒用過那個名字。」

「我認識阿曼已有三年，」許剛說，「她這三年來一直在風塵中打滾，如果她眞是職業兇手，又何必去受那種身、心雙方面的折磨？」

史洛夫和何宛琳互望了一眼，他們的眼光都浮現了問號。

「洛夫！」何宛琳問：「你方才所說，是眞的有那麽囘事嗎？」

史洛夫點點頭說：「是眞的。我一出機場就見到了那個負責追緝彭曼曼歸案的國際刑警。」

「洛夫！你怎會認識他？」

「是他認識我。」

「噢！」何宛琳不禁挑起了眉毛。

「據他說，他在新城曾經追踪過彭曼，所以才認識我，他要和我合作，因爲他無法確定彭曼是否就是他所要追緝的彭曼曼。」，但……」

譚浩却無心聽他說完，走到彭曼面前，冷聲說：「彭曼曼小姐，妳被捕了。」

「我不是彭曼曼。」彭曼低吼着。

「那個名字是個罪犯，妳自然不會承認了。」克察一聲，譚浩已爲她戴上了手銬，另一端銬在許剛的手腕上，抓緊鍊條將他們拉起來，揮揮手接着說：「去向檢察官解釋吧！」

何宛琳道：「你帶他們上那兒去？」

「到本地警署去，雖然彭曼曼小姐可能要到巴黎受審，初次訊問應該由本地檢察官負責的。」

何宛琳看了史洛夫一眼，然後問道：「我們能同去嗎？」

「當然！」譚浩點了點頭。「我的女助手已駕着車子在門口等候了。」

× × ×

那是一輛大型的旅行車。

史洛夫暗中在想　這些國際刑警外出辦案時好像帶了一個車行，下午是小轎子，現在是旅行車。

他一個念頭還沒有轉完，嬌媚的西城愛子已在向他打招呼：「洛夫，我眞爲你担心哩！」

「沒有事。」史洛夫給她一個微笑。

「你以爲我担心你會捱槍嗎？」西城愛子洛洛嬌笑了一陣，才又接着說：「我怕你被女兇手的熱情熔化啦！」

譚浩帶着他的「犯人」走了過來，向史洛夫說：「麻煩你和何小姐坐在後座，這兩個是危險人物，不能不小心點。」

史洛夫與何宛琳自然不會表示異議。

於是他們坐在最後一排，彭曼和許剛居中，譚浩和駕駛汽車的西城愛子併排而坐。

車子起步後，西城愛子問道：「到那兒去？」

「警署……」

突然，車子後部堆置行李的那個空間裏傳來一聲冷叱：「不要動，在你們後面有一支機關槍。」

話聲未落，史洛夫和何宛琳的後腦上都接觸了冷冷的槍管。

譚浩雖然未敢妄動，却以冷峻的語氣警告說：「朋友！這是一輛警務車。」

「不管你們是甚麽車，一切按我的命令行事。否則我就開槍殺死你們。」

「你要甚麽？」

「我要你們將車子開到『方氏農場』去。」

「愛子！」譚浩的語氣突然軟弱下來。「妳下午不是去過一次嗎？照着那位朋友的話去作吧！」

× × ×

一行六人被囚禁在一間四面無窗的屋子裏。

這裏大概是「方氏農場」的倉庫，屋角堆着一些發芽的馬鈴薯，頂壁亮着一盞昏矇的電燈，氣氛低沉，還有一股令人呼吸困難的霉味。

「砰」地一聲，那扇以鐵板作的屋門關上了。

待屋外的步履聲去遠，史洛夫走過去嚐試搖幌鐵門，一絲不動，非常牢固，使得他不禁搖頭嘆了一口長氣。

「洛夫！」譚浩說：「不要白費氣力

，坐下來養精神吧！」

「譚浩！我們就這樣束手待斃嗎？」史洛夫咆哮着說。

「鎮定。」譚浩向他揮揮手，然後轉向彭曼，「小姐！你認識方才那兩個傢伙嗎？」

彭曼搖搖了頭說：「我從來也沒有見過。」

「這裏是『方氏農場』，是羅君偉渡假之地，」何宛琳插嘴說：「一定是羅君偉派人刦持我們到這兒來的。不過有一點疑問我却猜測不透，那兩個人是如何潛匿到車上去的呢？」

說到最後，她的目光望着西城愛子；分明是要愛子作一個解釋。

「很抱歉！」西城愛子皺緊了眉頭說：「當譚浩走進旅館之後，我曾經到街邊去喝了一瓶橙汁，歹徒大概就是利用那個空隙潛進車裏去的。」

譚浩喃喃地說。「看來羅君偉要將我們一網打盡了……」

「譚浩！」史洛夫沉聲說：「不是一網打盡，是趕盡殺絕。」

許剛低吼了一聲：「可惡的傢伙！」

「你發覺得太遲了。」史洛夫睨了他一眼。

「我們該想法自救啊！」許剛說着抬起戴着手銬的手，「刑警先生！你能爲我打開這個嗎？」

譚浩神氣冷漠地說道：「打開手銬你又能怎麽樣？」

「等他們再有人進來時，我可以找機會和他們一拚。」

「他們可能殺死你。」

「我不在乎。」

「即使你僥倖逃過，你仍然要被我拘捕。」

許剛毫不思索地回答說：「我寧願被捕，甚至坐上電椅，但是却不甘心被羅君偉所殺。」

譚浩仍在考慮，並未採取行動。

史洛夫揮揮手說：「譚浩！爲他們打開手銬吧。他們是罪犯，你是執法的警探，但是，現在我們却都是面對一個歹徒的戰友。」

譚浩顯得很不情願的樣子打開了彭曼和許剛腕上的手銬，同時以警告的語氣說：「沒有得到我的暗示，千萬別亂動。」

地上雖然有些潮濕，他們也顧不得了，各自選擇倚靠牆壁的地方坐下，很自然地分成了三組，史洛夫和何宛琳必然是在一起的。

許剛和彭曼在低聲交談，譚浩和西城愛子在喁喁細語。自然，史洛夫和何宛琳也不會閒着，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待向同伴吐露。

「洛夫！」何宛琳悄聲問道：「姓譚的眞是國際刑警？」

「當然是眞的，我看過他的證件。」

「那個女的呢？」

「可能是個實習女警，她是譚浩的女助手。」

「看起來她好像和你很熟。」

「下午她曾經駕車送我到這兒來過。途中寂寞，談談說說，就不太陌生了。」

「洛夫！有人說女人的氣量太小；又有人說女人最容易犯疑心病。所以……」

「難道妳疑心甚麽嗎？」史洛夫搶着問。

「我疑心他們不是國際刑警。」

「宛琳！妳怎會有這種想法？」

「譚浩的目光不正。」

「不要以貌取人。」

「那副手銬也是新的，齒鈎上還有一層厚厚的黃油，難道他爲了追緝了彭曼特別請領了一副新手銬嗎？」

「那也是可能的啊！」

「洛夫！你了解警探嗎？」

「那一方面？」

「他們的性格。」

「不太瞭解。」

「我告訴你，」何宛琳的聲音很低，語氣也緩慢了許多。「由於職業觀念，使他們對任何人、事、物，抱着懷疑的態度。在懷疑中求綫索，這是他們的工作信條。槍支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器械則用來控制罪犯，對這兩樣東西，他們寧可求舊而不肯用新。舊的槍械他們用稱了心，了解其性能。如果一副手銬他用久了，即使生了銹，他也不願丟棄用新的；因爲他對新的手銬不表信任，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他不是國際刑警又是甚麽人呢？」史洛夫喃喃自語地說：「現在他們和我們一樣遭到了羅君偉的刦持，這證明他不是羅君偉的同黨。除此之外，我眞猜不透他是何種身份……」

說到這裏鐵門上傳來「卡」地一响。他們都停止了談話，紛紛將目光望向門口。

許剛雙拳握着站了起來。

「坐下！」譚浩低吼着，向許剛連連地揮手。

許剛則將目光望向史洛夫；後者也連忙向他揮手示意，他才滿面悻色地又坐了下去。

鐵門緩緩打開。

先出現了一根死冷冷的槍管，接着，一個手端輕機關槍的大漢出現了。同時，一個嬌小的人影也在那大漢的身邊出現，她是羅君偉的女兒羅雲仙。

她的雙腿輕微地顫抖着，面上也有不安的神色，一隻手搭在那大漢的肩頭上。唯其如此，她才能站得住。

那大漢惡聲惡氣地問道：「誰是史洛夫？」

「是他。」羅雲仙抬起顫抖的手指着史洛夫。

史洛夫立即站了起來，鎮靜地望着對方。

「你出來，」那大漢說：「步子要慢，雙手高高舉起。」

是要拖出去槍殺嗎？史洛夫心裏想。這眞是一個可怕的念頭，使他不由自王地打了一個冷顫。不過，他表面上却是很冷靜的，高舉雙手，緩緩向門口走去，已給了何宛琳一個告別式的眼光。

史洛夫被押到另外一間小屋，仍然只有他們三人。端槍大漢站在他的身後，羅雲仙則站在他的面前。

史洛夫暗中衡量，他有八成把握可以用羅雲仙作護身符，使那個大漢不敢任意開槍，但是……？

他摒除雜念，不再去想東想西，因爲眼前的情況還沒有到非亡命不可的程度。

「洛夫！」羅雲仙的聲音發抖。「這是我向父親討來的差事，因爲我要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謝謝。」史洛夫在臉上綻開一絲艱澀笑容。

「你立刻可以離開此地，但是有一個條件。」

「但願我能接受。」

「很簡單，只要你能說出何宛琳的身份。」

「噢？妳怎麽知道她名叫何宛琳？」

「在車上那個國際刑警不是這樣喊她的嗎？」

「哦——」

「洛夫，說出來吧！你一定知道她的身份；更知道她來巴哥島的目的何在？」

「一定放我走嗎？」

「一定。」

「那五個人將如何處置？」

「不干你的事。」

「對不起！我不能出賣朋友。」

後面的大漢狠狠地用槍口在史洛夫腰上戳一下，冷叱道：「你是自討苦吃。」

站在史洛夫面前的羅雲仙却向他作了一個眼色，他明白，因有執槍大漢在場，她有許多心裏的話不便說出口來。

史洛夫心生一計，故意輕浮地說：「我自己知道已經離死不遠，所以也不想自討苦吃了。要我說出何宛琳的身份以及她來巴哥島的目的倒也不難，不過羅小姐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你說。」

「請和我來一次熱情的長吻。」

羅雲仙臉上泛起了紅暈，背後的大漢又要用槍口去狠狠地戳史洛夫。

「不准亂來，」羅雲仙喝阻他，然後向史洛夫問道：「你不是在開玩笑嗎？」

「當然不是。」

羅雲仙向那執槍大漢揮揮手說：「你到屋外去，離開房門遠一點。」

那大漢雖有悻色，却依言退了出去。

史洛夫含笑走過來，摟住羅雲仙，吻上了她的嘴唇。

羅雲仙的原意，只不過藉辭遣走那大漢，二人好說些秘密話，却想不到史洛夫倒眞的吻起她來了。

她想掙脫，無奈史洛夫的兩手在她背部上的一陣輕攏慢撚，使她渾身柔軟無力，一絲也不能動彈了。

變化莫測

當史洛夫鬆開了羅雲仙時，她羞怯得抬不起頭來。

史洛夫抬起她的下頦，向門外呶了呶嘴，她才回過神來。

「洛夫！現在你該履行諾言了吧！」羅雲仙高聲說。然後她又壓低聲音：「洛夫！你可知道你的處境有多麽危險嗎？」

史洛夫點點頭，沒有說話。

「我父親要殺死你們。」

史洛夫又點點頭。

羅雲仙很痛苦地說：「我不願你們任何一個人受到傷害。但是……我也不願我父親受到傷害。」

「那只有一個辦法。」

「什麽辦法？」

「勸你父親去警署自首。」

「他不會答應。」

「那麽……？」

「洛夫！我父親本來要派別人來審問你的，我主動地討了這樁差事，他大概也希望我能以柔情打動你，所以才答應我來。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搶着來和你見面的眞正原因。」

史洛夫搖搖頭說：「正好相反。我一點也不明白妳眞正的來意是什麽。」

「我要放你們走。」

「可能嗎？」史洛夫訝異地問。

「可能。」

「這樣作，豈不是背叛妳的父親？」

「我不忍見他愈陷愈深，錯誤愈犯愈大。」

「羅小姐，妳的作法很對。」

「不過，有一個條件。」

「妳說吧！」

「你們離開農場之後，盡速遠離巴哥島，不得再向我父親施以打擊。他也許終難逃脫法網，但是不能由你們下手，因爲他的女兒曾經救過你們的性命。」

「羅小姐！」史洛夫誠摯地說：「我可能會答應妳，但是妳能相信嗎？爲了先一步逃離虎口，我也許會作任何承諾。」

「我信任你。」

「如果我無法說服其餘的人呢？」

「你一定要盡力，除非你不答應。」

「我不答應勢必要被殺害。」

「是的。」

史洛夫考慮了一分鐘，終於點點頭說：「我相信我可以作到。」

他倒是不是輕諾寡信，何宛琳會聽他的敦勸，譚浩和西城愛子的目的是追緝彭曼，他們不必要連羅君偉也要一併加以逮捕。

羅雲仙激動地握着史洛夫的手說：「我不知道要如何感謝你。」

史洛夫以一個最誠懇的微笑代表了回答。

羅雲仙走到門口，向外面叫道：「進來！」

那個端槍的大漢走了進來，問道：「小姐，問完了嗎？」

羅雲仙點了點頭，然後羞怯不勝地說：「你絕對不能告訴我父親，口供是用接吻換來的。」

「我知道。」大漢臉上昇浮起曖昧的笑容。

「你也許不了解我父親的脾氣，如果被他知道，他會殺死我。」

「我不說就是。」

「我不相信你。」

「小姐！難道要我發誓賭咒嗎？」

「不需要。只要你也吻我一次，如果你洩漏，我父親在殺我時，一定會要你作陪。」

羅雲仙毫不知羞地雙手纏上了那個大漢的頸項，身子緊緊地靠過去，呶起了殷紅的嘴唇，那大漢不禁楞住了。

他還沒有來得及一親芳澤，後腦上已重重地挨了一擊。史洛夫的出手，最少要

使他昏睡一個小時以上。

羅雲仙吁嘆了一聲，問道：「洛夫！我這樣作，是不是很下流？」

「不！我眞不知道該如何感謝妳。」

「用不着感謝我，這都是爲我父親作的，我不忍看見他身中槍彈倒臥在血泊之中作垂死掙扎的慘狀。」說到這裏，羅雲仙突地語氣一振，「快去釋放你的同伴，時間一久，恐怕有變。」

「我們能夠安全離開農塲嗎？」

「我會帶你們穿過菓林，你們那輛旅行車停在欄柵口，可以由我將那看守人誘出來。然後……」

史洛夫搶着說 「我明白該如何做。事後妳父親一定會發覺，那時候妳怎麽辦呢？」

「別管我，我總是他的女兒啊！」

他們又回到了那間潮濕的倉庫，當史洛夫端着手提輕機關槍出現時，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

史洛夫就站在進口處，以低沉的聲音說．「我們獲救了，是羅小姐帮的忙，她提了一個請求，就是不要傷害她的父親。我已經答應了她，希望大家一定要守信，讓他自生自滅去吧！」

譚浩來到了史洛夫的身邊，語氣冰冷地說道．「史洛夫！我不喜歡別人替我作主，更不希望和你們這一羣飯桶走上逃亡之路。」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閃電拔槍，抵上了史洛夫的腰際。

他的槍不是被歹徒搜走了嗎？

當在塲的人無不驚異失色之際，西城愛子也自乳溝處抽出一支小型手槍，抵住了羅雲仙的胸膛。

史洛夫心頭大爲驚嚇，而他表面上却還能力持鎭定，冷聲道：「譚浩！這是怎麽一回事？」

譚浩伸出左手，將史洛夫的手提機關槍拿走，冷笑道：「姓史的！你別裝糊塗了。」

「我眞莫名其妙，能解釋一下嗎？」

「用不着解釋了！」譚浩將史洛夫的身體推開。面上獰色可怖。「你的綽號倒是有些名堂，連羅老闆的女兒你也勾上了手。」

「羅老闆？那麽你是羅君偉聘僱的槍手了？」

「不錯。」

「阿譚！」西城愛子尖聲叫嚷：「你不要亂說話。」

「放心！」譚浩連聲冷笑。「他們不會活着離開此地的。」

「阿譚？」史洛夫語聲喃喃，突地神情一振。「哦！你是『霹靂槍』阿譚，東南亞有名槍手。」

「嘿！你竟然還聽說過我的名號。」

「阿譚，以你的槍法來說，要殺死我們可說不費吹灰之力，又何必玩弄如許的玄虛？」

「對不起，我無暇向你作解釋。」譚浩說着，向西城愛子打了一個眼色。

西城愛子立將羅雲仙推開，使她跌倒在地上。

「譚浩！」史洛夫低吼說：「你既然受僱於羅君偉，就不該傷害他的女兒。」

「哈哈，你竟然會爲敵人的女兒說情？」譚浩的臉色突地一沉。「老實告訴你，誰要作出不利於我的事，我就不會放過他。別說是老闆女兒，就算是老闆的親娘也是一樣。」

說完之後，他的手向西城愛子一揮，二人同時退了出去。砰然一聲，那道鐵門又鎖上了。

史洛夫連忙走過去，扶起跌倒的羅雲仙，關切地問道：「羅小姐，你沒有跌傷吧？」

「洛夫，」何宛琳冷冷地說：「現在不是表現多情的時候，說吧！我們該怎麽辦？死神放出來的招魂鳥已經在我們頭頂上盤旋了。」

史洛夫皺着眉沉吟了一陣，反問道：「宛琳，妳說該怎麽辦？」

何宛琳向羅雲仙呶了呶嘴，悄聲說：「她是我們最後一張王牌了。」

「怎麽？妳想利用她？」

「洛夫，我討厭你這種說話的口氣。利用她救我們的性命，難道還有什麽不對嗎？」

史洛夫神情凝重地說：「宛琳，問題是，羅君偉是否重視他女兒生命？他即使重視，還要看他是否有力量去保護她？」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妳自然不明白，因爲妳對『霹靂槍』阿譚的爲人瞭解得太少了。」

「噢？……」何宛琳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 × ×

羅君偉見到譚浩和西城愛子走進他的屋內時，不禁吃了一驚，放下了嘴邊的雪茄，瞪大了眼睛，一時說不出話來。

譚浩在他對面坐下，語氣森嚴地說：「羅老闆，你爲什麽要你的女兒和史洛夫接觸？」

「我……只是想教她打聽一下，那個姓何的女人是什麽來路。這……有什麽不對？」

「你這樣作，不但違反了我們的協定，也破壞了我的計劃。」

「阿譚，我是老闆，連這點主權都沒有麽？」

「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行！」譚浩氣勢洶洶地說：「何宛琳也許是史洛夫的帮手；或者是一名便衣女警。不管她是何種身份，她都要和史洛夫在今夜一起死去，根本就不需要去打聽。羅老闆，你可知道令媛作了多麽愚蠢的事？」

「她……作了什麽？」

「她串通史洛夫擊昏了我一個手下，你也想像得到。」

「雲仙呢？」

「將她暫時囚禁在倉庫裏。」

「那怎麽行？」羅君偉從座椅上跳了起來。

「爲什麽不行？她是一個叛徒。」

「你……你打算如何處置她？」

譚浩獰笑着說：「放心，我不會殺她，因爲她很漂亮，在這世界上，漂亮的女人實在太少了。」

「阿譚！」西城愛子尖叫了一聲，「你……」

「愛子！不許妳多話。」譚浩嚴厲地

喝斥了她，再轉過頭來對羅君偉說：「羅老闆，錢呢？」

「在這裏。」羅君偉揭開座椅上的海棉墊子，取出了一隻提箱。

譚浩接過去打開箱蓋，數了一數，以冷酷語氣說．「這是美金二萬五千元。」

「不錯，這是全部酬勞的一半。」

「另一半呢？」

「待我回到香城再付，這是原先的協定。」

「羅老闆，我發覺你並不重視協定；敎你女兒接近史洛夫，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你不能將酬勞一次付清嗎？」

「我身邊沒有帶着那麽多錢。」

「一定要回到香城才能付了？」

「是的，我一定守約。」

「可以的，」譚浩的臉上佈滿了獰笑。「不過我要帶走令媛作爲人質，待你付出另一半酬勞時，我再放她。」

「那怎麽可以？」羅君偉吼了起來。

西城愛子也嚷着說：「阿譚，你到底在打什麽歪主意？你要帶走羅小姐，我不同意。」

「拍！拍！」西城愛子的臉頰上連連捱了兩個重重的耳光，譚浩的出手很重，打得她嘴角淌血。

西城愛子却一絲也不敢反抗。

「我告訴過妳，不准多說話，妳竟然干涉我的行動來了。」譚浩氣勢洶洶地說：「如果妳再囉嗦，我要敲爛妳滿嘴的牙齒。」

「阿譚，我只是……」

「住口！」譚浩像一隻咆哮的獅子。

待他確定西城愛子再也不會多話之後，才提起那隻裝錢的皮箱，轉身向羅君偉說：「羅老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和你閑聊。一個小時以後我的手下就要駕船來接我，從這兒到海邊需要半小時的車程，我得趕緊去進行整個計劃中的最後一部份了。」

譚浩對付西城愛子那種粗暴行爲，已發生了殺鷄儆猴的震懾作用。羅君偉已軟弱了不少，以哀求的口吻說：「阿譚，求求你別傷害雲仙，待我回到香城之後，會多付你一些酬勞。」

「放心！」譚浩滿面孔的邪笑。「我方才就說過了，對於漂亮的女人我是非常愛惜的，我怎麽捨得傷害呢？令媛和我在海上共處幾天，也許會變得更成熟，更豐潤一些哩！」

「不要動！」突然從門外响起一聲沉叱。進來的是秦子寬，手裏拿着獵槍，滿面孔的煞氣。「我不許可你帶走雲仙。」

羅君偉連忙大叫道：「子寬！不要胡來。」

秦子寬痛心疾首地說：「姊夫！我一直冷眼旁觀，不想過問你的事。現在我却不能不管了。你難道料想不到雲仙被這種狂徒帶走會遭到什麽下塲嗎？你怎麽對得起你的女兒？」

「子寬，」羅君偉有氣無力說：「阿譚在黑社會中是有名望的人，絕不會作出傷害雲仙的事。」

秦子寬發出憤怒的咆哮：「姊夫！你是迷昏了頭嗎？竟然相信這種人物？」

在他們說話之間，譚浩已緩緩轉過身去，冷冷地說：「秦先生，我討厭別人用槍威脅我。」

「我簡直想殺你。」

「你該考慮到後果。」

「爲了我的甥女，我不考慮任何後果，因爲她是我那可憐姊姊唯一的精神寄托；唯一的希望。」

譚浩有半分鐘之久沒有說話，他只是瞇起眼睛在觀察秦子寬的神色。

當他發覺對方的確具有殺死他的勇氣時，神色緩和了許多，冷冷地說：「這是我第一次在槍口之下妥協，我不帶你的寶貝甥女，總可以了吧？」

「我不相信。」

「這就難辦了。」譚浩發出鄙夷的冷笑。「你難道立刻就趕我走嗎？那似乎太便宜我了。而且，羅老闆的計劃也澈底遭到了破壞。」

羅君偉緊張地說：「子寬，相信阿譚，他說話一定算數。」

「秦先生，」西城愛子也接着說：「請相信阿譚，他既然答應了，就一定會作到的。」

「小姐：妳能保證？」

「我保證。」

秦子寬這才悻悻然地放下了手裏的獵槍。

譚浩就像一頭蹲伏在山崗上作好攻擊準備姿勢的猛虎，快得出奇地縱到了秦子寬的身邊，左拳一勾，狠狠地敲在秦子寬的下顎處。

在他還沒有倒下之前，譚浩的右手已掏出了手槍，用槍柄在他的後腦上補了一下。

秦子寬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後腦流出了殷紅的鮮血；那是他爲了保護甥女所付出的代價。

西城愛子唯恐他繼續對秦子寬施以毒手，連忙跑過去抱住他，吼叫着說：「阿譚，你怎可以這樣？說話應該算數啊！」

譚浩推開了她，將手中短槍凌空拋起耍了一個槍花，接在手中，插入腰帶。向羅君偉冷笑着說：「我本來應該殺死他，那樣使你在公司中的股份又多了一些。可惜我從來不平白殺人，你並沒有付出殺死秦子寬的代價，所以他檢到了一條命。」

羅君偉似乎已被眼前的劇變嚇破了胆，聲音顫抖地問道：「阿譚，你仍然要帶走雲仙麽？」

「當然，否則我豈不是在槍口下妥協了嗎？」

「求求你別傷害她。」

「放心，你似乎該快一些回到山中狩獵營地去，否則，你今晚不在『方氏農塲』的證據就難以取得了。」說到這裏，譚浩向西城愛子揮揮手說：「愛子，我們該向羅老闆告別了。」

他像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彬彬有禮地向羅君偉鞠躬，然後跨過秦子寬的身體，向外走去。

西城愛子並沒有立即尾隨譚浩走出去，她先檢視了秦子寬的傷勢，然後對羅君偉說道．「快些爲他包紮，否則會得破傷風。」

「愛子小姐，求妳照顧我的女兒。」

「請放心，我絕對不讓令媛受到任何傷害。」

「謝謝妳。」羅君偉聲音已成沙啞。

妒火難禁

譚浩負手站在那座倉庫外面的空地上，仰首望着漆黑的天空；那是個很神氣的姿勢。他彷彿成了宇宙之王，因爲他手裏的一枝槍主宰着許多人的生命，誰還比他有更大的權利？

西城愛子來到他的身邊，他一絲也沒有動。「阿譚！」她輕柔地叫了一聲。

「妳來質問我方才爲什麼打妳嗎？」

「不，我只是想問問你，」西城愛子囁嚅着說，「你眞的要帶羅雲仙和我們一起上船嗎？」

「唔。」

「爲什麼？」

「妳問得太多餘。」

「阿譚，你知道我多麼愛你嗎？」

「那麼，妳知道我愛什麼？」

「愛殺人，愛……」她將話停住；不是不知，而是不願意出口。

譚浩接下去說：「我愛殺人，愛漂亮的女人，妳爲什麼不說？」

「那就是你堅持要帶走羅雲仙的用意了？」

「可以這麼說。」

「阿譚……」不待她說話，譚浩搶着說：「她竟敢出賣我，自然要受到懲罰。」

「可是你曾答應過我，從此以後不再沾染別的女人，因爲你將永遠屬於我。」

「這樣公平嗎？」

「爲什麼不公平？我也是永遠屬於你啊！」

譚浩回過身來，冰冷的目光望着西城愛子，聲音毫無感情地說：「可是妳的初夜並不屬於我。」

西城愛子在這一瞬間像是落進了冰窖，完全被凍僵了。良久，才爆發出憤怒的聲音：「阿譚！你怎麼說出這種話？」

「妳能否認嗎？」

「我的初戀我的初夜，原來都是屬於你的，是你自己雙手奉獻給別人的啊！」

「是嗎？」

「你忘了？」

「我好像記不起來了。」

「那麼，讓我提醒你吧！」西城愛子的語氣非常激動。「你夢想成爲東南亞第一流的槍手，但是，還有一個比你更快、更準、更狠的『魔鬼槍』唐天民。有他在，你永遠不能稱王……」

她的話聲突然頓住，似乎有所顧忌。

譚浩低吼着：「爲什麼不說下去？」

「我怕傷害你的自尊心。」

「說下去！」

「是你迫我說的。」

「說下去！」譚浩的聲音像鐵般硬。

「我愛上了你，而唐天民却愛上我。」西城愛子太激動，有些喘吁。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又接着說：「於是你唆使我向唐天民奉獻軀體。當他在我身上消磨了整夜，極度疲憊之際，你去找他比槍。結果贏了。你應該感到對我有愧，却反而當作把柄來諷刺我，你想想看，這樣作對得起我嗎？」

「唐天民死得有價値。」

「那是你的想法。」

「他享受了一個年輕美艷的女人初夜，還不値得嗎？」

「但是他死了。你活着，而且得到了那個年輕美艷女人的心，豈不是更加値得嗎？」

「我却不這樣想。」

「阿譚！你老實告訴我，你在想些什麼？」

「不管我的槍法如何高明，遲早有一天我會被一枚堅硬的槍彈穿過心臟，像一頭野獸般掙扎着打滾，在痛苦中死去。」

「這一票我們收穫不少，可以洗手過幾年平靜的日子。」

「妳知道我愛殺人，所以我還要繼續我的槍手生涯。今天我在殺別人，也許明天我就被殺。所以我要學唐天民，在被殺之前，先享受一個年輕美艷的女人初夜，這有什麼不對？」

「阿譚！你決定這樣做了？」

「我不想欺騙妳。」

西城愛子極端痛苦地說：「阿譚！爲了愛你，我付出了血淋淋的代價。最初是以清白的軀體去供給一個不被我所愛的男人蹂躪……」

「我殺了他，不是爲妳報了仇麼？」

「以後，我被迫離開日本，陪你過着雨雪風霜，一日數驚的風險歲月，我從無怨言。但是我不能容忍你再去碰別的女人；更不能容忍你借用這種屈辱我的理由。阿譚！求求你……」說到後來，西城愛子竟然激動得聲淚俱下。

「別傻！」譚浩冷酷的面孔上竟然流露出一絲笑容。「到了香城，羅雲仙仍然要回到她父親身邊去，妳仍然是我心目中唯一的一個女人。」

「阿譚！」西城愛子以哀求的口吻說：「船是那麼小，我即使想躲也躲不掉。我那麼愛你，怎能忍受你和羅雲仙……」

「愛子！這裏到香城只不過三日三夜的航程，閉閉眼睛不就過去了嗎？」

「阿譚！對我的哀求你一點也不考慮嗎？」

譚浩再度發出咆哮：「愛子！妳太囉嗦了。妳的初夜被我的敵人剝奪去，我要用另一個女人的初夜來補償。明白嗎？」

「阿譚！你不要逼我。」

「逼妳？」

「我愛你，希望你不要逼我作出我不願意做的事。」

「噢！」譚浩突然抓住她的肩頭，猛力一陣搖幌。「妳想殺我？」

「不！」西城愛子連連搖頭。「我願意殺死所有想和你作對的人，只要你不再去碰別的女人。」

「如果我堅持要去佔有別的女人？」

「我會發瘋，我不敢想像那時會作出什麼樣的傻事。」

「臭婊子！」譚浩惡毒地咒罵，並且重重地摑了西城愛子一個耳光。「妳不過是一家小酒館的女侍，又不是什麼名門閨秀，而且還被唐天民玩過，妳以爲跟着我，是受了多麼大的委屈嗎？」

西城愛子嘶吼着說：「阿譚！我可以打我，殺我！別這樣罵我！」

「妳不要逼我，否則我眞會殺妳。」

「你已經殺死了我的心。你看不見，我却感覺得到，我的心已經被你刺得鮮血淋漓。」

譚浩看了看錶，踩着足說：「被妳磨掉了寶貴的十分鐘，告訴妳，我願意殺盡天下人，却不願殺妳，希望妳也不要逼我作出我不願作的事，快跟我來。」

說完之後，他緊握着愛子的手腕向倉庫跑去。

西城愛子此刻身、心兩方面都已痲木了，她像一具玩偶般被譚浩擺佈着。

倉庫門口有一個大漢在荷槍守衛，譚浩向他打了一個手勢，他立刻打開鐵門。

譚浩站在門口，向羅雲仙招招手說：「羅小姐！請出來吧！羅老闆正等着見妳哩！」

羅雲仙從地上站了起來，向史洛夫投以一瞥，匆匆地走了出去。

譚浩復又關上鐵門，向那大漢吩咐說：「通知所有的人集中在旅行車待命，將羅小姐也帶去。」

「你……」羅雲仙驚惶地張大了嘴。

那大漢却很快地用手掌將她的嘴捂住了。

西城愛子眼看着羅雲仙被那大漢拖走，却沒有再說一句攔阻的話。

譚浩得意地用手拍了拍她的面頰說：「妳大概也想通了，這才是我最喜愛的女人。」

他再度將鐵門打開，走進了倉庫。

彭曼站起來說道．「我要去見見羅君偉。」

「對不起，他正在山中打獵！」

「你方才說……」

譚浩沒有興趣去聽彭曼的話，轉頭向史洛夫冷笑着說：「聽說你的槍法不錯，可惜這裏不是射擊場，所以沒有機會和你較量了。」

史洛夫沒有回答譚浩的話，只是冷靜地在觀察對方的表情，他顯然在試圖找尋一個可以扭轉危局的機會。

何宛琳說：「阿譚！希望你不要作傻事。」

「何謂傻事？」

「到現在爲止，你還沒有殺過人；即使有罪，也不至於被送上電椅……」

譚浩冷冷地接口說：「當我殺死你們之後，就會被送上電椅了，是不是？」

何宛琳點了點頭說：「不錯。我已和卡索警長在事先聯繫過，在某一個時間之內我沒有和他再度連繫的話，他就要出動警方展開搜查。他也知道『方氏農場』住着我要找的人，我想：他大概也就快要到了。」

「哈哈！」譚浩狂笑着說：「妳這種嚇唬人的伎倆太拙劣了。老實告訴妳吧！卡索警長這個時候已經回到家中去擁抱他的嬌妻啦！」

「阿譚！」史洛夫說：「我是個好奇的人，有些問題想問問你，我可不願意糊裏糊塗地死去。」

「問吧！」

「新城警方已懷疑丁國華的死……」

譚浩很快地接口說：「那只是懷疑，並沒有證據。否則那位潘警官也不會派你這個『魔手』前來巴哥島追查了。」

「殺了我們後，案情益顯明朗了。」

「那仍是潘警官心中的想法，提不出證據，就無法對羅老闆提出控訴。」

「這裏死了許多人，會與他沒有關係嗎？」

「他不在農場裏。」

「追根究底，羅君偉仍然脫不了關係。連丁國華被殺的陰謀也會一併暴露出來了。」

譚浩冷笑着說：「不見得吧！」

「我想知道你有什麼妙計。」

譚浩右手握槍監視着他們，左手緩緩地戴上了一隻皮手套，然後敞開上衣，只見他的腰帶上插着三支槍。

他拿出其中一支揚了一揚，那是一支毛瑟。

「這支槍是用來殺你這位何小姐的，」譚浩將那支槍瞄準史洛夫。「之後，這支槍會放在許剛手裏。然後用這位何小姐的槍殺死許剛，槍自然會到她的手中；再用你的槍去殺死彭曼。你明白了嗎？你們四個人，是死於自相殘殺，與人無關。」

史洛夫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口中却力持鎭定地問道：「我們爲什麼要自相殘殺？」

「那得問你們呀！」

「我們已經死了。」

「那麼就成爲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謎吧！」

「新城的潘警官心中會明白。」

「請注意！」譚浩說話的神情活像一個律師。「法庭講求的是證據，不能憑想象。羅老闆的陰謀，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你和彭曼。你們一起被殺，兇手又是你們自己，那位潘警官又有什麼辦法？」

彭曼咬牙切齒地說：「我作鬼也不會放過你和羅君偉。」

「記住先來找我，有一個漂亮的女鬼摸上床來，那種滋味一定不壞。」譚浩嬉皮笑臉地嘲弄。然後回轉頭去向西城愛子一揮手說：「愛子……」

當他一轉頭之際，許剛已飛快地撲了上去。

譚浩方才說，要用何宛琳的槍殺死許剛。而他此刻雙手所拿的兩支槍都不是何宛琳的。在許剛撲過去的一瞬間，他竟然將右手的槍騰空地拋起，飛快地拔出何宛琳的槍，向外一甩……

「砰」地一响，許剛的身子一連打了好幾個旋轉。但他並沒有倒下，繼續向譚浩撲過去。

譚浩也不禁一駭，再度向許剛射擊。

譚浩拋到半空中的槍落到了西城愛子的手裏，她竟然一轉手向史洛夫丟了過來。同時身子一撲，將譚浩雙腳猛力一拖。

譚浩發覺西城愛子將槍扔給史洛夫時，連忙用左手的槍向史洛夫射擊。但他的身子已被西城愛子拖得一歪，「砰」一聲，子彈射上了屋頂。

在這一瞬間，史洛夫已經接槍在手。「砰」地發射了一彈。只因爲許剛正好將譚浩擋住，他這一槍只是虛發，不過是阻嚇性質，目的是怕譚浩忽然回身殺死反叛他的西城愛子。

「砰」地一聲，譚浩仍然向西城愛子開了一槍，然後才飛快地退了出去。

彭曼跑過去抱起了許剛，史洛夫却抱起了臥倒血泊之中的西城愛子。

西城愛子槍中胸膛，傷勢垂危，她奮力地說：「羅小姐被……阿譚挾持在你們那輛旅行車中，快去……救她……我答應過羅老闆……絕不讓他的女兒……受到任何傷害……」

史洛夫忙放下西城愛子就要往外衝。何宛琳疾聲叫住了他：「洛夫！慢一點。」

「再慢他們就開車逃掉了。」

「姓譚的自以爲是東南亞第一流的槍手，他絕不會逃去，我估計他一定埋伏在門外。」

「那麽……」

「洛夫！先開槍打熄屋頂的燈。」

「砰」地一响，四週陷入漆黑之中。

然後，史洛夫像閃電般滾了出去。

羅網難逃

砰！砰！砰！砰！一連四槍，震撼了寂靜的夜空。四道火光擦着地面而過，但是却沒有傷到史洛夫一根毫毛。他滾動得太快，又是扭曲着前進，所以使譚浩的狠槍全部落空。

史洛夫安全地掩身在一堆亂石之後，本來他可以依據槍彈發射出來的方向舉槍還擊，但是他沒有這樣作；因爲他要珍惜每一發子彈。

「阿譚！」史洛夫大聲喊叫：「現在我們可以來一次公平的比賽了。有勇氣就站出來吧！」

砰！譚浩用槍彈代替了回答。彈丸從史洛夫頭頂上呼嘯而過。

史洛夫發現譚浩據守在倉庫的轉角處，那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如果僵持下去，等到譚浩的爪牙前來增援，那就對自己非常不利了。

史洛夫正在皺眉苦思之際，突然發現一個人影從農場的欄柵口跑了過來。他連忙舉起槍，只等待那個人跑到五十碼以內就先下手將他幹掉。一個「霹靂槍」就已很難對付，絕不容許他再有帮手。

孰料，那大漢還沒有跑到史洛夫的有效射程以內，就聽見譚浩大喊一聲：「站住！」

那個大漢果然站住了。

浩譚又高聲說道：「去將羅雲仙帶過來。」

那個大漢又向原路跑了回去。

史洛夫不禁暗暗發急，萬一譚浩以羅雲仙的性命爲要脅，他眞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儘管羅君偉罪大惡極，然而他的女兒却是無辜的；何況西城愛子又相托他保護羅雲仙……。

「嘿嘿！」譚浩陰冷的笑聲如鶴唳狼嘷般在沉寂的夜裏响起。「你不是要和我比較槍法麽？我們不妨以羅小姐作槍靶，看看誰命中的彈數最多。」

史洛夫咬牙切齒地說道：「卑鄙！你也算是有名氣的人，不該用這種卑鄙的手法。」

「怎麽？你憐香惜玉嗎？」

「有種的，我們就面對面地較量一下槍法。」

「我姓譚的沒有那種興趣。」

「你的興趣只是殘殺女人。」

「我是殺叛徒。」譚浩冷聲說：「西城愛子背叛我，自然該殺。」

「羅雲仙呢？她也背叛你了嗎？」

「她想放你走，破壞了我的計劃，這不是背叛我嗎？」

「阿譚，你逃不掉的，夜間的槍聲傳得遠，卡索警長很快就要來了。」

「歹徒是不會考慮那些的。」

「阿譚，是男人就走出來和我來一次公平的決鬥。」

「我方才就說過了，沒有興趣。」

「你分明是怕我。」

「怕你也不算丟人，你是香城有名的『大魔手』啊！」

這時，那大漢已拉着羅雲仙走了過來，譚浩高聲大喊：「用羅雲仙作擋箭牌，慢慢地走過來。」

那個大漢雙手反扭着羅雲仙緩緩地走過來，五十碼……三十碼……二十碼。史洛夫的心弦也愈拉愈緊了。

「站住！」譚浩大吼一聲：「姓史的，我們現在開始吧！先以羅小姐的雙眼作靶子，我射右眼，你射左眼，我數一二三，然後同時發槍。」

史洛夫幾乎目眦欲裂，嘶吼着說：「阿譚，你有沒有人性？」

「我沒有。」譚浩的語氣冷得敎人發寒。「如果你有人性，就不妨丟槍走出來，那樣羅小姐就可以免除一死了。」

「洛夫！」羅雲仙大聲喊着，她顯然毫不畏懼。「千萬不要上他的當，你用不着管我，否則，我們都要被這個魔鬼殺死的。」

砰！彈丸挾着火尾自羅雲仙的頭頂飛過。

「嘿嘿，姓史的人長得漂亮，因此小姐們都對他好，這一槍是警告，第二槍我會低一吋，那時羅小姐的眉心處就要長出第三個眼睛了。」

突然，一個人影疾奔而來，同時，嘴裏在狂喊着：「阿譚，你不能傷害我的女兒。」

原來這人是羅君偉，當他奔過倉庫的時候，譚浩大吼道：「羅老闆，站住！」

砰！一粒槍彈射向羅君偉的脚下。

羅君偉並未停步，依舊向羅雲仙奔過去。

羅雲仙尖聲呼道：「爸爸！危險……」

她的話聲未完，槍聲已响，一道火光直撲羅君偉的背心，一個踉蹌仆倒在地。

「爸！」羅雲仙嘶吼着，奮力想掙脫那大漢的控制，却無法掙脫。

羅君偉雖已中槍倒地，並未立即殞命，一面喊着他女兒的名字，一面向羅雲仙的立身之處，掙扎着爬過去。雖然羅君偉是禍由自取，但是這種生離死別的慘狀也不禁令史洛夫睹之鼻酸。砰！砰！砰！槍聲連响，羅君偉的軀體跳動了幾下，他用他自己的鮮血洗清了一身的罪惡。羅雲仙慘呼一聲，頭頸下垂，顯然是暈了過去。

「姓史的！」譚浩沉聲說：「立刻丟槍投降，否則羅小姐就要追隨她父親的靈魂於陰朝了。」

「阿譚！你拿了羅君偉的錢，還殺了他，竟然還能狠心再殺他的女兒嗎？」

「只要你高舉雙手走出來，她就不會死了。」

「誰知道你是否守信？」

「老實告訴你吧！我一向憐惜漂亮的女人，怎捨得殺她？西城愛子想必活不成，我也正需要一個供我玩樂的女伴呢！」

史洛夫不禁打了一個寒噤，羅雲仙果眞落到那種下場，倒不如讓她被殺要好得多，他正在猶疑不決，突見何宛琳緩緩地從倉庫門口走了出來。

何宛琳和譚浩在一條平行綫上，又有牆壁的轉角遮擋，譚浩自然看不見，史洛夫和她却是面對面的。他連忙向何琳宛打了個手勢，示意她蹲伏下去，接着，他又將手裏的短槍丟了給她。

現在，他要開始一個大胆的誘敵之計了。

「譚浩！」史洛夫高聲問道：「我再問你一次，如果我願意丟槍投降，你眞的不殺死羅雲仙嗎？」

「絕不。」

「希望你說話算話。」

「放心，她活着對我大有用處。」

「那麽，我就投降了。」

「拍」地一响，史洛夫向草叢中丟出一塊石頭，然後高舉着雙手站了起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也許他一站起來譚浩就會向他開槍，但是，他已經顧不到那許多了。

譚浩是一個狂人，他自然不會輕易就讓史洛夫死掉，他要像一頭殘酷的貓兒，將攫獲的老鼠在利爪下玩弄一番之後，才下口咬死，然後一塊一塊地撕吃着，他緩緩地自轉角處站起來，獰笑着說：「史洛夫，你可知道我要如何處置你？」

「我不想知道。」

「你很冷靜。」譚浩語氣一沉，「你不是號稱『大魔手』嗎？我要先以槍彈擊穿你高舉的雙掌。」

史洛夫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何宛琳手中的那支槍上，但是，譚浩却一直站在轉角處，使得何宛琳沒有機會發射，「阿譚！我能提出最後一個請求嗎？」史洛夫語氣非常鎮定地說。

「說說看。」

「讓我看看你的表情。」

「你看過了之後一定怕死。」

「那麽，你不妨試試我的勇氣吧！」

「好！我讓你看個仔細。」

譚浩剛剛跨前一步，何宛琳手中的槍就發出了悶雷般的怒吼。她唯恐譚浩作垂死之鬥，是瞄準他的頭部發射的，彈丸雖小，却炸去了他半個腦袋。

挾持羅雲仙的大漢連忙拔槍……砰！何宛琳飛快發射，那傢伙的半個腦袋又不見了。

人間事，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就在他們射殺了比魔鬼還要兇殘的「霹靂槍」阿譚時，突然响起了警車之聲，卡索警長也趕來了。

先是幾聲疏落的槍聲，那是譚浩的爪牙在負隅頑抗，當警車在欄柵口停下時，警方立刻展開了密集的掃射，槍聲只响了半分鐘，又歸於沉寂，那幾個鼠輩是不足以和警方抗衡的。

史洛夫抱起了仍在昏迷中的羅雲仙。

何宛琳却對中槍斃命的羅君偉嘆息：「他投進了自己一手編織的羅網之中。」

史洛夫將羅雲仙放在乾燥的草地上，走到何宛琳的身邊吁嘆着說：「宛琳！羅君偉被殺對我們是個損失，因爲丁國華的死因得不到正確的答案。」

「不！」說話的是彭曼。她的神情出奇地鎭靜。「由我向法庭說明一切原委，還不是一樣嗎？」

史洛夫和何宛琳相對無言，他們也不知道該說什麽去安慰彭曼。

× × ×

在警車上，史洛夫對何宛琳說：「宛琳！請向你的當事人黃夫人道賀，從現在開始，她是『海外地產貿易公司』的董事長了。」

何宛琳搖頭說：「不！她一定會接受我的建議，由羅雲仙小姐來接管公司。」

「黃夫人會接受你的建議嗎？」

「一定會。」

「爲甚麽這樣有信心？」

「因爲我是她的妹妹。」

「哦！妳不是私家偵探？」

「我只是一個偵探小說迷，不過另一項資格倒是眞的——香城女子騎射協會的會員。」

史洛夫不禁啞然失笑，他一向以爲智慧過人，却想不到遭遇到了別人的連番愚弄。

（全文完）

精選警世短篇

幽靈殺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驅虎吞狼計 雖妙難得逞

楓林鎮，名副其實，是由於鎮旁有一大片茂密的楓林而命名。

這個楓林鎮，不算大，也不算小，約莫有五百多戶人家。由於地處南來北往的交通要衝，市面相當繁榮，舉凡一般城鎮中吃、喝、玩、樂的玩藝兒，這兒也都應有盡有，眞箇是痲雀雖小，五臟俱全。

× × ×

深秋，拂曉。

西風颯颯，紅葉紛飛。不但是紅葉紛飛，地面上也是落紅片片。

眞箇是：楓葉紅於二月花，滿眼一片艷紅，令人心醉。

曉來誰染楓林醉？總是離人淚！

現在，儘管這兒也有人，而且是兩個人，但却是誰都能斷定，這兩個人絕對不是離人。

離人不可能廝殺，但目前這兩個人，却正在殺得難解難分。

刀光劍影，加上隨着罡風勁氣飄飛旋轉的紅葉和沙塵，淹沒了他們的身形，因而沒法分辨正在廝殺中的兩人，究竟是怎樣的人。

「停！」隨着這一聲勁喝，刀光劍影一齊收斂，人也可以看清楚了。

使刀的是一個年約四旬開外，一身鄉巴佬裝束的短裝漢子。

使劍的也是一身短裝，但年紀很輕，約莫二十三四歲，中等身材，肌肉結實，談不上怎麼英俊、瀟洒，却隱約地散發着一股懾人的英氣。

兩個人含笑對立，一點也不像是才拚過命的對頭、寃家。

當然也不像是離人。

使劍的先開口：「怎麼樣？朋友。」

使刀的笑笑道：「現在，我可以確定你就是名震江湖，從來不以眞面目示人的『幽靈殺手』了。」

使劍的道：「結論別下得太早，這年頭，冒人字號的人太多了。」

使刀的雙眉一揚，道：「至少，我該相信我自己的玩藝，能在我這把刀下從容地接下百招的人，縱然是冒牌的『幽靈殺手』，也值得信賴。」

「你，好像很自負。」

「彼此彼此。」

「那麼，這筆生意——？」

「敲定了。」

「好！定金一半，先付。」

使刀的爽快地交出千兩紋銀的銀票十張，含笑拍拍對方的肩膀，道：「祝你一路順風……」

× × ×

殺手接的生意，當然是殺人。

定金一半是白銀萬兩，全額自然是二萬兩。二萬兩白銀殺一個人，在人命賤如草芥的江湖上，這個價錢是很高了。

是甚麼人的頭顱，竟然如此值錢？

說來眞好像是笑話，那位腦袋值二萬兩銀子的人是誰，連受雇殺的人「幽靈殺手」也不知道。

他的雇主——那個使刀的告訴他，巳在楓林鎮的悅來客棧替他訂了二十一號上房，並巳預付十天費用，到時候自然有人携帶另一半的酬金前往指示目標。

× × ×

悅來客棧不是楓林鎮最豪華的客棧，却是楓林鎮最大的客棧，樓上樓下加上後面的獨院，一共有四十二個房間。

一進門就是一間兼做餐廳用的大廳。所有樓上樓下的房間，都繞着大廳成U字形排列。

「幽靈殺手」所住的二十一號上房在樓上，也就是位於U字左邊的拐角處，居高臨下，不用出房門，僅由窗口就可以看

到樓下大廳和後院大部份的動靜。

× × ×

「幽靈殺手」住進悅來客棧巳經三天了，但他所期待的跟他聯絡的人却毫無音訊。

爲了排遣寂寞，這三天中，他也曾逛過楓林鎮上一些吃、喝、玩、樂的場所，同時，跟悅來客棧中的掌櫃和小二們也都廝混熟了。

掌櫃的是一個大胖子，年約五旬上下，笑口常開，挺着個大肚子，煞像一尊彌勒佛。

× × ×

「幽靈殺手」住進悅來客棧第四天的上燈時份，一位白衫書生住進他對面的第二十八號上房。

那白衫書生年紀、身材都跟「幽靈殺手」不相上下，但却遠比「幽靈殺手」來得英俊。

可惜的是：他的神色太冷淡，冷漠得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他的銀子不肯還一樣。

白衫書生住進二十八號上房之後，就沒出來過，至少是當「幽靈殺手」當夜出門逛街之前，沒看到他出來過。

當夜，「幽靈殺手」一直在外面混到午夜過後才回來。回來之後，他在枕頭底下發現一個密封的信函。

是誰留下的密函？

密函內寫了些甚麼？

× × ×

翌日。也就是「幽靈殺手」住進悅來客棧後第五天的中午。

悅來客棧中的餐廳中巳上了八成座。

「幽靈殺手」獨據一個背外朝裏，也就是面對樓梯口的座位，正在低斟淺酌，狀極悠閑。所謂「狀極悠閑」，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餐廳中的八成座，至少也有四十人以上，形形色色，算得上是包括了三教九流的人。但這位「幽靈殺手」却旁若無人，對週圍那形形色色的人，根本就視如未見，如非是店小二的一聲「爺」使他回到現實中來，可能還在繼續「神遊物外」哩。

他拿着早巳送到唇邊的酒杯，却是頭也不曾扭動一下地問道：「甚麼事？」

店小二哈着腰，堆着一臉職業性的笑容，道：「巳經客滿了，這位爺想在這兒擠一下，請多多包涵。」

「行，請！」

「幽靈殺手」答應得很爽快，但他根本沒有瞧瞧那位要「擠一下」的人客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就一仰頸子，喝了個杯底朝天。

那位想「擠一下」的，是個兩鬢斑白，年約半百的青衫老人。他一面在「幽靈殺手」的左首坐下，一面歉笑道：「多謝老弟，只是無端打擾，老朽深感不安。」

「幽靈殺手」注目一笑道：「不必客氣，出門在外嘛！那能那麼講究。」

青衫老人吩咐店小二依照「幽靈殺手」的酒和菜式也照送一份之後，才含笑點點首道：「是的，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

「幽靈殺手」笑笑道：「那也不盡然，像我，生就的流浪命，哪怕家裏再舒服，如果要我在家中悶上一千日，不發瘋才怪。」

「老弟很會說笑。」青衫老人壓低語聲道：「昨宵的信函，巳經看過了？」

「幽靈殺手」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好像一點也沒感到意外，微微點頭道：「不錯。」

青衫老人探懷取出一叠銀票，遞了過去，道：「這是其餘的一半，請點收。」

「幽靈殺手」沒有點數，隨手將銀票揣入懷中，道：「我相信不會少。」

「老朽賈珍，今後，還請老弟多多指教。」

「客氣。」

「可以請教老弟尊姓台甫嗎？」

「楊雲。」

「是眞實姓名？」

「幽靈殺手」楊雲名滿江湖，化身千萬，是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但一般人都只知道「幽靈殺手」這個綽號，而知道「幽靈殺手」的眞實姓名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

也由於這原因，賈珍才不得不有此唐突的一問。

楊雲的眉梢一揚，說道：「信不信由你。」

這時，店小二巳將賈珍所叫的酒菜都送了上來，並殷勤地斟好了酒。

賈珍舉杯歉笑道：「老朽出言不當，自罰一杯。」

一仰頸子喝了個涓滴無存，然後，親自把盞，給雙方都斟滿了酒，再度含笑舉杯，道：「敬你一杯，祝你馬到功成。」

「謝謝！」

楊雲漫應聲中，一雙精目却盯着正由樓梯上緩步而下的一個人——昨宵上燈之後，才住進來的那位白衫書生。

白衫書生那張冷漠的俊臉，仍然是不帶一點表情，只是用那雙同樣冷漠的星目，向餐廳中飛快地一掃，然後，高視闊步，拾階而下。

那神情，大有睥睨當世，唯我獨尊的氣概。

但他神氣沒多久。

就當他走到樓梯的一半時，賈珍由桌子下以脚尖碰了楊雲的小腿一下，並低聲道：「老弟，把握機會……」

楊雲以行動作爲答覆。

但見他右手一抬，立即有一綫白影疾射那白衫書生的左胸——

如响斯應，白衫書生一聲慘呼，人也跟着一陣翻滾，滾下樓梯。

他的左手還扶着刀柄，雪白的長衫上，巳被殷紅的鮮血染紅了一大片。

他、身軀蜷曲着，那雙充滿驚駭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楊雲，就像那些以往死在「幽靈殺手」楊雲的飛刀下的武林高手一樣，至死都不會相信對方的飛刀會有那麼快，那麼準，那麼狠。

他的左手緊握着那把釘住他的心臟的刀柄，右手緊握着拳頭，全身都在抽搐，那張本來是頗爲英俊的面孔，連五官都扭曲得擠成了一堆……終於，他劇烈地抽搐了一下，才咽了氣。

但，他那雙失神的眼睛，却仍然盯着楊雲，好像死得很不服氣。

楊雲對自己的玩藝兒好像非常自信，

飛刀出手之後，他連看都不看一下，就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向賈珍裂咀一笑，道：「倖不辱命。」

賈珍拈鬚微笑道：「老弟飛刀絕技，使老朽眼界大開。」

「過獎，」楊雲含笑起身，道：「現在，已經『銀貨兩訖』，告辭。」

「且慢。」賈珍皮笑肉不笑道：「老弟台，你且向四週瞧瞧，還走得了嗎？」

其實，楊雲早就看到了。

當那白衫書生突然被暗殺時，餐廳中的顧客，已被嚇得紛紛走避，沒嚇走的只剩十六個，那十六個都已亮出兵刃，遠遠地將楊雲圍在核心。

但楊雲仍然是煞有介事地舉目掃視一週之後，才向賈珍笑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賈珍陰陰地一笑道：「你以爲呢？」

楊雲道：「要錢，還是要命？」

賈珍道：「錢要退還命也要留下。」

楊雲朗聲笑道：「以往，只有『幽靈殺手』要別人的命，想不到今天却有人要我『幽靈殺手』的命，眞是奇聞。」

「不是奇聞，是現在情況不同了。」

「就算是情況不同吧！你我之間，無寃無仇，你爲甚麼要殺我？」

「這話問得好新鮮，我問你，你自從幹殺手生涯以來，曾經殺過多少人？」

「到目前爲止，一共才二十八個。」

「那二十八個寃魂，都跟你有寃有仇嗎？」

楊雲好像是楞了一下，道：「這麼說來，是有人雇用你來殺我？」

賈珍道：「你只猜對了一半，是有人出銀子請我來殺你，但不是你一個……」

「還有誰？」

「就是你方才殺死的那一個。」

「噢……」

「認識他嗎？」

「不認識。」

「那……我可以告訴你，他就是名震江湖的『冷面書生』……」

「眞想不到。」

「論名氣，論神秘性，他都不比你這位『幽靈殺手』遜色，是不是？」

「是的，他對武林敗類，江湖宵小的威脅，更比我這個職業殺手管用。」

楊雲淡然一笑之後，又立即接道：「所以，你才不惜使出這個『驅虎吞狼』之計，讓『幽靈殺手』跟『冷面書生』來一個自相殘殺。」

「不！」賈珍含笑接道：「這回，你又只猜對了一半。」

楊雲聳肩一笑，道：「看來，我這個人，實在太笨了。」

賈珍道：「其實，你並不笨，只是，消息不怎麼靈通而已。」

楊雲輕輕一嘆，道：「好！猜對一半，就一半吧！請告訴我，猜對了的，是哪一半？」

賈珍道：「使出這『驅虎吞狼』計的人不是我，是有人以二十萬兩銀子的代價，購買你們兩個人的人頭。」

楊雲抬手拍拍自己的腦袋，苦笑道：「眞想不到，我這顆腦袋，居然能值二十萬兩銀子，眞是祖宗有德，祖宗有德。」

賈珍得意地笑道：「你們兩個，都是神秘人物，神秘，固然可以保護自己，但，有時候却也會收到反效果。現在，你們就收到反效果了，我，不花一文錢，不費吹灰之力，就宰了一個……」

「你說，你沒花一文錢？」

「是啊……」

「難道說，你給我的銀票是假的？」

「絕對不假。」

「那你怎能說『不花一文錢』呢？」

「這麼簡單的話，你都聽不懂，我看，你老弟可能眞有點笨哩！」

楊雲恍然大悟地道：「我明白了。」

賈珍道：「看來，你這倘人，受不得激，一激就聰明起來……」

「正是，正是，」楊雲連連點首，道：「你的意思是：只要殺了我，銀票自然可以收回去？」

「你，果然聰明起來了。」

「銀票能收回去，自然也算是『不花一文錢』了。」

「是啊！你看，我這個『驅虎吞狼』之計，妙不妙？」

「我看，不怎麼妙。」

賈珍楞了一下，沒接腔。

楊雲笑問道：「你那麼有把握，認爲一定可以殺死我？」

賈珍冷哼一聲，道：「廢話！」

楊雲神秘地一笑，道：「你也認爲，我眞的是『幽靈殺手』楊雲？」

賈珍身軀一震，道：「你……不是『幽靈殺手』？」

「絕對不是。」

「那你是誰？」

「我是『幽靈殺手』楊雲的搭檔古大年，俗語說得好：牡丹雖美，須要綠葉相扶，如果說，『幽靈殺手』楊雲是牡丹，那我古大年就是牡丹旁邊的綠葉。」

「那麼，楊雲呢？」

「楊雲在這兒……」

接口的是另一個人，也就是片刻之前死在古大年的飛刀之下的「冷面書生」。

此刻，「冷面書生」卓立樓梯下，左胸上血漬殷然，那根本來是釘在他左胸上的飛刀，已握在他的右手中，俊臉上，星目中，仍然是一片冷漠。

賈珍和他的十六個夥伴，目光一觸之下，齊都臉色大變地退了一大步。

死人復活，而且，這個死而復活的，居然就是江湖中人談虎色變的「幽靈殺手」楊雲，此情此景之下，如果賈珍等人表現得很鎭定，那才是怪事哩！

古大年笑問道：「賈珍，你不信？」

賈珍苦笑了一下，道：「他……他不是『冷面書生』嗎？」

古大年道：「不錯，他就是『冷面書生』，現在，我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秘密，『冷面書生』與『幽靈殺手』，本來就是一個人。」

「啊……」賈珍苦笑如故地，道：「方才的表演，是你們事先串通好的？」

「是啊！你那『驅虎吞狼』之計，雖然失敗了，但花二萬兩銀子，看一場精彩表演，却也很值得呀！」

「別得了便宜還賣乖，我還是有點不相信……」

「噢……」

「最近三天中，你們的行動，一直都在咱們的監視之中，你們兩個，不可能有串通的機會。」

仍然卓立一旁的楊雲插口冷笑道：「但你不能不相信眼前的事實。」

賈珍又苦笑了一下，道：「不錯，這倒是實情。」

楊雲的冷厲目光，像兩枝利箭似地，環掃一匝，然後凝注賈珍，沉聲說道：「姓賈的，我給你一個便宜，說出主使人來，我可以網開一面，放你們逃生。」

賈珍哈哈大笑道：「楊雲，你也是幹殺手的，怎麼說出這種外行話來？」

楊雲道：「看情形，你很自信。」

賈珍道：「如果我沒足够的自信，又怎敢接下這筆生意，向太歲頭上動土。」

「有種！」楊雲冷笑一聲：「我先取兩隻耳朵，以示薄懲……」

那「懲」字的尾音未落，寒芒閃處，賈珍的右耳已不翼而飛。

憑一把飛刀，要割掉對方的兩隻耳朵，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因爲，即使對方是死人，於割掉一隻耳朵之後，飛刀也不可能再繞上半圈，去割掉另一邊的耳朵。

這道理誰都懂得，賈珍更懂得，他甚至絕不相信對方能割掉自己的一隻耳朵。

但，當他的右耳一涼，發出一陣椎心刺骨的劇痛時，他不能不相信了。

事實證明，楊雲的一把飛刀，的確是割下了兩隻耳朵——一隻是賈珍的右耳，另一隻是賈珍背後丈遠處，一個短裝漢子的左耳。

古大年裂咀大笑，道：「賈老兒，現在，你又開了一次眼界啦……」

楊雲却仍然是冷笑道：「賈珍，現在說出主使人來，還來得及。」

賈珍右手捂着右耳根，左手一揮，厲叱一聲：「殺……」

十六道寒芒，分由不同方向，一齊湧向楊雲和古大年二人，賈珍却乘機退向三丈之外。

這是一場無比激烈的惡鬪。

那十六個人，顯然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高手，儘管他們的裝束和使用的兵刃不一樣，但他們那種慓悍，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却是如出一轍。

因此，儘管楊雲和古大年二人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也還是惡鬪了將近百招，才算是取得絕對優勢。

自己人落了下風，一旁掠陣的賈珍，自然爲之直皺眉頭。

陡地，一個西瓜滾向他的脚旁。

不！不是西瓜，是一顆人頭——一顆已經失去左耳的人頭。

賈珍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腦袋。

古大年朗聲笑道：「賈老兒別怕，到現在爲止，你的腦袋還在頸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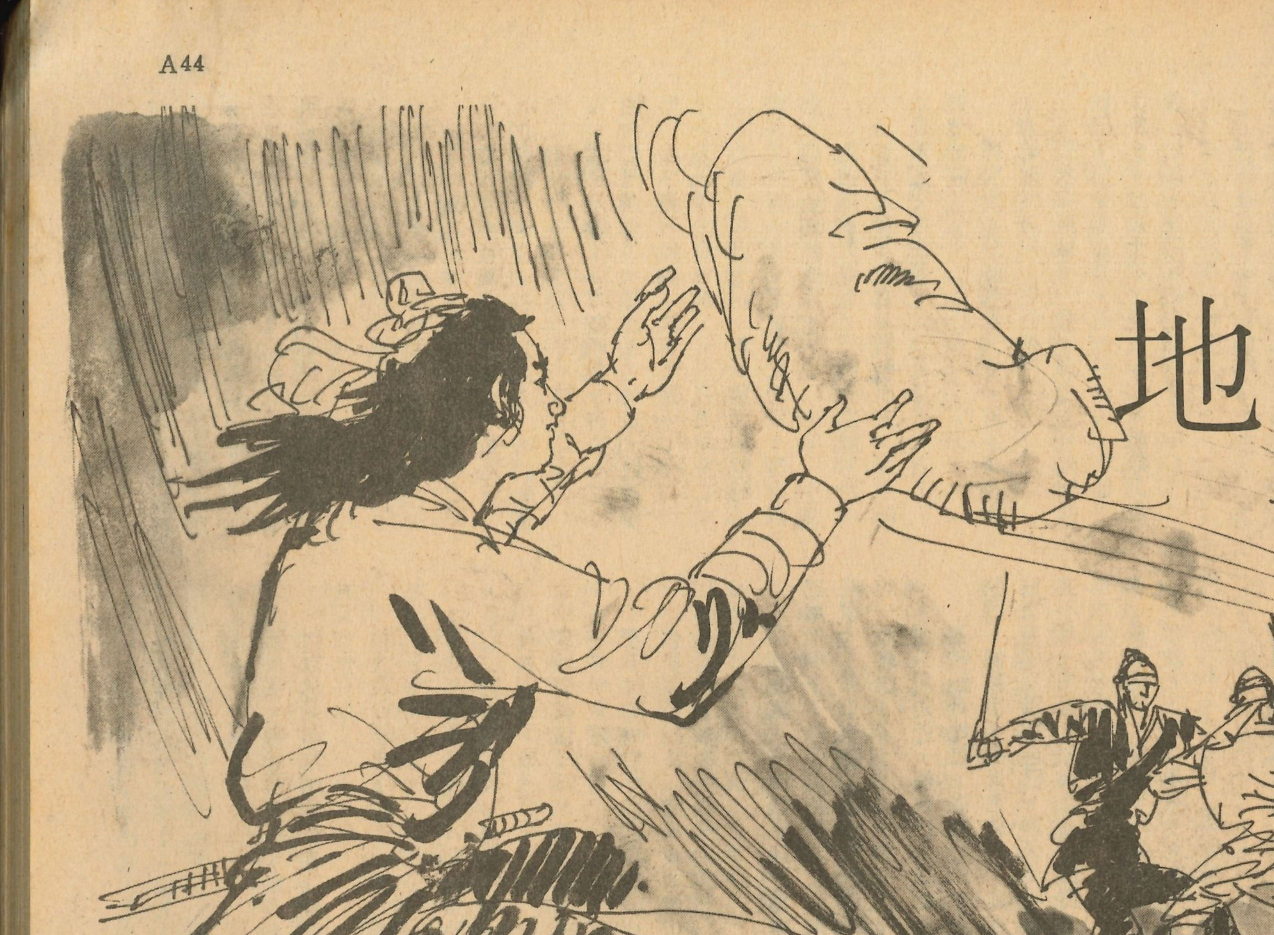
賈珍的腦袋雖然還在頸子上，但他那十六個夥伴的腦袋，却已有半數以上跟頸子分了家。

「兵敗如山倒」，當賈珍眼看大勢已去，而準備脚底抹油時，楊雲已飛身而前，一把扣住他的右腕道：「姓賈的，乖點兒，帶我去找你那後台老闆……」（完）

地獄闖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路見不平

夕陽西墜，紅霞滿天，自然之美，竟是如此動人心弦，翟天星並不害怕錯過宿頭，放鬆了馬韁，讓馬兒緩緩而行，欣賞着這黃昏斑斕景色。

遠山似在微笑，不知是笑夕陽的絢爛，還是笑這轉眼即逝的無限好景色？

翟天星沉醉着，人生幾許看夕陽？從平淡入絢爛，絢爛又歸平淡，人生又豈不是如此？

忽然，「哨」的一聲，翟天星驚起。

假若不是這支花炮，他也不知夜已降臨！

花炮從不遠之小樹林升起，看來是一

拔刀相助

支江湖人召集附近援手的訊號，紫紅的火光劃破長空，刺目而詭異。

附近只是個荒山野嶺，什麼人需要援手？

翟天星的好奇心又起。

那匹馬似乎已知主人心意，竟踏着花蹄，向着火光升起之處而去。

未近樹林，已聞喊殺之聲。

翟天星下了馬，輕輕拍着馬頸，然後急步往那小樹林之內。

林中一片空地，中間坐着一個年青的和尚，和尚身畔，有一個大布袋，布袋之旁是一串極不尋常的念珠，普通念珠，只有指頭般大小，然而，這串念珠却有不同，每顆念珠，都有圓眼般大小，顆顆渾圓而富光澤。

圍着這年青和尚却足足有二十人。

和尚合什低眉，而圍着的人正喊殺連天。

這二十人，全是黑色勁裝打扮，手持刀劍，說也奇怪，他們人聲鼎沸，却沒有一人能攻上！

翟天星好奇心更盛，難道這和尚懂得使無邊佛法，使這二十大漢無所施其技？

忽然，三人撲上，刀劍齊飛，眼看快近和尚身畔，却是不知然的彈了開來。

另外五個，撲向那大布袋，立時，和尚閃身，那五人也是應聲彈開！

翟天星眼利，當然明白這和尚並不是使妖法，而是他的身形太快，閃身護着布袋，但轉瞬之間，已回到剛才打坐之處！

這個無名的小樹林，竟出現一位如此年青，如此身手的和尚，翟天星實在無法離去。

另外八個大漢又再撲上，八個方位，向着和尚八處要害來攻，和尚沒有半點驚惶，甚至雙眼未睜，八個大漢已應聲躍起，立時又從半空摔下！

好一手「金剛護體」神功！

翟天星也忍不住暗暗喝采，心下盤算着，這「金剛護體」神功，天下又有幾人練到如此境界？

據說「金剛護體」神功，是少林嫡傳武功，當年達摩東渡，少室山面壁十年，便是靠這「護體神功」入定，免百虫入侵，也防閒人闖進！

「金剛護體」神功據說有八重，而今少林主持百納禪師也只練至七重，四十年來，再無進境，眼看這和尚，雖然未至第七重境界，但所差已不遠！

假若這年青和尚，眞是少林弟子，爲何竟是寂寂無名，假若他並不是少林子弟，爲何他竟會練此神功？

翟天星沉思着，搜盡枯腸，也想不到這和尚的來歷。

突然，那布袋竟然鼓動！

大漢中一人叫道：「和尚，你還說沒有？」

和尚仍是合什低眉。

另一大漢惡聲道：「野和尚，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布袋擄人？」

翟天星千萬也想不到，布袋之中，竟藏有人！

布袋之內，藏的是什麼人？那二十個大漢，定然是爲了袋中之人發難，其中內情，更在使翟天星心癢難熬。

正說話間，林外傳來步履之聲。

有人已點燃了火把，火光之下，一個老者緩步入林，後面跟着四人。

有人叫道：「好了，頭目來了！」

看來剛才的花炮，正是向這人報訊。

好熟悉的臉孔！翟天星仔細一看，這人豈不是人稱「冷面無常」的殺手倪狄？

事情似乎是越來越複雜，這位「冷面無常」倪狄，一向獨行獨往，爲何竟會率領一班手下，圍攻這和尚？

倪狄排衆而出，向和尚道：「出家人不管凡俗事，何必定要與咱們爲難？」

和尚仍然不語。

突然，一聲破空，火光之下，白刃從倪狄手中擲出，直取和尚的咽喉。

和尚避也不避，仍是原來姿態！

那白刃似乎碰到障碍，迴旋飛起。

倪狄右手一斥，那白刃飛回，原來這白刃扣着一條極幼的金屬絲索，這正是倪狄在黑道上成名的兇器，「金絲白刃」已不知殺死了多少江湖豪傑。

倪狄收回白刃，臉上微露詫異之色。

其中一人道：「頭目，這和尚施妖法，我們無法近他，想不到這妖法能阻止頭目的金絲白刃！」

倪狄白了那人一眼，白刃又出。

這次，翟天星估計他用了九成眞力，但說也奇怪，白刃迴旋之勢，更爲快速！

倪狄閃身，一抽金絲，假如他不是手快，這白刃便削向他的眉心，然而，這一閃一抽，仍不能完全避過，頭上盤髻，已然散開！

披髮的倪狄，臉孔抽搐，衆人也抽了一口涼氣。

倪狄仰空狂笑道：「好武功！」

受讚的和尚仍然紋風不動！

有人走近倪狄身畔，耳語半晌。

倪狄沉思一會，毅然道：「好！」

衆人散開，不及半盞茶時候，和尚及那大布袋和念珠，已被枯枝圍着。

看來這夥人要用火攻。

和尚眉毛略蹙，翟天星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情。

忽然那布袋滾動了一下，念珠墜下。

倪狄披髮道：「和尚，你武功再高，也敵不過這火圈，你還是乖乖的放下袋中人吧！」

和尚又回復剛才模樣，翟天星眞不明白，這和尚倒有什麼法寶，對付這火攻？

倪狄被和尚的沉默，氣得暴跳，猛然道：「點火！」

話未說完，火光已是燃起。

轉眼之間，和尚已在火圈之中。

那布袋又動，似乎是害怕火勢，忽然，那和尚一手提起念珠，掛在頭上，合什道：「我不入地獄，誰入？」

火勢越來越猛，翟天星實在看不過眼，但他仍然隱伏着，這和尚武功尚强，定有解救之方！

忽然，那和尚一手抓起布袋，猛力一擲！

這一擲，竟是向翟天星隱伏之處而來。

翟天星毫無選擇，順手接着。

三十條大漢，包括倪狄也同時轉身，翟天星微笑站立，輕輕放下布袋。

倪狄見了翟天星，臉上勃然變色，其餘衆人便要撲上，倪狄道：「翟大俠！」

翟天星笑道：「你還認得我？」

倪狄低頭道：「翟大俠不殺之恩——」話未說完，翟天星眼前白光一閃！

倪狄歎了一口氣，微微低首，那白光便在頭上飛過，接着，是倪狄狂號：「上！」

廿多條大漢，蜂擁而上。

翟天星並不害怕人多，只懼怕傷及袋中無辜之人，他左掌遞出，右手把布袋提起擲出。

迎着翟天星左掌的人，暴退十丈，而那布袋，也剛巧再度落在和尚身畔。

和尚低聲念了一聲佛號。

倪狄的金絲白刄又出，翟天星亦無暇再理會和尚，右手順勢一抽，抽着一個漢子，連忙閃身，那漢子已被白刄穿心！

倪狄把金絲一收，那漢子半邊身子，隨着白刄飛回，一半飛起，一半落下，半空洒下一陣血雨！

衆人大驚，連連退後。

倪狄以爲這白刄得逞，想不到却殺了自己人，理性巳失，狂道：「殺！」

衆人又再度擁上，但已有了戒心。

倪狄又叫道：「不殺此人，咱們永無寧日！」

翟天星聽了，不禁頓足，好奇心又一次使自己淌入了一灘混水！可是，他再無暇思量，翻起雙袖，迎着來敵。

翟天星雙掌翻飛，那黑色大漢左右攻上，忽然，倪狄大叫一聲，衆大漢散開，翟天星氣貫全身，看着飛來白刄，潛身飛上，向那金絲而去！

那金絲幼若毫毛，但翟天星眼力過人，沿着白刄飛越之處，順勢而上，那金絲本是筆直，但在翟天星「天星指」之下，遽然彈起。

那白刄本是直取翟天星，但金絲被戮，立時改變方向，向後迴旋。

倪狄突然猛叫一聲，那白刄竟然回身削己，他全無防備，這金絲白刄，在他手中放出，豈止千次，但從未有人能戮正金絲，因此，左肩已被金絲削下！

衆人見此情形，嘩然大叫。

倪狄身負重傷，却仍屹立。

翟天星趁此良機，竄前叫道：「倪狄，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倪狄臉露茫然慘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死在大俠手下，總算不負我冷面無常之名！」

那時衆人見頭目已敗，紛作鳥獸散。

翟天星見倪狄臉巳轉色，便問：「倪狄，你爲什麼人効力？」

倪狄仰空長嘆，道：「我大半生獨來獨往……」

翟天星急忙追問：「那次在陝北道上，你已一再向我保證，退出江湖，而今却不但沒有退出，反而——」

倪狄凄然道：「一個殺手，退出江湖，豈不是叫魚離大海？」

翟天星倒也明白這話的含意。

倪狄又說道：「我辜負大俠情意，但我仍要生存，作着更卑鄙的事——率衆殺人！」

說到此處，鮮血巳染紅了草地，倪狄已頹然倒下，但他仍抬頭道：「大俠，嘉裕鎮……那是地獄，我……我只是這地獄的一隻賤奴……」

翟天星走近，倪狄巳全無氣息。

嘉裕鎮是地獄，這話是什麼意思？倪狄雖是個殺手，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沒有道理欺騙自己，翟天星明白，倪狄並不是一個沒有口齒之人，但爲了生存，也是無可奈何。

翟天星歎了口氣，回身一看，那火圈已是燃盡，升起一陣陣令人嗆咳的烟火，但火圈之中，却沒有了那和尚，那布袋更不知所踪！

那和尚倒是個沒頭沒腦的人，自己無端被他介入這事，却一聲不響的離去，也許，他還在林外！

翟天星出了樹林，自己的馬匹仍在，但四處却沒有人踪！那和尚去了那裏？他茫然的上了馬，心中掀起了千頭萬緒，一時之間，眞不知何去何從！

和尚被倪狄率衆圍攻，那麼，和尚定然與嘉裕鎮有關係，那嘉裕鎮究竟是個什麼地方，連倪狄這麼著名的殺手，也只不過是一個賤奴，那麼，鎮上的頭頭，又該是什麼有頭有臉的人物？

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和尚是救了一個人，還是搶了一個人？這和尚武功過人，却又從未亮過半招，而他的護體神功又從何處學來？

和尚，殺手，袋中人不停在他腦海盤旋着！

而今唯一可去的地方，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似乎只有嘉裕鎮！

翟天星再無他念，挾馬狂馳！

嘉裕鎮，豈是一個人間地獄？

太上逍遙

假若嘉裕鎮是人間地獄，那麼，世上將有無數人自願投身，翟天星剛入鎮口，已發覺四處一片昇平景象，那有半點地獄陰森？

華燈剛上，歸心似箭的人，絡繹於途，不遠之處，一支酒旗，在火光璀燦之上，迎着微風招展。

這當然是個好去處，尤其是要知道地獄的眞相！

酒旗之下，是一個金漆牌匾，上書「太上逍遙」四個字，好一間雅緻的酒樓。

翟天星剛要踏上梯階，小二已笑面迎來道：「客官旅途辛苦，先來一頓美酒佳餚！」

身旁的馬匹，已由一個小廝牽去。

小二領着翟天星，進入了酒樓，只見大堂之上，高朋滿座，人聲嘈雜。

那小二邊行邊打量翟天星道：「此處大堂，略爲喧鬧，倒不如上二樓雅座？」

翟天星停步，笑道：「在下性好熱鬧，這大堂正合我意！」

小二無奈，剛巧有人結賬離席，只好領了翟天星入座，改口道：「這處也是不錯！」

翟天星坐下，道：「隨便替我弄些酒菜！」

小二臉色不大好看，却也不多言，可是，當他接到翟天星的一塊銀子，臉色又頓時改觀。

大堂之內，諸色人等皆有，有僕僕風塵的客商，有江湖兒女，也有一些落拓的文人雅士。

有人猜枚灌酒，有人淺斟低酌。

酒菜未至，翟天星感到有點無聊，忽然，門口來了一個老者，手提弦琴，看來是個說書賣唱的。

那老者走近幾枱人客，可是，却沒有人理會他，老者極端失望，目光正好觸及翟天星。

那茫然而落寞的眼神，觸動了翟天星的仁心，他臉露微笑，老者已趕步前來。

「客官，只要半斤白酒，我爲君……」

翟天星仍然微笑道：「同是天涯淪落

人，老丈若有興緻，何不同來一醉？」

那老者似有點受寵若驚，說道：「客官……」

那時酒菜剛巧已到。

翟天星道：「小二哥，爲我多備酒杯筷子！」

小二應聲道：「說書的，你今日交上好運道！」

那老者臉現尷尬之色。

翟天星道：「老丈，先乾一杯！」

老者道：「客官……」

翟天星道：「不用客氣！」

老者果然不再客氣，狼吞虎嚥一番，竟然吃了桌上菜餚十之七八，更盡　五壺白酒！

翟天星慢慢地吃着，笑道：「老丈是久居此地？」

老丈道：「不，我來此已有三月！」

翟天星道：「啊，原來你也是過路的，假若有困難，在下願盡棉力！」

老丈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人間冷暖，我竟然交上好運？」

翟天星聽了，有點愕然。

老者續道：「我來此三月，從未遇過像客官般的君子……」頓時，說話哽咽，眼眶也紅了。

翟天星道：「老丈客氣！」

老者拱手說道：「未請教客官高姓大名？」

翟天星爲怕招搖，胡亂說　個姓名。

老者道：「在下姓高，一直是沿途說書賣唱！」

翟天星道：「孤身一人？」

老者有點支吾，道：「我本有……」

忽地，大堂中央，傳來一陣轟笑。

衆人的目光都不期然轉向發出轟笑的地方，只見那大桌上坐着八個粗豪大漢，那轟然的笑聲，便是發自其中七人，只有一人緊繃着臉。

狂笑中一大漢，勉強止住笑聲，說道：「你敢再說一遍，包管這裏的人都要笑死！」

那緊繃着臉的漢子，大聲道：「事實的確如此！」

另一大漢也道：「事實？你再說一遍——諸位，你們聽着，天下竟有如此荒唐之事！」

那緊繃着臉的漢子，猛地站　起來，大聲道：「那和尚入了忘情院！」

大堂立時靜了下來，接着整個大堂的人也笑了起來！

翟天星也不明白，但那老丈也笑了起來。

翟天星輕聲問道：「忘情院是什麼地方？」

老丈笑道：「是本處最大的妓院！」

和尚入妓院，怪不得衆人都大笑起來。那緊繃着臉的漢子，臉色更爲難看，尖聲道：「那和尚不只入了妓院，還留宿一晚……」

大堂之內，笑聲彼起此伏，更雜着尖酸刻薄的語言，同桌的七個大漢，更是放浪形骸！

有人叫道：「和尚也嫖妓，咱們還等什麼？」

衆人又大笑一輪。

那緊繃着臉的漢子道：「那和尚却也十分奇怪，帶的全不是金銀，而是一個大袋子……」

翟天星心中一凜。

那高老丈突然站了起來，奔向那漢子，道：「好漢，那大袋裝着什麼？」

那緊繃着臉的漢子，見有人相信他的話，臉容開始放鬆，道：「我怎知道！」

高老丈又問：「那和尚什麼模樣？」

漢子道：「和尚倒很清秀，廿來歲的人，怎會是六根清淨？可笑的是他偷吃也不會抹咀！」

衆人又大笑起來。

漢子又道：「後來，我又聽人說，袋中是個女子，這和尚也可惡，不只嫖妓，還要迫良爲娼！」

高老丈聽到此處，急忙轉身，奔向大門，說也湊巧，一個身高七尺的大漢正緩步而入，兩人撞過滿懷！

那高大漢子身穿黑色勁裝，身手十分靈活，右手微提，老丈立時被彈起半空。

說也奇怪，老丈眼看要摔下來，轉瞬之間，却仍站穩，拱手說道：「恕再下忽忙……」

那大漢望了老者一眼，道：「原來是你，我早叫你離開此處……」說罷便用眼色示意身後的人。

然後，那大漢步入大堂，頓時，大堂之內，鴉雀無聲，那八個漢子本是狂笑，而今却肅立。

大漢走近，道：「你說過什麼？」

那緊繃着臉的漢子低着頭。

大漢道：「你這張不乾不淨的咀吧！」話未說完，遽然出手，只見那漢子「呀」的大叫一聲，接着已是滿臉鮮血，吐出了幾顆牙齒。

大漢又道：「你們聽過什麼？」

沒有人敢答話。

大漢道：「好，你也沒有說過什麼！」然後輕輕一按那漢子肩膊，轉身便走。

翟天星一切看在眼裏，心下大叫不好。那大漢使的手法豈不是「纏綿化髓」掌法？懂得使用這種殺人不見血的掌法，只有陝北另一個與「冷面無常」倪狄齊名的殺手耿剛？

耿剛外號「陰魂不散」，據江湖中人傳聞，只要耿剛決定要殺一人，那人無論如何躲避，總無法避開耿剛，因此才得了這個使人聞名喪胆的外號！這個見錢開眼的殺手，不知從那處學來「纏綿化髓」掌法，殺盡了江湖上不少名人，而今竟會在此出現？

假若倪狄是這地獄的牛頭，那麼，耿剛無疑是地獄的馬面。

耿剛環視大堂一周，見再沒有人發聲，才滿意地笑了步上閣樓。

那時，高老丈已步出了大門。

耿剛還沒有進入閣樓，大堂又响起了一陣騷動，因爲那個被耿剛按過肩膊的漢子已倒下——他的身子尤如一堆棉絮的倒下！

「纏綿化髓」果是名不虛傳！

耿剛回身，騷動立止，七個大漢抬着那漢子，一聲不响地從大堂的後門出去。

翟天星見高老丈已出了大門，而兩個黑衣漢子亦隨後而出，他明白高老丈的一

只脚，已踏進墳墓！他暫時不想與耿剛正面衝突，忽忽放下銀両，緩步而出。

酒樓之外，仍是車水馬龍。

高老丈正向東面而去。

翟天星隨着兩個黑衣漢子，而那兩個黑衣漢子正是追踪着高老丈！高老丈急步，沿着大街，轉入了一條橫巷。

翟天星心中一急，轉過一間大宅，翻身上了屋頂，從屋頂望下，淸楚地看到高老丈與後面兩個黑衣人！他不再猶豫，矮身向前竄去。

高老丈似乎是有目的而去，希望抄這黑暗小徑，趕快到達目的地，可是，剛入了橫巷，便見兩個黑影在前！他也十分機靈，轉身便要走開！

可是，其中一個黑衣人身手極快，截在後面。

高老丈抖聲道：「兩位……」

後面的黑衣人笑道：「耿爺早叫你離去！」

高老丈道：「我立即便走！」

另一個黑衣人也笑道：「而今太遲了！」說罷雙掌遞出，猛襲高老丈前胸。

高老丈看似狼狽，但橫身一閃，却也避過，後面的黑衣人見他似有武功，上前飛脚而起，高老丈身仍未定，再一橫身，又再避開兩脚！

黑衣漢道：「原來有點身手，怪不得有此胆量。」說罷兩人同時露出白刃！

高老丈見了白刃，反而鎮定，道：「老漢早已有拚死之心，來吧！」

兩人白刃翻飛，而高老丈猛提弦琴，猛戰苦拚。

翟天星在屋頂之上，本想下來，但見二人一時之間，並無法攻殺高老丈，因此，他仍處暗閣，想不到這位說書先生，也練就一番藝業！

兩個黑衣漢，似有快刀斬亂麻之心，無奈高老丈的弦琴，使得穩健異常，無法攻下！

忽然，遠處又來了四個大漢，他們也入了橫巷，其中一人道：「是硬點子？」

黑衣漢子道：「想不到這人倒也……」

那人又說道：「上，耿爺不想節外生枝！」

立時，四人加入戰圍，高老丈立時不敵，節節敗退，被迫貼牆而戰！

翟天星知道這是出手的時候，他用右脚脚尖連剔四下，六片瓦片飛射而出。

黑暗之中，六人齊叫。

高老丈立時手提弦琴，一招「橫數千軍」，掃下三人，另外三人立時暴退。

這六人已發覺有人援手，唿哨一聲，六人齊退，轉眼已消失在巷口。

高老丈喘着氣，向空中拱手道：「高人援手，在下感激不盡！」

翟天星輕身躍下。

高老丈目中倒也淩厲，見了翟天星，竟然跪下。

翟天星連忙扶起，道：「老丈何以行此大禮！」

高老丈道：「大俠，我受你一飯之恩，而今又救回老命，大恩大德，今生也無以爲報！」

翟天星道：「客氣話不用說，老丈似是得罪了這些人，可否詳加相告？」

高老丈道：「老漢一命，是大俠救來，何事不可相告？而且，以後的事，我指望大俠……」

翟天星道：「這處不是說話之所！」

高老丈道：「是的，到破廟再說！」

翟天星隨着高老丈，向北而去，轉眼到了郊外一間破廟，兩人在那破爛神像之前坐下。

一燈如豆，高老丈嘆息道：「在下命途多舛……假若是孑然一身，我已早赴黃泉！」

翟天星道：「老丈何必如此說？你既不是孑然一身，那麼你還有什麼親人？」

高老丈未語，淚水已奪眶而出。

陰魂不散

高老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半生飄泊，說書渡日，本是了無牽掛，十六年前，隨着戰亂南下，路經一處村鎮，又遇洪水爲患，幾乎喪命！幸好我在洪水之中，抓着一條浮木，在水中飄浮一日一夜，那時，我已氣力不繼，忽然，我聽見一陣嬰兒哭聲……」

翟天星道：「哭聲改變你下半生？」

高老丈有點詫異，續道：「是的，哭聲從一甕缸傳來，我拚了最後一口氣，抓着那飄浮的甕缸，却看見裏面有一嬰孩，瓦甕十分大，嬰孩身畔放置了一些乾粉之類的東西，我立時胡亂抓了一些來吃，總算止了飢餓，再看看那嬰孩，倒也紅紅白白，十分趣怪，本來我打算不再理會，但回心一想，這孩提也算是我救命恩人，便抓着甕缸，勉强捱回岸邊，剛巧洪水漸退……之後，我便與這孩提相依爲命，生活雖苦，總算有個寄托！」

翟天星好奇地問：「是個男孩？」

高老丈嘆道：「是個男孩倒好，不會惹下這場險惡風波！」

「原來是個女的！」

高老丈又沉醉在回憶之中，柔聲道：「我爲她取了個名字叫紫荷，因爲她被我救起之日，身穿紫袍，而荷花生於水，出淤泥而不染！」

翟天星道：「老丈文材出衆！」

高老丈笑道：「我出身說書，說甚麼文材，實是一知半解……紫荷帶來了不少麻煩，但也帶來了不少樂趣，眼看她日夕長大，美貌異常，有若荷花吐艷……而且聰明伶俐，不祗跟我學會說書，而且歌聲出衆，這一段日子，倒也是十分快樂！」

翟天星不忍打亂他的甜美回憶，道：「既是如此，何會來到嘉裕鎮？」

高老丈道：「我們本來在北方幾個熟悉的鄉鎮過活，但紫荷越長越標緻，常常引起一些狂蜂浪蝶之流，有時，我甚至不願她有如此美貌！」

翟天星道：「美貌也是一種負累？」

高老丈道：「是的，幸好我懂得些拳脚，飄泊江湖之人，若不懂得自衞，總是吃虧！本來，我想找戶身家淸白的漢子，送了她出門便算，可是，紫荷却要丫角終老，陪伴老漢，而且她眼角甚高，一時之間，我也無計可施！」

翟天星道：「落葉歸根，人生便是如此！」

高老丈道：「這個丫頭倒也十分孝順

，而且性子硬朗，很多名門公子向我求親，她總不屑一顧！我直爲這事心煩，一日，在京城附近說書，有一個與我年紀相若的老漢，猛盯着紫荷，幾乎與我打了一場大架！」

翟天星道：「是個色迷？」

高老丈道：「不，原來他看見紫荷身上配有玉珮，與他家老爺的差不多，經過一番談論，知道他家老爺在早年失去了一個女兒，而紫荷身上玉珮的確是一直在身邊，據那老漢說，他家老爺已在江南爲官，假若紫荷眞的是他女兒，那麼，合浦還珠，我也沒有甚麼好說！那老漢有公事入京，送我一袋黃金，給我一個居址，我半信半疑，思量多日，決定南下，使紫荷回到雙親身畔，我不希望甚麼，只希望她不用僕僕江湖，過些拋頭露面生活！」

翟天星嘆道：「老丈高義可人！」

高老丈哽咽道：「其實我也捨不得紫荷，但她一天跟我，便沒有一天好日子過，而且，我日子也不會太長久，一旦撒手歸去，叫她一人，如何過活？」

翟天星道：「我是江湖人，也知江湖日子並不好過，紫荷意下又如何？」

高老丈道：「她死命不願，說甚麼生爺不及養爺大，但我不理會她，一直南下，我們說書的，甚麼地方也一樣，兩餐不難，可是，麻煩實在太多了！」

翟天星道：「紫荷太美麗動人？」

高老丈道：「是的，幾乎到每一個鎮，都有人藉口光顧我說書，而目的想親近紫荷，幸好我用盡辦法，或軟或硬，把那些人擯走，可是，來到嘉裕鎮，却眞眞正正遇到了大麻煩！」

翟天星道：「有人說過，嘉裕是人間地獄！」

高老丈道：「我也聽過，不過，來到鎮口，却是一片繁華景象，而且，我生平慣于穿州過府，理它是甚麼人間地獄？而今我却知這地方確是人間地獄！」

翟天星道：「爲甚麼？」

高老丈道：「第一日說書，紫荷便給人擄去！」

「擄去？」

高老丈又是淚水涔涔而下，道：「那天說書，我賺了不少錢，便去那醉仙居買醉，回到小客棧，却不見了紫荷，我四出打探，才知道是忘情院中人動的手脚！」

翟天星道：「是那間妓院？」

高老丈道：「正是，其實這嘉裕鎮內的賭坊、妓院、酒樓、銀莊都是這妓院老闆開的！」

翟天星道：「這老闆是甚麼人？」

高老丈道：「我打聽 兩個月，也不知道，因爲沒有人敢說一句話！那日，我回到這土地廟，思前想後，萬念俱灰，便立下決心上吊……」

翟天星小心一看，果然發現他頸項之上，有些瘀黑的舊痕，便問：「是誰救了你？」

高老丈道：「是一個和尚！」

翟天星道：「怪不得你在酒樓，一聽到有人說和尚入妓院，便如此緊張！」

高老丈道：「這和尚十分年青，隨身甚麼也沒有，只有一串念珠！」

翟天星道：「這是一串異常大顆的念珠？」

高老丈道：「是的，你也見過？」

翟天星道：「我在鎮外那小林中，見過那和尚與那大布袋！」

高老丈頓足道：「都是老糊塗！那和尚答應我救出紫荷，並且送我們離開！」

翟天星道：「爲何你又……」

高老丈道：「我以爲那和尚是信口開河，他那麼年青，瘦瘦削削，又有甚麼本領救出紫荷？我一向貪杯，上吊不死，心內更煩，本來，和尚約定我在小林裏等候，但我喝了幾杯酒後，渾渾噩噩的，竟撞到了忘情院一些爪牙，我一時狂亂，與他們打起來，那個頭目，似乎有要事在身，只踢了我一脚，並警告我遠離嘉裕！我昏了半天，那裏還記得起和尚小林之約！」

於是，翟天星便告訴高老丈那天在林中所見。

高老丈道：「原來和尚有些本領！」

翟天星說道：「不知他到 那裏？難道……」

高老丈道：「是的，那定是紫荷主意，她看不到我，以爲我被忘情院的人抓去了！」

翟天星道：「假若布袋中人，眞是紫荷，那麼，和尚再入忘情院，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高老丈失聲笑道：「老漢貪杯，誤了紫荷！」

翟天星安慰道：「這也不能怪你，那和尚對你說過甚麼，用甚麼方法救她？」

高老丈道：「他沒說過甚麼，只說會救紫荷出來，你說他武藝如此造詣，定然沒有驚動那處的人！唉，紫荷也是，自己走了，何必再等這無用老漢！」

翟天星道：「倫常之情，她又豈會捨你去？」

高老丈道：「大俠，求求你，救救他們！」

翟天星道：「看來這和尚有足够的本領！」

高老丈道：「我看那和尚不通世務，而紫荷不見了我，定然有很多主意……」

忽然，翟天星一手按下篝火，輕聲道：「有人來！」

果然，土地廟門外，已傳來一陣使人毛骨悚然的冷笑：「翟天星果然不凡！」

翟天星見那人直呼自己的名字，倒也有點錯愕，接口道：「陰魂不散，果是名不虛傳！」

冷笑又起，來者當然是「陰魂不散」耿剛！

耿剛冷森森地道：「我來此目的有二，一爲公事，一爲私事！」

翟天星道：「陰魂不散，竟是公私分明！」

耿剛道：「公事爲抓回高老漢，私事是爲閣下！」

翟天星詫異道：「爲在下？」

耿剛道：「能够用金絲白刃回敬倪狄的人，我怎會錯過？」

翟天星至此才明白耿剛定然從倪狄手下知悉自己，接口道：「在下與你並無恩怨！」

耿剛道：「我從來不講恩怨，只講銀元！」

翟天星說道：「那當然是忘情院的老闆——」

耿剛狂笑道：「不，只要我殺 你，日後豈不是金銀滾滾而來？」

翟大星十分氣憤，但隨即懾定心神，好狡猾的耿剛，竟然會用此攻心之法！

冷笑之聲又起，隨着是一陣狂飈捲起。立時之間，土地廟內，塵埃瀰漫，翟天星雙掌一拂，輕聲道：「老丈，點火！」

高老丈略爲遲疑，但隨即點起那面前篝火。

耿剛巳立在門前，笑道：「翟天星果然是機智過人，倪狄死也不算寃枉！」

翟大星笑道：「閣下外號陰魂不散，在黑暗之中，定然佔盡先機，在下又豈可未戰便先機盡失！」

耿剛不言，飛身竄上。

翟大星一撥高老丈，迎身而上，耿剛突然橫身向上，一隻蝙蝠般掛上橫樑，接着迴身一捲，雙爪齊下，翟天星不慌不忙，雙指撩起，向着耿剛胸前大穴刺去。

耿剛果然是陰魂一般身手，向下之勢未定，却又一個旋身，躲開 翟天星雙指，趁着迴旋之勢，雙腿半空勾起，猛向翟天星太陽穴攻來。

翟天星知道這出名陰險毒辣的耿剛，早有防備，矮身撲掠，消去來勢，趁他落下之際，雙掌遞出！

耿剛風披鼓起，借着下墜之力，竟御去 翟大星的掌力，翟天星心下也不禁喝采，他身穩于地，全身鞭炮般必剝剝的響起來。

翟大星立時氣貫全身，因爲他知道耿剛想速戰速決，立時便要使出那「纏綿化髓」的陰毒掌法！暗運八成功力，只見耿剛雙掌慢慢伸來！翟天星的「天星掌」，正是至大至剛的掌法，而耿剛的「纏綿化髓」掌法，却是陰柔之極，一剛一柔，立時相互黏着！

翟天星只感到一股冰冷而柔弱如水的陰力，正緩緩而來，正想發力攻去，却在一時之間，無從發力！翟天星何等機智，知道這樣黏着，對方是佔盡便宜，便立時收掌，踏着「天星步」，左騰右竄，掌影翻飛！

耿剛見計不得逞，也迎着翟天星的步法，施展那陰魂不散的本領，如影附形！

可惜，獨步天下的「天星步」，又如何能被人附着，不及半盞茶功夫，耿剛巳開始見慢，翟天星指掌配合，忽而掌擊耿剛下盤，忽而指戳上盤，弄得耿剛有點首尾不顧，而漸露破綻！

忽然，耿剛一個橫身，撲向那高老漢！這一着却是翟天星所意料不到之着，一個心懷坦蕩之人，又豈會想及如此卑鄙之計？」

耿剛冷笑道：「翟天星，我暫時只要這老漢，日後有緣，我總會纏你！」

翟天星道：「放下老丈！」

耿剛一手按着老漢的肩膊，翟天星知道他又要下那卑污的「纏綿化髓」掌，只好暫時退後。

高老漢叫道：「翟大俠不用理我！」

耿剛道：「你還逞强？」輕輕一按，老丈猛叫如獅，滿頭大汗，耿剛又道：「你再上一步這老漢就會變成一堆死肉！」

翟天星知他不是戲言，心中一急，猛地抬頭，只見耿剛頭上，是一橫樑，正好利用，於是，他緩退兩步，突然雙掌擊出，只見那橫樑應聲折斷！

耿剛不知翟天星會出此計，見橫樑墮下，急忙退身，但他並沒有放過高老漢，一手拉着高老漢，以他作爲盾牌，擋着下墮的橫樑！

翟天星怎樣也想不到此人臨危也要害人，急忙竄上，但巳太遲，橫樑壓下高老丈胸前，高老丈猛噴鮮血！翟天星見此怒極，竄勢未停，直攻耿剛！

耿剛身未穩地，勉强迎掌，翟天星使出九成眞力，直貫耿剛胸前。

一陣肋骨碎裂之聲，耿剛倒臥地下，滿臉茫然，抖聲叫道：「天星掌……」

翟大星沒有再理會耿剛，回身看老丈，只見他口唇顫動：「紫荷……靠你……」

翟天星心下黯然，這雙掌折橫樑，本是圍魏救趙之法，却成」不殺伯仁，伯仁爲自己而死之概！他緩緩蹲下，身後却起了一陣陰風，立時轉身，雙掌又出！

耿剛拚命之力，幾乎得逞，但他那會想到，至大至剛的天星掌力，遇到越是强勁之力，反彈之力越是威力驚人！只見耿剛身如敗絮，直飛神枱，穿牆而出！

翟天星呆着，耳畔似乎仍聽到高老漢之言！「紫荷……靠你……」

連敗兩個殺手，翟天星知道這事斷無罷休之理，何況還要救出紫荷，看看這地獄的閻王，還有那「金剛護體」神功的和尚……

他草草收拾」老漢屍體，閉目運功，兩個時辰之後，巳見曙光初現。翟大星掃掃身上灰塵，再向嘉裕城進發。

忘情院又豈是忘情之地？

形勢所迫　勇闖煉獄

嘉裕鎭內，繁華依舊。

翟天星知道，這不是探忘情院的時刻，他走過衣舖，買了一套富家公子的衣裳，換過了文士頭巾，逕往「太上逍遙」投店。

小二認得翟天星，爲他選了一間上等客房，當然，銀両是少不得的！小二接過賞錢，更爲落力：「客官來到嘉裕鎭，有我小二在，定不枉此行！」

翟大星笑道：「我早聞道，嘉裕鎭是個好地方！」

小二接口道：「酒色財氣，嘉裕鎭無缺，只要公子花得起銀両……」

翟大星有意無意間，跌下一錠黃金。

小二見了，兩目放光。

翟天星道：「先說酒吧！」

小二道：「太上逍遙的逍遙玉露，早巳名聞天下，客官先嚐一壺，慢慢再說未遲！」

翟天星道：「逍遙玉露？」

小二低聲地道：「這酒並非人人購得，據說是以前皇宮秘方釀製，壯陽補身，連皇帝也靠它……」

翟天星不願那小二嚕叨下去，道：「也好，你先來一壺逍遙玉露，再弄些貴店精餚！」

小二退出，翟天星換過了衣裳。

過了一會，小二抱着一個玉壺，小心謹愼地送到翟天星跟前，他呆呆看着翟天星，幾乎以爲入錯房間！

翟天星道：「怎麼了？」

小二道：「以公子人才出衆，說不定此行收獲比我想像中尤要好！」

翟天星有點不明白。

小二續道：「這處有一間忘情院，院中有一絕色佳人，不過，這位絕色佳人，並非隨便會客，但以公子這般風流倜儻，風采非凡，定會獲佳人……什麼青……」

翟天星笑道：「佳人垂青？」

小二道：「對，對，佳人垂青！來來，先品嚐一下逍遙玉露！」

翟大星接過酒杯果然是色味俱佳的珍釀，轉身對小二道：「你也來試一杯？」

小二呆着，似乎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朶。翟天星斟」一杯，小二急忙接着，先用舌頭一舐，然後一飲而盡，閉上眼睛，表情既趣且怪！

翟天星道：「再說色吧——對」，那位絕色佳人，喚作什麼？」

小二睜開」眼，似乎害怕褻瀆那名字，輕聲道：「柳烟波……琴棋書畫，樣樣皆能！」

翟天星故意喟歎：「好一個名字！」

小二道：「不過，公子往忘情院，還要看機緣！」

翟天星笑道：「你看我氣色如何？」

小二端詳 翟大星一會，鄭重地道：「好極，公子神手俊朗，氣色好極了！」

翟大星道：「不要再胡謅！再說下去，財氣又有什麼？總離不開番攤牌九！」

小二道：「公子錯了，那忘情院內，有一賭坊——並不是普通賭坊，我也是道聽途說，裏面可以賭人命！」

翟天星道：「賭人命？」

小二道：「公子請輕聲，這賭坊極其秘密，只招待貴介皇孫，有些富家，也曾被摒諸門外！」

翟天星道：「那我怎能進去？」

小二道：「我有一個小小的玉璽，是去年一個皇爺打賞，如果公子持這玉璽而去，定然會被好好接待！」

翟天星暗道：「好狡猾的小二！」但他並沒有點破，於是抽出一張銀票，接口道：「這個可以吧！」

小二一看銀票，笑道：「可以了！」他伸手入懷，拿出了一個倒也是光瑩通透的小小玉印。

翟天星接過，道：「而今萬事俱備，那麼，我今夜將好好享受一番！」

小二擺開了飯菜，斟滿酒杯，又道：「公子爺先吃過飽，小睡一回，先去看賭命，再見絕色佳人！」

翟天星不再言語，開懷暢飲，飽餐一頓，小二也知情退去，臨行之前，又道：「公子爺明早回來，定然十分疲倦，我會打點一切，熱水候用……」

翟天星暗想：「倪狄臨死之前，說過嘉裕是人間地獄，看來這地方眞是個人間天堂——稀世的逍遙露酒，上好菜餚，還有絕色佳人，更可賭人賭命，這處豈不是人間天堂，世外桃源？」

小睡之後，翟天星精神抖擻。

忘情院是嘉裕的最大美人窩，當然並不難找！看看天色，是申牌時份，入忘情院不是時候，到那賭坊，看怎樣賭人賭命，正是良機！

忘情院極大，左邊是張燈掛綵，右邊却是一間豪華的賭坊，呼蘆喝么之聲，隱隱可聞。

翟天星進了賭坊，四處一看，却發覺並無特別，於是，他故意露出那玉印。

果然，一個打扮高貴的中年人上前，道：「公子爺，可有收獲？」

翟天星蹙眉道：「人道嘉裕賭坊指爲天下一奇，我倒看不出何奇之有！」

中年人道：「呼蘆喝么，端的是不配公子爺身份，倒不如隨在下去一看天下之奇！」

翟天星道：「什麼天下之奇？」

中年人微笑，轉身向着一個偏廳而去，翟天星亦步亦趨，從偏廳轉出，却來到一個繁花似錦的小園。

翟天星道：「帶我來看花？」

中年人微笑道：「公子的玉印——」

翟天星遞過小小玉印作其不屑之狀。

中年人道：「你看那園中小亭，到了那處，自然有人好好招呼公子爺！」

說罷轉身便走。

翟天星看看那小亭，漫步前去。

來到亭前，兩個小丫環突然出現，上前衽襝道：「公子爺，請！」

翟天星沒有說話，隨着二人，進」亭中。

丫環道：「公子請坐——穩坐！」

亭中設有一張石櫈，翟天星坐下，忽地，石櫈緩緩而下，响起一陣輕微機括之聲。

轉瞬之間石櫈巳停，前面是一條十分光亮冗道，兩個武士般僕人，前來招呼。

其中一人道：「公子爺可先看看，然後吩咐下注！」

另外一人領着翟天星，來到一個石室，室內只坐了五人，每人都是穿着極名貴的服飾。

石室之前，却可下望，下面却是另一個圓形石室，當中站着一人，胸肌賁起，眉宇威嚴。

那人輕擊手掌，兩個半裸的壯男，分別從左右兩面小門出來，這兩人也是極其高大神勇。

當中那人道：「各位請下注！」

石室之內，那五個衣飾華麗的人，其中一個站起，道：「我要眼——先來小注，黃金五千両！」

另一個道：「好，我也來五千両！」

當中那人又道：「各位——」

另一人又道：「我要左眼，一萬両！」

在他身旁一人道：「我要右眼，一萬両！」

果然是賭命，但賭的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命，而是當中那兩個怒目睜眉的壯漢！

石室當中，只有翟天星與另一人沒有下注。

當中那人道：「兩位若未決定，可以下注另外一場，燃香——」

下面巳有人燃」一柱香。

當中那人又道：「照舊規矩，一柱香時限，上！」

兩個壯漢同時狂吼，撲向對方！立時

之間，一場殘忍之極的厮鬥，便在眼前！

這兩壯漢，並不是江湖中人對打，而是狠狠向着對方眼睛而來，當然，他們用盡了辦法，迫使對方屈服！

翟天星感到一陣心寒，可是，在座的人，却是吶喊連聲，猛叫：「左眼……」

另一個狂號：「右眼！」

翟天星感到一陣噁心，而當中兩壯漢，已是血流披面，瘋狂打滾，半裸身軀，幾乎沒有一寸完好！

厮殺場面，翟天星看過不少，但幾曾看過如此無人性的厮殺？

突然，「哇」的一聲！

其中一人笑道：「我早說是右眼！」

公證人從其中一個壯漢手中，取出了眼珠，向衆人跟前幌動，道：「右眼！」

那被活生生挖去右眼的壯漢，拚命在地上打滾，另外一個勝者，也不見得好過，正沿牆喘氣，看來他的手脚早巳折斷！

翟天星看着那手中眼珠，幾欲嘔吐。

閻王地府，也許無此劇鬥！人間地獄，這的確是人間地獄！

忽然，一個小厮趨前，輕聲道：「公子初到，也許覺得太過刺激，何妨小休再看？」

翟天星低頭不語。

小厮道：「公子請隨小人——」

翟天星立刻起來，隨着那小厮出去，轉過了一道石梯，來到一間精緻的雅室。

小厮道：「公子爺好好休息，初來此看人鬥，定然會不習慣，但往後却……」

翟天星噓口氣，道：「實在刺激！」

小厮道：「這還不算，再看下去，還有連場好戲，譬如挖心抽筋……」

翟天星道：「不要說了！」

小厮道：「公子爺若不嗜血，倒不如到忘情別院，那裏溫香軟玉，又有另一番情趣！」

翟天星掏出一張銀票，道：「我情願長住溫柔之鄉，好，你帶我去吧！」

小厮道：「公子爺，敝賭坊的規矩，若不下注，也要……」

翟天星明白，也不欲多言，又掏出了一張銀票，那小厮一看，滿意地收了。

接着，那兩個小丫環又再出現，恭敬道：「公子爺，請隨小婢來！」

忘情別院

出了雅室，轉過幾道月洞門，已回到地面，看來這處果眞是閻羅地府，應有十八層吧！

翟天星猛然吸口氣，心中翳悶，仍未消除，腦海中還似見那掌中閃動的眼珠！

丫環道：「公子爺，你先安坐！」

另一丫環奉上了香茶。

翟天星喝一口，立時感到心曠神怡。

接着一陣環珮叮噹，來了一個半老徐娘，柔聲問：「公子可有心中美人兒？」

翟天星隨口道：「柳烟波！」

那婦人臉露詫異之色，道：「公子好眼光！」

翟天星道：「柳烟波名滿嘉裕，有誰不曉？別院號忘情難道果有忘情佳人？」

婦人道：「柳姑娘……還是請公子稍候，若嫌寂寞，我倒可以先喚……」

翟天星道：「不用，在下只是個凡夫俗子，若是有緣，姑娘必然肯相見！」

婦人無奈，轉身出去。

翟天星呆坐着，想起剛才情景，滿胸悸然，假若不是爲打探那年青和尚，他早便想離開這鬼地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發覺這小小偏廳，竟是暗香浮動，那種似蘭似麝的香氣，使人胸懷頓舒。

忽然，他看見不遠之處，放着一盤圍棋，棋盤之上，黑白子似乎是旗鼓相當，但再小心一看，却是暗藏殺機，白子似是岌岌可危！

翟天星雖是學武之人，但與絕想崖上的無思僧相處日子不少，所謂耳濡目染，對琴棋書畫，也頗爲心怡，可惜自己終日飄泊江湖……

這竟是一局似曾相識的棋局！

再看下去，翟天星霍然站起，這豈不是無思僧所謂「虛中之虛」之局，無思僧花五年時間，才想通之局？記得那年，無思僧破例下山，來到了「天星小築」，爲的是擺下這局，讓翟天星一看。

本來，翟天星也覺得無思僧似乎多此一舉，一局殘棋，又豈值得如此隆重？

可是，當無思僧離去，才悟到這是無思僧留下一個玄機——極樂在何方？

極樂可以在一局殘棋之上，極樂可以是老朋友一聚，極樂可以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成就……這種玄機，多年來在翟天星腦海盤旋，因而使他在武功上，品性上有極大的啓示，翟天星的「指、掌、步」，名滿天下，日臻爐火純靑之境，又豈不是歸功于這一道玄機？

翟天星忍不住伸手一指，一子白子便已悄然落下：

「好——爲什麼我想不到。」竟是一陣嚦嚦鶯聲。

翟天星抬頭，只見珠簾外面，朦朧中站着一人，這朦朧的感覺，不知是那女子太過美的，還是翟天星陷于沉思太久！

珠簾輕撩起，翟天星竟是呆了。

唯一使他想起的，見烟波浩瀚出現的洛水神仙，是的，只有洛水神仙才堪比擬，說得確切點，臉前佳麗，尤勝凌波微步的洛水神仙，因爲她是有血有肉。

「公子下的白子，實在使小女子茅塞頓開！」

翟天星如在夢中驚醒，笑道：「柳姑娘謬讚！」

「你認得小女子？」

「不——除了姑娘，又有誰似柳中烟波？」

柳烟波微微一笑，道：「公子棋藝非凡——」

翟天星連忙接口道：「姑娘誤會，我並非棋藝非凡，只不過這棋局是一個方外之交所授！」

柳烟波有點詫異道：「公子，爲什麼你要直認？」

翟天星道：「在下只是一個凡夫，又何必冒充神仙中人，這樣對姑娘豈不是褻瀆？」

柳烟波道：「公子實是非凡之人！」

翟天星不知如何回答，原來柳烟波雖風塵中人，但對琴棋詩畫，無一不通，很多人爲一親香澤，不惜投其所好，冒充個中能手，只有翟天星一人，竟在這種情形

之下，直認自己平凡，這反使柳烟波覺得他的不平凡。

柳烟波道：「公子擧棋一步，解開小女多載煩憂，無以爲報，只以一曲報君！」說罷輕輕擊掌，一個丫環進來，柳烟波道：「擺琴！」

那個丫環領命，古箏巳擺下，丫環微笑引退。

翟天星似乎聽到那丫環邊行邊語：「這幾年來，我未曾見過小姐如此開心！」

柳烟波不言，輕捲衣袖，琴聲琤琮！

竟是李白一曲「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翟天星聆聽，想不到這絕色佳人，竟能把李白豪情萬丈，從琴音與歌聲之中，表現得淋漓盡至，聽到悲婉之處，又似夜暮低迴，深沉凄淸！

「……與爾同消萬古愁……」

歌聲與琴聲令人盪氣迴腸。

翟天星也忍不住，輕聲道：「與爾消萬古愁！」

柳烟波輕按琴弦，道：「公子又豈有萬古愁？」

翟天星不言，耳際仍洋溢琴音，半晌才接口道：「姑娘，在下此來，除了一睹姑娘豐采之外，還想……」

柳烟波耳根一紅。

翟天星道：「這種凡塵俗務，本不應打擾姑娘，不過，自我來嘉裕之後，只覺得只有姑娘——有人道嘉裕是人間地獄，地獄又豈有……」

柳烟波絕頂聰明，道：「公子何必如此委婉？嘉裕是人間地獄，地獄又豈無淸泉？」

翟天星道：「姑娘爽快，我來此地，爲打探一個不認識的朋友的下落。」

柳烟波笑道：「不認識的朋友？」

翟天星道：「一個和尙。」

柳烟波道：「一個和尙？公子戲言，和尙又怎會來這忘情別院？」

於是，翟天星把昨夜之事一一詳告。

柳烟波蹙眉，半晌才道：「公子稍候——」說罷便出了偏廳，翟天星感到有點茫然，爲什麼自己竟然這麼直率的向這位陌生姑娘打聽如此之事。

也許，這是「緣」字的力量？

大邊約過了半盞茶時份，柳烟波走進來，說道：「公子所言非虛，那位大師巳被囚！」

翟天星道：「被囚？我看未必，他人雖年青，但武功並非一般江湖俠客！」

柳烟波道：「公子有所不知——」她迴身撩起後面的紗窗，又道：「公子，你看！」

翟天星也轉身一看，只見外面巳是萬家燈火，並隱隱約約傳來人聲與樂聲。

柳烟波嘆道：「公子一眼看去，全是這忘情別院的屋舍，別院之內，姊妹凡千，每夜笙歌滿院，主持這院邸，又豈是一般平凡劣紳土豪？」

翟天星道：「地獄與天堂，只是一綫之隔，多少人在這處受煎熬？」

柳烟波道：「忘情別院每日都有新人笑舊人哭，一位年青大師又豈可超渡？」

翟天星道：「而且他爲了救一弱女子，那女子在一布袋之中，其中繁複之情，我也不大了了！」

柳烟波道：「看來大師之被囚，也許是那女子所引起，公子是江湖中人，不過，你還需三思。」

翟天星奇怪道：「姑娘何以知在下是江湖之人？」

柳烟波笑着說道：「我雖處忘情別院，但閱人多矣！」她放下了窗紗，道：「忘情別院之能興盛，所靠的只是一個人，而那個人……」

翟天星道：「是江湖中人？」

柳烟波道：「我實在不知道，但他所用之法，並非可以隨便想像得到，我能處身立足此處三載，想來也是異數！對於其他女子，所受的手段，實在難以形容……也許，忘情別院一大刦，也是無數寃魂野鬼翻身之日！」

翟天星道：「是，那忘情賭坊……」

柳烟波道：「公子既然到過那種神秘賭場，那不用我多費唇舌，所謂聞一而知十！」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我更不能坐視！」

柳烟波道：「你如此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這三年來，多少豪俠，一入忘情別院，便是忘却世間之情！」

翟天星道：「任他是十八層地獄！」

柳烟波道：「假若那名滿天下……」忽然，柳烟波凝望着翟天星，道：「未請敎公子高姓？」

翟天星道：「姑娘爲何有此一問？在下是個凡夫俗子，敝姓翟！」

柳烟波聽得急道：「公子姓翟？翟天星？」

翟天星詫異地道：「姑娘何以知道賤名？」

柳烟波突然站了起來，道：「果然是翟天星，怪不得，怪不得，你那彈子下棋，除了翟天星又有誰？」

翟天星愕然，望着柳烟波。

柳烟波臉現紅霞，十分興奮地說道：「那鬼谷子沒有騙我，忘情別院氣數將盡……」她從懷中掏出了一條絲帕，交與翟天星，道：「這是忘情別院草圖，你看——這是刑院，這是禁蘆，六十四院分佈形勢……」

翟天星望着那草圖，原來這忘情別院竟是如此規模，假若自己亂闖進去，說不定……

柳烟波道：「大師是囚在刑室，據一些老僕所言，主持人便在禁蘆，只要你們有辦法攻破刑室，再向禁蘆攻去，那麼，忘情別院便會全然崩潰！」

翟天星道：「你如何信得在下？」

柳烟波道：「這處很多江湖人來往，公子勇破寂滅谷之事，早巳耳熟能詳，而且鬼谷子推算，此地氣數將盡，難道這大任，便落在你肩上？不過，別院之在，暗卡之多，殺手的隱藏，以一人之力，又怎會……」

翟天星道：「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柳烟波滿臉嚴肅道：「好一句雖千萬人，吾往矣！」

她輕輕擊掌，一個丫環入來。

柳烟波道：「公子，而今時間尙早，

倒不如便飽餐一頓再說。」

丫環會意退出。

翟天星道：「以姑娘的聰明，爲何仍留在此地？」

柳烟波嘆口氣，愁容蓋臉，這位絕色佳人，雖是憂形于色，仍是那麼嬌俏動人，翟天星看到呆了，柳烟波望着窗外，道：「我本來有很多機會離開此人間地獄，但我不忍，千萬人在刀山油鑊，我獨去又豈能安然？」

翟天星佩服道：「姑娘菩薩心腸！」

此時，丫環已擺下酒菜。

柳烟波說道：「翟大俠，在下先乾爲敬！」

翟天星道：「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乾！」

菜餚豐盛，佳人柔情似水，翟天星感到無比的愉快，可是，柳烟波自此不再開言，這一頓飯，翟天星隱隱覺得，柳烟波的眼神中，似有無限悲戚！

難道此去果是如此艱亘。

酒菜用畢，翟天星細看草圖，而柳烟波仍不發一言。坐在古箏之前，一曲流轉，再沒有剛才豪氣干雲，而是隱隱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概。

翟天星看着柳烟波，忽道：「姑娘，假若在下能闖這地獄，姑娘日後……」

柳烟波道：「一切自有主宰，假若有緣，我們自有相見之日，若然無緣，又豈能勉强？」

翟天星默然，把草圖放入懷中，一拱手道：「多謝姑娘相助，請！」

柳烟波別轉了臉龐。

翟天星推開紗窗，飛身而出，忽地，樓閣內琴音又起，那股說不盡的哀愁，在寒氣初臨的夜裏瀰漫着，突然，「琤」的一聲，弦斷琴音也斷！

翟天星感到一陣寒意，難道這一次的闖去，就像柳烟波手中的琴弦？翟天星並沒有半點猶豫，施展着「天星步」從屋頂與屋頂之間飛馳而去。

六十四院，處處暗卡，幸好她心中早已明白地形，半個時辰之後，已離開那些充滿歡笑的別院。

前面是一座陰森的大宅，宅前的一雙獨角獸，雖在黑暗之中，仍顯得異常猙獰，這應是刑室。

和尚被囚在這刑室，他究竟在超渡自己，還是超渡別人，而那布袋中的女孩子，而今又如何？

高老丈的聲音似乎又在耳畔：「紫荷……靠你……」

翟天星再不遲疑，輕輕躍下。

身子仍未穩于地，突然，四方八面湧起了一陣勁風，翟天星半空運勁，那知勁風又起，急忙之中，車身狂轉，反向地面迴旋。

吆喝之聲隨着翟天星身形而起。

翟天星暗地不禁怪責自己大意，同時也不得不佩服這暗中埋伏的佈置。

刑室之前，又豈會輕易讓人闖進？

吆喝聲中，火光同時燃起！數十支火把，把刑室前空地，照得如同白晝。

翟天星揚眉環視四周，只見十多人圍着，地上也躺着十人以上，剛才一身風車狂旋，竟然把其中武功較弱之輩，震倒地下。

空地之外，至少還有卅人圍觀，看來他們早已預知「冷面無常」倪狄與「陰魂不散」耿剛之死，對他們來說，一定是重大的震驚。

翟天星向來是先禮後兵之人，拱手道：「在下……」話未說完那前圍十人，竟同時展身向前，手中俱是持有管狀武器，一時之間，翟天星仍不能分辨是何種武器，只是凝勁以待。

那十人同時揮動手中雙管，翟天星雙袖蓄勁，正看來勢，忽地，那二十支管狀武器，「卡嚓」一聲，同時噴出長長的烈焰！

翟天星感到全身灼熱，那二十支武器，原來是二十支火管，火焰從中噴出，胡胡有聲！翟天星從未遇到如此火攻的場合，眞不知如何應付！但火如猛龍，再無思量餘地，唯有急退！

可是，一退二丈，背後又來一陣灼熱，翟天星突然一個滾身，向着衆人下盤攻去。

衆人稍退，但烈焰卻從上而下，翟天星部份衣物，已有焦灼氣味，他急忙把身弓起，在地上狂滾，雙腿覷準幾個手持火棒之人，雙腿一前一後挑動，猛踢那些人的手部的「會宗」上「外關」兩穴。

前面五人，應聲中穴，狂叫一聲，火棒擲起，翟天星趁此機會，撲身竄向上，手中已抓到兩支火管。

有了火管，以火攻火，那五人一時之間，不敢搶前，總算有半刻喘息功夫！可是，五人倒下，卻另外有十人補上，三十支火棒，又再猛攻！

翟天星火棒護身，雙臂旋揮，織成一個火網，翟天星內力深厚，那十五人在一時之間，無法攻入，火焰被內力摧捲，已把幾人衣衫燃着，滾地狂叫！

漸漸，翟天星手中火棒，燃料似盡，雖然地下滿佈火棒，但這樣瞎纏，終會被對方攻上，葬身火海，他仍狂揮火棒，暗中窺伺附近環境。

空地左方盡處，是一株合抱的大榕樹，枝葉茂盛，根鬚懸垂，翟天星靈機一觸，突然棄了火棒，飛身向榕樹而去，衆人那肯放過？

翟天星一上榕樹，便向濃密枝葉之處攀着，那些圍攻的人，卻仍以火管噴上樹上！

幸好榕樹生機蓬勃，濕氣凝重，一時之間，並沒有燃着，但再燒下去，整棵樹必會燃着，翟天星飛身向下，抱着一橫枝，利用本身的氣力，按下橫枝，猛地向前一掃！

這一掃威力也着實驚人！十多個圍攻之人，竟被掃出十丈以外，翟天星見此法得逞，索性力抱橫枝，向着那想再上之人，狂掃過去！

一時之間，衆人再無攻上之法！

翟天星看見衆人漸退後，朗聲道：「在下只想知道那位大師行踪……」

可是，話未說完，卻是全身盡濕！

原來那些人見火攻無效，卻轉而改用水攻，他們妄圖用强力水柱迫使翟天星現身！

翟天星話不能再說下去，只能狂揮雙掌，護着本身，那些水柱非常狂猛，假若是一般人，早已被水柱射下，好個翟天星，雙掌有如一幅屏障！

圍攻之人，見翟天星仍不現身，水力頓時又再加强，翟天星畢竟是血肉之軀，這樣以掌護體，極費氣力，而且水力之强，翟天星也感到掌心有些灼痛！

力敵不如以智取！翟天星隱身在榕樹之內片刻，已看清形勢，只見樹上橫枝極多，心生一計，故意露出自己行藏之處，在樹影處忽上忽下！

水柱沒有了固定目標，時而向上，時而向下，翟天星趁此良機，把前面十多條橫枝，以雙掌之力，猛然合攏，立時之間，水力反射，向樹下之人灑去！

這合攏樹枝一擋，彷似傾盆驟雨，下面的人，紛紛走避，水柱也立時停下！

但吆喝之聲，卻如鼎沸！

翟天星從樹上窺看，只見已聚了五十人以上！翟天星暗叫一聲「苦也！」因爲只要自己一現身，暗器當有如狂風驟雨而至，怎能逃出？

翟天星是個不易放棄之人，腦中念頭猛翻，但無論如何，只可暫時脫身，但來此地，目的是救人，明知那和尚在刑室之內，而且不入刑室，也不能到達那禁蘆，這豈不是枉却此行？

正在徬徨無計之時，却聽到一陣隆隆之聲。

難道又來一次更狠毒的攻擊？

却原來那隆隆之聲，是那刑室大門洞開！下面雖是光亮異常，但那刑室大門內，却是空洞而漆黑！

忽然，一陣尖聲：「怪不得倪狄與耿剛都一去無踪，——既然你要找和尚，請吧！」

聲音十分刺耳，不能分辨是男是女，但見樹下圍攻之人已散去，頓時，空地黑漆一遍，人聲渺然！

翟天星不敢再大意，隱伏樹上，等了一刻，凝神傾聽，果然再無埋伏，於是，他才輕輕躍下，揮去衣衫與臉上的一些水滴！

這果是人間地獄，未入閻羅殿，便要受此水火夾攻！前面的刑室大門敞開，彷似迎着翟天星，一陣寒風吹過，翟天星打了一個寒噤，不知是濕衫裹身帶來的寒意，還是心底生寒！

翟天星緩緩地步向刑室大門！他耳聽八方，眼觀四面，肯定不會有人來襲，一到門前，閃身而進！

出乎意料之外，刑室內却是一個大堂，十分空洞，只有一片似用大理石雕成的石屏風！

翟天星立定，屏風後面，傳來一陣誦經之聲！他躡步而進，剛一過屏風，便看見另一個大廳堂，當中有百餘枝白蠟燭，圍成一圓圈，圈中坐在一個和尚！

和尚正是當日武林中所見，他身在燭光之中，垂首合什，手揑那亘大念珠，正吟吟而哦，却有說不出的莊嚴！

翟天星慢慢走上前，也合什道：「大師！」

那和尚却全無反應，仍是唸唸有詞。

翟天星道：「在下好管閒事，那日林中……」

那和尚揚眉，道：「施主請回，貧僧無以爲謝——此事由貧僧而起，當然一力承担！假若貧僧再連累施主，雖誦經千年，也無補罪孽！」

翟天星道：「這處是人間地獄！」

和尚道：「我不入地獄，誰入？施主請回！」

一時之間，翟天星無以爲對，又再說了一番，但和尚仍是應以一句：「施主請回！」

這和尚好不通情理！

翟天星索性坐下，默然而對，身上濕氣濃重，倒不如運功乾衣，以免渾身不自在！

轉眼之間，翟天星氣貫全身，頂上冒出熱氣，在燭光之下，似如霧化！

那和尚見此情形，似有意動，忽地，那和尚把手中念珠一揚，立時，那圍繞着身畔的燭光全熄！

翟天星一時心動，雙掌向前一遞，立時之間，那百支蠟燭，又再燃着。

和尚有點驚奇，道：「好內功！」說罷又再把念珠一圈，火焰又再熄滅。

翟天星雙指向左右一指，火光又復燃，如是者幾次，那和尚睜開雙目，道：「貧僧佩服！」

翟天星知他心氣誠懇，道：「大師呆坐此處，究竟有何目的？」

和尚道：「貧僧以試慟之！」

翟天星聽了，仰空狂笑。

和尚十分詫異，問道：「施主爲何如此？」

翟天星道：「佛祖以十忍，仍不能感動世人，大師以呆坐慟人，尤其是這地滿佈殺人，俱是狂魔之輩……」

和尚不明地道：「施主有何妙法？」

翟天星道：「我並無任何妙法，不過，據我所知，這刑室之內，比地獄更可怖，倒不如我們先看一次，相信你看後會有主意！」

和尚沉思一刻，道：「也好！」

於是，二人起來，同向大廳盡處小門而去。

剛到小門，便聽到一聲刺人心肺的尖叫，兩人直奔小門，門外正是一個十分巨大刑室。

室內四處滿佈各種刑具，從夾棍，皮鞭，以至分屍索，釘床，甚至古代的炮烙刑具也有，到處是血漬斑斑，表示這些刑具都曾用過！

尖聲又起，來自當中一虎頭巨鍘！鍘下有一披髮女子，頭正陷於扣首之處，和尚看了，猛然撲上前去！

翟天星眼利，一手拉着僧袍，道：「大師小心，免中奸人之計！」

原來那大鍘之下，是一片不同色澤之石階，假若有人踏上，定然影响那柄鍘上大刀！

和尚看了一遍，心下明白，自言自語道：「好險！」

翟天星道：「你有把握托刀？」

和尚點了點頭。翟天星道：「爲救這女子，我們同上前，你托大刀，我抱那女子！」

翟天星提氣竄前，和尚也不落後，兩

人同至，翟天星一手提起那女子！

同時，大刀已下，和尚肉掌却似鋼鍊，雙手已及時把刀托着，翟天星橫身閃出，而和尚也放下那大刀，一聲隆然，大刀砍下，火星四綻！

和尚噓了口氣，轉身向那女子，道：「姑娘……」

翟天星看着那女子，她已半昏，蒼白的臉孔却是異常美麗，比起柳烟波，絕不遜色！翟天星暗道：「怪不得這些人硬要這女子！」

翟天星爲那女子推血過宮，輕聲道：「紫荷姑娘？」

此刻那女子已醒轉，點首道：「公子是——」

翟天星說道：「你不用多言，能否起行？」

那女子搖了搖頭，翟天星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有這女子不成問題，但怎能背着她毀這地方？

突然，一陣尖聲從遠處飄來，聲音雖遠，但中氣却充盈：「你們既有法救她，我也不再加害……何不移玉步，來禁蘆一會！」

這聲音好熟悉，正是剛才發號施令之人！

翟天星望望和尚，和尚臉上露憤色，翟天星道：「姑娘先在此安歇，事成我們自然來救你！」

那尖聲又飄來：「闖過禁蘆再說！」

翟天星起來，和尚已向前奔去，翟天星只好隨着，只見過了五個大房間，內裏全是刑具，其中有很多他們都是從未見過，但他們相信，這處的東西，比起地獄，簡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翟天星對和尚輕聲道：「你能再以誠慟人？」

和尚念了一聲佛號。

轉眼之間，已走出了刑室，只見前面是一間極大的草廬，四面是婆娑樹影！

禁蘆之前，有八個黑衣大漢，翟天星一看，心中大驚，這豈不是江湖有名的獨行殺手，一時之間，雖不能一一記起這些殺人名字，但他們在江湖上的地位，絕對不在倪狄與耿剛之下！

禁蘆之中，究竟是什麼人，竟有如此力量，招徠這些素以狠辣之人，來爲他效力？

那八人並沒有阻撓，任由他們進入草蘆！

兩人入內，却發現裏面全用上等大理石建成，外面的茅草，只不過是掩飾，裏面佈置堂皇華麗，比皇宮是絕不遜色！

一個面白無鬚的老漢，站在大吊燈之下，他一見了翟天星，便尖聲笑道：「翟天星是名不虛傳，可惜的是——這位大師，却是未曾相識。」

和尚合什道：「小僧少林廣慧！」

老漢仍尖聲道：「廣慧大師，老漢在江湖三十年，似未聽過——少林以廣字排名，只是第三代弟子！」

廣慧道：「貧僧正是少林三代弟子，從未涉及江湖，想不到佛經上有地獄之言，世間也有！」

老漢尖聲道：「忘情別院不是人間地獄，却是人間極樂，否則何以衆多江湖好漢，爲我前仆後繼？」

廣慧不善言詞，無以爲答。

翟天星道：「閣下如何稱呼？」

老漢尖聲道：「你不用知我姓名，你們有胆闖來，何不一試老漢？」

翟天星望着廣慧，廣慧合什道：「死在這地方的男女，不知其數，看來貧僧破戒實在難免，阿彌陀佛！」

翟天星道：「以惡對惡，佛祖也會體諒！」

那老漢蒼白的臉孔，突呈血色，同時雙掌已向兩人遞出，翟天星早有防備，爲挫這老漢銳氣，猛然硬接。

只聽到蓬然一聲。

翟天星只覺熱氣逼人，竟然要猛退五步，才能卸去來力，而身畔的廣慧，也同時退後五步！

好驚人的掌力！

連翟天星的天星掌也要退讓，廣慧的「金剛護體」神功也同樣不敵，這老漢究竟是何來路？

老漢見雙掌得逞，尖笑道：「再接我兩掌，到西方極樂，做你們的好事！」

老漢的掌力有如風雷狂綻，但兩人已洞悉對方實力，不敢再硬拚，同時閃身迴避！

避開一掌，第二掌又至。

這掌簡直是水銀瀉地，一時之間，無法躲避，翟天星照着掌力來勢，向上一竄，身形一起，雙足雖隔着皂靴，仍有火辣而灼痛之感！

而廣慧却並無竄身，反而迎上，只聽見「赫剌」一聲，已被掌力摔起，手中念珠紛飛。

翟天星知道，以兩人之武功，並無取勝之道，趁上竄之勢，也不顧得雙足發痛，雙掌向上面吊燈攻去。

那吊燈是用千顆水晶珠子砌成，在翟天星掌力之下，頓成碎顆，向老漢迎頭而下。

老漢千萬也猜不到翟天星如此懂得利用吊燈，以掌護身，不及發出第三掌。

翟天星趁此良機，已到了老漢身後，運起了十成功力，猛向他背後拍去。

那落下的水晶珠粒，本來向着老漢，而今在翟天星掌下，反向前飛，而廣慧也承着珠子落下，雙臂頓時變成千手，一時掌影身影，猛攻老漢。

這一前一後夾攻，使老漢狂性大發，全身向前一撲，翟天星暗叫不妙，但廣慧並不稍遜，硬用身體接着狂竄的老漢！

而那落下的水晶珠粒，已經射出大門，只聽見外面一陣狂嗥，相信那守在禁蘆外面的八個殺手，已被這千粒水晶珠子射着。

翟天星穩身於地，只見老漢與廣慧雙雙擁着，看來這兩人是凶多吉少，他有點後悔，但剛才的情景，若不利用吊燈，恐怕永無脫身之日！

突然，廣慧緩緩站了起來。

翟天星喜道：「大師，你怎麼了？」

廣慧似有些搖搖欲墜，但臉上却掀起了一陣狂喜，半晌才道：「第八重，第八重……」

翟天星聽了，茫然看着廣慧。

廣慧推開了那老漢，緩緩坐下，看來

是運氣凝功，翟天星不敢打擾，也坐下緩氣。

一會，外面人聲嘈雜，可是，不到片刻，又是人聲寂然，翟天星已恢復體力，只見躺在地上的老漢，衣衫全碎，却露出一件緊袍，袍上有暗花，細看之下，竟是一件御賜的龍袍！

原來這老漢竟是宮中太監，怪不得他聲音尖銳刺耳，而且面白而無鬚。

那時，廣慧的臉上已回復血氣，道：「施主，貧僧不知如何感激，他雙掌猛攻，幾乎破了我『金剛護體』，幸你砸下吊燈，使貧僧頓悟，天女散花，無始無終，五年來苦思，我才明白『金剛護體』第八層的妙竅！」

翟天星道：「恭喜大師，其實……」

廣慧道：「施主，這次我在途中救了紫荷姑娘，想不到竟誤闖這忘情別院，本來，我可以救出紫荷之後離去，後來，才知他的義父被困，只好再來！」

翟天星開始明白，便問：「爲什麼你用布袋裝着紫荷姑娘？」

廣慧耳根一紅道：「有道男女授受不親，爲了她免受奸人所害，我只好用布袋藏她！」

翟天星又問：「在下飄泊江湖，雖與少林有交往，爲何從未聽過大師之名？」

廣慧道：「貧僧自小入少林，得蒙恩師栽培，苦練『金剛護體』神功，從未下山，到了第七重，總無法再進，恩師便叫我下山，也許接觸世俗，能有頓悟，而今果然，那要多得施主！」

翟天星笑道：「那是大師慧根！」

廣慧看着老漢屍體道：「不知此人練的是什麼神功，假若沒有了他，我也不能有所領悟！」

翟天星道：「這太監定是受皇命，設此忘情別院，荼毒江湖好漢，搾取豪門巨富的金錢，不過，眞正的目的，我仍不明，但是，無論如何，這人間地獄，豈能再任它留存，大師有什麼主意？」

廣慧道：「邪魔外道，應嚐一下眞火煉獄滋味！」

兩人出了禁蘆，只見那八個殺手，躺在地上，看來剛才人聲，是那些鷹犬爪牙見到這八個殺手也死，大驚失色，已作鳥獸散。

他們再入刑室，已不見了高紫荷，只見有一紙箋，上書：「若是有緣，他日能會！」

字體十分娟秀，翟天星相信是柳烟波的筆蹟，心中暗道：「這女子果然是與衆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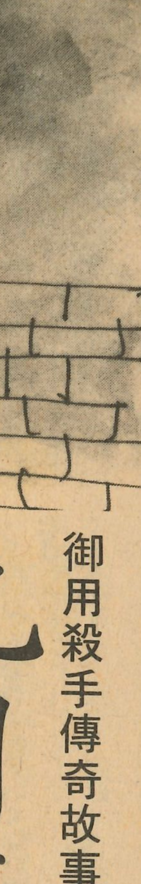
兩人巡視整個忘情別院，放走了那些被禁錮男女，約有三千之衆，並把院中貴重之物，分與衆人，偌大的忘情別院，在二人合力之下，在烈焰中灰飛烟滅！

廣慧已經決定回少林，臨別之時，與翟天星殷殷話別道：「施主何不一同上少林？」

翟天星道：「異日有緣，定當拜訪！請代問候百納禪師！」

翟天星回到當日小林之處，看着夕陽，只見河畔柳絲飄垂，浩水烟波，惆悵不已！

（全文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九月奔雷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飛與當今天子是叔侄，王侯中數他第一，封太平安樂王，又是萬馬王的女婿，由於天地會的出現，會首司馬縱橫暗中勾結朝廷顯貴，目的在傾覆天下。可是在龍飛的策劃下連番血戰，九王爺畏罪自刎，司馬縱橫雖然中了毒傷，還是被他走脫，六個月後，他接到司馬縱橫的錦箋要殺他的第五個義子——長風。長風是住在洛陽東門的白馬寺內，正和其他殺手在密室苦練內功，司馬縱橫買通寺內毘盧閣主管了因和尚，由歐陽絕佈下鐵牢將長風困住，再由假扮和尚的天地會人將他殺害，龍飛查知歐陽絕是司馬縱橫的得力助手，商量先除此人……

火燄機關　誤捉替身

金不換道：「當年我根本沒有機會細看清楚周圍的環境，否則應該可以發現那些機關消息的所在，從而找到一條安全的路偷進去。」

龍飛笑笑。「我絕對承認你的本領在賽臥龍歐陽絕之上！」

金不換亦自笑笑。「就是比不上他也不會差得太遠的。」

「這一點歐陽絕當然也很清楚，所以當年的對你炫耀還是有一個限度。」

「也就因爲他的炫耀我才刻意想辦法不經由那些機關消息進去。」金不換接又笑笑。「在我離開之後，我絕對相信他會將我見識過的機關消息改易或者改進。」

「換轉我也會這樣做的。」龍飛一頓再問：「那到底是什麼辦法？」

金不換道：「要不經由機關消息進去莊院正中水池只有一個辦法，飛越莊院上空，就像飛鳥一樣。」

「好辦法。」龍飛打了一個「哈哈」。「却是不知道要用什麽辦法才能夠將一個人變成一隻飛鳥。」

楊晉亦以懷疑的目光看着金不換，一面笑接道：「傳說三國的左慈，在曹操的侍衞追趕下走投無路，就是搖身一變，化成一隻人頭鳥，凌空飛去。」

金不換大笑。「幸好我本來就不是一個煉丹修道的術士，不懂得遁地飛天。」

龍飛道：「你是利用在土木建築機關消息方面的特長？」

金不換點頭道：「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具巨弩，一支巨箭！」

「用來對付賽臥龍歐陽絕？」龍飛詫異。

金不換道：「靈機的確是由他那座莊院觸發，但所以建造則是因爲突然發覺這種箭弩將會有很大的用途，由設計圖樣到建造，先後也花了我三年的時間，日前試射，有些不大如理想，只等成功了才請王爺前往一看。」

龍飛道：「我也聽聞你在製造一樣很厲害的武器，就是這弩箭。」

金不換道：「巨箭在強弩發射下，遠至數百丈無可阻擋，可以用在戰場上。」

龍飛倏的歎了一口氣。「我却是有些懷疑，眞的如此準確，一箭便能夠將歐陽絕射殺水池中。」

「要看那個人的本領了。」

「那個人。」龍飛一怔隨即便恍然大悟，「你是要利用那具弩箭將一個人射進去，刺殺歐陽絕？」

金不換點頭。「那刹那歐陽絕必定大吃一驚，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們派去那個人只要能夠把握時機……」

龍飛道：「這件事非常危險……」

金不換自信的道：「在箭射出之前，重量，角度，距離，風向我都會算清楚，除非意外突然得完全脫離我的預算，否則若是有危險，也是出自那個人的身手欠靈活。」

龍飛沉吟說道：「那需要一個怎樣的人？」



金不換道：「他的內功當然要非常好，否則人在半空，只怕便已頭昏眼花，身手也當然要非常敏捷，在箭射中水池後立即能夠脫出來，暗器還要有相當造詣，以便必要時能夠將歐陽絕迅速截下來，而最重要的一點，當然就是他的武功必須高出歐陽絕許多，能夠在歐陽絕的心腹抵達之前將他擊殺。」

龍飛沉默了下去，金不換接道：「我們當然也要配合他的行動，在箭射出後立即向莊院攻擊。」

「這容易，只是……」龍飛嘟喃着：「這個人……」

金不換想想，道：「我心目中已經有一個對象。」

龍飛看看他，道：「我知道你在說那一個。」目光一轉一亮。「世間的事有時候就是這樣，不說不見，一說便來了。」

從堂外走進來的是一雙青年男女，女的淡紫衣裳，擧止輕盈，有如九天仙女，飄降人間。

她叫做香芸，是一代名醫香九齡的女兒，也是龍飛最小最疼的一個義女。

那個男的一身秋香色長衫，烏亮的頭髮用一頂紫金冠束着，只是在左右耳旁垂下了兩綹，却旣不俗氣也無絲毫的脂粉味，相反很瀟洒。

他的一雙手修長光潔，驟看有如用玉石彫琢出來，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魔力。

在江湖上他非常有名，提起萬花山莊莊主常護花，大家都知道是年輕一輩劍客最負盛名的一個。

他與龍飛本來一點關係也沒有，只因爲看不過天地會的所爲，再加上一些私仇，與天地會作對，獨闖天地會分舵，險死還生，爲龍飛的人救去，才知道龍飛的眞正身份，知道天地會勢力的龐大，目的所在。

然後他毫不猶疑的加入了龍飛方面，在承德行宮接受爲期三個月的特殊訓練，變成龍飛座下一個超級的御用殺手，効命當今天子。

到現在爲止，他都沒有讓龍飛失望，交給他的工作非獨能够迅速完成，而且做得乾淨俐落。

金不換目光落在他面上，嘟喃道：「沒有比他更適合的人了。」

常護花聽着，脚步停下。「可是有什麽事要我做？」

龍飛只是問：「你暗器練成怎樣？」

香芸替他回答：「我看他已有資格被列入江湖上前十名的高手內。」

龍飛拈鬚微笑。「芸兒一向獨具慧眼，當然絕不會看錯的。」

香芸不知怎的俏臉上飛起了一抹紅霞，龍飛接問：「金剛氣功方面又如何？」

常護花道：「已練到了第七重，若是依書上所說的，今夜相信可以突破第八重的了。」

「很好。」龍飛笑容更盛。「看來這件工作的確非你莫屬。」

常護花道：「暗殺五哥的間接兇手可是找到了？」

「就是那個賽臥龍歐陽絕。」

常護花想想，道：「這個人據說精通土木建築，機關消息……」

「金老師曾經作客他那座莊院，研究所得，要進去只有一個方法。」龍飛一頓，接道：「詳細的情形他會跟你說清楚的了。」

香芸忍不住問道：「那到底用什麽方法？」

龍飛道：「護花要變成一個飛人。」

「飛人？」香芸一怔。「乾爹要他像飛鳥般飛進莊院去？」

龍飛點點頭。「我本來有些担心，但他金剛氣功已練到這個地方，則可以放心的了。」

香芸搖頭道：「我就是想不透一個人怎能够變成飛鳥一樣。」

龍飛正要回答，香芸突然又道：「難道是以前什麽將人射進空中？」

「好聰明的孩子。」龍飛由衷之言。

香芸目光轉向金不換。「若是金老師設計，則絕對可以放心的了。」

金不換心頭大樂。「若是有什麽差錯，我這個老頭兒，便改名石也換，任憑處置。」

香芸忙道：「金老師言重了。」

龍飛道：「有這番話還有什麽不放心的。」

金不換接道：「至於發射弩箭的地點我也已心中有數。」

龍飛道：「事隔多年……」

金不換截道：「莊院的機關消息也許已一直改良，但那個火眼的位置以及周圍的環境應該是不會改變的。」

龍飛再問道：「你是否還有其他的辦

法？」

金不換道：「沒有了。」龍飛又沉吟了一會，手中摺扇刷地打開，那柄摺扇碧玉爲骨，扇面上兩個字一斷，三個字四個字一斷，寫的都是一個個名字，那都是倒在他摺扇下，有頭有面的江湖名人。

那柄摺扇也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玉骨銷魂。

摺扇那樣子的打開也成了他的習慣，也就是表示他同意那個辦法。

× × ×

金不換在土木建築，機關消息方面的確是一個天才，所謂天才也就是思想有異一般人，在一般人的眼中，這種人簡直就是狂人。

那座弩箭也的確令人有一種瘋狂的感覺，金不換的計劃當然也是的。

弩箭在運送的時候大部份都給拆開來，表面看來只是一堆堆木塊木條木柱，運送的御用殺手也裝扮成土木工人模樣，去那兒建造房子的。

到了目的地，他們依照圖樣以及金不換的吩咐將那些木塊木條木柱組合起來，卻變成了一座奇大的弩箭。

那支箭足有常護花身長的三倍，弩座高而闊，二百多個死士都只是花了半個時辰便已裝嵌妥當，在結構方面無疑是非常巧妙。

金不換卻在一個時辰之後才決定將箭射出去，他的面上雖然有笑容，但誰都看出他的心情非常緊張，汗珠巳經在他的額上冒出來。

弩箭完全是以機簧發射，齒輪轉動的聲响令人驚心動魄，箭射出去的那刹那，衆人的心也幾乎全都跳出來。

弩箭座落在高岩的平台上，箭在這個位置射出去，出了平台，離地何止百丈，有什麽意外掉下去，要不粉身碎骨才怪。

箭去得非常迅速，常護花如骨附蛆，緊貼在箭上，雙手緊抓着兩個木把手，雙脚亦緊夾着兩個木套子，要掉下來是很難的了，但被射進空中那刹那，仍然不由得魄動驚心。

那刹那他腦海中出現了短暫的空白。然後他生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旣刺激，又奇妙。

以這種速度飛越長空的人，這當然前所未有，難得他一身內功那麽好，這種速度下仍然能够迅速適應，一雙眼睛也隨即能够張開來，看清楚周圍的情形。

日朗天清，那刹那他難免有一種感覺，與天巳很接近，然後又發覺，天仍然是那麽遠。

居高臨下，尤其是他這種高度，視野當然非常廣闊，那也是一種非常有趣的享受。

他看到了歐陽絕那座莊院的時候，箭速巳經緩下來，箭勢也開始向下。

隨即他看到了那個水池，也巳能够肯定箭是落在水池當中。

金不換計算得果然準確，常護花由衷的佩服，一口眞氣緊接運行，算準了角度，距離，手一鬆，離開那支箭，飛鳥般落下。

× × ×

歐陽絕的年紀與金不換差不多，但表面看來却要比金不換年輕。

這些年來他養尊處優，再加上種種藥物，當然有一定的帮助及效用。

他的財富來自替別人設計機關，藏寳的，防護的，以傷害別人爲目的的，諸如此類，價錢越出得高，設計也就越精巧。

這其實都是他多年研究下來的心得，平日無事，他就在思索，進一步加以改良，一個好像他這樣的人，雖然沒有親自動手，間接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命，所以仇家也很多，但由於他的小心謹愼，莊院的機關設計又多，到現在仍然活得非常好。

也一如金不換所料，在他離開之後，歐陽絕巳然將莊院中的機關設置轉換，或者加以改良，但他正午這種浸在溫泉中的習慣，却是一直維持到現在。

溫泉的附近，不錯並沒有什麽機關佈置，要進入他這座莊院却談何容易，而一直以來，都沒有出過亂子，所以他每一天正午都非常放心的浸在溫泉裏行氣運功。

這也知道並沒有太大的帮助，但只要有少許帮助他還是樂於去做，何況這其實是一種極佳的享受。

今天當然也不會例外，不同的只是他突然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响，睜眼看去，便看到了一支奇大的箭向水池落下來。

那刹那他不由呆了呆，然後一隻中了箭的兎子也似從水池裏躍起，向池邊奔去，才來到池邊，那支箭便「通」的插進水池中，激起了怒濤也似的水花。

歐陽絕一顆心那刹那也幾乎給嚇得從口裏跳出來，一張臉同時變了顏色，他的胆子當然並不大，否則也不會將莊院弄成這樣子。

他混身上下一絲不掛，這種赤裸在這種環境他雖然巳經習慣，甚至巳沒有赤裸的感覺，現在却非獨有，而且一些安全的感覺也沒有。

在他那完全是一種陌生的感覺，也就因爲這種感覺，他非常自然的選擇了存放衣服的方向，却才離開水池，常護花巳然鬼魅般出現在他眼前。

他驚呼，在旁邊的石燈座下抽出了一柄劍，那座石燈燈座上的一截同時飛起來，凌空襲向常護花。

三枚暗器同時從常護花的左手射出，形狀有異一般，速度也是，那其實完全是爲了增強速度威力而打造成那樣子。

歐陽絕的劍巳準備出擊，一眼瞥見暗器，立即護身，那三枚暗器仍然有一枚打進了他的小腹，一穿而過，他立即有反應，伸手掩住了小腹，血却從他背後的血洞射出來。

他也立即感覺到，發出了一聲怪異的悲呼，在他來說，受傷簡直是沒有可能的事。

這種被傷害的感覺在他來說是那麽陌生，又是那麽遙遠。

常護花那邊巳閃過石燈，隨即又進擊，他閃避的身法非常怪異，簡直就像是爲了閃避那座石燈而創設，這其實就是隨機應變，只不過他應變的速度奇快，巳接近人力的極限，看來才覺得怪異。

那座石燈着地立即爆開，射出了十二枚暗器，每一枚只有三寸長短，刀一樣，

直沒入泥土裏。

常護花若是以劍去擋那座石燈，不難就傷在那些暗器下。

他一閃而過，身形凌空未落，又發出了三枚暗器，歐陽絕悲號中急閃，三枚暗器的一枚打在劍上，那支劍立時被打碎。爆出了一團火焰，一枚梭子也似的暗器接從斷口中射出來，射上了半天。

那絕無疑問也是歐陽絕的傑作，兩劍交擊，那團火焰足以擾亂常護花的心神視綫，從斷口射出來的暗器亦足以致命。

常護花的身形這時候巳落下，劍勢奔雷閃電也似，「霍霍」聲响中，也不知向歐陽絕劈出了多少劍，歐陽絕的右臂終於在劍光中斷下來，仍握着那柄斷劍，飛墮進水池裏。

他的身子亦倒栽了下去，池水迅速被染紅，常護花一隻貓也似緊接竄進去，劍刺向歐陽絕的咽喉。

「慢着——」歐陽絕狂叫。

常護花的劍在他的咽喉前半寸停下，歐陽絕隨即怪叫：「我不是歐陽絕——」

常護花道：「我見過你的畫像，也有若干你的資料。」

歐陽絕用力搖頭。「我只是歐陽絕的替身。」

常護花道：「無論你是否替身，都難逃一死，但在別的人出現之前，我仍然可以給機會你解釋。」

事實常護花也感到奇怪，那支巨箭的飛越莊院上空，應該可以引起莊院裏面的人注意，可是到他將歐陽絕迫進水池，仍然不見有其他人出現。

這座莊院以他們得到的資料，住有接近二百人，大部份都是歐陽絕一手訓練出來的匠人，也都有一身武功，兼任護院的工作。

以這座莊院的機關消息設置，再配合那些匠人的武功，可以說非常安全。

歐陽絕喜歡住在安全的地方，越安全越好，也所以除了土木方面的學問，還訓練那些人的武功，以及如何運用一些小巧的機簧暗器。

那都是他親自設計，部份巳高價賣到江湖上，雖然小巧，殺傷力也很大。

這樣的一座莊院，當然令人有一種很安全的感覺，但好像歐陽絕這種人，這只怕還不够，應該一有什麽不妥，立即就能够召來數十個近侍。

現在却是一個也不見，唯一的解釋，應該就是眼前這個歐陽絕大有問題。

這個歐陽絕立即解釋道：「我本姓吳，只是一個與他相似的人，十年前被他送來這裏，在他的改造下，變成一個與他很相似的人，他要我做的，只是他離開莊院的時候，以他的身份做他平日要做的事情，好讓別人以爲他仍然在莊院之內。」

常護花淡應一聲：「是麽？」

歐陽絕叫起來：「這是事實，這個時候我怎還會說謊？」

常護花接問：「他也敎你武功以及如何使用這裏的機關設置。」

「並不多，他只是要我表面看來更像他，以便他能够自由做他喜歡做的事。」

「你說得很不錯，若是你能够證明你說的全部是事實，就更好了。」

歐陽絕苦笑。「我如何證明？」

常護花道：「這你要想辦法了，想不到是你的不幸。」

歐陽絶又嚷起來：「你不能够這樣的，殺一個完全沒有關係的人。」

常護花笑道：「你是他的替身，怎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歐陽絶一怔，道：「可是我從來沒有殺過人，沒有做過任何的壞事。」

常護花道：「現在當然是沒有的。」

歐陽絕又道：「可是我現在巳經受了很重的傷，還斷了一條右臂。」

常護花一直留意着周圍的情形，這時候他巳經聽到了一陣玉哨聲，可是周圍仍然不見有其他人出現。玉哨聲是御用殺手所用，那樣吹是表示他們巳經攻進來，準備與常護花會合，他們配合得的確很好，只是未免來得快一點，也是說，他們應該是在毫無阻撓的情況下衝進來。

整座莊院難道竟然巳眞空，所有歐陽絕的人都巳撤走。

常護花不能不相信，緊盯着眼前的歐陽絕，搖頭道：「你是個儍瓜。」劍突然刺出。

歐陽絕驚呼，常護花却只是以劍封住了他右臂以及小腹附近的穴道，阻止血再注外流。

歐陽絕驚呼着嚷道：「不要殺我，我只是一個替身。」

常護花長劍的劍尖輕抵在他的咽喉上，但他半截身子巳然痳木，嗓子却沒有影响，又嚷起來：「你騙我，這個地方一些也不安全。」

常護花道：「只是我們進來的方式在你那個主子意料之外。」

「求你不要殺我——」又是這句。

常護花道：「暫時我們是不會殺你的，主要以後當然要看你是否願意合作。」

「我一定合作！」

「是了。」常護花接問道：「你叫什麽？」

「吳智，湘西人，家裏……」

常護花揮手截住。「够了，其他的話以後再說。」

數十個御用殺手也就在這個時候四面八方湧進來，吳智看着，眼珠子也幾乎瞪了出來。

四個殺手的頭目迅速奔到常護花身旁，那片刻間巳然交換了意見，爲首的一個隨即對常護花道：「莊院到處都沒人。」

常護花一面收劍一面點頭。「這個人也不是眞正的歐陽絕，我們的行動，早巳在對方意料之中。」

「那我們……」

常護花毫不猶疑的道：「吩咐在所有地方撒下火種，徹底燒毀這個地方。」

一支烟花火炮隨即在那個殺手的手中射出來，在空中爆開，那跟着湧進來的殺手立即又四面散開。

常護花接道：「這個人帶同去，小心照料，保護，他應該是最接近歐陽絕的一個，對歐陽絕以及這個莊院的人應該有相當的認識。」

兩個殺手隨即將吳智從水池架起來。

常護花一頓又道：「還有就是搜集這附近的人的意見，以拼圖形式拼取他們的

相貌，再着附近縣鎭的綫眼在意。」

話說完，周圍八個殺手又退了下去。

常護花終於一笑，道：「這一次我們唯一的收穫應該就是肯定了白馬寺的事情的確是歐陽絕暗中策劃，這個人與司馬縱橫仍然保持相當的聯繫，極有可能在策劃另一個大陰謀。」

一個殺手道：「我們現在只有盡量搜索，搜查他們的下落。」

常護花道：「無論他們在進行什麽計劃，事情總該有預兆跡象的，但望我們能够發覺得早，及時阻止。」

「但望如此。」那些殺手都是這種心態。

常護花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往外走去，看着他，那些殺手都露出敬羨的神色。

不全因爲他的胆量身手，冒險飛越長空，還因爲他處事的鎭定冷靜，以及那份爲正義不惜拋却一切的豪情俠氣。

在江湖上他是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而他的萬花山莊富甲一方，年青多金，他却是毫不猶疑的加入龍飛的麾下，做一個御用殺手。

也許很多人都認爲他是一個傻瓜，但天下間若是多一些他這樣的傻瓜，又何愁得不到太平？

火終於起了，因爲撒上了火種一發不可收拾，整座莊院片刻間變成一片火海。

× × ×

看到那一片火海，歐陽絕體內的血液亦彷彿燃燒起來，連他自己也很奇怪，居然能够忍受得住那股衝動，沒有衝出去跟龍飛的人拚命。

那座莊院前後花了他多少心血，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也當然沒有人比他更關心。他現在正在莊院對面絕壁的一個岩洞內，那個岩洞乃是一個天然岩洞，非常隱蔽，而更難得的是直通進水裏，也因此他特別在莊院築了一條秘道，經由水底，連接這邊岩洞，而在水底秘道之上加上石塊，只看表面，絕難發現秘道的存在。

這條秘道他是準備必要時逃生之用，已經築好了十多年，他雖然不致於忘掉，却不以爲會用得着。

以他那座莊院的設計，一般人要攻進來，闖進來，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而一直以來，他生意都做得很小心，只是買賣特別打造的兵器暗器以及機關消息，土木設計的圖樣，儘量抑制內心那一股衝動，不讓自己涉足插手其中，也不要知道得很清楚，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他絕無疑問是一個聰明人，但還是不免上了司馬縱橫的當。

司馬縱橫重金買下了那套擊殺長風僧的機關設計圖樣，還借用了歐陽絕的二十多個高手匠人，歐陽絕却是不知道，司馬縱橫座下應該沒有他這種天才，但精細的高手匠人却還是不少。

一直到長風僧在白馬寺被殺，司馬縱橫才親自將那二十多個高手匠人送回來，告訴歐陽絕是怎麽一回事，並告訴歐陽絕這件事已做到歐陽絕是他的屬下，全力策劃負責刺殺長風僧的行動。

歐陽絕當然大吃一驚，可是他仍然不相信司馬縱橫說的龍飛一定有辦法輕易的將他殺掉。

那座莊院給他的安全感並不是一朝一夕。

對於金不換在龍飛座下工作他也一樣不以爲意，他絕對承認金不換也是一個高手匠人，却絕不以爲金不換有這個本領，不爲所覺的派人潛進莊院來殺他。

司馬縱橫跟他賭十萬兩銀子。

他其實也並不是完全放心，一聽司馬縱橫出手這麽大，以十萬兩銀子作賭注，不由得他重新考慮。

司馬縱橫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不知道倒還罷了，既然已知道，當然不會以爲這個人會開這種玩笑。

在再三考慮之後，他終於下令隨時準備撤退，也動用了那個他已經準備了多時的替身。

他仍然懷疑，可是他還是先溜到這邊秘洞來，靜觀其變。

那支巨箭的出現大出他意料之外，在巨箭射進莊院之後那些御用殺手的行動亦使他瞠目結舌，他完全明白那是受過嚴格的訓練，才會配合得那麽好，而動作才又會那麽敏捷。

最令他魂動驚心的還是從巨箭上躍下那個人，他由心寒出來，但看見莊院着火燃燒，怒火還是不由冒起來。

「他們竟然敢燒我的莊院，」他不由說出這句話，兩手握拳，好像要擊出去。

「沒有什麽是他們不敢做的。」司馬縱橫就坐在歐陽絕身旁，仍坐在那張椅子上，一面似笑非笑，若有所得的表情。

歐陽絕應聲回頭，瞪着司馬縱橫，欲言又止，司馬縱橫悠然接說道：「燒莊院只是一件小事。」

「小事？」歐陽絕的眼珠子也彷彿要瞪出來。

司馬縱橫道：「最低限度除了你那個替身，其他人仍然安全。」

歐陽絕咬着牙。「你知道我那幢莊院花了我多少心血，多少銀子。」

「銀子身外物，只要人還在，毀了的莊院可以重建，人死却是絕不會復生。」

歐陽絕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司馬縱橫接道：「再說，以你這種才華，若是老死在這座莊院，不是太可惜？」

「我已經够老的了。」歐陽絕冷笑。

司馬縱橫搖頭。「果眞是這樣，我也不敢來驚動你老人家。」

歐陽絕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別人說你不擇手段，現在我相信了。」

司馬縱橫道：「你早該相信的，無論什麽事，一個人兩個人說的末必是事實，但幾乎所有人都是這樣說，你便要認眞考慮。」

歐陽絕道：「由開始便是一個陷阱，你一定要我上當，最後去爲你賣命。」

「好像你這種人才，我若是也放過，要不是白痴，那便是胸無大志。」

歐陽絕冷笑。「你認爲用這種手法很有趣？」

「而且一定很有效。」

「你其實不一定要殺長風僧。」

「但必須是長風僧這一級，也這才能够刺激龍飛，立即採取報復的行動。」司馬縱橫接打了一個「哈哈」。「我也替他擬好了幾個計劃，如何毀掉那座莊院，却

没有一個管用。」

歐陽絕道：「我也不以爲他能够攻進去。」一頓一歎，「這却是我錯了，以他的勢力，要將莊院夷爲平地，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當然了，只要他開口，隨時能够調動千萬馬步兵。」司馬縱橫又打了一個「哈哈」。「他却用一羣御用殺手，那原則上並沒有分別，只是更顯得他的決心。」

歐陽絕道：「你也知道他會用那樣的一支巨箭，先將人射進來殺我。」

司馬縱橫搖頭。「若是知道，我現在也不會替你揑一把冷汗。」

歐陽絕道：「你却是肯定他一定能够殺我，甚至要跟我賭上十萬兩銀子。」

司馬縱橫道：「那是我知道他座下有一個高手匠人——金不換！」

「金不換算是什麽……」歐陽絕話說到一半，突然住口。

司馬縱橫道：「據說他曾經在這裏作客。」

「是我請他到來的。」

「因爲你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存心要向他炫耀你的成就。」

「這已是十年前的舊事，事後我也已另外作過安排。」

「他當然知道要經過莊院而不驚動你，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所以造了那樣的一支巨箭。」

歐陽絕冷笑。「也虧他想得出來。」

他口裏儘管說，心中其實已很佩服。

司馬縱橫道：「好像他那種人，十年思慮下來總該有一個破解的辦法的。」

「你沒有對我提及龍飛座下有一個這樣的人。」

「我以爲你們之間就是沒有來往，也應該知道對方的下落的。」司馬縱橫還是若無其事的。

歐陽絕怔怔的看着司馬縱橫，一會才道：「你其實可以提醒我小心金不換，可是你沒有。」

司馬縱橫道：「這其實並沒有什麽不同，白馬寺事發你這座莊院是毀定了。」

歐陽絕道：「對你又有什麽好處？」

「沒有了莊院，你大概不會再有其他的藉口來推辭我一番誠意的邀請。」

歐陽絕搖頭。「怎會有你這種人？」

司馬縱橫道：「翻開歷史，你就會發覺好像我這種人，其實多得很。」

歐陽絕冷笑。「也許我根本不懂得歷史。」

「果眞如此，他也不會自稱是賽臥龍。」司馬縱橫搖頭擺腦的。「臥龍鳳雛，得一而可以定天下，何况是賽臥龍。」

歐陽絕一陣啼笑皆非的感覺，司馬縱橫接道：「當年劉玄德三顧草廬，一片誠意，邀得諸葛臥龍相助，乃有三分天下的局面。」

歐陽絕悶哼道：「你若是有劉玄德三顧草廬那份誠意便好了。」

司馬縱橫道：「歐陽先生已忘了我也已三顧，而且將火燒草廬這一着延遲到現在。」

歐陽絕又是怔住，司馬縱橫接道：「當年劉玄德等在草廬外，三弟張飛耐不住性子，要往草廬後燒一把火，將諸葛孔明趕出來。」

歐陽絕道：「到底沒有燒。」

司馬縱橫道：「我身兼劉備張飛兩重身份，難免有些兼顧不到。」

歐陽絕突然長歎一聲。「我是說不過你的了，事情到這個地步，說什麽也是廢話。」

司馬縱橫撫掌道：「然則歐陽先生是答應出山助我一臂之力的了。」

「我若是不答應，只怕死無葬身之地，甚至不用離開這個岩洞的了。」

司馬縱橫打了一個「哈哈」，道：「我怎會是一個這樣心狠手辣的人。」

歐陽絕搖頭。「這個時候，大家還說這種話，有什麽意思。」

司馬縱橫道：「歐陽先生有什麽條件，無妨提出來，在可能範圍……」

「還我一幢這樣的莊院當然是要的了。」歐陽絕突然又搖頭，歎了一口氣。「除非你眞的能够取得天下，否則要你答應什麽，都是廢話。」

司馬縱橫道：「你應該有信心的。」

歐陽絕道：「我只知道龍飛現在佔盡優勢，你却是連兩條脚也斷了。」

司馬縱橫笑了笑，笑得很好看，他有一種怪癖，開心的時候固然笑得很好看，不快樂的時候也一樣，他笑着，道：「勝敗乃兵家常事。」

歐陽絕道：「這若是你的心裏話就好了，你現在能够用的人大概已不會多，無論要採取什麽行動，事先還是要考慮清楚的好。」

司馬縱橫笑着點點頭。「我會的」

歐陽絕目光回到燃燒着的莊院。「巨箭固然是意外，敢隨箭射進去的殺手也一樣令人意外的。」

「那個人的胆固然要大，內功也要好，武功更不在話下了。」司馬縱橫又笑笑。「連我也不能不佩服。」

歐陽絕忽然問：「你知是那一個？」

司馬縱橫道：「萬花山莊的莊主常護花。」

歐陽絕一怔，道：「就是那個被稱爲年青一輩最有前途，最負盛名的劍客。」

司馬縱橫點頭道：「那並非過譽，這個年青人的確有幾下子。」

歐陽絕道：「看來你非獨跟他交過手，而且還吃過他不小的虧。」

司馬縱橫只是道：「我很想殺掉這個人，可是到現在仍然殺不掉。」

歐陽絕道：「是不是這個人的運氣也很不錯。」

司馬縱橫道：「可以這樣說。」

歐陽絕道：「也是說，好像一個我這樣倒霉的人暫時還是不適宜找他算賬。」

「你們總會有機會見面的。」

歐陽絕看看他搖搖頭。「看來跟着你總要担驚受怕，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司馬縱橫道：「你知道他爲什麽不殺你那個替身？」

「吴智那個小子胆小畏事，方才當然已將他是替身的事說出來。」歐陽絕冷笑。「這個若是管用，也不會甘願做我的替身。」

「你要他刻意模仿你的一切舉止，大概沒有什麽比他更了解更熟悉你的了。」

「他們不殺他就是要從他的口中知道有關我的一切？」

「我看他一定會非常合作。」

歐陽絕沒有作聲，司馬縱橫接道：「你大概也知道有所謂名人譜。」

「名人譜上當然有我的資料，再加上金不換以及我那個替身吳智的提供，是必更詳盡，除非我不露面，否則一定會給他們的眼綫發現。」

「所以我以爲，你還是暫時留在我身旁，與我合作幹一番大事。」

歐陽絕只是問：「我是否還有拒絕的餘地？」

「以我看就沒有了。」

「那還說什麼。」歐陽絕突然大笑起來。「幸好我的年紀也已經差不多，什麼享受也大都享受過了。」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你應該有信心的。」

歐陽絕道：「在你全盛的時期，尚且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現在，又還有多大作爲？」

司馬縱橫笑了笑，歐陽絕接道：「若是我沒有看錯，你現在要做的只是一種報復的行動，正如殺白馬寺長風僧，根本談不上什麼大志壯舉。」

司馬縱橫大笑了起來，這也是他的一個習慣，當他的心事被人看破，就會大笑來掩飾。

只是他不惜這樣來要歐陽絕加盟，當然已心中有數，跟着要進行的報復，也當然不是暗殺龍飛的義子正如長風僧之類這麼簡單。

× × ×

龍飛當然是一個聰明人，長風僧的被殺無疑令他非常悲憤，但到他決定對歐陽絕採取行動的時候，已完全冷靜下來。

「我所以一定要襲擊歐陽絕的莊院目的只是要證明一件事。」在聽過常護花金不換的報告後，龍飛說出了他的目的。「司馬縱橫與歐陽絕是否已走在一起。」

金不換應道：「現在，可以肯定的了，歐陽絕若非與司馬縱橫是在一起根本不會放棄他那座莊院，那是他一生的心血所在。」

龍飛道：「他決定與司馬縱橫合作却是在你們進攻那座莊院之後。」

金不換似有懷疑，常護花却點頭道：「之前，司馬縱橫告訴他我們會對他採取報復的行動，他一定仍然有懷疑，所以會在撤退同時，留下一個替身吳智來證明司馬縱橫的說話。司馬縱橫也是必同時告訴他，我們定必能够突破莊院所有的機關消息，直殺進水池刺殺他。」

龍飛道：「他們若是已經合作，司馬縱橫一定不會讓他犧牲任何人。」

常護花說道：「那個吳智雖然是胆小，武功又不好，但可以假亂眞，已經有很大的利用價值，那樣犧牲，未免有些大才小用。」

金不換插口道：「這說來實在有道理，歐陽絕胆小畏事，所以才會有那座莊院，建築得固若金湯，以他這種性格的人到了這個年紀，應該更不會冒險犯難，跟司馬縱橫那種人合作的。」

龍飛道：「白馬寺的事他只怕也全不知情。」

金不換笑道：「好像他這種胆小鬼，若知道要殺的是什麼人嚇都嚇壞了。」

龍飛道：「司馬縱橫當然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白馬寺殺長風根本就是一個陷阱中的陷阱，眞正的目的只怕是在要他負上協助暗殺長風的罪名。」

金不換沉吟道：「我們這一次這樣對付他，是不是反而帮了司馬縱橫的一個大忙？」

龍飛道：「可以這樣說，但我們就是不動身，司馬縱橫也會借我們的名義動手的。」

「叫天地會的人假扮我們的人襲擊莊院？」金不換怔了怔才問。

龍飛點頭道：「這當然會在看清楚我們的動態之後，我們眞的不動了，他才動歐陽絕的莊院，而再有這段時間的籌備，他的計劃是更加完美。」

金不換道：「白馬寺之後的計劃？」

龍飛點頭，歎了一口氣。「我們眞正要小心的，還是他這個計劃。」

金不換不由問道：「那又是什麼的計劃？」

「知道就好了，現在我們一些跡象也看不出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必然與歐陽絕的才智有關。」

金不換搖頭。「這個人擅長土木建築，機關消息，這門子學問用途却極廣。」

龍飛歎息着接道：「白馬寺殺長風，利用到少林高僧，目的只是要借機毀去歐陽絕的莊院，迫使歐陽絕合作，他跟着要進行的計劃將會是怎樣令人驚心動魄。」

金不換道：「歐陽絕沒有這個胆子，也沒有這個魄力。」

「有司馬縱橫相助，這個人我看會脫胎換骨，有一番作爲。」龍飛的語聲異常低沉。

金不換沉吟片刻，終於點頭。「司馬縱橫若是沒有這份信心，也不會花這麼多心血，誘歐陽絕上當，然後迫他就範。」

常護花沉吟着道：「也是說，歐陽絕應該是整個行動最重要的一環。」

龍飛道：「以我們一直以來與司馬縱橫交手得到的經驗，這個人就是喜歡獨斷獨行。」

常護花接道：「若是他手下做不到的，他會親自動手，可以說是一個急性子。白馬寺一事看似是經過長時間策劃，那解釋是他養傷期間，要急也急不來，亦無不可。」

龍飛道：「我們的行動，無疑在他的意料之內，但看他的三殺少林了空僧，可見他的急性子還是沒有改，這說是乾淨俐落，當然亦無不可。」

金不換道：「可是他的計劃也非常周詳……」

「這是這個人的優點，說他是一個奇才並不過份，也所以他的下一步計劃也必定非獨已擬好，而且那一份完整也必定有甚於白馬寺一事。」龍飛微喟。「換句話說，我們除非能够及時洞悉一切，加以阻止，否則……」

他沒有說下去，常護花他們却都明白，香芸在旁邊一直都沒有作聲，這時候才插口道：「既然他是急性子，當然不會等到歐陽絕降服才準備下一個計劃，而在那一個計劃之中，歐陽絕要做的當然也已經擬好，土木建築，機關消息都需要時間，以司馬縱橫的性子若是一定要利用到歐陽絕這方面的學識，應該是現有已成，不會是再要他設計建造什麼。」

龍飛拈鬚微笑。「我就是這意思。」

香芸接道：「那麼我們現在要做的應該就是搜集歐陽絕此前所設計建築好的一切，也許就能够從其中發現司馬縱橫下一步行動目標所在。」

龍飛點頭，把手一揮，一個義子疾奔了出去，太平安樂王府之內有一套名人譜，在確定白馬寺一事之後龍飛亦已着人搜集有關歐陽絕的一切資料。

若換是別人，這將會是一件很艱辛的事情，但龍飛現在能够用的已是天下所有的人力物力，刻意要做一件事，成功的希望當然遠比任何一個帮會門派什麼要大很多。

也就在此際，神眼楊晉快步奔了進來，施禮後忙道：「吳智問過了，這個人只是歐陽絕的替身，與歐陽絕並沒有其他關係，已能够肯定。」

龍飛道：「對於歐陽絕，他當然知道不少，是不是跟我們很合作。」

楊晉道：「沒有比他更合作的了，這個人只是一個普通人，有普通人的一切弱點，他所以替歐陽絕賣命，只是因爲歐陽絕重金找到去，環境好享受也很不錯，而歐陽絕所以找他也只是因爲他的相貌與自己相似，絕對是一個理想替身，準備必要時拿來誘開敵人的注意，消災解難。」

龍飛道：「歐陽絕這一注未免押得重了一些，好像這種替身他應該更珍惜，留待眞的是必要才用。」

楊晉點頭道：「這樣容易落在我們手中的確是一種浪費。」

龍飛道：「幸好護花下手的時候留有分寸。」

常護花接道：「那是他武功既弱又怕死，反應完全在我的意外，劍才沒有正中要害，却也並不好受。」

龍飛道：「幸好這樣，死人對我們來說還沒有活人的有用。」

常護花接問楊晉。「他的傷勢有沒有惡化？」

楊晉道：「大致上沒有問題。」

龍飛接道：「那試試能否將他的斷手接駁起來，或者給他準備一隻義手，這個人對我們應該還有用處。」

楊晉隨即將手中一個卷宗放下。「問的答的全都紀錄這個卷宗上。」

龍飛點頭，楊晉旋即退下，目送他離開，龍飛長歎了一口氣，靠坐下來。

香芸插口道：「義父担心司馬縱橫利用歐陽絕不知道又會闖出什麼大禍來？」

龍飛道：「等待的一方，通常都是比較難受的。」

香芸接道：「相信他也不會要我們等上多久。」

「希望就是這樣了。」龍飛笑了笑。

「司馬縱橫這個人看情形經巳變成了急性子，所作所爲是以毀滅爲目的，這若非只是做給我們看，應該不太難應付。」

香芸沉吟道：「看情形是的，他要歐陽絕合作，有很多辦法，只是急性子也有急性子的好處，迅雷不及掩耳，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難免又有……」

龍飛截道：「傷亡是難免的了，事發之前我們唯有通知各人加倍小心，司馬縱橫一天不除，我們一天難以安寢。」

香芸道：「歐陽絕以及他的手下我們已經根據吳智還有附近居民的描述拼繪圖形，合共五十七張。」

「很好。」龍飛接吩咐。「每一張複繪十張備用，他就是知道我們有此一着，總不能將之全都殺掉。」

他們能够做的也只是這些了，也只有他們才能够做到這些。

司馬縱橫下一步的計劃又是什麼？

× × ×

消息方面司馬縱橫也非常靈通，當他將那些消息完全送到歐陽絕面前，又嚇了歐陽絕一跳。

等歐陽絕完全看過了，司馬縱橫才道：「龍飛現在仍然不知道我們葫蘆中賣的到底是什麼藥，他能够做的，也就是將你找出來。」

歐陽絕苦笑。「他做的工夫已經足够的了。」

司馬縱橫只是問：「你那些手下一直都留在莊院內的有多少人？」

歐陽絕搖頭道：「什麼事我都清楚，就是這件事我不清楚。」

司馬縱橫點頭道：「當然了，你總不能够將他們困在莊中一些自由也沒有。」

歐陽絕道：「甘願困死在莊院中的也一定不會是太有用的人。」

司馬縱橫道：「根據我得到的消息，他們當中不少與附近的居民有來往，有些甚至娶了他們的女兒。」

「這本來並不是一件壞事，現在却是了。」歐陽絕道：「就是他們的岳父岳母要掩飾，隣家也會說出來。」

龍飛那兒有一羣拼圖能手，絕不難根據描述將你那些手下的相貌拼出來。」司馬縱橫笑了笑。「事實他們已經拼好了數十份張貼在各處。」

歐陽絕打了一個寒噤，他已經知道司馬縱橫的習慣，也知道他那種笑容絕不是友善的表現。

司馬縱橫道：「你知道我現在要清楚的是什麼回事了。」

歐陽絕道：「那些人對我——」一頓搖頭，轉口道：「對這件事是否是那麼重要？」

司馬縱橫道：「你說呢？」

歐陽絕微喟道：「在目前來說應該是的，我只是一個設計者，沒有他們那種精巧的技術，絕難依設計將工作完成。」

司馬縱橫說道：「時間方面可以斟酌的。」

歐陽絕道：「你大概聽漏了『精巧』兩個字，他們的工作能力絕對在一般的匠人之上。」

司馬縱橫道：「訓練過另一批，需要多久？」

歐陽絕苦笑道：「很難說，要找一批他們那種資質的人已經不容易。」

司馬縱橫道：「那是說絕不能缺少他們了。」

（未完・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秋山父女知道簪花書生被天風鏢局局主黎元徽擄去，連忙趕到青陽，在春暉酒樓遇見蒙祈六煞和神刀蘇獻追問簪花書生的下落，秋山知道他們有意找碴，雙方展開惡鬥，秋紅將年連、焦嬌夫婦刺死，秋山不想傷害他們，讓他們離去，父女二人再趕去洛陽，見黎元徽的鏢局已付諸一炬，父女回客棧見有人留字約去葫蘆谷，趕到約會地點被人埋下炸藥引爆！父女失散，秋紅蹣跚來到一處聽到似是簪花書生的慷慨歌聲，循聲找到一洞口，兩排站立黑色勁裝武士，中間黃衣大漢將她抓住，送入洞內，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簪花書生也在這洞裏……

江山處處哀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文・皋飛　圖・高可



洞主女兒　義救書生

秋紅在途中遇到過不少巡邏的武士，他們對這位乾癟老者的總管，神態上都顯得十分畏怯，最後在一所題名雪鳳宮的金色雙扉之外，乾癟老者停下來，他伸手輕扣門環三下，然後垂首靜立着。

依呀一聲輕响，金扉拉開了一扇，一個頭結雙辮，身着綠衣的少女走」出來，她向秋紅打量」一眼，回頭對乾癟老者道：「鄢總管，是她麼？叫什麼名字？」

鄢總管笑笑道：「是的，絹姑娘，她叫小燕。」

絹姑道：「謝謝妳啦，總管，人交給我了，你請吧。」

她牽着秋紅的手踏入金扉之內，那扇開着的金扉又自動的關」起來。

她們來到一個井字形的建築，除」縱橫交錯，整齊美觀的石屋，空曠之處還栽着不少奇花異卉，當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使得秋紅對這些匠心獨運的設置，感到由衷的讚賞。

只不過這美好的環境之中，却隱藏着一股扣人的心弦的肅殺之氣，秋紅那股美好的觀感，也被破壞無遺了。

嚴格的來說，這座井形建築，實在像一個兵營，因爲它的戒備是那麼森嚴，幾乎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般兵營只怕還沒有這等嚴密的戒備。

最後秋紅不安的是這般人的神態，她們雖然是貌美如花的少女，但粉頰冰冷，全是一副晚娘面孔，無論怎樣都難以擠出一絲笑容。

帶領她的絹姑，也是一言不發，逕自放步急走，經過幾重門戶，來到一間陳設豪華的廳堂之上，這座富埒王侯的大廳，在氣氛上依然使她格格難入，因此，她不願欣賞那些名貴的陳設，秀目一抬，向大廳上方一把寬大的紫檀靠椅之上瞧去。

椅上坐着一位白衣如雪的姑娘，年齡約莫二十上下，論容貌，杏眼桃腮，櫻唇貝齒，够美，不過她那柳眉粉頰之間，似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陰狠之氣。

靠椅兩側，像雁翅般的排着兩列綠衣少女，她們每人都是背插長劍，顯得剛健婀娜，一副江湖女俠的模樣，只是她們那一副冷冰冰的神態，令人對她們由心底生出一股惋惜的情緒。

此時，絹姑已趨至靠椅之前，向白衣女郎襝衽一禮，道：「稟小姐，荆小燕帶到。」

其實白衣姑娘早已在向秋紅打量，聞言只是哼了一聲，就起身向後進房屋走出，秋紅黛眉一挑，她對白衣姑娘的冷傲神態大爲不滿，幾乎就要忍不住發作起來，幸而兩排勁裝少女，都轉身跟在白衣少女之後，沒有人瞧到她的神色，否則單憑她這種不敬的態度，很可能立招殺身之禍。

直待那般少女走盡，絹姑才輕輕道：「小燕，跟我來。」

秋紅道：「她是誰？」

絹姑一楞道：「妳是問咱們小姐？」

秋紅撇撇嘴道：「當然囉，就是那位傲氣凌人的白衣姑娘。」

絹姑見秋紅竟敢對白衣姑娘出語不敬，不由面色大變，當即妙目四轉，顯得驚懼無比。良久，她才牽着秋紅的手悄聲道：「妳好大的胆量，快跟我走……」

秋紅道：「咱們去那兒？」

絹姑面色一整，道：「不要多問，快走。」

秋紅搖搖頭，無可奈何的跟她走出大廳，轉到一個月洞門內，這裏面是一排小巧的石屋，屋前請泉細細，柔草如茵，好一片迷人的景色，她眺目四望，見遠處燈光閃爍，紅樓掩映，似乎別有天地，她對這座洞府，更感到無限的迷惘，但絹姑的粉頰繃得緊緊的，使她不敢隨便發問，只好藏着滿腦子的問題，跟着她走進一間石室。

這間石室不大，除了一個起居室歇息的小廳，就只有一間臥室，但痲雀雖小，五臟俱全，不僅應用之物齊備，而且任何一件物品，無不華麗精美。

絹姑叫她在一張軟榻上坐下，這才面色放鬆，輕吁一聲道：「這裏有兩張床，妳就跟我同住好麼？」

秋紅道：「好是好，不過……」

絹姑道：「我知道妳有很多疑問，應該告訴妳的我自然會說，不能說的，妳問也沒有用，而且只要踏出這個房間一步，咱們就要三緘其口，懂嗎？」

秋紅櫻唇一噘道：「我既然成爲本山的一份子，有關之人之姓名稱謂，總該讓我知道吧？」

絹姑道：「這個當然，我先告訴妳咱們的少姐是誰，她是山主的獨生愛女，姓葉名寄萍，外號雪鳳，本山除了山主夫婦及咱們的小姐，另外還有一個總管，九路提調，三關關主等人，總管叫三絕神猴鄢展鵬，九路提調是鬼手章琪，快刀客歸化，君子劍程浩，惡屠夫鄧一軍，軟紅十丈王素絲，獨臂擎天周天健，三眼秀士鄭大椿，閻王婆馮一樂，神龍馬驥，三關關主大關主白髮仙娥許雙城，二關主睡獅盧舒，三關主黃狼康耀祖，好啦還有什麼須要知道的？」

秋紅道：「妳還沒有告訴我山主及夫人是誰。」

絹姑道：「這個……抱歉得很，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說，因爲沒有人敢隨便提及山主及夫人。」

秋紅道：「那就算了，哦，絹姐，妳到本山幾年了？」

絹姑道：「大概五年多了吧，小燕，我不是說過，不該說的我不能說，何況我眞的不知道山主及夫人名叫什麼。」

秋紅道：「好吧，妳不知道就算了，不過，那鬼手章琪他們，爲甚麼稱爲九路提調？咱們又不是官場中人，這種名稱豈非不倫不類！」

絹姑道：「妳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要管還是管管妳自己吧。」

秋紅道：「不管就不管，我只是覺得有點奇怪而已，哦，聽說你們這裏有一個書呆子，妳適才可沒有介紹出來。」

絹姑道：「唉，妳這人眞是囉嗦，本山的男女怕不近千，我怎能一一給妳介紹，不過這個書呆子却是例外，他是本山惟一不會武功的人。」

秋紅道：「哦，一個不會武功的人，竟能成爲鐵甲山的一份子，這當眞是一個異數，絹姐姐，妳知道他的姓名麼？」

絹姑道：「他叫何日飛，雖然不會武功，狂得却有點離譜，連咱們的小姐，他幾乎都不願青眼一顧。」

「何日飛……」一份難以抑止的喜悅，終於使秋紅忍不住歡呼出聲，她雖然立即警覺，又焉能瞞得過絹姑的冷眼旁觀！於是，她們停止了談話，兩雙皎如秋月的美目互相凝視着，一縷陰影正在這溫香盈盈的石室中迅速的蔓延着。

自然，以秋紅那身駭人的功力，要想制服絹姑，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她知道身

在虎穴，危機四佈，要救簪花書生何日飛，就半點也魯莽不得，因此，她神色自若的一笑：「絹姐姐，小妹說錯了甚麼？」

絹姑默然半晌，幽幽一嘆道：「小燕，妳說實話，相信我，我不會害妳的。」

秋紅故作不懂的道：「妳叫我說什麼呢？絹姐姐。」

絹姑道：「妳眞是跑江湖賣藝的？」

秋紅道：「這個……」

絹姑道：「咳，小燕，鐵甲山藏龍臥虎，高手如雲，妳的胆量也太大了……」

秋紅道：「可是……」

絹姑道：「我知道妳想救那個書呆子，是麼？如果他對妳不太重要，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秋紅螓首一抬，毅然道：「不，絹姐姐，我一定要救他，因爲……因爲……」

絹姑嘆口氣道：「因爲他對妳非常重要，是麼？不過我警告妳，姑不論以妳一人之力，無法勝過本山的無數高手，就說三道關隘吧，妳也沒有突圍之能，而且，本山的組織妳還不大了解，我索性告訴妳吧，除了山主夫婦及小姐，任何一個都有人在監視，並在每月月終要召開一次效忠大會，負責監視的人，就會毫不容情的將被監視者提出檢擧，很多人常因一言之微落得悲慘的命運，因而造成本山人人自危，互不信任的現象，如果妳不是外來的人，我也不敢隨便吐露，唉，咱們言盡於此，小燕，希望妳多加考慮，好自爲之。」

絹姑說罷就自行就寢，秋紅却思潮起伏，輾轉終宵，說什麼也無法安眠。

絹姑說的不錯，她武功再高，雙拳也難以敵過四手，何況那三道關隘一閉，就算有霸王之勇，也勢難斬關而出。

不過她並不感到絕望，因爲一個極端恐怖，人人自危的組織，也必有若干反抗心理存在，只要假以時日，或者可以覓得一綫生機，此時此地，只好履危若安的守候着。

翌晨，絹姑找來一套綠衣勁裝叫秋紅換上，然後一起到大廳去參見她們小姐葉寄萍，秋紅剛剛跨入大廳，就被一股沉重的氣氛壓得心頭一窒，原來此時大廳之上已黑壓壓的立着一片人潮，但她們秩序井然，鴉雀無聲，這近百的人羣，竟聽不到半點聲息，而且每一個人，都是一片冰冷，面無表情，幾乎連身側之人，都不願瞧看一下，秋紅在絹姑示意下靜立排尾，但她兩顆靈活的俏目，却在不斷的搜索着。

約莫盞茶時分，那一身白衣的雪鳳葉寄萍小姐才由廳後緩步踱出，廳中各人立即垂首肅立，以示對小姐的尊敬。

葉寄萍在廳上首立定身形，他那雙美麗而略顯陰沉的秀目向四週一掃，最後瞅着秋紅道：「妳叫荊小燕？」

秋紅道：「不錯。」

葉寄萍哼了一聲，她對秋紅的語氣似乎感到不滿，但她沒有作別的表示，只是繼續問道：「妳會不會武功？」

秋紅道：「我隨爹跑江湖賣藝，如果說不會武功，小姐大概不會相信，要是說會武功麼，也不過兩下花拳綉腿，這究竟算不算會武功，連我自己也不能回答。」

葉寄萍粉面一寒，廳上近百幾名綠衣少女，幾乎全都粉頰失色。

在鐵甲山，些須過失，就可能送掉主命，要是說有人敢對葉寄萍出言衝撞，縱然他不想活了，只怕也沒有這份胆量。像秋紅這麼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態，倒使他們開了一次眼界。

不過逞一時口舌之快，將招來一個悽慘的後果，但除了絹姑在爲她難過之外，其他各人只是微微一怔，又恢復一片冰冷的神情。

時間像在凝結着，人們都在等候葉寄萍的判決，半晌，她忽然玉手一揮，示意各人散去，只留下絹姑，秋紅，及另外兩名少女，然後向椅中一坐，雙眉輕輕一挑道：「荊小燕，妳知道本山的山規麼？」

秋紅淡淡道：「略知一二。」

葉寄萍道：「那麼我如果將妳賜死，不能算不敎而誅吧？」

秋紅道：「當然不，不過我只是據實回答，並沒有什麼不對，妳要是連這麼一點度量都沒有，那我只好殺剮聽便了。」

葉寄萍神色一呆，旋即哈哈一笑道：「好，好，一個人，總該有些談得來的朋友，要是整天與一般面和心違，口是心非的人相處，也實在是一件痛苦的事，荊小燕，今後妳就陪着我吧。」

秋紅笑笑道：「當然可以，不過我爹說我是一個野丫頭，妳可不能老用山規來唬人！」

就這樣，秋紅成了山主愛女的親信，事情的過程雖是有些突然，其實也沒有甚麼出奇，像葉寄萍這種年齡，應該是青春少女活潑的巔峯，但在嚴厲的山規限制下，她的感情被抑壓着，由於秋紅的天眞坦率，使她的眉頭舒展了，陰沉的面色，也綻出一片笑意。

在秋紅來說，這只是初步的成功，一幌經月，她還沒有找到何日飛的存身所在，但她不敢操之過急，因爲她發覺眞的有人在監視她的行動。

終於在一個傍晚時分，秋紅的目的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那是在晚餐之後，葉寄萍領着她及絹姑，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當然，比較孤寂而已。

一片石牆圈着兩間孤零零的石室，一縷清音正由石室中飄送出來……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這是一首蘇東坡的江城子，室中人以洞簫吹奏，傳播着一股積恨難伸，淒涼悲憤的氣氛，使得葉寄萍擧步踟躕，神情上也顯得一片慘淡。

秋紅對這位山主愛女的擧動，感到十分訝異，據她所知，葉寄萍深沉冷靜，喜怒很少形之於色，像這等惶惑不安的情形，是很少見到的，莫非那吹簫之人，跟她有着某種淵源不成？

那弄簫者將江城子連吹兩遍之後就停了下來，跟着石門之前，現出一個身着藍衫的修長人影。

「啊，他不正是簪花書生何日飛麼？」當那人影一現之際，秋紅幾乎驚喜得叫出聲來，不過，她沒有忘記目前的處境，內心雖是激動，她還是勉强的隱忍着。

此時葉寄萍已經輕咳一聲道：「何公子……我可以進來麼？」

何日飛面無表情的道：「鐵甲山是令

尊的產業，姑娘要如何便如何，小生無權過問。」

葉寄萍幽幽道：「公子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難道咱們就不能做一個道義之交的朋友？」

「朋友？」何日飛面無表現的冷哼一聲道：「姑娘千金之體，怎能與一個階下之囚論交？何況……嘿嘿，小生也無意高攀！」

葉寄萍面色倏變，眉梢眼角突然蒙上一層駭人的殺機，她的右手也在緩緩的向上挪移，白衣無風自動，顯然惱怒以極。

秋紅大吃一驚，她知道葉寄萍這一含怒出手，勢必雷霆萬鈞，何日飛根本不會武功，這一擊他那裏還有命在？

此時何日飛已轉身走向石室，秋紅借機咳了一聲道：「小姐且慢出手，如果就這麼殺了他，豈不叫他佔了便宜。」

葉寄萍道：「哦，那妳的意思呢？」

秋紅道：「此人十分狂傲，殺了他於事無補，如果能夠讓他負荊請罪，豈不是大快人心！」

葉寄萍神色一黯道：「此人天生傲骨，寧折不彎，要他負荊請罪，只怕大爲不易。」

秋紅微微一笑道：「這就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小姐要是不反對，就讓我去試試如何？」

葉寄萍道：「好吧，我在雪鳳宮等妳的訊息。」語音一落帶着絹姑逕行離去。

秋紅略整衣衫，再緩步走進石室，雙拳一抱，向何日飛行了一禮道：「公子，果然是你，還認識我麼？」

何日飛雙目大張，注視秋紅半晌才哼了一聲道：「姑娘當眞是有心人，竟然混進鐵甲山來尋找在下！」

秋紅柳眉一揚道：「這麼說公子對咱們父女的觀感，竟然半點未變！」

何日飛哼了一聲：「在下倒願意假裝痴呆，可惜鐵證如山，想裝也裝不來。」

秋紅嘆口氣道：「公子既然這麼固執，秋紅焉能强人所難，不過，一個艮知喪盡，靈智蒙蔽的人，難免會做出是非不分，忠奸莫辨的蠢事，只是一錯已是不該，再錯就是豬狗不如的蠢物了！」

語音一頓，接着說道：「咱們父女與你萍蹤相遇，就落得毀家遁跡，潛隱荒山，現在咱們父女成了天下武林追逐的目標，四海雖大，幾乎沒有咱們立足之處了，最後終於在葫蘆谷遇伏，老父迄今生死不明，小妹在負傷之後，又誤闖這所山神秘的山洞，如今身入樊籠，脫困無期，也許自此而後就難再見天日了，唉，人生百年，終有一死，這……也算不了什麼，只是小妹倒要看看你那如山鐵證……」

何日飛道：「這個……」

秋紅撇撇嘴道：「怎麼，是不願，還是另有顧慮？」

何日飛道：「姑娘，請不要逼我。」

秋紅道：「小妹怎敢逼迫公子，只是生死事小，名節事大，小妹不願身死之後，還要落個不義之名，公子既有鐵證，小妹如果不瞧上一眼，就算死了也是難以瞑目的。」

何日飛道：「這……咳，也許是我錯了，秋姑娘，請妳讓我靜靜的想一想。」

秋紅嘆口氣道：「公子流落江湖，歷盡艱險，要想的應該早就想過」，依小妹猜忖，公子必是一個非常之人，這也就是小妹父女不顧身家性命，想爲公子略盡棉薄的原因，公子如果不能辨識賢愚，明察忠奸，豈不令人寒心！」

義正詞嚴，眞情若見，何日飛並非當眞是一個冥頑不靈之人，焉能不推心置腹，許爲時窮節見的紅粉知己呢？於是他雙拳一抱，感慨萬端的長嘆一聲道：「多謝指教，唉，何某負疚艮多，尚祈姑娘不究既往……」

秋紅還了一禮道：「世途崎嶇，人心難測，這原也怪公子不得，不過咱們身在虎穴，就必須委屈求全，對於那葉寄萍：…」她語音未落，忽然面色一變，身形一閃，便已穿窗而出，何日飛方在錯愕之間，她已提着一個綠衣女郎躍了進來。

何日飛見那女郎雙目緊閉，口溢血絲，遂悚然一驚道：「她已經死了麼？」

秋紅螓首微頷道：「她聽到了咱們的談話，自然留她不得。」

何日飛眉峯一蹙道：「那咱們該如何善後？」

秋紅道：「就說她對公子出言無狀，是公子要小妹殺死她的……」

何日飛毅然道：「好，小生願意担負這份責任。」

秋紅嫣然一笑道：「據小妹觀察，葉寄萍對公子十分傾慕，只要公子稍假辭色，殺一個下人又算得了什麼？哦，小妹在此地名叫荊小燕，公子切勿弄錯。」

何日飛道：「小生記下了，不會弄錯的。」

秋紅道：「此地監視極嚴，咱們單獨相見的機會只怕不多，但公子必須學習武功，才能減少咱們出困的困難……」她語音甫落，像是忽然想到了什麼，喲了一聲道：「公子，你的胎記……」

敢情他鬢角的胎記已經消失，原位置却留下一塊小小的疤痕，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改變，簪花書生的名號會因此而告消失，勿怪秋紅的神色會如此的驚愕了。

何日飛道：「小生被天風局主黎元徽擒往洛陽之時，途中遇到一批强人，他們擊敗了黎元徽，將小生奪了過去，其中一名黑衣老者竟用小刀將我的胎記削了下來，他是想避免小生再被別人認出，可惜他們時運不濟，又遇到鐵甲山的高手……」

秋紅道：「鐵甲山也知道公子是簪花書生？」

何日飛道：「不，他們只是需要一位文案先生罷了。」

秋紅道：「原來如此，哦，公子，咱們身在險地，凡事還得忍耐一點，今後對葉寄萍，尙望公子能够稍假辭色，小妹不便久留，告辭。」

她別過何日飛，返回雪鳳宮內，當葉寄萍聽說她的游說任務獲得滿意的進展之時，當眞是喜溢眉梢，滿懷興奮，對那名青衣少女之死，當然不願追究了。

× × ×

風狂雨驟，疾雷撼山，這是一個十分惡劣的天候，但何日飛的石室之中，却春風澹蕩，不時揚起一股輕盈的笑語之聲。

這是葉寄萍帶來的，她與何日飛已經

建立起初步的友誼，她也成為這間石室的常客了。

何日飛是轉變了，但轉變的幅度並不太大，他不再拒絕與葉寄萍的交遊，却依然神情冷漠，對佳人寵臨並沒有任何喜悅的表現。

秋紅瞧在眼裏頗為不安，但她不願使何日飛過於勉強，而且芳心之中對那份傲氣還感到十分激賞，但為 調和這個場面，她不得不強顏歡笑，在他們之間週旋着。她與絹姑設下一桌携來的酒食，然後邀請何日飛與葉寄萍相對小酌，在酒酣耳熱之餘，葉寄萍忽然柳眉一揚，目注何日飛道：「何公子……」

何日飛道：「小姐有甚麼吩咐？」

葉寄萍道：「吩咐倒不敢當，葉寄萍只是感到公子胸懷積鬱，似乎有什麼難言之隱……」

何日飛淡淡道：「一個四海飄零之人，感慨在所難免。」

葉寄萍道：「何公子也許是思念家人吧？」

何日飛倏地劍眉一剔，雙目暴睜，射出兩股烈焰般的怒火道：「國破家亡，身如浮萍，家人……思念又能奈何！」

葉寄萍呆了一呆，道：「不要想這些傷感之事，來，咱們同乾一杯。」

飯後，秋紅與絹姑撤去殘食，擺上一副棋子，邀請何日飛與葉寄萍手談。

此時秋紅的腦中忽然靈光一現，立即以蟻語傳音對何日飛道：「公子，我現在對你講話，你千萬不可回答。」稍停續道：「咱們無法時常單獨見面，只好以傳音教你的武功，你如果下棋不能分心，咱們再想別的法子，現在試試……」

她見何日飛微一頷首，立即接下去道：「夫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隣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illegible]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長氣者[illegible]，氣短者其息稍升……」

她傳授的是道家至高玄功，武林無雙絕學，她却由簡而繁，從氣、神、關三字着手，以何日飛的超人智慧及文學修養，自不難心領神會，舉一反三。

在棋盤上逐漸達到短兵相接的緊張階段，這一心二用就顯出困難來了，因而他不得不手拈着棋子的沉吟着。

葉寄萍見何日飛神色穆肅，久久未落一子，不由輕盈的一笑道：「怎麼啦？公子，下呀！」

其實以何日飛的棋力，縱然先授三子，仍有贏葉寄萍的可能，此時他精神旁移，一心二用，自然要相形見拙」，這盤棋他當然輸了，但在武功方面却大有所獲。

× × ×

駒光易逝，霎霎眼巳經過去百日，何日飛依然在日以繼夜的苦練着，內功劍術都有不少成就。

在一個晌午時分，葉寄萍正與何日飛促膝相談，一名綠衣小婢忽然匆匆奔來道：「稟小姐，表少爺有請。」

葉寄萍一怔道：「表少爺什麼時候回來的？」

小婢道：「大約在一個時辰以前。」

葉寄萍道：「知道。」她剛剛立起身形，石門之外巳傳來一股笑聲道：「表妹怎麼啦？愚兄回來看妳，妳怎麼躲起來了！」

葉寄萍快步趨出，迎着一名銀衫皂履，年近三旬的青年嫣然一笑道：「表哥就會冤枉人，我幾時躲起來了？」

銀衫青年哈哈一笑道：「這麼說是愚兄錯怪妳了，囉，送你一雙玉鐲，就算將功折罪吧。」

葉寄萍接過玉鐲，只見入手清涼，隱隱有寶光流動，知道不是凡品，不由嬌笑一聲道：「謝謝你啦，表哥，你這次出山，怎麼一去就是幾個月？」

銀衫青年道：「還不是為了那個該死的簪花書生。」

何日飛及秋紅聽得心神一震，兩人屏息靜氣，留意那雙表兄妹的對白，那知葉寄萍哼了一聲道：「你們整天都在攪甚麼簪花簪草的，討厭透了，咱們不談這個，你到過大都沒有？」

銀衫青年道：「當然到過，走，表妹，咱們到妳的住處再談，愚兄萬里歸來，一頓接風酒妳該不會賴吧？」

葉寄萍道聲「好」，立即招呼秋紅及絹姑，向雪鳳宮趕去。

現在鳳去樓空，石室之內只剩下何日飛一個人了，他却繞室蹀踱，坐立不安，這也難怪，像他這麼一個文弱書生，却成為整個武林的獵物，四海雖大，幾乎沒有他容身之處，這巳經够不幸的了，更令他憤懣難安的，是他簪花書生，竟被目為不祥之人，如此顛沛流離，此情將何以堪！

他這離奇的遭遇，不敢說是絕後，也該稱為空前的，而他目前的處境，更是與虎狼為伍，隨時都有丟掉性命的可能，然而橫逆之來，竟像漫無止境一般，估不到他寄身的神秘洞府，也在窮搜天下，轉他簪花書生的念頭。

這是一團無法解開的亂髮，他在一陣徬徨之後，不由發出一聲無奈何的嘆息。

驀地——

「怎麼啦？公子，是在思念咱們的小姐麼？」

何日飛微微一呆，目注倚身室門，面含淺笑的絹姑哼了一聲，道：「小生一介寒儒，怎敢存那非份之想，絹姑娘說笑話了。」

絹姑撇撇嘴道：「看來落花似有意，流水偏無情，你們這般年輕人，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何日飛一怔道：「哦，姑娘今年高齡幾何？」

絹姑橫他一眼，道：「高齡？哼，你將我看成老太婆了！告訴你，我今年……」

她粉頰一紅，又將未竟之言嚥了回去，然後噗哧一笑道：「應不應該告訴你，待我想通了再說，現在跟我走吧，小姐在等着呢。」

何日飛微感意外的道：「令小姐不是在替她的表哥接風麼？小生前去只怕有些不便！」

絹姑一笑道：「公子不必害怕，姓馬的早巳走啦。」

何日飛雙眉一挑，道：「小生只是怕不方便而巳，難道那姓馬的會吃掉小生不成！」

絹姑道：「小婢出言無狀，請公子多多包涵，咱們走吧。」

何日飛不再多言，默默的隨着絹姑來到雪鳳宮內，絹姑一直將他領至葉寄萍的寢室之前，向裏面吸吸嘴，然後挽着守在房外的秋紅，悄悄退 開去。

何日飛遲疑半晌，才輕輕咳」一聲，道：「小姐……」

葉寄萍說道：「是何公子麼？請進來吧。」

何日飛緩緩推開虛掩着的紅色雙扉，一陣馨香巳迎面衝」過來，他眉峯輕輕皺了一下，才舉步跨 進去，及目光向房裏一瞥，止不住心頭一陣狂跳。

原來葉寄萍巳卸裝待寢，只穿着一件緋色的綢質薄衫，玲瓏玉體，隱約可見，像是一幅有着濃厚春意的海棠圖。

她斜倚錦榻，神態慵懶，眉梢眼角之間，還籠罩着一絲幽怨，半點輕愁。

此時她雙目微張，以輕俏而帶着磁性的聲調呼喚道：「何公子，請坐嘛——」

何日飛默默地坐 下來，但却心意浮動，怔忡難安，面對這迷人的情調，幾乎像如坐針氈一般。

他目光低垂，不敢作劉楨之平視，雖然他在極力的克制自己，但在新奇的情調刺激之下，情緒上仍是那麼波濤起伏。

「唉……」葉寄萍在一聲幽幽的長嘆之後，道：「公子，寄萍當眞是這麼不屑一顧麼？」

何日飛目光一抬，道：「小姐誤會」，小生一介寒儒，寄身籬下，面對天人，不由感到自慚形穢而巳。」

葉寄萍道：「這話是出自肺腑麼？」

何日飛道：「小生怎敢欺騙小姐。」

葉寄萍道：「好，有你這句話，葉寄萍雖死無憾了。」接着面色一整道：「你當眞姓何麼？」

何日飛心頭一震道：「這個……」

葉寄萍一嘆道：「唉，難道你還信我不過？」

何日飛道：「何某命如朝露，隨時都有殞越的可能，姓不姓何，又有什麼兩樣呢？」

葉寄萍道：「不，只要有葉寄萍在，就不容你受到半點傷害。」一頓接道：「不管你姓什麼，我不問你就是，不過目前危機巳經迫在眉睫，咱們必須有一個應付突變的準備！」

何日飛道：「是有人要對我不利？」

葉寄萍道：「何止有人要對你不利，這茫茫四海只怕難有你立身之地」……」

何日飛劍眉一軒，足尖輕輕一彈，呼的一聲站」起來。葉寄萍搖搖頭道：「不必緊張，雪鳳宮內沒有人敢動你一根汗毛。」微微一笑續道：「你的武功能有這般成就，看來小燕定是一個不凡之人。」

何日飛的心頭又是一懍，他估不到秋紅暗中助他練功，並未瞞過葉寄萍的耳目，看來這位鐵甲山的大小姐，當眞是一個有心人了。

落花的確有意，流水焉能無情，祇不過豺狼當道，世途是這般崎嶇，這份美人之恩，只怕無福消受，因而嘆息一聲道：「窮通壽夭，數由前定，要來的就讓它來吧。」

葉寄萍哼了一聲道：「大丈夫一息尚存，豈能就這麼俯首聽命！何況咱們還未到山窮水盡之境，先不必作杞人之憂，來，演一趟劍法，讓我瞧瞧。」

她由床頭摘下一柄墨鞘長劍，倒轉劍把，連鞘交給何日飛，然後退立床前，含笑向他瞧着。

何日飛接過長劍，右手握把一揮，一縷銀虹，映得他鬢眉畢現，他讚了一聲「好劍」，左手一捏劍訣，立即按照秋紅所授，一招一式的演練起來。

葉寄萍瞧完他這趟劍法，不由讚嘆一聲道：「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除了獨步武林的浮雲劍法，那有這般神妙的招式！」

何日飛赧然一笑道：「浮雲劍法是武林絕响，可惜小生資質魯鈍，以致無法得其神髓……」

葉寄萍面色一正道：「公子的劍術巳然獲得眞傳，所差的只是火候而巳，不過，公子初學乍練，如果遇到較強的高手，單憑這趟劍法，可能不足應付，寄萍有一種玄門步法，是脫身保命的無上良方，現在一併傳給公子吧。」

她立即展開步法，在室中緩緩遊走，並將步法要訣，為何日飛詳細說，直待他全部領悟，才向門外嬌聲呼喚道：「小燕，還不給我進來！」

房門依呀一聲輕响，秋紅應聲入房道：「小姐，我可沒有偷看，不信妳可以問絹姐姐。」

葉寄萍哼了一聲道：「小鬼頭不打自招，還敢跟我強辯！哼，妳偷學步法我倒不願深究，但隱藏武功，居心叵測，那可饒妳不得，妳說，這筆賬咱們應該如何算法？」

秋紅吐了一下舌頭，苦笑一聲道：「這那裏是隱瞞，只是不敢班門弄斧，貽笑方家罷了。」

葉寄萍握着她的玉手道：「好一張小油嘴，不管怎麼說，這頓處罰妳休想賴掉，不過……讓我想想看，應該怎麼樣罰妳……」語音略頓，笑了一下道：「這樣吧，罰重了我也捨不得，就罰妳叫我一聲姐姐吧。」

秋紅雙目大張向着這位一向深沉如海，冷漠如冰的大小姐傻楞楞的呆視着，櫻唇雖巳張開，那聲姐姐却沒有叫出口來。

葉寄萍微微一笑道：「怎麼，小妹，不願意認我這個姐姐？」

秋紅十分感動的道：「誰說的？有妳這麼一個美麗的姐姐，秋紅歡喜還來不及呢，那有不願意的道理？」

葉寄萍撇撇嘴道：「跟妳這個小滑頭打交道，倒眞的要小心一點，弄到現在，連個名字都是假的，那麼，妳爹自然就是名列天宇九雄，當代武林第一高人秋山大俠了？」

秋紅點點頭，但想到她爹遇伏失蹤，不由眼眶一紅，幸好葉寄萍巳轉身跟何日飛談話，她才偷偷地抹去眼角淚水，然後詢問葉寄萍道：「姐姐，聽妳說甚麼危機危機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葉寄萍咳了一聲道：「你們不是見到過我那位表哥麼？他叫神龍馬驤，是本山九路提調之一，數月前他率領本山的一批

高手，去進行一項秘密任務，結果是……」

秋紅淡淡道：「他找簪花書生，簪花書生却徜徉在他的老窩裏，他就是翻江倒海，還不是一個失敗！」

葉寄萍秀眉一聳道：「可是他却得到一張何公子的素描圖，年籍容貌，幾乎分毫不差，只要他向總管三絕神猴鄢展鵬提及，何公子就要面臨一次新的危機了。」

何日飛及秋紅神色一變，半晌，秋紅面色一肅道：「咱們不能束手就縛，姐姐，妳好歹拿個主意！」

葉寄萍毅然道：「妳放心，姐姐縱然落個不孝之名也要帶他闖出這座洞府……」

秋紅道：「三關阻道，固若金湯，憑咱們幾人之力，闖關突圍……只怕大爲不易！」

葉寄萍道：「闖關的確不易，但咱們必須死中求生！」

秋紅道：「姐姐，令尊既是山主，妳不能動以父女之情麼？」

葉寄萍搖頭一嘆道：「果眞能够如此，愚姐又何須這般焦急？」她沉思有頃，忽然銀牙一咬，目射奇光道：「咱們必須於今夜闖關而出，時機稍瞬即逝，是禍是福只好委諸天意了。」

此女當機立斷，絲毫都不拖泥帶水，主意一經拿定，馬上叫進絹姑帮助拾奪，她另外取了一柄長劍揹在身上，用白絹攏着長髮，一切處理妥當，才回頭對絹姑道：「妳與秋姑娘去斬斷總壇連繫三關的鋼索，然後趕往頭關跟咱們會合，行動要仔細一點，快去。」

待秋紅跟絹姑走後，她向房中投下最後的一瞥，然後嘆口氣道：「公子，咱們走吧。」

何日飛不安的道：「小姐作如此重大的犧牲，叫小生粉身難報……」

葉寄萍道：「別這麼說，公子，離開鐵甲山是我自願的，你如果報答，今後……唉，還是打起精神來吧，公子，前途禍福難測，咱們必須全力以赴，走吧。」

雪鳳宮距離頭關不不遠，葉寄萍輕車熟路，很順利的就抵達頭關，她領着何日飛逕赴大關主歇息之處，昂然的闖了進去。

大關主的居處，是連着關門左近的一爿石室，室門之外，肅立着四名紅衣少女，她們懷抱兵刃，迎風挺立，雖然夜幕已然低垂，她們似乎毫無半分倦意，此時見山主愛女領着一名少年馳來，她們神色之間，都顯出一片詫異，待得葉寄萍往裏直闖，她們想攔阻已然不及，其中一名少女追上前來，並高聲呼叫道：「小姐請留步，待小婢禀報關主以便迎接……」

葉寄萍脚下絲毫不停，只是鼻中哼了一聲道：「不必……」身形幌處，便已來到大關主白髮仙娥許雙城的寢室之外，她脚下一停，悄聲對何日飛道：「開關鎖匙，例由關主親自保管，咱們必需一舉制服許雙城，出關才能有望。」

語音一頓，接道：「我如果跟許雙城動上了手，你要據守石門，任何人都不能讓他們闖入。」

何日飛點點頭道：「我會盡力的。」

葉寄萍道了一聲「好」，纖掌一抬，輕輕向室門連擊兩掌。

「誰？」一聲剛勁的喝問透過室門，餘音嫋嫋，震得葉寄萍耳鳴心跳如聞焦雷一般，她知道這個老婆子的一身功力，已達超凡入聖的境界，一旦反臉動手，勝算實在不多，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只好沉聲道：「葉寄萍有事請教。」

室門緩緩移開，葉寄萍舉步跨了進去，只見大關主許雙城端坐臥榻之旁，面色雖是微感詫異，但神態仍然雍容以極，她緩緩立起身形，目注葉寄萍說道：「萍姑娘芳駕寵臨，必然有什麼重要之事了，請說。」

葉寄萍道：「打擾大關主本不應該，不過咱們因有急事必須出山，不得不驚動關主的大駕。」

許雙城一怔道：「在這般時辰，萍姑娘還要出山？」

葉寄萍道：「是的。」

許雙城道：「就只萍姑娘一人麼？」

葉寄萍道：「不，一共四個。」

許雙城道：「好吧，萍姑娘留下鐵甲令，老婆子與妳開關就是。」

葉寄萍道：「對不起，大關主，因爲時間過晚，請令有些不便，因此……」

許雙城雙目精光如電，瞅看葉寄萍冷冷道：「那麼萍姑娘只好等待請得鐵甲令後再出關了。」

葉寄萍的嬌靨微微一變道：「大關主就不能通融一下麼？今後我爹如果有什麼責難之處，葉寄萍一力承担就是。」

許雙城雙目一翻，道：「萍姑娘妳應該瞭解本山的山規，老婆子實在愛莫能助了。」

此時門外嬌叱連連，兵刃撞擊之聲不斷的傳來，葉寄萍嘆息一聲道：「大關主既然不肯通融，葉寄萍只好得罪了！」語音未落，她已反掌拔劍，猛揮而出，劍鋒洒出萬點寒芒，如同火花迸射一般，一起向許雙城的胸腹之間攻去。

葉寄萍的功力十分高明，在當代年輕一輩之中，當得是一個佼佼不羣的人物，此時全力出招，似乎是志在必得。

許雙城只是哼了一聲，佇立原地，不閃不避，直待劍風侵衣的刹那之間，陡地手臂一提，五隻鋼鈎似的手指，猛向劍光之中抓去。

葉寄萍看見來勢大吃一驚，她絕未想到許雙城竟敢赤手抓劍，來勢又是如此的勁急，趕忙錯步擰身，勁貫右臂，變式不換招，翻腕運勁一絞，猛截許雙城抓來的五指。

她這招應變之快，當得是妙到巔毫，但眼前人影一閃，已經失去許雙城的踪跡，她這招得意的傑作，竟然徒勞無功，連邊都沒有摸着。

對手的功力太高，只怕是凶多吉少，看來白髮仙娥許雙城，不是她所能敵的，那麼軟求既然無效，硬拚又已碰壁，看來她與簪花書生將是一個悲慘的結局了！

此時室門之處打鬪得十分激烈，何日飛與意圖衝進來的幾名紅衣少女，發生了兇狠的搏鬥，他初次與人動手，毫無搏殺的經驗，好在浮雲劍法是冠蓋武林的無雙絕藝，雖然他此時使來有些荒腔走板，但每出一招，仍有神鬼莫測的威勢，他又佔了地勢之利，因而一時之間，紅衣少女倒

是對他無可奈何，不過這種僵持之局並不太久，由於大關主遙遙凌空一指，他便落入紅衣少女的手中了。

這是一個滿盤皆輸的局面，葉寄萍縱使功力再高，也難有挽回頹勢的可能。

然而，她沒有恐懼，沒有悲傷，除了雙目向何日飛投下深深的一瞥，粉頰平靜無波，冷靜得像一座石像一般。

她的脚下却在緩緩的移動，以穩重堅定的步伐，一步步邁向室門，掌中的長劍在輕輕的跳躍，她全身的功力已然提到極限。

她要由紅衣少女的手中救下何日飛，出手一擊，必然是石破天驚。

顯然她是全力以赴的，如若救不下何日飛，她就以身相殉，不作僥倖的打算。

許雙城震動了，她不明白這位養尊處優的山主愛女，爲甚麼會爲一個陌生的少年這般輕視她那寶貴的生命？儘管如此，許雙城並未改變她的立場，只不過她雙目之中，射出兩縷惋惜的光芒而已。

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間，一陣叱喝之聲突然傳了過來，緊跟着躍進兩名少女，她們長劍揮洒，有如浮雲在天，氣勢之盛，令人有着高不可仰的感覺。

白髮仙娥許雙城似乎被這股宇內無雙的劍氣所吸引，她放棄了葉寄萍的戒備，以驚怔而激動的目光向那股劍氣凝視着。

葉寄萍見狀大喜，她猛吸一口眞氣，長劍平胸舉起，她要在白髮仙娥許雙城分神之際，予以雷霆一擊。但……一項意外的變故忽然在此時發生。

葉寄萍的長劍還未刺出，許雙城忽然叱喝一聲「住手」，同時身形一幌，急若飄風，竟向那流轉不停的劍光撲去。

變化來得太快，葉寄萍來不及攻出一招，目標就已消失，及擰身向室門之外一瞥，適才那股夭矯有如神龍般的劍光業已收斂，而且搏殺全部停止四週一片靜寂。

適才衝來的兩名少女自然是秋紅及絹姑，她們雖是停了手，但仍暗凝功力，在作嚴密的戒備。

白髮仙娥許雙城似乎並無傷人之意，她先命紅衣少女放開何日飛，然後以慈藹親切的目光向秋紅打量着，良久，她輕輕咳了一聲道：「孩子，妳是叫秋紅麼？」

秋紅不明白這位功力奇高的大關主何以知道她的姓名，仍然平靜的回答道：「是的，大關主有何指教？」

許雙城柔聲道：「孩子，妳爹呢？他難道就沒有告訴過妳麼？」

秋紅見許雙城白髮顫抖，神情顯得十分激動，不由詫然道：「大關主，妳認識我爹麼？」

許雙城嘆口氣道：「唉，孩子，我自然認識妳爹了，快告訴我，他在那裏？」

秋紅還沒有回答，葉寄萍已襝衽一禮道：「老前輩，危機迫在眉睫，請妳先讓咱們出關，再慢慢話舊不遲。」

許雙城奮然道：「不錯，咱們出關要緊，紅兒，那小子是你的同伴麼？他武功太差，妳可得護住點兒。」

語音一頓，立命紅衣隊的正副領隊追雲拏月二女，集中頭關的人手相隨出關，然後封閉關門，破壞開關機鈕，斬斷了他們的後顧之憂，直待一切處理妥當，她才微微一笑道：「萍姑娘，老婆子本來只想吃一口太平飯的，現在却被你們胡裏胡塗的拖上了賊船，妳倒是說說看，這究竟爲了甚麼？」

葉寄萍撇撇嘴道：「晚輩請求開關，老前輩硬是軟硬不吃，現在分明出於自願，却又被我們拖上了賊船，這個情麼，哼，晚輩才不領呢！」

許雙城哈哈一笑道：「不領情可以，我要明白爲了甚麼，這點要求該不算過份吧？」

一片羞紅，像瑰麗的晚霞一般，無端端的抹於葉寄萍的嬌靨之上，連秋紅那張明媚的粉頰，也塗上了一抹紅暈。

沒有人回答許雙城問的話，她却若有所悟的笑了起來，但她忽然又面色一整道：「好啦，老婆子不問你們就是，不過鐵甲山高手如雲，實力之强，在當代武林中堪稱首屈一指，咱們除了找到紅兒她爹，只怕很難抗拒他們。」

秋紅黯然道：「可是我跟爹在葫蘆谷中伏後，就與他老人家失去聯繫了，咱們曾經約定在洛陽會合，但……」

許雙城面色微變，接着淡淡一笑道：「任他是龍潭虎穴，秋弔眼也能來去自如，放心吧，丫頭，妳爹會平安的，走，咱們跟盧老兒打交道去。」

秋紅心頭一怔，暗忖這老太婆眞怪，她明明在說我爹，怎麼又扯出一個秋弔眼來了？

她雖是滿腹疑雲，但時間不容許她多想，眨眼之間，他們已經到達二關的石屋之前了。

他們的行動似乎引起了二關的懷疑，此時石屋之前，已經排列着數十名懷抱兵刃，面目森冷的黑衣武士。

許雙城立定脚步，向那批武士瞥了一眼道：「去叫盧老兒出來，就說老婆子要跟他打個交道。」

「怎麼啦？大關主，找小老兒有什麼指教？」隨着話聲，出現一名獅頭燕額的紅面老者，他雖然在向這一行闖關者打量，但睡眼惺忪，呵欠連連，十足一副大夢未醒的神色。

許雙城道：「萍姑娘與老婆子有事要出面，請盧老行個方便。」

二關主睡獅盧舒雙目一凝道：「萍姑娘與大關主是沒有帶來鐵甲令吧？」

許雙城哼了一聲道：「自然沒有鐵甲令了，否則要你方便作甚！」

睡獅盧舒搖搖頭道：「沒有鐵甲令，小老兒方便不起，大關主，我看妳還是另找高明吧。」

又是一陣呵欠之後，他那雙原本只睜開一條細縫的睡眼，幾乎全部闔了起來，肥胖的身軀一陣幌搖，轉身向室內走去。

許雙城怒叱一聲道：「回來，盧老兒，你分明知道咱們非出關不可，你何必故作痴呆？」

盧舒回過頭來，哈哈一笑道：「妳這老婆子爲什麼這般自私？妳要出關就該砸掉小老兒的飯碗不成？」

許雙城微微一笑道：「我要出去找人，你不開關怎行！」

睡獅盧舒懶洋洋的道：「那也不關我的事。」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丁劍南被擄，霍從雲三師兄弟急設法相救，途遇少林澄通請教有否見到有人刼持一青年之人，澄通大師據實相告：入晚時起，有兩輛車走往西，一輛往南，這刼持貴戚的不知是那一輛。霍從雲救人心切，與師弟妹二人急極忘形，施展本門輕功急趕而去，爲澄通發覺始知剛才三人乃是自己追踪之崆峒飛龍，於是急召四位師弟，再行追緝崆峒飛龍，至仙女廟爲觀主通玄所擒。事爲霍從雲目睹一切，急召師弟妹逃離仙女廟，途遇異人指點，喬扮貴介公子尋訪丁劍南，在酒樓遇一瘦老兒，霍等以爲瘦老兒就是攔途戲弄瘦靈官的風塵異人……

五雲門下　招兵買馬

柳飛燕道：「不敢，兄弟葉青雲，兄台呢？」

任東平道：「在下任東華。」

這時店伙匆匆端着茶水上來。

任東平道：「難得和葉兄萍水相逢，一見如故，葉兄如不嫌棄，請到兄弟房中一敍。」

柳飛燕道：「怎好打擾？」

任東平就抬手肅客，說道：「兄弟就住在九號房中。」

那是一間雙舖房間，陳設得也極爲華麗。

任東平抬手道：「葉兄請坐。」

主人有朋友來了，老蒼頭自然應該退出房去，霍從雲就站到走廊上，正好防人竊聽。

任東平低聲問道：「妳發現了什麽沒有？」

「沒有。」柳飛燕道：「只是小妹被人訛去了十幾兩銀子。」

任東平道：「怎麽會被人訛去的？」

柳飛燕就把剛才在酒樓遇上瘦小老頭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瘦小老頭？」任東平問道：「小師妹，這人是不是穿一件寬大的藍布大褂，面目黧黑，生相極爲猥瑣，嘴上還留了兩撇鼠髭的小老頭？」

「是啊！」柳飛燕睜目道：「二師兄認識他？」

「就是他！」任東平手掌輕輕在膝蓋上拍了一下，說道：「一點沒錯，昨天中午在咱們茅屋前面大樹下戲耍瘦靈官的瘦小老頭，就是這副模樣。」

柳飛燕道：「這麽說昨晚自稱土地公的也是他了，哼，他故意約我今天中午到杏花樓去，原來是爲了訛詐我的銀子！」

「不！」任東平微微搖頭道：「小師妹，妳這是看錯人了，他訛妳銀兩，只是和妳開玩笑而已，這位老前輩神功入化，他故意假土地公之名，要妳到杏花樓去，必有深意，只是咱們一時摸不透罷了。」

柳飛燕道：「那該怎麽辦呢？」

任東平道：「咱們既然依照他的指示來了，我想這位老人家必有後示，咱們就先住幾天再說。」

柳飛燕點點頭，一面起身道：「打擾任兄了。」

任東平跟着送了出來道：「葉兄有空，希望時常過來談談。」

柳飛燕跨出走廊，老蒼頭霍從雲瞧也沒瞧她一眼，就蹩進房去。

柳飛燕回到房中，就靠着窗口一張椅子坐下，取起茶碗又喝了一口，只聽一陣雜沓而細碎的脚步聲，從樓梯口傳來。

接着響起一個嬌美的聲音說道：「奶媽，我們明天眞的要回去了麽？」

另一個嬌美女子聲音道：「難道妳揚州還沒玩够？」

說話聲中，人已從窗前經過，但柳飛燕却隱隱可以聞到一股非蘭非麝的香風，從窗檽中吹了進來。

這一陣香風，她非常熟悉，正是在杏花樓聞到過，從兩位姑娘身上發出來的，心中暗道：「原來她們也是住在這家客店裏。」

一天很快的過去，掌燈時分，店伙進來點起了一盞八角宮燈，一面哈着腰道：「公子爺可要上街去用飯麽？」

柳飛燕道：「今晚我不想出街了，你要厨下給我做幾式可口的菜餚來就好。」

店伙道：「公子爺要什麽酒？」

柳飛燕微微搖頭道：「我有點頭昏，不想喝酒了。」

店伙連聲應是，退了下去。

不多一回，就送上飯菜，在一張小圓桌上放好，陪着笑道：「公子爺請用飯了。」隨即退去。

柳飛燕裝了一碗飯，舉筷吃菜，果然件件可口，做得十分精緻，吃了一碗飯，便已吃飽。

過了一回，店伙進來收過碗盤，又沏了一盅香茗送上，方自退去。

柳飛燕在椅上坐下，喝了口茶，她昨晚幾乎是一晚不曾睡眠，此刻坐着無聊，不覺微有睏意，就過去閂上了房門，正待脫下長衫，上床睡覺，忽然摸到懷中多了一個紙包，急忙取出，果然是一個小紙包，心中暗暗奇怪，這紙包從那裏來的？這就打了開來，低頭一看，裏面是一顆梧桐子大焦黃色的藥丸，包藥丸的紙上，還有一行小字，寫着：「用十六両三錢七分三，買一顆仙丹，不貴，不貴，現在快吞下去，預祝你難得糊塗。」

字迹寫得歪歪斜斜，雖沒具名，但一看就知是瘦小老頭寫的了。

他要自己現在就把它吞下，「預祝自己難得糊塗」？這又是什麽解釋呢？

二師哥說得不錯，這位老人家果然另有深意，只是他喜歡和人打啞謎，什麽事情都不肯明說。

她因對瘦小老頭有了信心，就依言把藥丸納入口中，取起茶碗喝了口茶，把藥丸吞下，雙手一搓紙條被她搓成了碎屑。

這一來，本來的一點睡意，也消失了，心中只是想着瘦小老頭這顆藥丸，入口奇苦，不知是什麽藥丸？服了之後，又有什麽用處？

他老人家說的「難得糊塗」，好像要

自己對某一件事 裝作糊塗．但這是什麽事呢？

昨晚土地公（當然就是瘦小老頭了）說的，要找丁公子，就得改扮俊俏少年，最好佩上寶劍 中午到杏花樓去喝上幾杯，包管有意想不到的收穫，難道要自己裝作糊塗，也和救他有關？

一想到丁公子，柳飛燕一雙黛眉不禁又緊起來 他到底是給什麽人刦持去了呢？只覺心頭一片混亂，找不出一絲綫索來，伸手取過茶碗 又喝了一口茶。

時間漸漸接近二更 柳飛燕站起身，伸了個懶腰 正待解衣就寢 忽然鼻中又聞到一縷非蘭非麝的香風 心中覺得奇怪，暗想．「又是那兩個姑娘打窗前走過了，她們這時候還不睡覺，在走廊上走來走去作甚？」

濃馥的花香 愈來愈覺沁人．柳飛燕迷迷糊糊的坐到椅上，睡意也愈來愈濃，居然倚着茶几 渾然睡去。

×　×　×

柳飛燕終於醒來了，但覺頭腦有些昏脹 耳中聽到水聲嘩嘩 身子躺在木板上，似有搖幌之感，心中不禁大奇．自己怎麽會睡在船上？急忙睜開眼來 只覺眼前一片漆黑 要待翻身坐起才發覺被人點了穴道，一點也動彈不得 不禁吃了一驚，暗想．「自己什麽時候着了人家的道？」

當下就暗暗吸了口氣 凝聚功力 運氣衝穴 那知任妳如何運氣 依然無法衝得開被閉的穴道。

不 如果被人點了穴道．各門各派的手法雖異．以師門崆峒心法，絕沒有衝不開的穴道，但自己此刻竟連什麽地方遭人閉住經脈都找不出來！

一時不覺急出一身汗來，再凝目四顧，經過這一陣工夫，漸漸巳可看得清楚，自己敢情被放在後艙 地方相當逼仄，離自己不遠，還躺着一個人，但覺此人身形十分熟悉，再定睛看去，那不是二師哥任東平，還有誰來？他敢情也被人家制住了經穴，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二師哥也被人家擒來了，這可眞敎柳飛燕大感震驚，不說二師哥一身所學，高出自己甚多，他還是和大師哥在一起。

大師哥外號崆峒飛龍．武功之高，在當今武林中，可說巳是一流以上的身手，連少林寺都不放在眼裏．二師哥和他在一起 怎麽可能被人擒來了？

她終於慢慢的想起來，自己住在江南春客棧 當晚正待就寢 聞到一縷濃馥的花香，那是杏花樓遇上的兩個姑娘，身上也是這種香氣 自己只當她們從窗口經過，原來是這兩個丫頭使的手脚……

啊，那自稱土地公的瘦小老人家不是要自己喬扮俊美少年，到杏花樓去喝上幾杯，包管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嗎？原來他老人家早就知道了。

這麽看來．丁公子他也是被她們擄來的了！

瘦小老人家給自己吞服的那顆藥丸，不知有何用處？他要自己「難得糊塗」，那是要自己裝糊塗了。

不錯 她們擄去了丁公子之後，又把二師哥和自己也擄來 其中必有緣故，目前不知丁公子在那裏，要救人，自然就得讓她們擄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啊，二師哥內功武功，都比自己高出甚多，自己醒過來了，他怎還沒醒過來呢？自己醒來得早，莫非是服了瘦小老人家那顆藥丸之故？那麽他老人家要自己「難得糊塗」，就是要自己仍然裝作不曾清醒了。

想到這裏，越想越覺得自己的想法不錯，既然要深入虎穴，就得裝作下去，反正有二師哥作榜樣；等他醒過來的時候，自己再醒來不遲。

心念這一轉動 就緩緩闔上眼皮，心頭也隨着平靜下來 暫且隨遇而安．只當作閉目養神 看她們把二師哥和自己送到那裏去？

天色漸漸亮了．艙內也有了微弱的光綫。接着前艙巳經有人說話的聲音，只是柳飛燕躺臥在船板上，盈耳的嘩嘩水聲，比人說話的聲音還响，她又無法轉動身子，自然無法湊近艙板去聽，是以前艙的人說些什麽，她一句也聽不清楚。

接着响起一陣脚步聲，從後艙門口經過，但因艙門關着，無法看到人影，那也許是水手送臉水或是早餐進去的。但却並沒有人打開後艙艙門進來瞧瞧，好像她們對自己兩人被安置在後艙 很是放心。

柳飛燕現在越發證實自己很早清醒過來，是服了瘦小老人家的一顆藥丸之故，因爲二師哥任東平直到現在依然昏睡如故，不曾清醒。

柳飛燕也閉着眼睛靜靜的躺着；但她一直寧神靜慮，貫注着精神，用心諦聽，希望能夠聽到前艙的人在說些什麽，就是僅聽到一兩句也好；但她這番努力，依然白費了！

水浪打着船底，和船桅上的轆轤聲音始終不曾稍停，除非前艙的人說得很大聲，否則是不會聽到什麽的。她只感到船身一起一伏，破浪乘風，好像行駛得極快。

這一情形，柳飛燕可以推想得到，船上至少有兩道風帆，而且從昨晚到現在，一直這樣放帆直駛，可見水程很長，江面也一定十分遼闊，那麽這條船就絕非行駛在普通江河之中。

試想從揚州駛出來的船，一直沒有停泊過．那自然是行駛在長江上了，只不知她們要把自己和二師哥送到那裏去？

一天又過去了，艙內又漸漸黑暗下來。船還是在鼓浪前進，不曾泊岸。

柳飛燕也習慣了隨遇而安，心情也早巳定下來了，不論她們把自己送到那裏去，反正總有一天會到的。

入夜之後，江面上風浪比白天要大得多，船身起伏顚簸得厲害，這好像嬰兒睡在搖籃一般，有着催眠作用，柳飛燕漸漸睡熟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被一陣收落風帆的重大轆轤之聲，和船身的震動，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但覺船身起伏，巳經大大的減輕，好像正在水面上平穩的滑行，心中暗想：「莫非巳經到地頭了？駛行了一天兩晚，這會到什麽地方呢？」

偏頭看去，這樣重大的聲音，二師哥依然沉沉昏睡未曾驚醒過來。

這樣又過了頓飯工夫，甲板上開始有了吆喝之聲，那是有人把繩索抛上岸去，

和有人撐篙的聲音，接着船巳緩緩靠岸，終於停泊下來．接着有人放好跳板，前艙有人出去了。

不，後艙艙門巳經被人推開，一道燈光從艙門照了進來。

柳飛燕早就閉上眼睛裝作昏睡不醒。

當先走進艙來的 敢情是一個女子，脚步細碎．後面跟着走入的是兩個漢子。

只聽一個少女聲音道：「你們去把這兩個人裝入袋裏 運上岸去。」

身後兩人答應一聲 果然取過兩隻長形布袋 迅快把兩人納入袋中 紮緊袋口，一人一個 扛在肩頭，往外就走。

柳飛燕人雖清醒 但經穴受制，只好任由她們擺佈，就算經穴沒被制住她也不會反抗．這是瘦小老人家說的難得糊塗。

最使柳飛燕氣惱的是被裝在黑布袋裏了．本來她可以偷偷的睜開眼睛 看看這是什麽地方？如今被裝在黑布袋裏 什麽也看不到。

只覺自己巳被人扛在肩上，健步如飛的奔行着，至少也走了頓飯工夫，脚下才放緩下來．那是進入了一處宅院，又轉轉彎彎的走了一陣，才聽那少女聲音道：「好了 你們放在這裏就好。」

那兩個漢子答應一聲 把布袋從肩頭卸落 輕輕放在地上 脚步聲退了出去。

柳飛燕被裝在布袋裏 自然十分悶氣，心中暗道：「這不知是什麽所在 好像宅院很大！」

就在此時 門外又响起一陣細碎的脚步聲．柳飛燕從聲音中聽出．至少有三個人走入屋來。

只聽一個尖沙得像野鴨叫的老婆子聲音呷呷笑道：「妳師傅本領果然不小，半個月工夫．就找來了四個．妳們這趟揚州之行，功勞可不小．再過三天，聽說仙子還要親自趕來，主持分壇開壇典禮呢！」

柳飛燕聽得心中一動，暗道：「從揚州找來了四個，難道大師哥也被他們擄來了？」

接着只聽少女聲音說道：「逢姑婆，他們巳經昏睡了兩晚一天，妳老是不是先把他們弄醒了？」

野鴨聲音的老婆子尖聲道：「妳急什麽，唔，這兩個有沒有上次送來的兩個俊英？」

少女聲音道：「我不知道。」

「呷呷呷！」野鴨聲音老婆子尖笑道：「只要聽妳口氣．這兩個一定也是很英俊的小伙子了．仙子早巳說過，咱們開宗立派，第一批二十名男女壇弟子，人品都要如花似玉．才能把江湖各大門派的人比下去。」

柳飛燕忖道：「他們把人擄來 原來是要當壇弟子的，還要開宗立派 這會是什麽門派呢？」

少女聲音咭的輕笑道：「如花似玉，是說女的咯！」

野鴨聲音老婆子尖笑道．「這是仙子說的．你小丫頭懂得什麽？如花、是說女的，少女們生來就像一朶嬌滴滴的鮮花，似玉，却是說少年男子了，妳沒聽說過人品如玉，玉樹臨風？」

「好啦！」少女聲音嬌笑道：「逢姑婆，妳不用說啦，妳快點收了，我好跟師父去覆命呀！」

「不成。」野鴨聲音老婆子道：「老婆子這次到分壇去，只帶來了阿花一個丫頭，妳師傅人數找齊了，就沒事了，妳得留下來替老婆子做些事，哼，妳跟老婆子做事，多少總會有點好處。」

少女聲音喜道：「逢姑婆，我先謝謝妳咯，妳老要敎我什麽呢？」

「小丫頭。」野鴨聲音老婆子笑駡道：「妳跟妳師傅一樣沒出息，好，妳跟晴烟兩個 上次不是纒着老婆子敎了妳們一記『拂經手法』麽 妳帮我老婆子做事，我就再敎妳一招。」

柳飛燕聽得暗暗一驚．忖道：「對了，自己身上不是穴道受制，果然是被『拂經手法』封閉了經絡 這姓逢的老婆子不知是什麽路數．自己聽師父說，拂經手法要比點穴高深得多！」

那少女喜得啊出聲來忙道：「逢姑婆，妳老說話要算數，眞的再敎我一招？」

野鴨聲音老婆子呷呷笑道：「老婆子幾時說了不算？」

接着又道：「好了，妳和阿花，先去把他們弄出來。」

少女答應一聲，便有兩個人的脚步聲走了過來，她們動手解開緊紮袋口的痲繩，接着袋口一鬆 伸出四隻手來，一人一邊握住了自己手臂 從布袋中扶出．放到地上 柳飛燕閉着眼睛，不敢睜動，兩人放下自己，當然去解二師哥的布袋了。

接着只聽野鴨聲音老婆子呷呷笑道：「這趟妳們師傅果然做得很好，這樣英俊的小伙子，要找一個都不容易，妳們居然在短短半個月時間，找到了四個，看來揚州當眞是人文薈萃之地！」

那少女聲音說道：「逢姑婆，現在是不是可以把他們弄醒了？」

「不忙。」野鴨聲音老婆子回頭道：「阿花，妳去把藥瓶拿來。」

另一個少女聲音答應一聲，轉身走了出去。

柳飛燕心中暗道：「聽這老婆子的口氣，她們擄來的四個人，都是英俊少年，那就不是大師哥了。大師哥沒有被擄來，二師哥被她們擄來了．莫非會是大師哥定的計策，故意讓二師哥給她們擄來，他就可以跟踪她們身後，追到這裏來了。」

她對大師哥有着很深的信心，是以心頭也充滿了希望。

過沒多久，那叫阿花的少女取來了藥瓶，回入房中。

野鴨聲音老婆子尖聲道：「好，妳們去把兩個小伙子弄醒了。」

那少女和阿花又朝躺在地上的兩人走來，柳飛燕只覺有人朝鼻孔中彈進一股辛辣無比的粉末，不覺打了一個噴嚏，二師哥也在同時打着噴嚏。

接着只聽二師哥口中咦了一聲道：「在下怎麽會在這裏的？」

柳飛燕心中一動，迅速忖道：「二師哥打了一個噴嚏，就醒過來了，自己也該醒過來才對！」

這就倏地睜開眼睛，朝四下一陣打量，也輕咦一聲，說道：「這是什麽地方，妳們是什麽人？」

這一瞬間，她巳看清了眼前三人的面

貌 野鴨聲音老婆子，是個花白頭髮，約有六十來歲，腰骨挺得筆直，看來倒有幾分男人氣概。

那少女果然是杏花樓見過的兩個姑娘中坐在右首的一個，當時就是她一直朝自己偷看。另一個叫阿花的，是十六七歲的少女，一身青布衣裙，旁着老婆子身邊站立。

敢情任東平話聲出口，身子掙動了下，要待坐起，才發現被人制住了經穴，不覺怒聲道：「妳們把我怎麽了？」

柳飛燕緊跟着失聲道：「妳們點了我穴道。」

花白頭髮老婆子發出野鴨般笑聲 說道：「你們先坐起來，老婆子有話問問你們。」

她走近兩人身邊，右手在兩人身上輕輕一拂，任東平，柳飛燕只覺身上一鬆，果然已能坐了起來，但是也只能坐起而已．手足依然痠軟無力使不出一點力道來。

任東平早已看到了師妹，只作不識，依然怒聲道：「妳們把我擄來 要待怎的？我家裏有的是銀子，妳們要多少，只管開口好了。」

花白頭髮老婆子呷呷笑道：「咱們並不要銀子．老婆子只是要問你幾句話。」

任東平說道：「問完了妳就會放我走嗎？」

花白頭髮老婆子道．「差不多。」

任東平道：「好，妳要問什麽，只管問吧？」

「好！」花白頭髮老婆子道：「你叫什麽名字？」

任東平道：「我叫任東華。」

花白頭髮老婆子道：「何方人氏？」

任東平不加思索的道：「南京。」

花白頭髮老婆子道：「你練過武功？是跟誰學的？」

任東平道：「我家護院的敎師。」

「很好。」花白頭髮老婆子同頭道：「阿花，給他一顆藥丸。」

阿花答應一聲，從一個葫蘆形青瓷瓶中傾出一顆硃衣藥丸，遞了過去，說道：「張開嘴，把這顆藥丸吞下去。」

任東平看了藥丸一眼 遲疑問道：「這是什麽藥丸？」

花白頭髮老婆子呷呷尖笑道：「老婆子答應問完了話．就放你同家，你吞下這顆藥丸，今晚的事兒，就像做一個夢，都會忘記。」

柳飛燕心想：「這眞是鬼話連篇，你們明明是缺少四個少年担任壇弟子，才派人去揚州擄來的 怎會輕易放人？啊，不好，這可能是迷失本性的藥物了，這該怎麽辦？」

她想得到，任東平當然也想到了，搖頭道：「我不吃，妳答應問完了放我同去才是。」

花白頭髮老婆子呷呷笑道：「你不肯吞服，也得吞服，阿花，妳帮他把藥丸服下。」

「帮他把藥丸服下」，那就是強迫他吞服了。

阿花答應一聲，左手一捏開任東平下顎，熟練的把藥丸投入他口中。

任東平無法反抗，這藥丸入口，竟然隨着津液化開，無法暗藏舌底，心中暗道：「看來要糟。」等阿花給他合上顎骨，藥丸早已都嚥下去了。

任東平道：「妳們給我服的不會是毒藥吧？」

花白頭髮老婆子呷呷尖笑道：「老婆子只要舉手之勞，就可把你殺死，何用費這大的勁，不要讓你服下毒藥，小伙子，你該相信老婆子的話，不過服藥之後，待會有點頭昏，過去了就好，好了，現在老婆子要問他了。」

接着朝向柳飛燕問道：「你叫什麽名字？」

柳飛燕道：「葉青雲。」

花白頭髮老婆子又問道：「什麽地方人？」

柳飛燕道：「河北。」

花白頭髮老婆子問道：「你身佩長劍，也練過武麽？」

柳飛燕道：「在下是跟太極門姬老爺子門下的陸師傅練過三年，陸師傅不肯收我做徒兒所以我不能算是太極門的人。」

花白頭髮老婆子似乎嫌他嚕囌，一揮手道：「給他藥丸。」

阿花答應一聲，就從葫蘆瓶中傾出一顆藥丸，遞了過來。

柳飛燕早已想好了，自己手脚動彈不得，你不肯吞服也不成，二師哥就是一個例子。那瘦小老人家給自己一顆藥丸，自己早已服下，他要自己「難得糊塗」，看來他老人家早已預料到會發生什麽事了，因爲是他要自己到杏花樓去的，如果不在杏花樓亮相，她們就不會把自己擄來。

那麽那顆藥丸準是解毒藥無疑了。不是麽？自己在船上很快就清醒了，二師哥內功比自己精純得多，一直到了這裏，還要等她們給他聞了解藥才清醒過來。

因此阿花遞過藥丸來，她望着花白頭髮老婆子故意問道：「老婆婆，在下服這顆藥丸，妳們就能放在下同去了？」

「唔。」花白頭髮老婆子不耐的道：「你服下藥丸，自然就會放你同去了。」

柳飛燕沒有再說，果然張嘴就把藥丸吞了下去。

花白頭髮老婆子看他們已把藥丸吞下，就站起身道：「妳們在這裏守着，等他們醒過來了，再來叫我。」說完，自顧自往門外走去。

柳飛燕側目看去，二師哥不知何時已經躺臥下去，陷入昏迷，當下不敢怠慢，也立即身子一歪．倒臥下去。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只聽二師哥哼了一聲，敢情已經醒過來了。自己也就立即睜開眼來，才看到二師哥業已坐起，也就跟着坐了起來。

阿花站起身道：「他們醒來了，我去請總管來。」翩然朝門外掠去。

過不一同，花白頭髮老婆子大步走了進來，仍在她原來那把椅子上坐下，問道：「你們感覺如何？」

任東平雙手抱頭，說道：「我頭痛得難受。」

柳飛燕心想：「今晚差幸有二師哥做榜樣，不然就露出馬脚來了，二師哥頭痛得難受 自己却一無感覺，如此看來．瘦小老人家那藥丸果然是解毒靈藥了。」

心中想着 也用雙手不住的在額上和兩邊「太陽穴」揉動．表示他也很難受。

花白頭髮老婆子猝然問道：「你叫什麽名字？」

柳飛燕心中暗暗哼道：「這老婆子當眞可惡得很。」

任東平道：「我叫任東平。」

這話聽得柳飛燕驀地一驚，二師哥化名任東華，方才已經說過，決不可能說出任東平來的，除非方才那顆藥丸是迷失本性的藥物，才會說出眞話來 他萬一提到了我．那豈不全功盡棄了？」

心念這一急，突然想到：「二師哥神智迷失了．自己何不暗中提醒他．看看有沒有效？」

只聽花白頭髮老婆子又道：「你不是叫任東華嗎？」

任東平道．「我叫任東平 不叫任東華。」

花白頭髮老婆子問道．「那你是什麽地方人？」

柳飛燕雙手抱頭．急忙以「傳音入密」朝二師哥道：「南京。」

任東平隨口道：「南京。」

柳飛燕聽得總算放下心來．因爲二師哥並不是南京人，他說南京．自然是接受了自己的暗示了。

花白頭髮老婆子又道：「你武功是跟誰學的？是什麽門派的人？」

柳飛燕仍以「傳音入密」朝二師哥說道：「我沒有門派，我是跟着家裏的護院敎師練的。」

任東平果然照着她說的道：「我沒有門派，我是跟着家裏的護院敎師練的。」

他神智受迷，正苦於無法應付 柳飛燕的話，傳到他耳中，他正好不用思索，就照着她說的一字不易，說了出來。

花白頭髮老婆子自然不會想到這是柳飛燕搗的鬼，她聽了極爲滿意，一個神智被迷的人，決不會說假話，任東平除了把自己姓名，改了一個字之外，其餘說的話，和沒有吞服迷藥以前說的完全一樣，可見都是實話了。

她同過頭來，又朝柳飛燕問道：「你叫什麽名字？」

柳飛燕目光茫然．說道：「我叫葉青雲。」

花白頭髮老婆子又問道：「是什麽地方人？」

柳飛燕道：「河北清苑。」

花白頭髮老婆子又道：「你跟誰練的武？」

柳飛燕道：「太極門的陸師傅。」

花白頭髮老婆子又道：「你是太極門的人？」

「不是。」柳飛燕道：「陸師傅只敎了我三年武功，不肯收我做徒弟。」

這話也和神智未迷失前完全符合。

花白頭髮老婆子點着頭，站起身，舉手拍拍任東平、柳飛燕的肩膀，說道：「你們兩個即將成爲正式壇弟子，以後就是自己的人了，今晚只好委屈你們，在這裏躭擱一晚，明天一早 再給你們安排住處吧！」一面同頭道：「好了，妳們也可以去休息了。」

她當先舉步走了出去。兩名少女也緊跟着她身後而去。阿花走在最後．隨手掩上了房門。

柳飛燕經花白頭髮老婆子在肩膀上拍了兩下．只覺受制的經穴，忽然一鬆，心知她已替自己解開了穴道，神智已被迷失，穴道自然不用再禁制了。心中不禁暗暗驚凜，自己竟然連她使的是什麽手法，都一無所知。

現在木門已經關上，室中一片黝黑，柳飛燕凝目看去，二師哥早已倒頭就睡，他明明看到自己和他關在一處，恍如陌路，心中不禁大爲焦急，自己本是救丁公子來的，如今反而連二師哥都被迷失了神智，只有自己一個人，如何能同時救出兩個人呢．何况丁公子自然也被迷失神智了。

再說這個被稱做總管的花白頭髮老婆子一身武功似乎極高，這裏又是他們什麽分壇．高手只怕不在少數，自己這同當眞陷入了孤立無援之境。

花白頭髮老婆子和兩個少女雖然都已離去，但焉知她們不在暗中監視着自己兩人的舉動？

柳飛燕也裝着茫然無知，和衣在地上躺了下來，心中暗自忖道：瘦小老人家旣然要自己去杏花樓，又給自己解藥，當然早就知道自己會被她們擄來，也可以說自己的被她們擄來，是瘦小老人家安排的，那麽他老人家當然不會袖手不管的了。

他要自己「難得糊塗」，自是要自己裝作神智被迷．那麽現在第一步已經成功了，以後該當如何呢？

她一時也無法預料明天會有些什麽事，反正有二師哥做榜樣，大概不難混矇過去，且等找到了丁公子再說了。想到這裏，心頭頓覺放寛下來，也就闔上眼皮，感到一陣倦意，不覺矇矓睡去。

第二天一早，柳飛燕被一陣輕快的脚步聲驚醒，剛睜開眼來，只見任東平也驚覺了，一下坐起身來。

柳飛燕心中暗哦一聲，忖道：「原來人雖迷失神智，武功却依然存在，否則門外脚步聲並不響，二師哥不會及時驚醒的了。」

二師哥坐起來，她也跟着翻身坐起。

木門呀然開啓，阿花很快的走了進來，口中叫道：「任東平，葉青雲你們快起來了。」

她轉身往外行去，任東平，柳飛燕二人緊隨她身後走出屋去。

現在正是早晨，旭日初昇，柳飛燕跨出門，才看清門外是一條長廊，自己三人正朝走廊行去，大概穿行了兩座屋宇，由一道側門進入一座甚是清幽的院落，兩邊白石花架上，種了幾十盆蘭花，跨進院落，就如入芝蘭之室，幽香襲人。

阿花走到石階下，就躬身道：「啓禀壇主，小婢秋花，奉總管之命，送來兩名候補人員。」

話聲甫落，只見從階上走出一名身穿青色勁裝面情冷漠的漢子說道：「壇主叫妳進去。」

阿花應了聲「是」，同頭道：「你們隨我進去。」

任東平，柳飛燕跟着阿花跨上石階，進入東首一間廂房。廂房中陳設雅潔，敢情是「壇主」的起居室了。

中間一張紫檀木交椅上，端坐着一個中等身材．身穿青綢長袍 腰懸青穗長劍的紫膛臉漢子，神情嚴肅 雙目清光如剪，一望而知是個內功相當精湛的人。

柳飛燕心中暗道：「此人大概就是壇主了。」

阿花趕緊趨上幾步 躬身道：「小婢叩見壇主。」

紫臉人只點了一下頭，兩道目光就朝任東平、柳飛燕二人投來 問道：「這兩人就是田嬷嬷昨晚從揚州送來的嗎？」

阿花躬身應「是」，一面迅速從懷中取出一個封柬 雙手呈上。

紫臉人接過封柬，打了開來，問道：「他們已經服過『忘我丹』了？」

阿花又應了聲「是」。

紫臉人頷首道．「好 妳回去吧。」

阿花躬身一禮 退了出去。

紫臉人看了柬帖一眼 抬目問道：「你們誰是任東平？」

任東平應道：「是我。」

站在一旁的青衣漢子喝道：「見了壇主，要自稱屬下。」

任東平道：「屬下記下了。」

紫臉人問柳飛燕．「你叫葉青雲？」

柳飛燕道：「是。」

紫臉人轉臉朝青衣漢子吩咐道：「你帶他們到孫領隊那裏去。」

青衣漢子答應一聲，朝兩人道：「你們隨我來。」

任東平，柳飛燕隨着他退出廂房，出了院落，循迴廊向西，那是另一進院落，小天井中舖着平整的黃沙，敢情是一個練武場。迎面一排三間，中間一個不算太大的敞廳 兩邊各放着一排兵器架。

青衣漢子跨進敞廳，朝東首廂房叫道：「孫領隊在麼？」

他話聲甫出，東廂已經迅快迎出一個五短身材穿一件青布大褂的中年人，一眼看到青衣人，連連拱手道：「原來是王管事 哦，又來了兩個候補的。」

這姓孫的對青衣漢子一臉俱是諛笑，那自然因青衣漢子是壇主身邊的人，才特別巴結。

青衣漢子道：「壇主要兄弟把他們送來的，孫領隊試過之後，兄弟就可以回去覆命了。」

柳飛燕暗道：「還要孫領隊試過，他才回去覆命，不知孫領隊要試什麼了？」

孫領隊連應了兩聲「是」。

青衣漢子一指兩人說道：「他叫任東平，她叫葉青雲。」

孫領隊點着頭，然後朝兩人道：「壇主要你們到這裏來，就是要兄弟試試二位的武功．這是本壇的規矩，你們要接得下兄弟三招，才能留在本壇，如果接不下三招，就得送去加以訓練，好，你們隨我下場去。」

任東平、柳飛燕跟着他走出天井。

孫領隊朝任東平招招手，道：「你先來。」

任東平依言朝他走了過去。

孫領隊道：「比試三招，不得使用兵刃暗器，純以徒手過招，點到為止，現在你準備好了，兄弟就要出手了。」

任東平連姿勢也沒擺 就道：「你只管使來就是。」

孫領隊一怔，暗想：「這小子托大得很。」一面嘿然道：「你小心了！」右手倏出，五指如鉤，朝任東平肩頭抓來。

任東平心智雖被迷失；但武功絲毫未減，這極普通的一記鷹爪擒拏，他如何會放在眼裏？身形微側，右手抬處，疾格而出，五指一翻．反朝孫領隊抓來的手腕抓去。這一記出手極為快速，孫領隊差點為他所乘，心中暗暗一驚，不加思索，左手直立如刀，閃電豎砍出去。

任東平連左手也沒動，抓出的右手向右一格，掌沿正好砸在孫領隊劈來左手的肘彎上，這一記出手也極神速，幾乎比孫領隊出手還快，孫領隊驟不及防，左手一下被盪了開去，上身也往後一仰，全身門戶大開，但任東平並沒追擊。

孫領隊已經驚出一身冷汗，心頭也不禁有了怒意，喝叫道：「很好，這是第一招。」

喝聲出口，人已揉身疾進，這回不再和任東平客氣，雙手化掌，豎立胸前，左手乍發，劈出一記強勁的掌風，右手沒待左手收回，又緊接着朝前劈出，右手未收，左手又隨着疾劈而出。

這三掌連續劈擊，使的是「龍門三擊浪」，掌風內勁，重疊而出，勢如浪潮，洶湧凌厲！

任東平沒有理會他洶湧的掌風，雙手當胸，右手曲肘豎掌，向右劃出，左手跟曲肘豎掌向左劃出，你左右雙手連環劈來，他就左右雙手連環劃出，身形也跟着直欺上去。孫領隊的三記掌風，就這樣被他悉數封盪開去。

這一來一往 兩人相距不過四五尺光景，孫領隊第三掌出的是左手，一見任東平逼近過來，而且連續破解了他三掌，心頭不由得起了殺機，突然吐氣開聲，右掌一記「青龍伸爪」猛向任東平當胸印來。

任東平也不封架，左手迎出，硬接對方一掌。

但聽「拍」的一聲，雙掌擊實，孫領隊身不由己的被震得連退了三四步，一張瘦削臉巳經脹得通紅，心頭雖然怒惱，但對方只是個心神被迷的人，而且武功也高出自己甚多，若不見機收篷，可能吃虧得更大，心念這一轉，口中嘿嘿乾笑了兩聲，點頭道：「很好，你通過了，退到邊上去。」

任東平果然依然退到了邊上。

孫領隊朝柳飛燕招招手道．「現在該你來了。」

柳飛燕看他和二師哥動手的情形，武功並不很高，這就舉步朝他走去。

孫領隊道：「咱們也以三招為限，點到為止，不過你要注意一點，方才任東平把一身功力都提聚掌上，這是用不着的，要知咱們並不是眞的拚命，你知道麼？」

這話當然是指方才他被任東平震退，是他不曾用上全力之故。場中兩人，全是迷失神志的人，那麼他這話自然是解釋給青衣漢子聽的了，因為他（青衣漢子）看到孫領隊被任東平掌勢震退．回去覆話，讓壇主知道了，豈不是領隊無能了麼？

柳飛燕點着頭道：「屬下記下了。」

這「屬下」二字，聽得孫領隊極為受用，他頷首道：「你小心了！」依然左手一探，朝柳飛燕肩頭抓來。

柳飛燕身形一側，堪堪避開。

孫領隊右手緊接着拍出，口中喝道：「第一招。」

柳飛燕急忙左手使了一記「分花拂柳」，把對方手掌格開，發現對方果然是用了三成力道。

孫領隊喝了聲：「第二招。」

左足突然跨上，雙臂半圈，雙拳左右擂到 這是一記「雙風貫耳」。

柳飛燕急忙雙手化掌 朝左右推出，使的是「推窗望月」，和孫領隊雙掌交格，對方這一招上已增加了兩成力道，柳飛燕故意裝作使出全身力氣，才把他這一招化解開去。

孫領隊雙拳一收，又喝了聲．「第三招了！」

左掌交擊而來，這是衡山派的一記「縱橫交擊」。

柳飛燕裝作被逼得後退一步，雙掌互易，身隨掌轉 使的是「八卦遊身掌」，連換了兩個方向 才把孫領隊這一招化解開去。

現在她才知道孫領隊在這三招上，是一招比一招加重內力 第一招使了三成力道，第二招加為五成 第三招只加到六成，敢情是自己裝作得武功不大高明，他才沒有全力施為。

孫領隊對柳飛燕似是極為滿意，瘦削臉上也有了笑意，點頭道：「很好，你也通過了。」

柳飛燕朝他欠身一禮，才退後下去，和任東平站到一起。

孫領隊身才轉過身，朝青衣漢子抱抱拳道：「煩請王管事稟上壇主，這兩人以任東平的武功稍高，葉青雲也不差，都巳通過了。」

青衣漢子在壇主跟前只是一個聽差的，但對這位孫領隊，却並不假以顏色，只是口中「唔」了一聲，轉身就走。

孫領隊望着他後形，笑容一斂，心裏暗暗哼道：「你神氣什麽？」一面回頭朝兩人招招手道：「你們隨我來。」他領着兩人朝天井左首廊下走去。

這面對大天井的左右兩條長廊上，各有一排房屋，每間都有一扇木門，左邊這一排差不多就有七八間之多。他一直走到長廊盡頭處，也是最後一間的門口，舉手推開房門，說道：「裏面有兩個舖位，上面貼着號數 任東平，你是十七號，葉青雲．你是十九號，你們都記住了自己的號數，就住到自己的舖位上去。」

任東平，柳飛燕答應了一聲。

孫領隊又道：「這裏的規矩 壇下的人，只准住在屋裏．不得出外走動，吃飯會有人按時送來．遇上有事 聽到了三聲哨音，就要迅速到天井中集合，旁的就沒有事了。」

兩人又應了聲「是」。

柳飛燕心中暗暗忖道：「難怪來到這裏，沒看到一個人，原來所有人都在屋裏，啊，丁公子大概也在這裏了，不知他是幾號？」

孫領隊吩咐完畢 就揮揮手道：「好，你們可以進去了。」轉身回去。

任東平沒有說話，舉步就往屋中走去。柳飛燕看二師兄沒有說話，也就跟着走入屋去。

屋中地方並不太大，對面放着兩張木床，床上被褥俱全，兩床中間，有一張木桌，左右各有一條板櫈。

床上果然貼着白紙字條，左邊是十七號，右邊是十九號。任東平看了號數，就坐到他的舖位上去，也沒和柳飛燕說話。

柳飛燕也自顧自在十九號舖位上坐下，心中暗道：「看來服了『忘我丹』的人，不會自動和人交談的了，自己差幸和二師兄在一起，否則非露出馬脚來不可。」

她看看二師兄木然的神情，心頭不覺暗暗焦急：「丁公子自然也服了『忘我丹』，沒有解藥，如何能救人呢？那瘦小老人家也眞是的，他在暗中塞給自己解藥，明明就知道這裏的情形了，為什麽不多給自己一顆呢？『難得糊塗』，自己要裝作到幾時去呢？」

中午時分，一名灰衣漢子推門而入，大聲道：「起來吃飯了。」

他手中提着食盒，放到桌上．取出兩大盤蝦仁蛋炒飯，和兩碗菠菜湯 兩雙筷子，兩個湯匙 提起食盒轉身往外就走。

柳飛燕是前夜被刼持上船的，昨天一整天，人都在清醒之中，却沒有吃一點東西，昨晚又是一晚，直到此時，腹中早巳飢餓萬分。

任東平巳經站起身，兩人各自在板櫈上坐下，反正是每人一份，用不着說話，就各自低頭吃了起來。

一天就這樣一幌眼過去了。

晚餐之後，屋中也沒有了燈火，心神被迷失的人，吃飽了，無所事事，自然倒頭便睡，但柳飛燕心智並沒有被失，她幾次想出去看看，但想到一旦被人發覺，豈不弄巧成拙，這番心血就白費了，才強按着好奇心，和衣在床上躺下，一時輾轉反側，那想睡得着覺？

好不容易熬到天色大亮，灰衣漢子送來了早餐，那是一人兩個饅頭，兩人一鍋稀飯。

早餐吃畢，孫領隊領着一個手中捧着一叠衣衫的灰衣漢子，走了進來。

那灰衣漢子把一叠衣衫往桌上一放。

孫領隊道：「這是咱們壇下的衣衫，你們各自挑合身的穿上了，再過半個時辰，就要集合。」說完，和灰衣漢子一同離去。

柳飛燕聽說再過半個時辰就要集合，心裏想道：「既然集合，就可以看到丁公子了。」

任東平巳經挑好了一套合身的衣衫，正在穿着。

柳飛燕因身材瘦小 就挑了一套較小的，比了一比，覺得差不多了，就脫下長衫．穿到身上．還稍微嫌大了些，將就着穿上．束好腰帶，又掛上了劍。

這是一套青色勁裝，左手衣袖還綉了一朶紫紅色的玫瑰花，敢情就是這裏的分壇的記號。

不多一回，天井中果然吹起三聲急促的哨音，任東平一言不發往外就走。

柳飛燕跟在他身後，走出房門，果然看到七八個和自己一樣的青衣少年，一齊

朝天井中奔去。

柳飛燕眼快 一下就看到從自己右首屋中奔出來的兩人 其中一個赫然是丁劍南，心不禁一喜 暗道：「原來丁公子就住在自己隔壁，只不知他是幾號。」

大天井中 吹哨子的是孫領隊，他站在大天井左首 揮着右手，指揮從東首廊間奔出來的人，各按號數先後，排成了一行。

天井右首 是一個身穿青衣的婦人，年約四旬左右 也在揮着手 指揮從西首廊間奔出來的少女們排隊。

柳飛燕是十九號，就排在二師兄後面，她看到丁劍南正好排在二師兄前面，心中暗自忖道：「左首都是少年，從二師兄十七號，自己十九號看來，這一排自然都是單數了，那麼丁公子該是十五號了。」

現在，兩排人都已站好 孫領隊站在前面，朝大家說道：「今天是咱們壇弟子開訓的日期 由仙子親自蒞臨主持大典，咱們立時就要到大廳上去 現在大家隨我走。」

說完 先朝練武廳左首一道腰門行去，他管轄的是十個青衣少年 就魚貫跟隨着他走去。

柳飛燕是這一隊人中最後一個，她身後是住在右廊十個少女的領隊青衣婦人，也率同十名青衣少女跟着而來。

穿過兩重屋宇 繞行迴廊 就進入大廳前面的一座大天井 孫領隊率領的人仍然站到階前左首 青衣婦人率領的十名少女則站到階前右首。

柳飛燕舉目看去，階上早已放好四把錦披椅子，中間一把高背雕花椅比兩邊的特別高大了一些，此時還空着沒有人坐，柳飛燕暗道：「這把高大的椅子，大概是『仙子』坐的了，不知她是何來歷？」

心念轉動之際，只見兩名長髮披肩，長裙曳地的青衣少女已從大殿上緩步走出，一左一右在兩旁站定。

接着走出來的是紫膛臉的青袍壇主，腰懸長劍，履聲橐橐，看去神色高傲，自有一股逼人的威儀，他在左首一把錦披交椅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接着站在右首的青衣少女嬌聲喝道：「奏樂。」兩廊立時奏起悠揚絃管音樂之聲，隨着樂聲，走出四名白色衣裙，手持白玉拂塵的少女，一個個生得眉目如畫，婀娜多姿，她們分兩旁伺立。

隨後走出來的是在杏花樓上遇見的馬臉老婆子，戴着滿頭金釵珠寶 笑起來一面俱是直紋，走得扭扭捏捏 活像京戲裏的王媒婆 看得令人可笑，接着就是被稱做「總管」的野鴨聲音老婆子逢姑婆。

最後是一個雲髻高峨 身穿白色衣裙，面蒙一層黑紗的婦人 因為她面上蒙着黑紗，看不出她的年齡來 但只要看她舉步從容，儀態莊重，應該也是中年以上的人了。

她剛走出大廳 伺立左首的青衣少女就嬌聲喝道：「大家站好。」

紫膛臉壇主早已從椅上站起，垂手肅立，階下兩排少年男女也隨着領隊垂手正身而立。

柳飛燕心中暗道：「這白衣婦人敢情就是『仙子』了。」

這時白衣婦人已在中間站定。「總管」逢姑婆站到她右邊，馬臉老婆子則站到逢姑婆的右邊，階上這四把椅子就是為她們而設。

階下孫領隊和右邊的青衣婦人一齊躬下身去，同聲說道：「屬下孫必顯，屬下冉文君，率同壇下弟子叩見仙子。」

前面兩個領隊躬下身去，後面的人也立即跟着躬下身去。

白衣婦人微微頷首，算是答禮，接着說道：「咱們江南分壇，籌備了將近半年，今天總算正式成立，老身至告欣慰，這是咱們第一個分壇，今後各地分壇，也將陸續成立，因為是第一個分壇，因此也特別值得重視，老身才特地趕來，親自主持分壇的開壇典禮，並要逢總管代老身在這裏訓練壇下弟子，以期達到咱們出去的人，要比任何一個門派的人都強……」

逢姑婆、馬臉老婆子都鼓起掌來，於是二位領隊也趕緊跟着鼓掌，階下兩隊被迷失心智的少年男女也跟着紛紛鼓掌。

白衣婦人朝站在左首的一名青衣少女微微抬了一下手。

那少女就大聲嬌喝道：「授令。」

紫膛臉壇主立時神色虔敬的走到白衣婦人面前站定。

總管逢姑婆從站在身後的一名白衣少女手中，接過一支尺許長旗杆，青綢中間繡一朵紫紅玫瑰花的三角小旗，再雙手呈給了白衣婦人。

白衣婦人接到手中，兩手展開三角小旗，聲音鄭重的道：「這是我門下江南分壇的旗令，我門下弟子，出道江湖，就要替天行道，不論邪正各派，凡對我有不利和阻礙行動者，殺無赦，好，你把旗令拿過去。」

紫膛臉壇主躬身道：「弟子謹領金諭。」雙手接過三角小旗，退到他原來位子前面站定。

柳飛燕暗道：「對他們有不利和阻礙行動的人，都要殺無赦，這女人好重的殺氣。」

白衣婦人又朝階下兩行少年男女說道：「從現在起，你們正式成為我們江南分壇的壇弟子了，逢總管本身事情很忙，她只能在這裏耽擱十天時間，所以你們要好好珍惜這十天的時間，跟逢總管練習武功，才不負老身的期望。」

她話聲一落，逢姑婆、馬臉老婆子首先鼓起掌來，接着大家也紛紛鼓掌如儀。

左首青衣少女嬌聲道：「禮成。」

右首青衣少女接着道：「奏樂。」

兩廊間，又奏起絲竹絃管之聲，白衣婦人和馬臉老婆子，四名白衣少女一齊離去！

紫臉壇主和總管逢姑婆神色恭敬的送走白衣婦人，逢姑婆朝紫臉壇主含笑道：「壇主請坐。」

紫臉壇主略為抱拳，就回身坐下。

逢姑婆朝中間一站，大聲道：「仙子創設五雲門，手創無敵天下的『五雲劍法』，凡是壇下弟子，最少也得學會五招，方可行走天下，從今天起，由老婆子先傳你們第一招，等學會了，再練第二招，這五招劍法，必須在十天內練熟，好，現在先由壇主授劍。」

（未完·五）

司馬洛傳奇故事

血戰金山

馮嘉·文　可飛·圖

追尋兇手　四處查探



李佩茹說：「然而黎森也並沒有聽過廖阿毛有我這樣一個朋友，不然也用不着你對我有這許多懷疑了。」

是的，朋友這件事情，有時也的確是很奇妙的。甲乙丙之間都是好朋友，但是甲和丙都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有對方這個人存在。有些時候就是沒有需要以及沒有機會提起來的。李佩茹聽過有這個黎森，但是卻沒有見過面。

李佩茹與司馬洛是這樣一起在那裏等着。

等了一陣之後，電話沒有響，司馬洛袋裏那隻聯絡器卻又響起來了。又是黎森講話。黎森說：「剛才我說叫人打個電話來，現在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我叫一個人來見見你們更好。事實上電話也不能令人放心。」

「這也可以，」司馬洛說，「要多久呢？」

「幾分鐘。」黎森說。

李佩茹連忙坐起身來，整理着頭上的頭髮以及身上的衣服。她說：「我終於有機會見到我們這位共同朋友黎森了。」

「他並沒有說他也來。」司馬洛說。

「怎麼了？」李佩茹說：「他是很害羞的嗎？」

「他目前是一個影子，」司馬洛說：「在別人的眼中他是不存在的。這是我的安排，別人不知道他在，他就可以更有效地掩護我了。」

「哦，原來如此，」李佩茹說：「你果然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

過了幾分鐘之後，他們就聽見有一部汽車在花園門外停下來。聽那聲音像是柴油的馬達，因此可能是一部的士。事實上果然是的，因為車門一開一關之後，又聽見車子開走了。再過了一陣，他們就看見有一個人踏入廳中。

假如來者是不對的人，黎森是會及早通知的，因此司馬洛與李佩茹都不需要怎樣戒備。

踏進來的這是一個與李佩茹年紀相近的女郎，腳步無聲，那是因為她的腳上穿着一雙膠底的跑鞋，上面是一件深藍的T恤和一條深藍色的牛仔褲，她不及李佩茹美麗，但仍然算是一個美麗的女郎，也許她之所以不及李佩茹美麗，主要是她在動作表情及打扮方面都沒有作誇張她的女性化的努力，她似乎是一個比較男性化的女人。

黎森在適當的時間透過那隻烟匣說：「我猜這才是一位共同的朋友，我是認識她的。」

「阿珠。」李佩茹跳起來，衝前去，把她擁住。

阿珠好像一個男人似的淡淡地微笑着，安慰地拍拍李佩茹的肩。阿珠當然並不感到詫異，因為她知道她來找的是什麼人，而李佩茹則是在她踏進門口那一刻才知道來者是誰的。

阿珠與李佩茹顯然是久別重逢，握着手交換了一些問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到七美人俱樂部找馬坤李文，目的是找巴路士，後來去找推拿姑娘莎莉，知道巴路士已埋伏一些人捉他，他藉此機會也想同巴路士談一談，但被他們捉去來到荒郊的舊屋內，細綁着等巴路士來電話發落，只留兩條大漢看管着，此際突然出現李佩茹將看管的大漢打倒，救出司馬洛，她原來是廖阿毛的朋友，廖阿毛約她在預定的地點聯絡，但沒有他的消息，是不是死了，故此特來找司馬洛瞭解情況，二人經過一番誤會後，原來彼此都是自己人，於是決定偵查廖阿毛和龐得利的消息……

跟着阿珠問：「你哥哥怎樣了？」

「他一時起不來，」李佩茹說，「不過他繼續在醫院裏躺躺就應該不會有大碍了。」

她們兩個人的注意力此時才轉到司馬洛的身上去，阿珠說：「關於廖阿毛的事情，我聽到得比較遲一點，黎森才剛剛找到了我，告訴我這件事。我是認識黎森的，我也認識廖阿毛，我也跟佩茹和她的哥哥很熟，因此我看你們不久之前都是有一點小誤會，我們其實都不是敵人。」

「現在，」李佩茹看着司馬洛，「你相信了？」

司馬洛聳聳肩：「似乎是你不相信我吧了。」

李佩茹又顯得有點難爲情，她說：「幸而，我們結果都並沒有傷害對方，也沒有做過什麼收不回來的後悔事！」

「很好，」司馬洛說，「那麼，我們是有合作的基礎的了，本來我不喜歡太多人做同一件事情，不過當大家都是爲相同的目的而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那又不同了。」

「你還是沒有對我講清楚你的情況。」李佩茹說。

「剛才我也打算講的了，」司馬洛說，「祇是你不肯相信吧了，既然現在已經有了阿珠替我們解除誤會——不過，阿珠還需要留在這裏嗎？我的意思是，這種險惡的事情，假如沒有需要的話，那還是不要牽涉的好。」

「不，」阿珠說，「廖阿毛的事，跟我也有關係的，跟我的關係，與跟李佩茹的關係也是差不多，因此，有什麼事情，我也要參加！」

司馬洛瞥了李佩茹一眼，徵求她的意見，因爲他這個人是不喜歡一些需要他照顧的人在拖累着他的。

阿珠是可以感應到司馬洛的懷疑的，所以她首先澄清說：「我是可以照顧自己的。」

司馬洛的眼睛移到望着地下的地毡，李佩茹說：「阿珠不是一個可以和你比較的人，不過，假如她與我比較，我不敢說我比她的本事更大。」

「你有什麼特別的本事嗎？」司馬洛微笑着問阿珠。

阿珠淡淡地微笑着：「現在就要考試了嗎？」

「也用不着，」司馬洛說，「很好，既然李佩茹這樣說，那就已經够了，現在，讓我先把我的情形講清楚吧。」

現在既然他知道他的聽衆是不會認爲他說謊的話，他就把經過的情形全部都說了出來。

他是第一步已經找到廖阿毛的另一好朋友，也是他的好朋友黎森的，由他出面，而由黎森躱藏在後面掩護着他的。這之後，事情就發展到如今。

當他講完了之後，李佩茹瞪着他：「哦，原來你把向我哥哥開槍的兇手也收買了。」

「假如你哥哥死了的話，」司馬洛說，「我對待他們的方法就全不同了。他們跟你們又並沒有私仇，祇是做一件工作吧了。他們既然給巴路士放棄了，那我就接收他們，這對我也許是會有點帮助的。」

「而你還有心情在七美人俱樂部享受一番溫柔呢。」李佩茹說。這可是典型的女性的問題。

「我並不是在那裏面風流，」司馬洛苦笑着否認，「我只不過是打聽和試探吧了。」

假如不是另外有人在座，李佩茹也許會繼續「追究」這件風流事的，但是既然還有黎森也是通過無綫電正在聽着，她就不大好意思講了。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的敵人似乎就是這個自稱爲巴路士的人，很可能就是他殺死廖阿毛的，就算不是的話，他跟這件事的關係一定也很密切，他會比我們知道得多，因此，我們要合作，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身上動手。」

李佩茹似乎還是有着醋意。她說：「目前我們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這個人，亦沒有綫索。」

「綫索還是在七美人俱樂部。」司馬洛說。

李佩茹又瞥了他一眼：「你又再打算去跟那位姑娘談談嗎？」

「這也是一個相當好的主意。」司馬洛微笑着說。

× × ×

晚間，司馬洛又出現在七美人俱樂部的餐廳，那個收銀的清哥，看來是一個平時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不過這一次，他看見司馬洛出現，也不由他不吃驚了。別人看他也許還是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司馬洛是當事的人，就可以看得出他是在極力裝作若無其事的。

司馬洛不慌不忙地吃着那頓晚飯，吃了一半的時候，那個叫莎莉的女郎又出現了。莎莉露着一個微笑走過來坐在司馬洛的身邊，而故意用背對着清哥，顯然是不想讓清哥看到她的表情，她在動作上則是親熱地挽着司馬洛的手臂，說：「你又來看我了！」

她的神色顯得很不自然，司馬洛也猜得到是爲什麼了。司馬洛說：「我想來打牌，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沒有牌局？」

「清哥說要晚一點才行。」莎莉說：「還沒有齊人，不如你先到我那裏休息一下，等一等！」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

莎莉把咀巴湊到他的耳邊，好像是吻他的耳朵似的，其實則是低聲說：「千萬不要來，你快走。」

「爲甚麼？」司馬洛笑着摸着她的手問。

「我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是怎麼脫身的，」莎莉說：「但是你也不能够胆大到還要再來這裏呀！現在他們已决定了要用激烈的手段對付你了！」

「怎樣對付我呢？」司馬洛色迷迷地繼續低聲問。

「要我把你引到我的房間裏，使你脫光了衣服我就出來，以後的事情用不着我管。你不能來，你要拒絕我！」莎莉焦急地說。

「這也很好！」司馬洛說：「多謝你，不過假如你誘惑我不成功，他們就會怪你了！」

「怪我又怎樣？」莎莉說：「我欠他們的錢，難道他們把我殺掉嗎？」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不是猛龍不過江，我沒有準備也不會來的。上一次既然我都可以脫身，這一次也沒有什麼理由不能走的。你放心好了！吃過了這飯，我跟你一起上去好了！」

「你——還是不要吧。」莎莉說：「這裏是他們的地方，他們簡直可以把你熔掉！」

「我倒想看看！」司馬洛微笑着，剩下的一點也不吃了，站起來，摟着莎莉的腰，親熱地擁着她走向收銀櫃那邊。

這樣，莎莉怕給清哥看到，就無法再企圖說服他了。

司馬洛走到櫃圍前付了帳，對清哥說：「假如成局時馬上通知我，好嗎？我發覺在這裏發財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

「行了！」清哥說。他難免略爲露出咬牙切齒的神情，就像心裏在想：再過一陣，你就知道味道了。

莎莉與司馬洛一起出了餐廳，進入走廊，登上樓梯，司馬洛又低聲說：「我上次並沒有碰過妳，他們沒有問嗎？我相信他們是看得見的。」

「沒有。」莎莉說：「不過你既然不是爲我而上去的，他們就認爲這不關我事，所以沒有問。」

「這一次他們又是準備了什麼給我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莎莉說道：「我也不敢問，我祇是決定通知你，叫你不要來吧了！」

「多謝你了。」司馬洛說：「你帮我，將來我一定會給你好處的。」

「我現在還是可以帮忙你。」莎莉說：「譬如，我還是可以打個電話報警。」

「不。」司馬洛說：「千萬不要！我也是怕警察的。」

「噢！」莎莉氣結地說：「你這個人！我倒眞想知道你的胆子有多大！」

司馬洛吃吃笑着，提高聲音道：「呀，你先上去，我先到洗手間去一趟！」

「我那裏也有洗手間呀！」莎莉說。

「下面方便一些！」司馬洛說。

「我陪你去好了！」莎莉說。

她既然有任務在身，就要做得好看一點。她並沒有奉命制止司馬洛到洗手間去，亦不能够制止，所以她就祇好陪着他去，而在門外等他。

司馬洛進過去了之後又再出來，他們回到樓上去，過程又是一如上次差不多，他們進入間格的浴室中去洗淋浴。此時司馬洛身上沒有衣服，而他的衣服是莎莉帮助他脫下來的，所以莎莉知道他的身上並沒有帶着什麼沉重的東西。她說：「你怎可以連武器都不帶？」

「我不需要武器！」司馬洛說。

他們洗過了澡之後回到床上去，莎莉替他按摩。過了一會之後，司馬洛說：「請你替我從袋裏拿來那隻電子計算機，我有一筆帳忘記了算！」

莎莉從他的袋裏找出了一隻薄型的電子計算機，司馬洛按動起來，計算着。過了一會，有人敲門，莎莉叫道：「誰？」

「莎莉，聽電話！」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外面說。

「來了！」莎莉回答。

她披上一件晨褸，對司馬洛打了一個眼色，表示詭計已開始，然後摸摸他說：「對不起，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來！」

然後莎莉就出去了，她雖然極力忍着，但還是沒有辦法忍得住担心的神情。

司馬洛還是悠閒地伏在那裏，按着那隻電子計算機。

過了兩分鐘，門就給推開了，司馬洛說：「莎莉，我正在想——」而隨即他又表示因爲發現進來的人不是莎莉而感到詫異。

進來的人乃是清哥和另外兩個男人。這一次，清哥的手上還是拿着一把手槍。

「唏！」司馬洛叫道：「你這算是幹什麼？」

清哥的二個手下把門在身後關上了。清哥猙獰地看着司馬洛微笑着：「這一次，我看你又怎樣可以脫身了！」

「樓下的洗手間！」司馬洛說：「要發生爆炸了。」

他這樣說完了的時候，樓下眞的傳來「隆」的一聲巨响。

這使清哥也嚇了一大跳。

「不要過來。」司馬洛說：「引爆掣在我這裏！我可以把你這整個地方炸毀或者燒掉！」

清哥一時不知所措，他本來是一心一意到這裏來要對付司馬洛的，但樓下發出的那一聲爆炸，又未免使他很關心。

他也聽見樓下有人走來走去，有人在叫着：「清哥呢？清哥在什麼地方？我要找找他！」

清哥把槍交給其中一個手下說：「你看着他，讓我出去看看！」

他打開門出去，隨即又把門掩上。司馬洛與留在房內的那二個打手都聽見有人跑上樓梯來，那人慌張地對清哥報告，不知如何，樓下的洗手間發生爆炸，一隻馬桶都給炸裂了。幸而沒有人受傷，那裏也沒有什麼可燒的東西。

清哥打發了那人之後又回到房間裏來，拿過手槍，瞪着司馬洛。

司馬洛對他微笑。「我相信你一定也知道的，清哥，在上來這裏之前，我到洗手間去過一次。」

清哥顯得手足無措，這一次眞的不知如何是好了。

司馬洛說：「也許你沒有忘記，今天送啤酒來，多送了一箱。你們貪便宜，照收可也！」

清哥臉上的肌肉不由得顫動了一下。

司馬洛又說：「你以爲世界上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嗎？那多了的一箱有古怪，我隨時可以使它爆炸，我不知道你把它放在什麼地方，不過假如你是放進地下室的話，那麼爆炸力會更强，你這地方可能不見了一半！」

清哥知道這件事情，也知道那些啤酒果然正是給搬進了地下室裏的。他吶吶着說：「你——你自己也在這裏，難道你不怕同歸於盡嗎？」

「地下室不是在我們這邊。」司馬洛說：「遭殃的可能不是我們。而且你既然

巳經用槍指着我了，同歸於盡，對我也是沒有什麼損失的！」

「你！」清哥深呼吸着，顯然十分憤怒，「你——你這東西交給我！」

「我不能交給你。」司馬洛說：「我巳經按了自動掣。」

「那關上吧！」清哥又命令。

他把手中的槍擺一擺，却顯然是對這槍的信心巳稍爲低減了。而司馬洛又對他說：「假如我這樣就放手，那就馬上爆炸了。你也許不明白什麼是自動掣。我的自動掣就是，本來是按下去才會爆炸的，現在則是要按着才不爆炸，我一放手，這掣彈上來，就會引起爆炸了。所以你們得小心一點，不要企圖把我這東西奪過來！」

三個人都懷疑而尷尬地看着司馬洛，不知如何是好。本來司馬洛這樣拿着一隻電子計算機般的東西，是很難把人嚇得倒的，但是現在這樣又不同，樓下的洗手間爆炸過一次，就是最佳的證明，而且司馬洛是說炸就炸，而並不是胡亂誇口的。

「你——」清哥說：「你還是逃不出去的呀！」

「我要逃走的話，」司馬洛說：「我根本就不會到這裏來了。上次巳經上過當，難道我還沒有準備嗎？」

「假如你爆炸，」清哥說：「我就殺你！」

「這一次一爆起來就是非同凡響了。」司馬洛說：「一爆炸起來就烈火焚燒，警車消防車都要來，你也逃不了。你失去了這俱樂部，你也負不起這個責任。而且我也另有朋友，另有武器，假如我不能安全出去，你就不妙了。」

清哥更加感到爲難。由於他的確是在這裏做自己的私事。這裏雖然是由他管理，但他却並不是這裏的老板。要是爲了私事而使俱樂部完蛋，他也負不起這個責任。但是，假如屈服，那又太沒面子了。

司馬洛製造出這情況來，自然也猜得出清哥的心裏是正在有一些怎樣的反應。

他說：「清哥，我們還是爽快一點吧，你不是來殺我的，我也不是來殺你的。你不過是要跟我談談吧了，我的目的也是這樣。既然如此，那不如先請你的二位兄弟回到樓下去，我們單對單談吧。當然，槍你是還可以拿在手中的。」

清哥再遲疑了一下，終於揮揮手，對那二個手下說：「你們到下面去等我，不過——不要透露地下室會爆炸的事情，免得引起恐慌！」

那二個人遵命出去了。

司馬洛說：「很好，現在你面子也有了，把槍放下來吧！」

「不！」清哥搖搖頭，「槍在手中，我比較放心一點。」他沒有把槍放下，不過槍咀却垂下來了。他在對面那張唯一的沙發上坐下來說：「現在，讓我們商量一下一個談判的辦法吧。本來是祇有我問你而沒有你問我的，不過既然現在情況巳經改變了，也許我們就得商量一下變通辦法了！」

「對。」司馬洛說：「不過我再給你看一件東西，你千萬不要亂動！」

他的手指略爲動了一下，清哥便發現有一支很細的鋼箭射進了手邊的沙發扶手上。在他有所反應之前司馬洛又連忙警告：「不要動，還有一支可以射中你的心臟的！」

清哥不敢動了。

「現在。」司馬洛說：「小心把槍放在地上吧。」

清哥大爲尷尬，但是亦無可奈何，祇好把他的槍在地上放下來。他一面說：「我有這樣多人在這裏，你還走不容易逃得掉的！」

「我祇要一引爆。」司馬洛說：「那就自然有人來救我，而那時你的損失就大了。我就是不想你有什麼損失。而且我也替你保存了面子，等你那兩個手下出去了之後才叫你放下槍，難道你不應該感激我嗎？」

清哥苦笑着。司馬洛這個做法，也算得是對他相當體貼了。但是，至於感激，他現在要做的事情，可不容易受到感激心理的影響。

司馬洛走過來把清哥的槍拿了，手上仍是拿着那隻引爆器，而身子也還是赤裸着的。他說：「很好，現在我們來談談吧，清哥，你想怎樣呢？」

清哥聳聳肩：「我想的事情，現在我也不能做了。」

「但你還是可以試試告訴我的吧？」司馬洛說。

清哥聳聳肩：「除非你向我用刑吧。我也是要講義氣的，我不能够一下子就調轉槍頭。」

「講到用刑，」司馬洛說：「你也不要以爲我是不能够的，槍巳經在我的手中了，我可以穿回衣服，然後把你帶走。那時我就可以找一個適合的地方慢慢地泡製你！」

清哥又苦笑：「其實問也是多餘的，你也猜得到我是要做什麼了。」

「唔，是巴路士叫你來的？」司馬洛問。

「除了他還有誰呢？」清哥說。

「我們還是坦白一點吧。」司馬洛說：「你是給我制服了的，你就是透露什麼，他也不能怪你。他要你做什麼呢？把我帶走嗎？」

「上次帶不走你。」清哥說：「這一次不要這樣做了。他祇是要我問你一些問題。」

「那件事，原來你也是知情的？」司馬洛問。

「我根本不知道你們這一件是什麼事情。」清哥說。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情，那你憑什麼負起向我問話之責呢？」

「我這裏有一張問題表……」清哥的手伸向衣袋，又停一停，看看司馬洛，先要司馬洛准許他做這動作。

司馬洛點了一點頭，他才慢慢地伸手進衣袋裏取出一張紙來交給司馬洛。司馬洛看見那果然是一些問題的清單，上面的問題主要是問一件東西的來歷，以及司馬洛對這件東西知道一些什麼，有什麼關係等等，都是在意料中的了。

司馬洛看了一遍，問道：「這上面這個×是代表什麼？」

「就是你們之間這件東西。」清哥說：「我根本不知道這是一件什麼東西，巴路士先生似乎也不打算讓我知道。」

「巴路士眞是一個好人。」司馬洛啼笑皆非地說：「這樣的問話方式，又怎麼問得出來呢？假如我的回答是連你也不明白的，你又怎樣問下去？」

「打電話問他。」清哥聳聳肩。

「電話號碼呢？」司馬洛問。

「你找不到他的，」清哥說：「我祇是打電話到一個電話傳呼中心。這個中心用無綫電通知他覆電話回來。」

「媽的。」司馬洛說：「有了這種公司之後，我們做事，有時是困難得多了。不過，當然也有方便得多的時候。不過，其實我根本就是想跟他談談的，他要問的問題，我不是不肯回答，但是問的人不肯出錢，我就沒有興趣回答了。不如我們一起找他談談吧。」

「你可打個電話通知他。」清哥說。

「他不能够通過電話把錢遞過來的。」司馬洛說。

「假如數目不太大的話。」清哥說：「我這裏也可以墊支。」

「我要找到他。」司馬洛說着擺擺槍，「你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吧！」

「我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清哥說：「他要出現時就出現，他要找你時就找你，你要找他就沒那麼簡單了！」

「讓我計算一下！」司馬洛說着用執槍的手的一隻手指按那電子計算機，按了兩下之後，樓下不知什麼地方發出一聲「隆」然。

清哥整個人跳了起來。

「你看。」司馬洛微笑，「我可以把你這裏許多地方一一炸掉的。我到過的地方都可以留下一隻炸彈！」

「這——這一次是什麼？」清哥吶吶着問。

「餐廳。」司馬洛說：「我坐過的那張餐桌。我希望沒有人坐着，不過應該不會有的，這個時間！」

司馬洛這一句果然也不是空虛的恫嚇，跟着馬上又再有他的手下跑上來，司馬洛准許清哥隔門接受報告。他的手下們報告：果然是餐廳的一桌子不知如何給炸掉了，不過還好沒有人受傷。

「小心一點，」清哥吩咐，「你們——收拾好吧！」他關上門再轉向司馬洛，顯得氣急敗壞的。

「現在，」司馬洛說，「你知道有些甚麼事情是我可能做出來的了，我贊成你還是合作好一些。」

「但是——」清哥苦着臉說，「我是帮不了你甚麼忙的，你要找巴路士，我替你打這個電話通知他。他會覆電話來給我的。」

「也許不會！」司馬洛說，「假他肯打電話跟我說的話，他早巳打了。他不打這個電話，就是不想跟我談吧了。」

「這——也沒有辦法的，」清哥說，「你也不是不明白的了。這許多次，他用的都是這種藏頭不露尾的手法，你以爲我眞可以找到他嗎？」

「你跟他之間的關係比他以前所用的人密切得多，」司馬洛說，「你一定也知道得比較多，所以，你一定要合作！」他擺擺槍制止清哥說下去，「你聽我說吧，經過了這一次之後，你本人巳經現形，又失敗了，我不相信巴路士還會再用你，亦不相信你再能够從他身上得到一些甚麼好處，所以，我看你還是改換戰友好些了。跟我合作，應該勝過跟他，反正他亦是不會要你了，我又不是出不起錢！」

「但是我的確不知道！」

「你對我說謊，沒有人會感激你的！」司馬洛說，「我能够走出去，那當然是我制服了你，而且是以這樣的方式離開。這會傳到巴路士的耳朵的。巴路士會以爲你一定是巳經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說出來了。」

「我的確把我所知道的一都說出來了！」清哥說。

但是司馬洛有一種特殊的察言辨色本領，可以看得出一個人心裏是正在想着甚麼的。而且他可有他那種奇特的感應能力。他可以感覺到清哥是還有一些事情隱瞞着的。他說：「你不要這樣急否認吧，我再給你五分鐘時間考慮。假如你帮得了我，我就會以很和平的方式撤退。但是假如你還是硬下去，那你知道我是可以做許多事情的！」他揚揚手中那把手槍，又揚揚手中那一隻「電子計算機」。

清哥苦笑着沉默下來，等待那五分鐘的過去。而在這五分鐘過完之前，司馬洛又節外生枝地說：「這個女的，莎莉，她知道一些甚麼嗎？」

「她不知道！」清哥搖頭。

「但是上次是她招待我，」司馬洛說：「這一次又是。」

「這是我的主意，」清哥說：「這一次是她，因爲你似乎對她上次的招待感到滿意。上一次是我選她的，認爲她這一型，適合你的趣味。」

也許清哥是選擇對的，不過司馬洛的目的則祇是爲莎莉掩飾一下吧了。司馬洛不想清哥事後懷疑莎莉，他就先對莎莉表示懷疑。

「好了，」司馬洛終於說：「你的五分鐘滿了！」

清哥爲難地看着他。

「你可以仍然對一個巳經不要你的主人效忠，」司馬洛說：「亦可以交一個新朋友！」

「我……呃——我有甚麼好處嗎？」清哥問。

「好處是有的！」司馬洛說：「那個可以慢慢說。目前，你祇要想一想你可以避免多少壞處，就應該懂得怎樣做了。」

「呃——」清哥還是在表示爲難。不過，司馬洛的游說又是言之成理的，尤其是現在全部的皇牌都是握於司馬洛的手中。他終於說：「我知道的事情，他反而不知道我知道。譬如他來的時候是開一部大型卡特力汽車來的，我當然記得他的車牌號碼。我私自託人查過這車牌號碼是屬於誰的，但是發覺根本沒有這部車的登記。這也即是說，當他把這部車開來的時候，實在是換上了一隻僞造的車牌號碼。」

「那即是說他實在也不會是叫巴路士了。」司馬洛說。

「他是施露華。」清哥說。

「施露華？」司馬洛問，「那一個施露華？」

「那一個炒地皮發達的施露華，」清哥說，「還開了一間施露華地產投資公司的。我在報紙上看過他的照片。」

「哦，那個施露華，」司馬洛說：「我在報紙上亦看過他的照片。不久之前他不是爲他獨資興建的一座屋邨主持開幕禮的嗎？起初他這座屋邨是建築在一片荒地上的，人們都認爲他這樣做是一件瘋狂又傻氣的事情。在這樣遠的一個地方建築一座屋邨，誰願意去住呢？」

「是的，」清哥說：「這件事情有許多人討論。因爲當他打好了地基之後，政府就公佈了一個發展計劃，有幾條公路經過他這座屋邨，而附近也是發展的地區。本來用賤價買回來，人們認爲毫無用處的地皮，頓時變得身價百倍，他說這是他的神機妙算，當然人們都知道這其中是有古怪的。假如他不是早早就知道 有這個發展計劃，就是他有某種影响力，使這個計劃向他所買的地皮發展過去。人們都罵他是一個大奸商。」

「聽你的口氣，」司馬洛說：「你對這個施露華也並沒有甚麼好感的。」

「我用不着喜歡一個人，亦可以爲這個人工作的，」清哥說：「祇要這個人出得起錢，他是出得起錢的。」

「唔，他是施露華，」司馬洛說，「但問題却是，我雖然一直未有見過這個巴路士的樣子，然而，憑大家所講的，似乎與我在報紙上見到的施露華樣子不同。」

「他是經過化裝的，」清哥說，「既然他的車子也是經過化裝了，爲甚麼人就不能呢？」

「你看得出是經過化裝的？」司馬洛問道。

「是的，」清哥說，「我這裏——」伸手一指，「那鏡子的後面也有一個窗口，可以望進這房間裏來，看到這裏面的情形的。有一次他玩了一個女人，之後一個人留在房間裏，我從鏡子後面看看他，發覺他把鬍子脫下來，也把臉上的一些化裝膠之類的東西撕下來，重新再化裝過。那一次我有機會看到他的眞面目，才知道他就是施露華！」

司馬洛懷疑地向那鏡子看一眼，說：「現在又有誰在那鏡子後面看着我們呢？也許有一把手槍正在鏡子後面指着我？」

「沒有，」清哥說：「沒有。這是我個人私用的。我並不是有窺秘的嗜好，目的祇是在維持秩序。我也不讓別人知道或者替我去視察。你大概也明白的，假如許多人都可以去看，這就變成了一個看秘戲的地方，那就不大好了。假如你不相信，你大可以現在就把這個鏡子打破，看個清楚的。」

「用不着了，」司馬洛說，「我相信你。不過，施露華就是巴路士，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假如不是眞的——」

「我不能夠對你證明，」清哥說：「不過，假如你是見過這個巴路士的話，你再看看施露華，你就會明白了。」

「唔，」司馬洛點了點頭：「這是一件很寶貴的情報，尤其寶貴的是施露華本人也不知道你有這個可以透露的。還有甚麼同樣寶貴或者更寶貴的情報可以透露的嗎？」

清哥苦笑：「我又不敢說沒有，亦不敢說有，你得先告訴我，你要知道的是一些甚麼？你要知道施露華的所在，我巳經盡了我的能力告訴你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們是在攪些甚麼鬼和爭一些甚麼。」

「對，」司馬洛說：「假如你知道的話，也許你是可以透露多一些的。但是你不知道。」

「最好不要告訴我太多！」清哥說：「這裏的事情巳經够我煩的了，還要再惹一些煩惱，我也吃不消了。」

司馬洛奇異地看着他：「原來你也有滿足的時候的！」

「坦白說，」清哥說：「我是對這個地方不滿足，我又不是老闆，我負責處理這裏的事情，工作又多，責任又重，我是希望自己攪一些生意做做，或者找一些新老闆的。本來這個巴路士起先看似相當理想，他既出得起錢，而出手又高，但是後來當我看出了他原來是施露華的時候，我的心又比較淡了，因爲像施露華這樣的一個人，他會盡量利用你，然而你却不會從他的身上得到太大的好處。你看他經營地產的手法就知道了。而且用過了就算，沒有舊情可念。我不過是既巳拿了他的錢，就照他的吩咐做事吧了。」

「也許，」司馬洛說，「假如我是一個富豪的話，你會投向我這一邊了！」

「你也不見得很窮吧？」清哥說。

「但是我總之不是你心目中的那種老闆級，」司馬洛說：「好了，到此爲止，我也不再麻煩你了，我要走了。你替我拿着這個，讓我穿上衣服。」他把那隻神奇的電子計算機交給清哥，又對他指出：「按着這個掣，千萬不要放鬆。」

清哥好像一個傻瓜似地拿着那件東西，緊緊地按着那個掣，不敢放手，以免會把他這個地方炸壞。司馬洛則留着他的槍在手，穿上衣服。

然後司馬洛說：「好了清哥，現在我們可以一起出去了，丟臉也沒辦法，我押着你出去，這樣你也好向施露華交代。」

清哥又是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同意了。司馬洛把槍用上裝搭着，抵在清哥的腰間，與清哥一起出去。

清哥那二個手下是在走廊口頭守着的，不過清哥揮揮手說：「行了，你們不要亂動，我們要到外面去談談！」

那二個手下也不敢亂動了，由於他們也看得出司馬洛用上裝搭着的手必然是握着一把手槍的。

他們看着清哥與司馬洛一起出了停車場外。

莎莉亦是看着的，而最感到欣慰的人就是她。

清哥好像傻瓜似的一直緊揑着那隻電子計算機。司馬洛登上了他的汽車，把槍中的槍彈褪下來，槍與槍彈一起放回清哥的衣袋裏，然後從清哥的手上把那隻電子計算機拿回來。

清哥說：「你不會爆炸我那裏吧？」

「不會，」司馬洛說，「這對我有甚麼好處呢？你去找找那些啤酒吧，其中有一箱是用紅筆畫了一隻十字的。你把這一

箱搬出來，叫人丟進海中就行了。」

「假如——」清哥說，「我們剛巧先開這一箱啤酒，那豈不是糟了？」

「應該不會的，」司馬洛說，「這一箱特別難開，你們打不開自然就先用另一箱了。而且其中會爆炸的一罐你亦是拉不開的。」

司馬洛開動車子，離開了。

清哥回到俱樂部裏，首先就是連忙派人到地下室裏找，果然找出了有這樣的一箱啤酒。

他立即叫人開車拿到海邊去丟掉。

跟着他又打電話到電話傳呼機服務中心找尋這個「巴路士」。他對司馬洛並不是說謊的。這個巴路士的確就是這樣保持着神秘，對他毫不信任。

巴路士一直沒有電話回覆。

顯然巴路士的用人是一層一層的，他另外有人留心着清哥這裏，看看清哥的成績如何。現在巳經知道清哥是巳經失敗了。失敗了一次，就不能够再用，於是他便把清哥也放棄了。

× × ×

黃昏的時候，大傷風的馬坤在路邊等着，一部車子滑到他的身邊來，車門打開，馬坤上了車。

開車的人就是司馬洛。馬坤現在巳經不再打噴嚏了，不過鼻子則還是不通暢。

他說：「早上的事情你幹得眞好，我也不知道你是怎麼弄的。我還以爲你死定了，但你是眞有辦法！」

「我的有辦法你是早知道的。」司馬洛說。

「還好我沒有到洗手間去！」馬坤說，「假如有人坐在馬桶上面，而馬桶爆炸起來……」

「不會這樣的，」司馬洛說，「我這東西的感應力很強，十呎之內有人類的體溫也不會爆炸。我這個人，其實就最不喜歡濫殺無辜。」

「你果然值得佩服，」馬坤說，「現在，我要爲你做一些甚麼呢？」

司馬洛把車子在一處僻靜的路邊停下來，開亮了車廂內的電燈，取出一張照片來讓馬坤看看。那是一張放大了的照片。

「這個人你認識嗎？」司馬洛問。

「這個人……好像有點面善，」馬坤說，「他是誰呢？」

「這是我要問你的問題，」司馬洛說，「怎麼你却問起我來了？」

其實那張就是施露華的照片，司馬洛在報館有朋友，就託人晒來了一張曾經在報紙上刋登過的。不過他並不告訴馬坤，亦不打算告訴馬坤，馬坤又猶疑地看了一會。施露華這個人又並未著名到馬坤一看就認出是誰。

「這個——這個人有點像是巴路士，」馬坤說：「假如不是——不是——我會說是巴路士經過化裝。」

「爲什麼不能是巴路士化裝的呢？」司馬洛問。

「因爲巴路士是有鬍子的，」馬坤說，「這個人却沒有。假如倒轉過來那又不同。巴路士難道刮掉鬍子又把自己弄瘦一點來化裝嗎？」

司馬洛微笑。馬坤是見過巴路士的，既然馬坤這樣說，那就證明清哥所講的是眞的了。司馬洛必須要這樣引證一下，因爲施露華是一個太大的目標，弄錯了是會引起很多麻煩的。實在馬坤也講得沒有錯，倒轉過來就是了。他並沒有想到他所見的那個巴路士才是經過化裝的人。

加上鬍子，口腔裏塞一些東西使自己顯得胖一些，施露華就變成了巴路士。

「行了。」司馬洛把照片收起來。

「這個究竟是誰？」馬坤問。

「他就是巴路士，」司馬洛說，「年輕一點的時候，還未曾發達，也未曾蓄起鬍子。」

「哦，」馬坤說，「那你終於找到他了。」

「總算有一點綫索吧。」司馬洛說。

「這是清哥告訴你的？」馬坤問。因爲他記起司馬洛是如何把清哥制服了。

「不是，」司馬洛說，「他並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事實上他也根本不知道何處可以找到巴路士，祇有巴路士找他！」

「哼！」馬坤說：「我看巴路士也不會再找他了。巴路士這個人的作風就是這樣的，借人家渡河，沒有用就不要了。一次，兩次，三次。要我替你做什麼嗎？你也許要去找他？你需要有人替你動手？」

「這個用不着勞煩你了，」司馬洛說，「你到底是拿過他的錢的，假如又是你去與他面對面，那總是不大好意思的，我會再想一些適合你們的工作給你們做。還需要錢用嗎？」

「不必了，」馬坤也不好意思伸手拿錢，「上次的還沒有用完，而且這兩次打牌，我們也贏了一點。」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再聯絡吧，我送你回去，」

他再開動車子，把馬坤送回市區的另一處路邊放下了，然後他再回到屋子去。

沒有人跟踪，似乎巴路士——現在應該說是施露華。暫時沒有人手對他們作充份的監視了。

司馬洛倒是希望有人監視的，因爲他也有這位一直不露臉的朋友黎森在照應着。假如對方有派人作那種監視的話，那正好是送羊入虎口了。不過直到目前爲止，送入虎口的羊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羊，都是與施露華沒有直接關係的，不能够從他們的嘴巴裏刺探出一些什麼來。

司馬洛回到家裏的時候，阿珠與李佩茹正在忙着。她們是正在翻閱和研究着一些有關施露華的資料。兩個女人就伏在廳中的地毡上做這工作。當屋子裏有够厚和够軟的地毡時，伏在地毡上，就會比躺在床上舒服得多了。

女人到底是有一個男人沒有的好處的，就是溫柔。阿珠替司馬洛斟來了一杯酒，而李佩茹則帮着他把外衣脫下來。雖然司馬洛自己也並不是不會脫衣服，不過有一個女人帮一帮，總是有一點難以形容的舒服的。

司馬洛對李佩茹說：「我到醫院去看過你的哥哥，他的情況良好，一直在進步着，我看你是用不着爲他担心的。」

「謝謝你！」李佩茹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我知道有你在照顧着他，是不會有什麼值得担心的地方的！」

她挽着他的手臂回到廳中。司馬洛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李佩茹這動作似乎乃是做給阿珠看的，表示她是已經佔了優先權，阿珠不要打什麼主意。也許阿珠未必眞會有興趣打那種主意，不過女人的心理有時却的確是很奇異的，不容易以常理去分析和猜度。

阿珠抬起頭看着司馬洛問道：「怎麼樣？認人的手續還辦得順利嗎？」

「還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似乎可以肯定我們的對手就是施露華了。」

「那很好，」李佩茹說，「我們的一番研究，總算沒有白費！」

「更妙的是，」阿珠說：「施露華並不知道我們知道他的身份，還以爲我們仍是正在找尋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巴路士。」

司馬洛在地毡上坐下來，說：「你們研究出了什麼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阿珠聳聳肩，「施露華這個人，當然不是一個好傢伙了。報紙上不敢刊出來的有關他的劣跡，我們也查到了不少，不過似乎他祇是一個奸商，害人祇是由巧取的手法，而不是豪奪。他好像並不很喜歡用暴力的手段。」

「也許，」司馬洛說，「當他應用暴力的時候，他就是用巴路士的身份出現吧，這人是一個雙重面孔的人。」

「還沒有結婚，」阿珠說，「傳說他是不敢結婚，因爲他不信任女人，恐怕女人全是爲了他的錢而嫁他。其實他的樣子也不差，有不少女人會喜歡他的。他好色，玩女人起初的時候總是出手闊的，但是得手之後就完全是另一副面孔。所以跟他好過的女人總是成爲仇敵而分手。」

「這個人，」李佩茹說，「做什麼事情都是盡量利用人家和佔人家的便宜，這個作風，則倒是與我們所知道的巴路士一樣的。」

「我們去問問他究竟在攪什麼鬼吧，」阿珠說道：「既然他這樣落力問我們，我們也很有理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呀！」

「我不認爲他會回答我們的問題，」司馬洛說，「一如我們也不會老老實實地回答他要問我們的問題一樣。尤其是假如是他殺死了廖阿毛的話，理所當然，他更不會向我們承認了。因此，要查出這件事情的眞相，我看最好還是用比較間接的方法好些。」

「我們現在就是正在用間接的方法呀，」阿珠說，「調查他的私人資料，這就是一個間接的方法。還有，既然他是一個好色的人，使用美人計也許是可以生效的，不過可惜的就是他已經認得李佩茹的樣子，不然的話，這工作她可以做！」

「想起來，」李佩茹說，「其實你是更加可以勝任愉快了，你不也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嗎？」

「我不會做這種工作的！」阿珠瞪着她說。

李佩茹笑起來，轉對司馬洛：「她是還不大懂得利用女人的天然武器的。她至今都還未會有男朋友！」

「這關你什麼事？」阿珠臉紅起來。

司馬洛則並沒有參加她們的打情罵俏，他祇是懶洋洋地靠在那裏，思索着，後來又說：「總有人知道施露華這個雙重的身份的。他雖然喜歡利用人而不親自出面，但他一定也有心腹親信。有些時候是非要他親自出動不可的，而即使他有很強的打架能力，他也還是需要一些代替他或者協助他去做那些使用暴力的工作。」

「他是有兩個隨身保鑣的，」阿珠在一張文件上指出，「這兩個保鑣，應該對他的事情知道得相當清楚，不然就算不得是什麼隨身保鑣了。」

「我正是在這兩個人的身上打主意，」司馬洛說：「不過，他們既然是隨身保鑣，那當然亦老是跟隨在施露華的身邊的了，我們要向這兩個人問什麼的話，就非要把他們三個人一起捉住了。這樣也等於是問施露華一個人。除非有機會把他們隔開吧。」

「我看，」阿珠說：「把他們隔開的機會也不是沒有，施露華用巴路士的身份出現時，他的身邊就是不帶保鑣的。他既然會用巴路士的身份出現，那麼他很可能亦用許多種其他的身份出現，我們祇要監視着不就行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因此現在黎森已經叫了人去正在做這件事情」。」

「假如他用另一種身份出現的時候給我們捉到，」阿珠說：「那就最妙了。」

「是的，」司馬洛說，「目前我們可以先等等黎森的消息。」

「你看來像也累了，」李佩茹說，「你們不去睡一會呢？」她雖然這樣問，這却實在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提議。她這樣說着的時候就捉住司馬洛的手臂，把他扶進房間裏去，司馬洛也沒有反對。

她們正在研究的那些資料其實他早已了然於胸，記得清楚之至。以他的攝影機般的記憶力，他根本用不着拿起那些文件，要研究的話，祇要在心裏研究就可以。

李佩茹却在他身後把房門關上了。然後她走上前來，走到司馬洛的背後，雙手從後面伸過來抱着他，兩隻手掌在他的胸膛上輕撫着。

「這——」司馬洛不免有點尷尬，「不好意思吧？阿珠就在外面。」

「阿珠又不是小孩子，」李佩茹說，「她懂得這些事情，也應該明白的。」

「這個時間？」司馬洛問。

「現在是睡覺的時間了，」李佩茹說，「也許你的運動時間是沒有標準的，三更半夜，一樣跑來跑去，但是在一般人而言，天黑了就是睡覺的時間，假如我們現在上床睡覺去，應該也沒有人會認爲是不正常的！」

她的手在司馬洛的胸膛上動得熱情而技巧。司馬洛不由自主地可以感到一陣熱潮上升。而且她也是講得沒有錯的。他轉過身來，輕輕擁着她，溫柔地說：「今天晚上，似乎你的興緻是特別濃厚的。」

「因爲今天晚上我們還有時間，」李佩茹說，「而且我也根本沒有好好地做過。上一次是不算的。上一次，我的目的是引你進入一個陷阱！」

司馬洛微笑，伸舌頭來舐舐嘴唇：「你注意到我的嘴巴嗎？」

「你的嘴巴有什麼不對嗎？」李佩茹

問。

「垂涎欲滴。」司馬洛說。

「你肚子餓嗎？」李佩茹問。

「不是這個，」司馬洛說，「不是對食物而言。我是在想，當你心不在焉的時候，祇是爲了引我進入陷阱已經那麼好了，假如你是眞正感興趣地投入的話，噓！」跟着就是「哎唷！」因爲李佩茹在他的臉上無情地用力捏了一下。

不過她並不是生氣，亦不算不是生氣。這是一種奇異的，典型的女性反應。一種介乎喜與怒之間的刺激。跟着她又再把他抱一抱說：「我去告訴阿珠你要睡覺了，我過了一會就進來！」

「呀，」司馬洛笑起來，「又是你說用不着怕難爲情了。阿珠又不是小孩子，爲什麼還要向她演一幕騙不到她的戲呢——哎唷！」

李佩茹的手又是在他的身上捏了一下，然後出去了。

司馬洛也無可不可地脫下身上的衣服，去洗一個澡上床。現在的確已經是應該休息的時間，而他的體力雖然是可以支持很久的，但他現在却也實在是需要休息的。既然是可以休息的時候，他沒有理由不爭取一點休息，以準備應付沒有機會休息的時候的體力支銷。

他熄了燈躺在床上之後，李佩茹就回來了。

正如他所講，她是出去向阿珠演一下戲，然後表示她也累了，需要睡覺，就回到房中來。這雖然騙不到阿珠，但總勝過一聲不響就把阿珠丟在外面。

司馬洛看見她在黑暗中站在床前把身上衣服的一件一件脫下。

× × ×

第二天早上他們起來的時候，阿珠已經爲他們準備好了早餐。假如阿珠有懷疑昨晚他們做過甚麼事情的話，阿珠並沒有表示，而她也極力不作表示。

他們看來是需要過一個游手好閒的白天了，因爲司馬洛一時還想不到應該如何向這個施露華的身上着手。不過到了中午，吃午飯的時候，郵差送來了一疊雜誌。這些是司馬洛訂閱的雜誌，中外文各種雜誌他都是訂閱不少的，不過這一次，其中一本雜誌則是內有古怪。這是黎森送來的雜誌之中夾着一些新的資料。

這些新的資料，則是有着一定用途。司馬洛用無綫電通話器與黎森通話。黎森說：「你看到了我給你這些東西嗎？」

「看到了，」司馬洛說，「施露華擁有一駕私人飛機，他比較年輕的時候喜歡自己駕駛飛機，現在則很少了，飛機仍然保存着，有時急起來的時候，他也會用這飛機來作他私人交通工具。這比較其他交通工具快得多了。」

「你祇是把我寫下的資料唸出來吧了，」黎森說：「重要的是，你能够從這些資料上得到一些什麼聯想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說：「廖阿毛是從飛機上跌下來而死掉的，而施露華有飛機，也許廖阿毛就是給施露華從飛機上丟下來的。」

「我也正是這樣猜想。」黎森說。

「因此，」司馬洛說，「我們是值得去看看這飛機的。」

「我還是你？」黎森問。

「我們一起去，」司馬洛說，「不過，這種事情，當然是在晚上進行比較方便一點的。」

「不錯，」黎森說：「我也是這樣想的。今天晚上。此外，還有一個新的消息，施露華失踪了。」

「逃走了？」司馬洛問。

「不，」黎森說，「他祇是離開了此地。新聞說他是到C城去辦業務上的事情。但他不一定是到C城去的，而且他到了C珹後亦隨時可以改到另一個地方。」

「那麼我們暫時是不知道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司馬洛說。

「很難查出來，」黎森說：「當然，這樣我們是比較吃虧一點的。」

「他總得回來的，」司馬洛說，「目前我們先看看他的飛機好了。」

「很好，」黎森說：「讓我們安排一下吧。」

黎森去安排他的，而司馬洛等亦去安排他的。

司馬洛他們要安排的就是研究一下施露華的飛機所在的那個地方的形勢，以及準備一下他們需要用的東西。由於施露華的飛機是不能放在家裏的，雖然他是住在郊區，但是那裏仍然不是一個適宜放置飛機的地方。因此，飛機是放在比較遠的地方。

他們用不着去實地踏勘，祇要研究一下黎森所供應的地圖就够了。實地踏勘的工作是由黎森去做的。

他們在黃昏時份就出動。

這一次他們所乘的就不是司馬洛那部豪華漂亮的跑車了，由於這部車子實在是太搶眼的。他們乘的祇是一部普通欵式的大房車。除此之外就是另外一部較小型的車子。這部小型的車子就是屬於阿珠的。

司馬洛坐在前面那部大型的房車之中，李佩茹則是坐在司馬洛的身邊。他們兩車之間是有無綫電通知器聯絡的，因此雖然兩車相隔，他們並沒有失去聯絡的。

他們與黎森亦是有保持着聯絡。

不過黎森總是不出現的。

他們這一次，還是沒有受到跟踪。假如他們是受到了跟踪的話，他們是也歡迎的，因爲事情又會有不同的變化，也許會捉到一兩個與施露華有直接關係的人，那麼就可以節省許多工夫和時間了。

但是並沒有人跟踪。

他們順利地到達了施露華的私人飛機場。

那私人飛機場，雖然講得好聽，但是實在則並不是一塊很昂貴的地皮。這裏不過是一塊沒有什麼其他用處的荒郊空地，祇要這裏搭一間飛機庫就行了。連跑道也用不着，因爲這裏有的是平坦程度很理想的草地，這一片平坦的草地就是很好的跑道了。

這座飛機庫之中，就放着一架小型飛機。

飛機庫是一座比普通單層屋子較爲高的鐵棚。

（未完‧四）



歷史俠義故事

飛燕金刀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長安刦持皇上正在山野中奔馳，被無極救出聖駕，回去見魏初，魏初遵聖旨下詔書勤王，司馬長安不甘失敗，聽太監翁天義的計劃，潛伏在長興侯府附近，將魏初派出的一個去定遠侯府的欽差殺死，司馬長安假冒欽差等候盛北川去魏初府這段路上埋伏，盛北川接到孫鳳翔的訊息，知道皇上在長興侯魏初府上，便帶領侍衞和郭安一同去，留孫鳳翔、高遠、飛燕等人作後應，司馬長安以欽差身份，聲稱魏初要殺害盛北川，郭安知道中伏，奮勇護住盛北川衝出重圍，自己身上也負了傷……

爭權奪利　各懷鬼胎

司馬長安當時發出一聲冷笑。「魏初這條老狐狸到底心亂了，否則也不會將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這樣的兩個娃兒。」

× × ×

健馬衝入了長街，郭安整個身子仍然伏在盛北川身上，衣衫已然被鮮血染紅。

盛北川沒有動，思想接近空白，一雙眼睛緊閉，口雖然半開，却一聲也沒有發出來。

長街的行人紛紛走避，只有高遠例外，他從定遠侯府出來，原是要去找元寶一夥，轉到這邊却遇着郭安盛北川一騎奔至。

那一騎眼看便要撞在他身上，他却及時閃開，同時將韁繩抓住，硬硬將那匹狂奔的馬勒停。

馬奔嘶，人立而起，高遠手急眼快，另一手扶住郭安，才沒有給掀下來。

觸手冰冷，高遠一驚，口呼．「姓郭的——」一把將郭安從馬背上抓起來。

郭安面色蒼白，生命亦已隨鮮血流盡，高遠一看，脫口一聲。「死掉了？」抓着的手不覺一鬆，郭安的屍體立時從馬背上掉下。

高遠接將盛北川抓起，一探還有氣，心一安，再將盛北川探幾下，一面呼道．「侯爺，侯爺——」

盛北川緩緩的張開眼睛，看清楚是高遠，再看清楚周圍的環境，神態一片迷惘，突然一下子清醒，脫口問．「郭安？郭安在什麼地方？怎樣了——」

高遠伸手往地上一指．「完了。」

盛北川目光一落，滾身躍下來，高遠一把慌忙扶住。「侯爺保重。」

盛北川俯身扶着郭安的屍體，雙手握拳，面露悲憤之色，咬牙切齒的道．「魏初——」

高遠詫異的問．「姓魏的怎樣了？」

盛北川道：「他派人中途伏擊我們，若非郭安，本侯只怕還回不來。」

「怎麼會這樣的？」高遠抓着頭。「不是說，你們要連成一氣？」

「別的不知道，對本侯，他只是要誘本侯出去，攔途截殺！」盛北川顯得很氣憤。「用人之際却來排除異己，怎能成大事？」

高遠皺眉道：「大概他是因爲侯爺深得人心，恐怕有侯爺在，他便無立足之地。」

「這又豈是爭權奪利的時候？」盛北川長歎。「燕王勢力日大，不能再遲的了。」

高遠摸着鼻子，道．「看來皇帝在他手上，也不能夠弄出什麼來，倒不如我們將皇帝救出來，由侯爺再行召集各侯一齊舉兵。」

盛北川沉吟了一會，一咬牙，道．「好，孫鳳翔現在是否還在？」

高遠點頭。「我先送侯爺回府中，跟姓孫的說一聲，再去找元寶，合我們之力，便是將整個長興侯府翻轉，一樣幹得來。」

「讓本侯再考慮一下。」

「還要考慮？」高遠嘟喃着一把將郭安的屍體抓起來，擲到馬鞍上。

× × ×

接近黃昏。

孫鳳翔高飛燕並肩走在院子中，菊叢邊，黃菊盛開，飛燕人亦瘦得如黃菊一樣。

孫鳳翔看着飛燕，好像現在才看清楚她，飛燕開始時沒有察覺，突然察覺，不由嬌靨一紅，問道：「你在看什麼？」

「看你。」孫鳳翔沒有隱瞞。

飛燕道：「我臉上又沒有長着花。」

「可是比花還要好看。」

飛燕臉更紅，微嗔道：「什麼時候你學得這樣油嘴？」

孫鳳翔笑道：「都是實話。」伸手輕托起飛燕的下頷。

飛燕無限嬌羞。「誰讓你這樣大胆放肆？」

孫鳳翔道：「你哥哥不在這裏，不趁這個機會，豈非儍瓜？」接將飛燕擁入懷中。

飛燕忽然問：「說眞的，你覺得我哥哥怎樣？」

「相處下來，也不覺得怎樣，我現在正在竭力爭取他的好感。」

「他既不是我的姊姊，又不是女孩子……」

「却是我的未來大舅爺。」

「胡說八道！」飛燕既羞且喜的舉起小拳頭往孫鳳翔打去。

孫鳳翔沒有退避封擋。飛燕一身本領，內功也很不錯，可是那個小拳頭，這時却是軟綿綿的，毫不起勁向他擂打。

打了幾下，飛燕整個身子亦變得軟綿綿的，倒在孫鳳翔懷中。

高遠也就在這時候雙手分開花葉，一頭牛也似衝進來，飛燕冷不提防，嚇了一跳，慌忙從孫鳳翔懷中彈出來，孫鳳翔也有些尷尬。

高遠沒有理會，揮手道．「快去——」

飛燕一怔道．「去那兒？」

孫鳳翔却問．「可是出了事？」

高遠點頭。「魏初在中途設伏，郭安一夥與侯爺的手下無一倖免。」

孫鳳翔大驚急問．「那侯爺……」

「郭安拚死將他送了回來。」

「只有他們二人保持住性命？」

「誰說二人？」高遠雙手一攤。「郭安身受重傷，已經完了。」

孫鳳翔一咬牙。「郭安，好一條漢子——侯爺是不是要見我們？」

「還有元寶。」

「那個小子現在藏在什麼地方？」

「妓院——」孫鳳翔這句話出口，如何收得回來，偷眼看看飛燕。

飛燕沒有在意，孫鳳翔忙推了高遠一把。「我們先去看侯爺，你快去找元寶來。」

高遠應聲轉身，一溜烟也似跑了出去。

× × ×

怡紅院可以說是周圍百里最大的一間妓院，元寶却將之完全包下來。

這時候元寶與羣賊正在堂中玩做一堆兒，有的在喝酒行拳，有的在與妓女調笑追逐，亂成一片，元寶更就左擁右抱。

左面一個在侍候他吃菜，右面一個在替他倒酒，燈光之下，只見他滿嘴油膩，一臉紅光，眉飛色舞，不時開懷大笑。

鴇婆扭動着身子走了過來，走到元寶身旁，陰聲細氣的道．「元大爺，元老闆——」

元寶含糊地應道．「叫我？」

鴇婆接道：「我們小紅姑娘有請——」

「小紅大紅，什麼紅也好都請她下來。」

「小紅姑娘請元大爺元老闆上去。」

元寶有些不悅地說道．「這小紅是什麼東西？」

「是我們這裏最紅的姑娘，也當然是最美的了。」鴇婆不慌不忙地。「她還親自入厨替元老闆元大爺燒了幾味好菜。」

元寶不悅之色一掃而空，色迷迷地道：「好，老子就上去瞧瞧。」隨輕吻了左右兩個女人的嬌靨一下，將她們推開，順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杯酒，一面喝一面大笑着走前去。

鴇婆忙在前引路。

× × ×

門推開，元寶走了進去，鴇婆連隨替他將門關上。

當門的綉榻上羅帳低垂，元寶杯中酒已盡，空杯左手抛右手，右手抛左手，把玩着緩步走前去。

桌上沒有酒菜，元寶却沒有在意，一雙眼只是盯着那邊綉榻，淒迷的燈光中，隱約看見一個人坐在帳後，元寶走到帳前，停下脚步，一面壓低嗓子，貓叫也似的喚一聲，道：「小紅——」

帳內毫無反應，元寶一面抛着酒杯一面又道．「想不到你如此害羞，老子倒要看看你的臉蛋現在是小紅還是大紅。」

說罷，他將杯往後一抛，拉開羅帳一看，坐在綉榻上的赫然是一個白臉男人。

元寶一怔，身形立即倒翻了出去，伏地猛一個滾身，才抬頭望去，那個男人這才扶着旁邊的一個箱子，悠然站起來，笑笑道．「是粉白。」

元寶上下打量着：「你就是小紅？」

「我姓翁。」那個男人幽幽地應着，言談舉止，陰陽怪氣，倒是不太像一個男人。

元寶打了一個寒噤，他並不認識這個人就是燕王座下的翁天義，只覺得實在有點娘娘腔，令人毛骨悚然，他抬手往耳窩挖了幾下，才道：「老子這是進錯房間了。」

「你沒有。」翁天義搖頭。

元寶不禁有些氣惱道：「那個老賊婆，老子要女人，她却給老子弄來這個不男不女的東西。」

翁天義不怒反笑，伸手一攏鬢邊。「我可比任何女人都可愛。」

元寶一陣惡寒的感覺，翁天義接道：「她們要你花錢，我相反，可是要送錢給你。」

元寶不覺伸手掩着屁股，翁天義一笑，打開身旁的箱子，放在箱子內的赫然是一錠錠的金元寶，燈光下耀眼生花，元寶的眼睛却相反瞪的大一大，眨也不一眨。

翁天義接道：「這兒是一萬兩金子。」

「一萬兩？」元寶的眼睛幾乎瞪了出來。

「是訂金，事成之後，再付四萬兩。」

元寶那張臉立時像抹上了一層金光，忙問道：「那是什麼事，我們坐下好好的談談。」

「這件事在你來說，只不過是擧手之勞罷了。」

「你要老子幹什麼？殺人放火？」

翁天義搖頭。「只要你在皇帝到手之後，轉交給我。」

「皇帝？」元寶怔了怔。

「就像你[illegible]皇帝交給司馬長安一樣。」翁天義將一錠金子拿起來。「不同的是我給你的是一錠錠的金元寶，五萬兩，絕不會少上半兩。」手一揮，那錠金元寶抛向元寶。

元寶接下狠狠的咬一下，道：「老子最喜歡的還是這種金元寶。」

翁天義接道．「人送到赤松林便是了。」

「可……可是……」

翁天義笑笑。「你一定有辦法的。」

元寶點頭，心裏却忖道．「大不了必要時老子再將皇帝從這厮手裏搶回來。」

「一切拜託了。」翁天義又笑笑。

元寶反問：「你也是燕王的人？」

翁天義微一頷首。元寶看看手中那錠金元寶，再看看那個箱子的，大聲道：「好，我們一言爲定。」

翁天義笑着擺手道：「小紅就在隔壁的房間。」

元寶大方的道．「你受用好了。」

翁天義搖頭，元寶怪怪的望着他，突然問：「你難道是個太監？」

「正是。」翁天義並不否認。

「我早就懷疑的了。」元寶大樂，又拍桌子又頓脚的，笑得合不攏嘴。

翁天義若無其事，元寶笑了一會，道：「那老子也不跟你客氣了。」隨即走過去，將箱子蓋上，輕喝一聲，將箱子扛了起來。

那麼重的箱子，他却是毫不費力似的，隨便就扛起來，往外走去，翁天義隨亦踱了出去，弱不禁風的。

× × ×

堂上的情形更亂了，高遠走進來，立即被幾個山賊拉着要喝酒。

高遠推開各人，問清楚元寶所在，轉往樓上走去，那個鴇婆也不知是要阻止還是要招呼，才要迎上去，冷不防給一個山賊擁進懷中。

鴇婆不由叫起來，羣賊却哄堂大笑，又一陣大亂。

× × ×

小紅的臉蛋就是沒有抹上胭脂，也沒有翁天義那麼白，那個肚兜更紅得像烈火般，她果然不愧是這兒的紅人，所以元寶一進來便沒有出去，這下子送了兩隻金元寶給小紅，就像討債的一樣，追着小紅在房子裏亂跑。

小紅笑得却像隻小母鷄，一面笑一面跳，終於還是給元寶接上按在床上，不住的嬌呼喘

氣，元寶看着那起伏的胸脯，體內彷彿也有一團烈火燃燒起來，伸手便要去解那烈火般的紅肚兜。

小紅輕呼饒命，眉梢眼角却是風情萬種，元寶一個身子簡直要燒成飛灰，他總算拉下了肚兜那條繩子，隨即大叫一聲，一個虎跳。

正當此際，敲門聲响，一連三下。

每一下給元寶的感覺都像是箭一樣，元寶也就一隻連中了三箭的老虎也似，氣一洩，爬倒在小紅身旁。

敲門聲再起，又是三下，元寶沒好聲氣的應道：「那一個？」

門外傳來高遠的聲音：「元寶！」

元寶霍地抬起頭來，一把抓着那亂草也似的頭髮，喃喃道：「姓高的？這小子遲不來，早不來，偏在這骨節眼裏跑來。」

語聲一落，一個觔斗倒翻了出去，小紅一把抓不住，撒嬌地呼道．「元大爺——」

元寶苦着臉道：「別的人老子可以不理，這個小子老子若是再不開門，保管他將門踢開強闖進來。」

說着他轉身將門拉開，高遠挨在門邊，瞇起一隻眼，探頭往內裏看一眼，道：「看來我來得還是時候。」

元寶側着腦袋，狠狠的盯着高遠。「你來幹什麼？」

「盛北川要跟你聚聚。」

「關於皇帝的事？」

「你這個笨小子越來越聰明了。」

元寶抓了抓亂髮，立時又省起了那五萬兩黃金，眼瞳一亮說：「現在就去？」

高遠反問．「你還有什麼未了的事？」

「本來還有一件。現在沒有了。」元寶退回桌旁，扛起了放在桌上那箱金元寶。

小紅仍然在床上，以肚兜掩着胸脯，看見元寶要走，忙呼道．「元大爺——」

元寶歎氣道：「你最好不要叫了，否則元大爺說不定要收回那兩錠金元寶。」

小紅立即閉上嘴巴，元寶扛着那個箱子，大踏步往外走，高遠看了看，詫異道：「箱子裏的是什麼東西？」

「金元寶，你若是要花儘管拿去花。」

高遠只是問：「那兒弄來的？」

元寶大笑。「那兒還不是一樣？」脚步不停。

高遠沒有再問下去，轉說道．「盛北川這個人眞還不錯，他也許不能給你太多錢……」

元寶笑截道：「有你這小子跟姓孫的，老子又還能拿他多少？總之，你小子的事就是老子的，盛北川拿得出多少，老子就收他多少好了。」

「好——」高遠不由伸手往元寶的肩頭一拍。「夠義氣，夠朋友！」

元寶扛着那麼重的一箱金元寶給高遠那麼一拍，一個踉蹌，險些仆倒在地上，高遠急一把將他扶住。

「你小子却就不怎樣夠朋友了。」元寶歎了一口氣，回頭往小紅的房間望一眼。

高遠把手一揮。「這種女人，事了之後只要你拿金子找到去，還不是一樣投懷送抱？」

「這也是」元寶展開笑臉。「主要還是老子有錢，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去賺錢。」

江湖上傳說他貪財好色，色、他固然好，但貪財才是他眞正的弱點。

高遠深知他貪財的性格，却聽不出他話中另有話。

× × ×

元寶高遠進入定遠侯府內堂的時候，盛北川的精神已完全回復鎮定。

孫鳳翔、飛燕早就到了，盛北川仍等到他們到來才將目前的形勢扼要的說了一遍，元寶完全不感興趣，自顧拿金元寶在案上堆寶塔。

盛北川最後補充道：「燕王勢力日大，這一次失敗，以後沒有機會的了，以魏初的心胸狹窄，各侯只怕沒有幾個會心服，也是說，一開始便註定失敗的了，所以，我們必須將皇上從他手中搶回來。」

孫鳳翔點頭道：「以侯爺的聲望，一定會比魏初幹得好，既然只有這一個機會，交由侯爺抓住，總勝過就此送掉。」

盛北川道：「這件事可要拜托你們了。」

「侯爺放心。」

盛北川沉吟接道：「只是我們即使將皇上救出來，沒有足夠的金錢招兵買馬，一樣沒有多大作爲——」一頓才接道：「所以本侯最後決定，同時盜取魏初金窖的藏金。」

即時「嘩啦」一聲，元寶堆着的寶塔一下子塌下，他連隨回過頭來，道：「老子聽你說了半天，最中聽還是這句話，你們都會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搬空了魏初的金窖，有足夠的金錢運用，魏初那厮變了窮光蛋，當然也再兇不了起來，何樂而不爲？」

盛北川連連點頭。「只是那個金窖可也不容易……」

「交給老子好了。」元寶拍着胸膛，鼻翅接一抽，道：「黃金的氣味老子十丈外也辨得出。」

高遠接道：「答應了便要做，做得到才好答應。」

元寶大笑。「你還是擔心能否將皇帝救出來。」

「好，看我們那一方會成功。」高遠擧拳一揮。

元寶忙又道：「老子只管將那座金窖搬空。」聽口氣，就像是只擔心幹不成這件事。

高遠冷笑說道：「我們可沒有那麼靈的鼻子。」

元寶連隨用力的將鼻子抽了幾下，飛燕揷口道：「我也只管救人。」

孫鳳翔搖頭。「你留在這裏。」

「難道我沒有那個本領？」飛燕微嗔。

孫鳳翔道：「我們總得有個人留在這兒照顧侯爺的安全，魏初一計不成，說不定已擬好另一計，派人來襲擊。」

高遠亦道：「妹妹，保護侯爺也是一樣重要。」

飛燕沒有作聲，元寶卻道：「可不是，否則錢有了，人也給救出來，姓盛的卻一命嗚呼，我們還不是白幹，枉費心機？」

他想到就說，口沒遮攔，要阻止如何來得及。

盛北川沒有生氣，只是笑了笑，飛燕接道：「爲什麼一定要將我留下？」

「因爲你是女孩子。」高遠衝口而出。

飛燕嚷起來。「這還不是輕視我？」

高遠歎了一口氣。「我還沒有將話說完，我是說女孩子比較細心，很多方面都能兼顧，而救人方面卻是適合我們這種老江湖，有足夠的江湖經驗，才能隨機應變。」

飛燕這才回嗔作喜，高遠瞟了孫鳳翔一眼，接道：「看清楚了，你將來要少捱罵便得趕快跟我學習一下，吸取經驗，以便應付。」

飛燕輕叱一聲，說道：「這跟孫大哥有什麼關係？」

「現在他不好好的學習，難道等到娶了你過門發覺應付不來才向我這個大舅爺討教？」高遠顯然多少也聽到了一些孫鳳翔與飛燕方才在院子裏的說話。

飛燕聽着一張臉紅到脖子去，孫鳳翔看看飛燕，看看高遠，只有苦笑的份兒。

盛北川看在眼內，心中很感慨，這些江湖男女與這件事原都毫無關係，現在都給自己引進這個漩渦來，他實在有些擔心，因此而令他們受到傷害，可是到這個地步，除非他罷手，否則他們是不會退出的了。

他也實在不知道應否罷手，在目前，最低限度他仍然有三分機會，好像他這種人，只怕即使只得一分機會，也會傾全力去一搏，何況三分？

×　×　×

魏初在長興侯府中也一樣傷透腦筋，在他面前案上放着幾封來自附近各侯的書信，每看一封他眉頭便深鎖一分，連一絲歡容也沒有。

魏金鵬侍候一旁，神態亦一樣，內堂也就只得他們二人，侍衛更遠在院外，魏初早有話吩咐下來任何人不得騷擾，所以聽得一陣腳步笑語聲傳來，心頭便不由冒火，魏金鵬不等吩咐，便待出去將來人斥退。

來的卻是皇帝，扶着兩個美女，微帶醉意的闖了進來，魏初連忙拜倒，口呼：「皇上萬福——」

魏金鵬看見父親如此，忙亦拜下去。

「起來——」皇帝打了一個酒呃。

魏初接問：「皇上深夜到來……」

「你這兒什麼享受都有了，朕卻始終認為不是長久之計，是了，各侯可有答覆？」

「大都有了，可以看出……」魏初沉吟一下，「對逆賊都深存顧慮。」

皇帝若無其事的道：「朕以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富甲南天，府中金窖，藏金千萬，只要你拿出來……」

魏初搖頭道：「微臣並非吝惜黃金。」

「那還不趕快進行，難道待逆賊殺來？」

「微臣……」魏初欲言又止。

皇帝頓足道：「還說甚麼，天下一定，莫說千萬，就是十倍百倍此數朕也一樣還你。」

魏初微喟：「皇上息怒微臣立即照辦。」

皇帝面容這才一寬，擁着兩個美女回身走了出去，魏金鵬這才抬起頭來，面上露出了厭惡的神色，轉望向魏初。

父子二人相顧一眼，却顯得心事重重，魏金鵬隨道：「爹，孩兒以為各侯反應如此冷淡，指望他們聯結起來，舉兵勤王是沒有可能的了。」

魏初歎息道：「我們現在可是騎上了虎背，若是盛北川肯與我們合作，以他的聲望，情形也許會好很多，爹現在實在有些後悔。」

「伏擊的事與我們可一些關係也沒有。」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是絕不會相信的了，說不定現在已經在計劃向我們報復。」

魏金鵬惶然地道：「那我們豈不是腹背受敵？」

「也不用太担心，天無絕人之路，看準了才作打算不遲。」魏初隨即笑起來，每當他這樣笑，就是等如說一個可怕的念頭已然在他心裏滋長。

這一次又是甚麼念頭。

×　×　×

魏初絕無疑問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算準了盛北川會有所行動，那是第三天晚上，在黃昏之前，孫鳳翔、高遠、元寶以及七重天一羣山賊已然化整為零，來到了長興侯府附近的一座樹林。

他們在樹林中聚集，等到入夜才昇起一堆火，整理好繩鈎兵器，孫鳳翔高遠隨即各自取出了一塊黑布將臉幪上。

高遠看見元寶仍然呆在那裏，奇怪道：「你沒有準備幪面的布？」

元寶往面上一抹，「格格」大笑道：「你忘了老子本來就是一個大賊，根本用不着害怕給別人認出來？」

高遠怔住，孫鳳翔隨即將黑布拉下，道：「我不比他好多少。」

高遠苦笑着亦將幪臉的布拉下，孫鳳翔接道：「我們分兩路進去。」

元寶忙道：「金窖那一路由老子來。」

孫鳳翔接道：「若無意外，四更之前在這裏會合，大家小心了。」

衆人一齊點頭，孫鳳翔高遠動身往林外走去，元寶看着他們走遠，更顯得興奮。

長興侯府藏金富甲天下，正所謂誰個不知那個不曉，據說走進去打一個轉出來，鞋底刮下來的金屑便足以到附近最好的狀元樓飽餐一頓，這也許有些誇張，亦可以想像藏金之多。

現在他們並不是走進去打一個轉，而是要進去將藏金搬出來，那就是每十兩他們有一兩到了自己的袋子裏，數目也甚可觀的了，何況黃金搬出來之後，還可以名正言順討回魏初答應付出的另外二十多萬兩金子？

最令元寶担心的，只是他們未必搬得動金窖的所有黃金，他們已準備好了百來輛木頭車子，車子雖然構造簡單，總比用手來搬動方便得多。

盛北川找來了長興侯府的詳圖，他們甚至已擬好計劃，在找到金窖之後如何控制附近的門戶，如何配合外面的車隊盡快將黃金送走。

他們都是將車子揹着，在府邸高牆外停下，由元寶率領十二個精幹的手下先進去，在他們到達長興侯府的時候，夜色已深沉。

元寶聽清楚沒有人在牆內經過，第一個越牆翻進去。

牆內是一個院子，花木茂盛，一個人也沒有，元寶稍候，十二個手下便越牆進來，身手俱都是很靈活，並沒有弄出任何聲響。

元寶把手一招，走前去，十二個山賊魚貫跟着，一個接一個，有如舞龍般，元寶走到那兒，他們便一個接一個跟到那兒。

元寶偶然回頭看見，又好氣又好笑，急忙揮手叫他們散開，腳步聲就在這時候傳來，各人慌忙在隱蔽處伏下。

來的却是一羣值夜的守衛，手裏提着燈籠，從廊上走過，並沒有發現元寶等人。

待腳步聲燈光去遠，元寶才躡手躡腳的走出來，突然又折回。

腳步聲又傳至，不太大，顯然一個人，元寶才藏好身子，那個人亦從一角轉出，只是一個小丫環。

元寶揮手示意各人小心，等那個小丫環走近，立即一個「餓虎擒羊」撲出去，在那個小丫環開口要叫之前，已然將他的口掩住，左右五個山賊亦同時撲出來，沒有元寶那麼快，却將元寶壓個正着，元寶不禁啼笑皆非，急急的揮手，將各人推開。

元寶手一鬆，小丫環又要叫，元寶慌忙的一把掩回，隨即取出一個金元寶放在小丫環眼前，小丫環的瞳孔一下擴張。

元寶這才道：「不要作聲，這個金元寶給你。」

小丫環勉強點頭，元寶將金元寶塞進他手裏才問：「小姑娘，你們這裏是不是有一個金窖？」

小丫環眨着眼睛，看了看手中那個金元寶，元寶立即拿出另一個，小丫環接在手中，才點頭，元寶接問：「在那兒？」

小丫環搖頭，元寶將另一個金元寶取出，追問：「那一個才知道？」

「侯爺。」

「侯爺之外？」

「小侯爺。」

「都是男人？」

小丫環又搖頭，元寶一面取金元寶一面問：「有那一個女人知道？」

「三夫人。」

元寶眼睛一亮。「三夫人又住在那兒？」

小丫環手一指，便要接那錠金元寶，幾個問題回答下來，那些金元寶她已要將衫角拉起來才能夠載得下。

元寶這一次却將那錠金元寶敲在小丫環的頭上，小丫環一聲悶哼，當場昏過去，元寶將金元寶一一取回，只留下小丫環手中的一錠，一面嘟喃道：「年紀這麼小便已這麼貪心，長大那還得了？」

語聲一落，將小丫環往花叢中一塞，帶着十二個手下往小丫環所指的樓子走去。

未到樓子門前，他們已聽到一陣陣流水聲，元寶揮手叫各人散開，躡步走前去，以指醮了一些唾沫點在窗紙上，點穿了一個洞，瞇起一隻眼睛往內望去，一望之下，立時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他再往內望一眼，身子一轉，將外衣拉開，裏頭一襲牛皮短衣，左右各三排，全都是開鎖的工具，他隨手拿了一柄，幾下動作，便將窗戶弄開，而且毫無聲響。

這個人倒是天生做賊的材料，只是要做賊該學的本領，他全都會學得很地道。

若不是親眼目睹，一個好像他這樣笨手笨腳的人，竟然能將那麼神巧的工具用得如此靈活，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　×　×

小樓內放着一個浴盤，一個女人赤裸着身子浸在浴盤中，肌膚欺霜賽雪，背着門窗，並不知道窗戶被打開，跳進了一個元寶來。

房中水氣迷漫，那個女人以手澆水，迷漫水氣中更覺誘惑。

元寶整張臉都發了光，一隻大猴子也似走進去，冷不提防地下水濕，腳一滑，前滑半丈，險些掉翻地上。

三夫人立即被驚動，回頭一看，便要叫，幸好元寶及時一把將她的嘴巴掩住。

三夫人一雙手亂打亂撥，水花四濺，元寶立時變了落湯鷄，狼狽之極，忙將三夫人的頭一把按進水裏，一連三次，三夫人已是筋疲力盡，狂態才告完全消。

元寶慾念亦全消，一手抹去臉上的水珠，接將手中薄刀架在三夫人的頸上，喘着氣，道：「說，金庫在那裏？」

×　×　×

孫鳳翔高遠的運氣開始也很不錯，正遇上長興侯府的總管。

刀往這個總管的頸一架，便變了縮頭烏龜，將他們帶到皇帝的寢室，他頭腦雖然不錯，却手無縛鷄之力，所以高遠只給他一拳，他便昏倒在地上。

高遠接將他從元寶那兒學來的本領使出，幾下子便將門弄開，兩人一齊闖進去。

皇帝正在與一個少女調笑，冷不提防會闖入這兩個人，不由得面色大變，那個少女方要叫，已被孫鳳翔伸手封住了穴道。

高遠反手將門掩上，孫鳳翔身形一動，已到了皇帝面前。

皇帝不是不想叫，只是一個身子已給嚇軟了，面色一下子煞白，退到一角去。

孫鳳翔目光一落，道：「你就是皇帝？」

「朕……朕……」皇帝整個人都在發抖。

孫鳳翔道：「我們是盛北川的人，是來將你帶出去。」

皇帝聽說是盛北川派來，才沒有那麼驚恐，囁嚅問：「你們要怎樣？」

「將你送去鎮遠侯府。」

皇帝看見二人並無惡態，膽子一壯，道：「盛北川不來侍候朕，卻叫你們來，是什麼意思？」

孫鳳翔沉聲道：「長興侯心懷異志，中途設伏，阻止侯爺到來。」

皇帝脫口叱道：「胡說！」

孫鳳翔道：「這是事實。」

高遠接道：「此地不宜久留，請皇上立即隨我們離開。」

皇帝斷然道：「朕在此日子過得很好，也不想離開。」

孫鳳翻道：「可是定遠侯爺……」

皇帝揮手道：「盛北川雖然頗得人心，富不如魏初，屬下又是你們這種無禮狂徒，朕看不慣。」

孫鳳翔道：「魏初可是不懷好意。」

「不必多言！」皇帝斷然喝止。

高遠不由一聲冷笑：「這種人冥頑不靈，多說什麼，乾脆將他擊昏帶走就是。」

皇帝一驚，一聲：「大胆——」

孫鳳翔尚未答話，高遠已道：「你不動手，我來！」

皇帝脫口大呼：「來人——」

孫鳳翔高遠相顧一眼，便要動手，那知道就在這一下子，轟然一聲，一扇窗門突然片片碎裂，一個老道士如飛掠了進來，正是青城無極。

孫鳳翔高遠回頭一看，人影一閃，無極已到了床邊，抬手一指點出。「嘶」的一聲指風直迫孫鳳翔面門。

孫鳳翔將衣袖一拂，刀也似地立即將指風削斷。

無極身形一偏，接搶在皇帝面前，冷笑：「又是你們——」

高遠一挺胸膛，道：「老雜毛，我們又見面了。」

無極道：「這不是一件好事。」

高遠捋着袖子，道：「上一次老子沒空，沒有好好的教訓你一頓，今夜有你瞧的。」

無極拈鬚微笑道：「看來你們還不知道貧道是什麼人。」

「你難道不是青城無極？」高遠以手指擦了一擦鼻子，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

無極道：「知道了還敢對貧道無禮！」

高遠道：「老子連少林武當都不放在眼內，青城派當然更不會的了。」

無極搖頭：「口氣倒不小，這樣狂妄的人，貧道倒是第一次遇上，不要令貧道太失望才好。」

高遠把手一揮。「看在你這麼一把年紀，老子也不想太難為你，但你最好也莫要老子生氣，這就滾開去。」

無極捋鬚大笑，皇帝後面急不及待，道：「別跟他們廢話，將他們趕出去。」

無極道：「這還不簡單？」

高遠忽亦大笑。「老雜毛的口氣，看來比老子還要大，倒要看看你如何趕我們。」話口未完，猛一拳擊前。

他說盡管說，出手可一些也沒有輕敵之意，這一拳擊出，既快又準而且狠，無極「呵呵」大笑，雙手「分花拂柳」，漫不經意一撥，一股內力湧前，高遠這一拳就像擊在一個牛皮鼓之上，被震得往後倒退了一步。

「老雜毛好深厚的內功。」高遠大喝聲中連環兩拳再擊向無極，仍然快準狠，而且招式用得很險。

無極雙掌從容接下，高遠兩拳另藏變化，迅速變換，身形配合拳勢的變化迅速如一。

無極雙掌硬接，一樣從容。

高遠兩拳變化更迅速，一面大呼道：「姓孫的還等什麼，快將這個老雜毛弄走。」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秦皇奪寶記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和霍金斯通過電話後，便去土耳其浴室找十四號女郎，目的想查周宣祈的下落，女郎名叫范荷娘招呼入浴，他被兩個大漢脅持去見歹徒的首領，原來范荷娘也是他們的人，那歹徒首領請他不要管閑事，願資助程儀叫他離開此地，呂奇從他們的語氣中知道是黃萬通主使的人，當時不肯答應，被他要拿去抛下大海，幸霍金斯及時搶救。范荷娘被捕，並將黃萬通已被捕，引渡白娜回去對證，限呂奇廿四時離境，呂奇不以爲然，趁離境前偵知歹徒匿藏的地方單身去找到周宣祈，被歹徒困住，又被霍金斯救出，他要求霍金斯同意他向白娜和范荷娘查核情況……

佈局奇妙　法網難逃

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呂奇幾乎用盡了所有動人的辭令，霍金斯終於在連搖了九百九十九次腦袋之後，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凌晨一時，一輛黑色的房車，載着呂奇和范荷娘駛出了警署的大門。

呂奇擊亮方向燈，正要向左轉，右邊突然閃起熠亮的車燈，一輛車子飛馳而來。那車子的速度有些異常，呂奇剛剛在腦際閃過一絲警號，那輛車子已經擦過，噗地一响，接着喇叭長鳴，原來范荷娘的身體整個壓在方向盤上了，血正從她的太陽穴處汩汩流出。

呂奇打算猛踩油門追過去，由於方向盤被范荷娘的身體所壓，沒法迴轉。只不過一眨眼，那輛狙擊手所乘坐的車子已失去了踪影。

長鳴不休的汽車喇叭，驚動了警署的值班人員，紛紛出來探視，自然霍金斯也在其中。

呂奇萬分頹喪地挪開了范荷娘的軀體，把車子駛回了警署的停車場，然後去檢視范荷娘，槍彈貫穿頭部，早已當場斃命。他下了車，面對着霍金斯攤攤手說：「我除再說抱歉之外……」

霍金斯拍拍他的肩頭，搶着說下去：「呂奇先生！這似乎是最好的結局了。你以爲這個女人眞是要帶你去找周宣祈嗎！只怕她是別有居心。却想不到被自己的同伴殺死了。三樓的招待所裏有柔軟的床榻，你似乎該去休息一會兒，這兒的事讓我來處理吧！」

呂奇無話可說，聳了聳肩頭跑進了電梯間去。

一次冷水淋浴，一大杯白蘭地，使呂奇很快地進入夢鄉。正義感、委屈、頹喪、周宣祈的生死、撲朔迷離的案情，全部抛上了九霄雲外。甜睡是最安適的，這還得感謝那位狙擊手，否則他此刻一定還在疲於奔命。

當霍金斯出現在他那惺忪睡眼裏時，是清晨四點半鐘，他從對方的眼光中捕捉

孫鳳翔道：「來了——」一旁欺　，雙掌如刀，切向無極最難兼顧之處。

無極看似兼顧不到，但刹那雙掌彷彿變成了四掌，同時接下了孫鳳翔高遠的搶攻。

三人都是高手，一出手，發現攻不進去，立即便改變招式，尤其是無極，其快無比，一雙手一變再變，竟變成千萬掌影，包圍住整個身子，孫鳳翔高遠出手雖快，但都被無極接下來。

三人武功造詣這便已分出了高低，無極連接百招，冷笑道：「貧道活到了這個年紀，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不知進退的人。」

高遠却道：「老子也是第一次遇上你這樣不知好歹的老小子。」

說話間，外面經已人聲嘈雜，脚步聲亂响，都是向這邊湧來，三人這一交手，顯然將巡邏的侍衛驚動了。

孫鳳翔心念一轉，道：「我阻住這個道士，你快將皇帝弄走。」

高遠一面繼續攻向無極：一面却應道：「你帶走皇帝，老子收拾這個牛鼻子。」

孫鳳翔搖頭道：「這不是你爭我奪的時候了。」

高遠立即道：「那你還要跟我爭？快去，快去——」

孫鳳翔苦笑，一想只要皇帝在手，無極總得要避忌幾分，也不再多說，身形一動，轉撲向皇帝。

高遠配合得恰到好處，一聲大喝，雙拳立即一輪搶攻。

無極的劍也就在這刹那出鞘，寒光一閃，劃向孫鳳翔，左掌却接住了高遠的攻勢。

孫鳳翔的反應可也不慢，金刀曳着金虹飛展，接住了無極的劍。

無極即時暴喝一聲，勁透劍掌，一股奇勁的內力排山倒海也似湧出，孫鳳翔高遠一齊被震開了一步。

無極再一聲暴喝，左掌往劍柄一搭，雙手握劍，一劍橫掃！

這一劍更加凌厲，劍未到，激烈的劍氣已然催得高遠孫鳳翔二人衣袂獵然飛揚。

高遠雙手抓住了旁邊的椅子迎去，那張椅子立時在劍光中粉碎，只剩下一隻椅脚握在高遠的手中。

高遠失聲道：「好一個老雜毛！」倒退一步。

孫鳳翔亦心頭一凜，道：「我們走。」

「走？走？」高遠道：「那怎麼向侯爺交代？」

孫鳳翔道：「侯爺事前不是已經考慮到皇帝未必會答應跟我們離開？」

高遠瞟着孫鳳翔道：「早該一進來便將那個小子擊昏，省得麻煩。」

語聲未落，無極又已向他們攻出了三劍，這三劍下來，高遠已然被迫出了窗外，孫鳳翔銀環一擋，亦借力倒掠了出去。

皇帝即時喝道：「給朕殺了他們！」

無極不置可否，身形暴長，亦穿窗追出，窗外院子已聚着不少侍衛，孫鳳翔高遠雙雙搶進，有如虎入羊羣，幾個照面便已將九個侍衛擊倒，可是更多的侍衛却包圍上來。

高遠奪了一柄刀在手，道：「今夜老子要大開殺戒，殺他媽一個痛快。」

孫鳳翔金刀環身一匝，亦待要下殺手，無極那邊已經暴喝道：「退下！」

衆侍衛給喝退，無極按劍接道：「今夜貧道要你們來得去不得！」

高遠「呵呵」大笑。「房間裏老子本領施展不開，到了這院子，那還到你這個老雜毛揚威耀武！」

無極沉聲道：「黃口小兒，不知道天高地厚，貧道今　就叫你知道。」

高遠反問：「老雜毛，你說，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無極一怔，面色語聲更沉。「好——」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掌中劍彷彿一下子亮起來。

周圍亮起了無數燈光火把，這刹那彷彿都暗下去。

孫鳳翔一聲「小心」出口，那邊已傳來一個聲音：「都不要動手！」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一羣侍衛擁着魏初父子匆匆走來。

孫鳳翔高遠交換了一個眼色，身形齊起，倒躍上旁邊一座亭子的飛簷上。

無極沒有阻止，面泛冷笑，按劍如故。

魏初脚步一頓，目光一轉。「你們是盛北川的人？」

高遠冷應：「是又怎樣？」

「盛北川要你們入來本侯府邸，到底是何居心？」

高遠道：「救皇帝出去。」

魏初冷笑道：「皇上在此有何不好？回去告訴盛北川……」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皇帝那邊已越衆而出，截喝道：「朕要誅他的九族！」

魏初第一個怔住，原要說的話也出不了口，高遠冷眼望着皇帝，鼻哼一聲，孫鳳翔一牽他的衣袖，道：「我們走！」

高遠也覺得留着沒有多大意思，二人身形再展開，往外疾掠了出去，轉眼間便消失在黑暗中。

無極目光一轉，落在魏初面上，魏初把手一揮，沒有再多說什麼，那邊皇帝又已叫起來。「怎麼？這就讓他們離開？」

魏初淡然一笑。「皇上不是要他們回去告訴盛北川？」

皇帝怔在那裏，魏初也沒有再說話，沉默了下去。

無極本待上前，看見魏初這樣子，脚步不由停下，魏金鵬隨即揮手，暗令各人散開。

皇帝看見這情形，實在很不是味兒，却又不敢多說話，一旁退下去。

不到片刻，院子裏只剩下魏初父子二人，又過了好一會，魏初才問：「全都走了？」

魏金鵬道：「他們還算知機。」

魏初笑了笑。「爲父心情雖然很不好，却只想殺一個人。」

「皇帝？」魏金鵬試探着。

魏初不答，只笑，那種笑聲却令人毛骨聳然，連魏金鵬也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　×　×

金庫中這時候亦大放光明，四個山賊燃着了帶來的松枝火把，分立四角，元寶押着那位三夫人在當中團團打轉，一臉的詫異。

三夫人已披上一襲單衣，水濕未乾，緊貼肌膚，更顯得身材窈窕動人，元寶的視綫却是在金庫四壁。

金庫四壁全都是空架子，非獨沒有金元寶，就是金屑也沒有一點兒，空蕩一片。

「這就是金庫？」元寶忍不住問。

三夫人仍然是失魂落魄的，點點頭作應。

元寶問：「哪……那些黃金在那兒？」

三夫人傷心的道：「都給七重天的賊人拿去了。」

元寶一怔，脫口一聲：「我們？」

一個山賊捧口道：「一定是有人冒充我們先一步進來。」

三夫人呆望着元寶，忽然問：「你就是七重天的元寶？」

（未完）

到一絲罕見的異樣光采。

這使得呂奇的精神爲之一振，連忙問道：「有什麽特殊發現嗎？」

霍金斯的面孔似乎很難浮現任何供人猜測的神色。他冷冷地說：「我們得到一項新的資料，秦祥明在去年到過巴西。」

「那怎樣？」

「由於巴西近年來政治情勢不大穩定，所以有一項異於別國的特殊規定，凡是進入巴西的旅客都要建立指紋卡。」

「唔！」呂奇表面上雖然很沉靜，內心却激動起來。

「我們在那支雪茄上搜集到七個完整的指紋；其中三個指紋屬於一隻右手，那是姆指、食指、中指及無名指，與秦祥明的指紋完全一樣。」

呂奇從床上跳了起來，振聲說：「這簡直難以令人置信。」

「的確。」霍金斯點了點頭：「當我初初得到這個消息時也免不了大吃一驚，於是我立刻派人檢驗死者的指紋，完全不符。在遊艇上遇害的男人不是秦祥明。」

「秦露在說謊！」

「女兒不會認不出父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呂奇興奮的情形像是中了巨額彩票。「周伯鈞是秦祥明謀害的，但他想不到造成股票狂跌，使黃萬通得了實利，於是巧妙地佈局，使黃萬通落下謀殺罪的陷阱。」

「呂奇！」霍金斯語氣較爲持重地說：「我的想法也是如此，但不能完全肯定。當我發覺死者的指紋與秦祥明完全不符時，我又指示技術人員檢驗死者的面部，發現死者動過整容手術。」

「哦——」呂奇低呼出聲，不知是吃驚還是歡欣。

「這是佈局者最巧妙的一着棋。黃萬通的謀殺罪確定，得到好處的人是秦祥明，但是秦祥明却死了。世界上絕不可能有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去陷害仇家；作女兒也不可能以父親的生命作賭注去換取一筆不可靠的財富。」

「死去的是假秦祥明，眞秦祥明儘可以改名易姓，過其寓公生活。去年他去巴西，大概就是去那邊觀察環境。」說到這裏，呂奇停了一下，才問道：「現在該怎麽辦？」

「雖然戲巳接近終局，却還沒有落幕，所以還要繼續演下去。」

「你的意思……？」

「呂奇，」霍金斯眨眨眼睛。「你不是這齣戲的男主角嗎？難道要我躲在你身後，爲你提示戲詞？」

「嗨！」呂奇揚起手掌重重地在霍金斯的肩頭上拍了一下。「你的確不是壓路機，更不是打字機，我突然發覺你是一具瑞士名牌音樂鬧鐘，只要時間一到，就會發出美妙悅耳的聲音。」

「好！別捧我！該你上場了。」霍金斯說着，指指床脚邊的一隻小提箱。「我爲男主角準備一些小道具。一個乾電池刮鬍刨，一瓶剃鬚水，一瓶男性專用面霜，一瓶髮蠟，一把梳子……你是行家，稍微一看就會懂得如何使用這些道具的。」

呂奇提起箱子，笑着說：「霍金斯先生！你又變成一個導演了。」

「祝你幸運！」霍金斯握着他的手。「一句老話，非到必要，以不聯繫爲宜。對了，你的護照，差一點忘記還給你。」

×　×　×

秦露以一萬噸的熱情迎着呂奇，以最緊密的擁抱摟着他，激動地說：「呂奇！我終於看到你安然歸來了。」

呂奇放下了手中的箱子，失意地說：「可惜不是得勝而歸。」

「別責怪自己！」秦露以柔情的眼睛瞪着他。「你巳盡了全力。睡吧！天都快亮了。」

呂奇脫去鞋，和衣躺在床上，秦露依偎在他旁邊，呂奇環抱着她。但他却不敢相信自己有勇氣摟着一個女魔同榻而眠。

「呂奇！」她的紅唇湊在他的耳邊，軟綿綿地問道：「有什麽打算？」

「下午三時半以前離開這鬼地方。」

「噢！」她似乎微感意外。

「讓霍金斯帮辦撵我走，那是多沒意思。」

「你玩過遊艇嗎？」

「我曾經是遊艇俱樂部的會員。」

「那麽，請接受我的聘請。」

「怎麽？」呂奇側過身子，笑着問：「妳要聘請我作妳的新郎？」

「那是第二部！首先我要聘請你作『秦皇島號』的艇長。」

「艇長？」呂奇故意發楞。

「你裝什麽糊塗？我們要將那艘遊艇開回星洲去呀！」秦露嬌媚地笑着說。

「嗨！好主意！」呂奇抱着她親了一下。

秦露凝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說：「當遊艇駛到外海時，我們就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婚禮。白雲爲媒，海水爲證，引擎聲就是婚禮進行曲……」

呂奇接下去說：「這一段航程就是我們的蜜月佳期。眞够美的。」

秦露嬌媚地說：「都是你躭誤了佳期，不然我們現在巳經在海上了。」

海上？呂奇腦際又浮昇了問號。秦露眞會和自己結婚嗎？當然不可能，她一定有一套如意算盤。那麽，她如何對付自己呢？將自己暗殺嗎？似乎不可能，因爲她一個人絕對無法將那艘遊艇駛回星洲去。

驀然，呂奇從心底打了一個冷顫，因爲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將秦祥明忘記了，在航行之期，秦祥明一定會潛返艇上的。

見他沉吟不語，秦露轉聲問道：「呂奇，你在想什麽？」

「想我們的蜜月航程。」

「別老想愉快的事，還有事要你帮忙哩！」

「什麽事？」

「我父親的遺體。」

「先找一個地方埋葬，日後……」

「不！」秦露低吼着說道：「我要帶走。」

「帶回星洲嗎？」

秦露顯得很沉痛地說：「我父親生前別無嗜好，只愛遊艇和海！我要帶着他的遺體作最後之航行然後爲他舉行海葬。」

呂奇道：「爲他舉行海葬之後，我們又緊接着舉行婚禮？」

「呂奇！」秦露很世故地說：「人生本來就是悲歡交替的，我們又何必計較那些世俗觀念？」

「嗯！妳說得對！」

「那麽，我們睡到中午就要起床。飯後你去找霍帮辦接洽領回父親遺體的事，我去準備棺材。」

「好吧！」

下午一時，呂奇又來到了霍金斯的辦公室。

一見面，霍金斯就說：「呂奇，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那是一張鉛筆畫，有房屋，有河流，有道路，綫條非常優美，作畫的人顯然受過專業訓練。

呂奇曲起中指將那張畫彈了一下，取笑着說：「是救濟義賣嗎？」

「是上午在信箱內發現的，」霍金斯沉着臉說：「經過研究，才知道畫的是市郊一個地方。我們按圖索驥，找到了這幢空屋子。」

「有什麽發現？」

「六具屍體。」

「噢？」呂奇暗暗吸了一口冷氣。

「每個人都是心臟中槍斃命。」

「其中有周宣祈嗎？」

霍金斯緩慢地說：「沒有周宣祈，其中却有秦祥明的屍體。」

呂奇像是遭遇雷殛般產生了強烈的震撼，許久沒有說出話來。

「呂奇，」霍金斯的眉頭皺在一處，頻頻地搖着頭說：「秦祥明被殺，將我們原來的假設完全推翻了。」

「這……這……」

「複雜、詭譎、處處迷陣。」霍金斯每說一句，就重重地跺一跺脚。「我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種案子。」

呂奇深感茫然地問道：「我們該怎麽辦？」

「戲還沒落幕。」霍金斯含蓄地說。

「難道整個關鍵都在秦露身上？」

霍金斯搖搖頭說：「不要妄作判斷，她從未離開過奧林匹克大飯店。」

呂奇沉吟了一陣，喃喃自語地說道：「六具屍體？那麽，秦祥明所控制的惡勢力巳經完全被殲滅了。周宣祈又到那兒去了呢？」

「也許他早巳被害，只是未發現他的屍體。」

呂奇聳聳肩頭說：「我這個男主角的戲好像太重了，而且又沒有事先編好的劇本……」

「沒關係，」霍金斯接口說：「幸好你是一個好演員。你怎麽突然到這裏來了？是有什麽特殊的事嗎？」

「秦露要領回她父親的屍體。」

「應該發還給她。」

「假的嗎？」

「當然，我們還在繼續演戲。」

「她要我和她共乘遊艇離開這兒。」

「這一點我也預料到了。」霍金斯點着頭說：「請注意那隻箱子，把手裏有一具袖珍電波發射器，警艇會保持適當的距離跟踪，若要求援，只要旋開面霜的瓶蓋就行了。」

「方才在車上我略微看了一下，那具電動剃鬚刨似乎是一支特製手槍。」

「可惜只有一發子彈，」霍金斯加以叮囑。「千萬要作最有效的運用。」

「對準自己的太陽穴，那就保證萬無一失。」

「呂奇！別開玩笑。」霍金斯一本正經地說：「剃鬚水實際就是催淚瓦斯，用力一捏就會噴出，不過你要背對風向。」

「嗯！那把梳子呢？」

「鋸條，或者刀子。」

「想必準備我鋸開手銬用的。」呂奇吁出一口氣，收斂了臉上的嬉笑之色。「霍金斯先生，我不一定是個好演員，但我會盡力去演好這個角色。希望能再見你，不是在地獄。」

霍金斯除了和他緊緊握手之外，沒有說話。

×　×　×

那是一具很漂亮的金屬棺材，裝着假的秦祥明的屍體，抬上了「秦皇島號」的後甲板上。呂奇冷眼旁觀，秦露竟然滴下了悲哀的眼淚。在沒有獲得確切的證據以前，他實在不忍心說她的眼淚是硬擠出來的。

「秦皇島號」終於駛離了遊艇碼頭，霍金斯派了幾個人來送葬。呂奇暗想：眞不知是爲那個假秦祥明送葬？還是爲自己送葬？

陸地漸漸遠了，終於消失了影子。

洶湧的海水向艇首撲過來，一種孤單無助的感覺也撲進了呂奇的心裏。他探頭向後望去，秦露仍然坐在那具金屬棺材的旁邊，垂着頭。從開航到現在，巳經過去了四十分鐘，她的姿態沒有改變過。

她是一個魔女嗎？

她是一個設計殺害自己親生的父親而求謀奪周氏公司全部股權的劊子手嗎？

全部股權才不過是五十萬美金；而這艘遊艇呢？自動導航儀，氣象消息自動抄收系統。單是這兩項精密的電子儀器，價值就在美金五十萬元以上。這……？

呂奇實在想不通，他狠狠地咬咬牙，願意自己在這一次航行中死掉，但是在死前要使他弄清楚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他摒除了雜念，仔細地校正了航道，鎖上自動航儀，將「秦皇島號」交給電子儀器去操縱。

然後，他離開了駕駛台，向後甲板走去。

這時，一輪紅日將要接近海平綫，湛藍的海水被餘暉映成金黃，景色眞是美極，呂奇目睹此景，竟然在此美好的大自然環境中作出邪惡的行爲。

「好美！」秦露終於抬起了頭，面對夕陽，輕輕吐出這兩個字。

「秦露，」呂奇在她身旁蹲下。「妳這樣坐了好幾個小時，一些兒也不覺得累嗎？」

「我在靜靜地沉思。」

「想什麽？」

「也許你會明白；也許你永遠也不明白。」

「妳的話使我大感迷惑。」

「霧有散開的時候，謎也有解破的時候……」

呂奇含蓄地接着說：「是非也有澄清

之時。」

「對！那就迷惑一時也不妨。」秦露嬌媚地笑着，抬手向天邊一指。「呂奇！夕陽美麽？」

「很美。」

「海水美麽？」

「很美。」

「那麽，我們就在這裏爲我父親舉行海葬！」

「連棺材一起下海嗎？」

「不！棺材我要運回星洲埋在祖塋裏。現在只要將遺體連同裹屍的帆布袋投進海裏就行了。」

「好吧！讓我帮你的忙。」

呂奇開始去旋動金屬棺材的螺絲釘，心裏却是暗暗好笑。帆布袋裏裝着一具無主屍體；在警署的冷凍庫裏已經停放了四星期之久。能有這樣一位漂亮的「女兒」爲他海葬，在九泉之下，他必然會呵呵大笑。

棺蓋揭開，笨重的帆布袋抬了起來。噗通一聲，滑落海裏　在這一瞬間，笑靨在秦露的頰上浮現，似乎所有的不快都已隨着那具屍體海葬了。

「呂奇！」秦露歡欣跳躍地問道：「現在該幹些什麽？」

呂奇冷冷地說：「蓋上棺蓋。」

「別忙！」秦露走過去拉着他，像導演指示演員站位置似地命令着說．「站好！別動，現在該舉行婚禮了，你難道忘了嗎？」

「秦露……」

「呂奇！我不喜歡別人阻撓我的計劃。」秦露顯出了不悅的神色。

「我不是在阻撓，而是請求妳婚禮暫緩。」

「爲什麽？」她鼓着腮幫子，氣呼呼的。

「氣氛有些不對。」

「人生本來就是悲歡交替的，這句話我早就說過了。」秦露扳着呂奇的身體轉了一個方向，使他背對着棺材。「如果你認爲氣氛不對的話，眼睛裏不看見棺材就行了。」

呂奇聳肩苦笑着說：「秦露，妳好任性。」

秦露沒有理會他，自顧自地拉開了嗓門叫道：「婚禮開始！」

呂奇似乎變成了木偶，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心想．難道她也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嗎？

秦露又叫道：「新郎就位。」

呂奇差一點失笑出聲，緊繃着臉問道：「秦露！新郎的位置在那兒？」

「呂先生！」在他背後响起了一個冷冰冰聲音：「對不起！你可能弄錯了，新郎是我不是你。」

呂奇聞聲大驚，飛快地旋過身子。當他看清楚在他背後說話的人是誰時，突然有一種頭昏目眩的感覺。

原來那人是周宣祈。

呂奇看看棺材，才發覺底部是夾層的，再看看秦露，她臉上浮現詭譎的笑，似乎和周宣祈早有連絡。

「呂奇先生！」周宣祈臉上浮現着令人顫慄的冷笑，手中拿着一支小號勃朗寧手槍，以森嚴的語氣說：「這使你大感意外吧！」

呂奇幾乎懷疑自己是在作夢，他看看海平綫上的半輪紅日，聽聽引擎調和的聲音，情知自己正處在殘酷的現實裏。

他猛力搖搖頭，力持鎮定地說：「周先生，這的確使我大感意外。」

「對！」周宣祈極爲得意地點點頭。「最奇妙的佈局，任何高明的偵探也解不透的奇局。」

「你是佈局者？」

「不錯。」

「執行者呢？」

「也是我。」

「目的呢？」

「報復。」

「周先生，能爲我解說一下嗎？」

「我會讓你有機會欣賞我的傑作。」

周宣祈的目光出神地凝望着遙遠的天際，喃喃地說道：「這件事，還得從三年前說起。」

這時，呂奇本可以一縱上前奪下對方手裏的槍，但他却放過了這個機會。他渴欲了解內情的心念超過愛惜自己的生命。

「三年前，父親拒絕了白娜的婚事，我約白娜私奔，她却又不告而別，使我的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在一個大雷雨的夜晚，我和父親發生極爲兇惡的爭吵，父親一時怒極，竟要拿槍打死我……」

呂奇接下去說：「於是你奪下了你父親手裏的槍，勒死了他？」

周宣祈搖搖頭說：「你猜錯了，是秦祥明勒死了我父親。」

「噢？」

「我和父親爭吵的時候，秦祥明也在場，他一直冷眼旁觀，不聞不問，等待我父親一怒動槍，他才動手，據他解釋，那是失手誤殺。」

「以後呢？」

「出事之後，我不但未感悲痛，反而有興奮的感覺，現在我才知道那是一種錯誤的仇恨心理在作祟；事實上，那時我的精神狀況已不正常了。而秦祥明却很冷靜地與我研究善後，由於他的主意，我被捕後一言不發，最後被送進了瘋人院。」

呂奇吼着說：「周宣祈！你竟然掩護一個謀殺你父親的兇手？」

「當時我總覺得秦祥明本無意殺害我的父親，事情都是由我而起！所以沒有舉發他行兇的事。」

「那麽，你還報復什麽？」

「可是一年之後，我突然發覺秦祥明勒死我父親完全是一項預謀。」

「噢？」呂奇又是一驚。

「他不過是利用那個絕佳的下手時機而已。」

「秦祥明的動機何在？」

「謀財。」

「可是，百分之九十的股權落到了黃萬通的手裏。」

「哼！」周宣祈冷笑了一聲。「秦祥明倒不是爲區區五十萬元美金的周氏公司的股票。」

「那又是什麽呢？」

「秦祥明和我父親暗中在作珠寶走私生意，那時候正好有一批價值美金五百萬

元的珠寶進口。因我父親很有信用，貨款都是待珠寶脫手後再付給原主的，我父親一死，那批珠寶，全部落到秦祥明的手上了。」

「這些情形，你是怎麽知道的呢？」

「我進入瘋人院一年之後，我們家裏的老賬房周阿財來探視我時告訴我這個消息。因爲那些珠寶的原主人都在向他打聽那批珠寶的下落。」

「你肯定珠寶在秦祥明手上？」

「當初只是假設，現在一切都證實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珠寶都在這艘遊艇上。如果你是一個珠寶迷，等一會兒我會讓你見識見識。」

呂奇聳聳肩頭說：「那一定是非常眩目。」

周宣祈面上流露出陰沉恐怖的神色，語氣森冷地說道：「當我得知這個消息之後，首先吩咐周阿財，絕不可將消息外洩，對那些追問珠寶下落的人推說不知。而我就開始着手研究報復的計劃，每一個細節我都沒有遺漏，經過二年之久，我認爲計劃已達完美之境地，才決定逃出了瘋人院。」

「周先生，我有些奇怪，秦祥明應該心懷鬼胎才是，但是，他却又是馴服地唯命是從，聽你擺佈，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我逃出瘋人院後，立即和他見面，我絕口不提珠寶的事，只是長住瘋人院不是辦法，他問我有什麽辦法，我告訴他，可以設法將謀殺我父親的罪名嫁禍在黃萬通身上。因爲我父親死後，在表面上他是獲利最豐的人，使他涉嫌，容易成立。」

「因此，秦祥明同意了？」

「他不同意。」

「那是意料中事。」

周宣祈冷笑連連地說：「最後，他仍然同意了。而且對我唯命是從，甚至當我殺他時，他都沒有作出絲毫反抗。」

「爲什麽呢？」

「因爲我一離開瘋人院之後就將他的女兒秦露綁架了。」周宣祈眉飛色舞，一副極爲得意的姿態。

呂奇看看秦露，她笑而不語。這對呂奇來說，仍然是一個謎，但他知道周宣祈遲早會向他揭露。

「明白了嗎？」周宣祈偏着頭，樣子很神氣。

「爲什麽要嫁禍黃萬通？」

「首先要秦祥明有安全感，認爲我沒有將他當作報復對象。其次，使黃萬通下獄，我成了可憐的被害者，這道理還不明白嗎？」

「你不覺得這樣做，對黃萬通太殘忍了？」

「一點也不，」周宣祈冷漠地說道：「他在股票市場興風作浪，當我父親死後，掠取了周氏公司的暴利，受點罪也是應當的。」

「那個心理病醫生的意外溺斃，也是你的傑作了？」

「不錯，因爲他知道部份內情。」

「是什麽人下手的？」

「秦祥明的手下，實際上也是我父親的舊部。幹珠寶走私，手底下沒有強大實力是行不通的。」

「周阿財的死呢？」

「那還用問嗎？」周宣祈不屑地冷笑着。「他知道珠寶的事，絕不能讓他活在世界上，黃萬通的司機被沉下了大海，那是理所當然的畏罪潛逃。呂奇先生，你認爲我的安排巧妙嗎？」

「妙！」呂奇神情沉重地點着頭。「不過，有一個人你是不該傷害的，你却嚴重地傷害了她。」

「誰？」

「白娜！」

周宣祈額上青筋暴露，語氣惡毒地說：「哼！白娜！我恨透了她。」

「恨透了她？」呂奇不勝驚異。

「當然。如果不是她的不告而別，事情不會弄得這樣糟，所以我要折磨她讓世人責罵她。」

「我記得你說過愛她勝過愛自己的生命。」

周宣祈指着秦露說：「呂奇先生！我現在愛的是這位小姐。」

「她也愛你嗎？」

秦露接口說：「我愛他入骨。」

呂奇內心打了一個冷顫，而表面上却裝着若無其事地說：「周宣祈，我忘記了

一件事了。警方在市郊搜到六具屍首，其中一具就是秦祥明的，那是你親手殺死他的嗎？」

周宣祈點點頭說：「不錯。」

「你總算報了父仇。」呂奇將眼光望向秦露。「不過！秦小姐未必會愛上一個殺死她父親的仇人。即使一時頭昏，也不會持久以愛，周宣祈，你考慮到這一點沒有？也許有一天……」

不待他說完，周宣祈忽然放聲大笑起來。

呂奇不禁一楞，沉聲問道：「你笑什麽？」

「我笑你愚蠢得可愛。」

「這是什麽意思？」

周宣祈指着秦露說：「呂奇先生，讓我爲你介紹，這位是雷可親小姐。」

「什麽？」呂奇大吃一驚，這一瞬間，整個的疑團也立即消失了，「妳不是秦露？」

「我叫雷可親。方才周宣祈已經介紹過了，」她冷冷地說，「要我報告一下我們的戀愛史嗎？」

「很想聽聽。」

「我十七歲時戀愛過一次，可惜失戀了，因受刺激而被送進了瘋人院，經過……年調治，病況大有好轉，我本來可以離開那兒，但我却恨透了這個社會，也恨透了所有的男人，所以我留在院中，學習作護士，最後，認識了周宣祈。」

呂奇冷笑着說：「別忘記了他也是男人。」

「認識他之後，我才發覺我過去的觀念錯了，男人並非完全可恨，他們也會被女人玩弄感情，於是我愛他，愛得發瘋，决心爲他作任何事情，因爲有我的幫忙，他才能逃出瘋人院。」

呂奇拍拍手說：「到此眞象完全大白，周宣祈，你要將我如何處置？」

「殺死你！」周宣祈毫不留情地說。

「這位小姐可以告訴你，爲了拯救你，我冒過不少危險，到現在你竟然忍心恩將仇報？」

「那是你自作多情。」

「謝謝你沒有用上『自作自受』的字眼，」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一沉：「周宣祈，你的確非常聰明，設計得也非常巧妙，古人說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也同樣地犯了一個錯誤。」

「噢？」周宣祈楞一楞，然後冷笑着說：「我倒想聽聽。」

「今天上午警方收到一張鉛筆畫，因爲那張畫，才找到那六具屍體，那張畫的綫條鮮明，極富技巧，而你又是藝術學院的學生，再加上所有的歹徒都已死亡，唯獨你不見踪跡，警方已將你視爲重大嫌犯之首了。」

周宣祈點點頭說：「這的確是一個錯誤，不過警方對我已莫可奈何了。」

呂奇冷笑着說：「不一定吧！」

「別恐嚇我。」

「他們可以通令各埠，嚴密注意這艘遊艇。」

「哈哈！呂奇先生，」周宣祈狂笑地說：「從你死後那一秒鐘開始，我就不叫周宣祈，她也不叫雷可親，這艘遊艇也不再是『秦皇島號』。假的護照，以及船籍證明，早就預備好了。」

呂奇不禁抽了一口氣．「唉——如此說來，我是死定了。」

「死定了，因爲你曾經有助我的心意，所以我也應該來表示一點謝意，給你三分鐘的時間作死前禱告。」

「感謝你的仁慈，可惜我沒有宗教信仰，不知該向那一種神禱告，更不知道該舉起那一隻手來作禱告，可否允許我提出別的請求？」

「是要一杯酒？還是一支烟？」

「我只是想在死前修飾一番。」

周宣祈毫不考慮地點點頭說道：「可以。」

「雷可親小姐，」呂奇很有禮貌地說：「痲煩妳將駕駛台頂上的小提箱給我，裏面裝着我的修飾用具，我喜歡使用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她微笑地點點頭，到駕駛台將呂奇的小提箱拿了過來。

呂奇雖有些緊張，却也感到很安心，那隻能救他的小提箱到了手上，就不必再有什麽畏懼的。

可惜他高興得早了一點，箱蓋打開，裏面空空，所有的特種武器都不見了，他猛烈地搖搖頭，在昏沉的暮色中，彷彿看見死神的專車已經開到他的面前。

雷可親格格嬌笑着說：「呂奇先生，失望了吧，很抱歉，對你這種過份聰明的男人，我實在不敢相信，箱子裏的東西我全部都丟掉了。」

「哈哈……」周宣祈振聲大笑，「好聰明的新娘，我原以爲紅唇惹禍，想不到却因禍得福，妳比白娜強得太多了。」

當呂奇發覺提箱已空的那一瞬間，他已暗中摸了摸箱底，似乎裏面還夾着一層金屬，也許可以擋住槍彈。

剛好周宣祈對他的新娘子讚許之際，目光略斜，因此，他把握良機，向前撲了過去。

他剛剛一動，就聽到「砰」地一聲槍響。

意外的，受傷的不是他，而是周宣祈，那一彈，似乎穿過了他的腕部，滿手是血，槍也落在了甲板上。

「不要動！」響亮的警告聲自暮色中傳來。「周宣祈和雷可親都已被捕了。」

呂奇抬頭望去，只見艇後左邊懸掛的救生艇上站着一個高大的人影，那不是霍金斯帮辦嗎？

霍金斯提出警告之後，很快地從小艇上跳下。

周宣祈却突然反身向船舷跑去，他似乎已經意識到末日已臨，不待舉行婚禮，就要爲自己舉行葬禮了。

呂奇發現他的動機之後，立刻飛撲過去，加以攔阻。

哎，狠狠的一脚踏在呂奇的下頦處，幸虧對方穿的是膠底鞋，不然整個下頦勢必紛碎。

呂奇被踢不但未退縮，反而將周宣祈的脚抓住了。

霍金斯接着趕到，「克察」一聲，手銬銬上了周宣祈的手腕，另一端銬上了欄杆。

雷可親大叫道：「我求求你們別傷害他。」

「小姐，妳來保護他吧！」霍金斯冷冷地說，同時拿出另一副手銬將雷可親和周宣祈聯在一處。

呂奇吁出一口氣：「嗨！想不到你早已藏在艇上了。」

「這是最可靠的跟踪方法。」

「爲什麽不早些出來呢？」

霍金斯道：「因爲我要操縱錄音機，錄下他們的口供。」

「感到意外了吧！」

「並不過份意外。」

「噢？」

霍金斯指着雷可親說：「比如說這位小姐吧，我早就知道她不是秦露！」

「根據什麽？」

「她父親遇害，並未使她過份悲哀，於是我套取了她的指紋，進入瘋人院的要建立指紋卡的！因而被我查出了她的眞正身份。」

「你早就該告訴我的。」

霍金斯聳肩笑着說：「很抱歉，我一直不知道你是否具有不良企圖。」

「現在呢？」

「你是個好朋友。」

「對於錄下的口供還算滿意嗎？」

「不錯，但是你却漏問了一點。」霍金斯轉向周宣祈和雷可親。

「范荷娘是被誰殺的？」

「是我。」周宣祈立刻承認。

「爲什麽你不殺呂奇？」

「因爲他是這齣戲的主角，殺了他，戲就無法演下去了。」

霍金斯滿意地笑着說：「你說對了，呂奇先生是這齣戲主角，可惜你不是好導演！糟蹋了他的演戲天才，而我却充份利用上了。」

呂奇冷冷地說：「霍金斯先生！你願意取下你胸口佩掛的警徽嗎？」

「幹什麽？」

「我想狠狠地揍你一頓，如果你不取下警徽，我會觸犯辱毆警官罪。」

「我十分瞭解你心頭的怒火，」霍金斯笑着說：「如果你眞想那樣作，我願意陪你到拳擊房裏去一趟！」

「要戴套子嗎？」

霍金斯道：「你必須戴上手套，我發覺你生就一雙鐵拳。」

人都是喜歡聽恭維的話，呂奇的怒火也就消失了。他喟然地說：「戲已落幕，不過，你和我都有一件傷腦筋的事難以處理。」

「什麽事？」

呂奇道：「先說你的吧，你將如何彌補黃萬通的損失？」

「他有什麽損失？」

「名譽，精神都有損失啊！」呂奇吼叫着說：「想想看，一個社會名流，商場大亨，突然因謀殺罪而被捕，影响該有多大？」

「誰說他被捕了？」

「你說的。」

「那是謊言。」

「他根本就沒有被捕？」

霍金斯道：「嗯，黃萬通現在大概在俱樂部裏用晚餐！」

「哦！我現在明白了，」呂奇悻悻地說道：「仍是那個理由，因爲你不信任我，所以，對我說了假話。」

「請原諒。」

「好吧，等遊艇回到陸地上之後，我們立刻到拳擊房去，不戴手套，不要裁判，我要打得你皮破血流。」

霍金斯笑着說：「別發火，你說完使我傷腦筋的事，還沒有說你的呢？」

「你帮不上忙。」

「不妨說說看。」

「白娜愛周宣祈是眞的，而他却恨白娜入骨，並想折磨她，使她蒙上謀殺罪嫌，我該如何向她解釋這件事的原委。」

「告訴她眞象。」

「那樣會使她傷透了心。」

霍金斯神情肅穆，語氣莊嚴地說：「不錯，那樣會使她傷心透頂，但是，也可以使她將周宣祈留存在她心中的影子去掉，再去愛另一個男人，過幸福美滿的生活，明白嗎？」

呂奇楞了一楞，喃喃地說道：「你有些像哲學家。」

「那是因爲我比你大幾歲。」

「老狐狸！」呂奇用中國話罵他。

「你說什麽？」

呂奇沒有答理他，飛快地跑上了駕駛台，全速航行，他還來得及和白娜在一起共進一頓愉快的晚餐。

（本文完）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江東豪傑

龍乘風．文

江東有豪傑，武林起風雲，一代名俠，捲入曲折兇險漩渦之中，羣雄如何幫忙應付。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集集精采，每令讀者有痛快淋漓，手不釋卷之感，本文故事大爲出衆，值得向大家鄭重推薦。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在客棧內不見了郭蕙蘭，以爲被人擄走，原來她留書不辭而別，回家去了，他決定過江，目的是到江北去接近郭蕙蘭？還是報仇？心中茫然，買了一匹馬代步，來到巢縣，知道丐帮要選新帮主，在伏牛山摩天嶺集合，端午節召開大會……楚峻見還有時間，先到南陽找尋師父，晚上入諸葛莊西廂找不到師父薛文鴻，見莊內人聲鼎沸，師父和莊內一個下人裝束的人在小樓屋頂搏鬥，師父有些不敵，忙仗劍上去協助，那人見敵不過，將楚峻擄走，把他穴道封閉，從楚峻口中知道丐帮選帮主，便挾持楚峻趕去摩天嶺。後來楚峻見師父也來了……

磨劍江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帮主人選　爭論不休

楚峻知是被人點住啞穴，待要冒死跳下去，腰上又是一麻，被人制住麻穴！

只聽東山爺爺的聲音飄進他的耳鼓內：「小子，你想找死？」

楚峻怒火盈胸，奈何既不能動，也不能言，只氣得雙眼似欲噴出火來。

東山爺爺又道：「乖孫子，你給爺爺安靜一點，等下便有戲與你看！」

楚峻知道他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功夫傳話，除了自己之外，旁人聽不到，只得捺下性子，看看師父入林做什麽。

也不知東山爺爺是否要安慰楚峻，又道：「薛文鴻果然名不虛傳，放眼天下，能跟老子交手三四百回合而不敗的，當眞寥寥可數！可惜他爲了一個女人，弄至神魂顛倒，否則武功應不止於此！嘿嘿，呆鳥呆鳥！天下女人多的是，何必爲了一棵樹，而失去整座樹林！」

楚峻心中道：「天下又有幾個人像你這般無恥！」可惜發不出聲來。

薛文鴻凝神戒備，神情異常凝重，一雙眼珠子不斷向四處瞄射，邊看邊走。

楚峻暗暗着急，忖道：「不知師父去找誰？」

心念未了，只見薛文鴻急促地一掠，斜飛二丈，匿去一棵樹後，由於角度的原因，楚峻看不到他。

半晌，林內又響起一個又輕又慢的脚步聲，那脚步聲越來越近，終於來到楚峻身下，可惜只能看到他的頭頂。

忽聽薛文鴻道：「原來是你！」

「想不到吧？」來人道：「我雖然看出你身懷武藝，但若非那一夜，却也不知道竟然是武林高手！」

薛文鴻冷笑一聲：「你既然知道我是高手，還前來送死！」

來人哈哈一笑，道：「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我若沒有幾分把握，怎敢一路追踪你？」

那人說罷，倏地發出一道嘯聲，接着遠處也有幾道短嘯呼應。

薛文鴻冷冷地道：「是諸葛錦暉派你們來的吧！」

「岳某只是食君之祿，忠君之事而已，你怪不得咱們這許多！」

此刻楚峻已聽出來人正是諸葛莊的莊院領班岳湛。

猛聽薛文鴻長笑一聲。「既然如此，某家也顧不得同僚之情了！」言畢，標前幾步，長劍抖起碗口大的一朵劍花，緩緩向岳湛身前籠去！

岳湛喝道：「來得好！今日便讓姓岳的領敎一下你的劍法！」雁翎刀一橫，在胸前佈下一道刀網。

只聽「叮叮叮」接連三聲輕微的刀劍交响聲，岳湛刀光微微一散，薛文鴻長劍如毒蛇吐信般，當胸急刺！

岳湛斜閃一步，雁翎刀反手回了一招「浪子回頭」，劈向薛文鴻的腰腹！

薛文鴻左掌倏地自袖中透出，拍在刀身上，把之震開，長劍猛使一招「淡而無味」。

這一招平平無奇，但隱藏後着。岳湛斜跳兩步，一個風車大轉身，面對薛文鴻，雁翎刀一舉，急忙來封，薛文鴻身隨劍動，一擰腰，未待招老，便換了一式「大器晚成」。劍光點點，洒向對方的肩胛！

岳湛知得厲害，急忙抬臂舉刀，忽然劍光一斂，再乍現，却是直刺其小腹！

「大器晚成」一招五式，前面那四式，全是爲了迷惑敵人而設的，最後這一式才是眞正的殺着！

岳湛如何知道有此神妙的劍法？待要回刀來擋，已經不及，千鈞一髮之際，連忙頓足倒飛！

只聽「嗤」的一聲，衣褲已裂開一道

口子！薛文鴻大笑：「回去告訴諸葛錦暉，叫他不必枉費心機了！」

岳湛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仍無退意，沉聲道：「此言未免說得太早！你勝得了岳某，算得什麽！」言畢身子一縱，再度撲來！

薛文鴻不由大怒：「我好意饒你一命，你却如此不知死活！」長劍急刺三劍，連擋對方兩刀，第三劍却沿刀脊滑落，刺向對方的手臂！

楚峻見師父武功高過對方不少，心頭大寬，耳畔忽又聽到東山爺爺聲如蚊吶地道：「你師父武功比他高，但這姓岳的尚未使出全力，眞要分出勝負，恐怕就得近百招不可！」

楚峻大不以爲然，東山爺爺又道：「乖孫子，你一定不相信，嘿嘿，等下你便知道！你師父要想逃出此林，還不容易哩！嘿嘿，乖孫子，你不用瞪眼，他還有同黨。咦，怎地停住了？哼，要想偷襲！」

楚峻這才吃驚起來，奈何又發不得聲通知師父，只急得雙頰漲得通紅。

東山爺爺邪惡地一笑，又傳言道：「乖孫子，我解了你的啞穴，讓你通知你師父好不好？不過你要答應爺爺一個條件，便是以後終生跟着我！」

楚峻心想這人滿身邪氣，手段陰險，跟他多呆一會兒，都渾身不舒服，終生做他奴僕，只怕比死還慘，便怒瞪了他一眼，繼續望下去。

只見薛文鴻攻勢雖然凌厲，但岳湛只守不攻，一時間倒也奈他不何。

再過一忽，薛文鴻見久戰不下，尖嘯一聲，左掌使出「白衣神魔」袁項郎的掌法，配合長劍的攻勢，威力陡增，岳湛果然漸漸抵擋不住，慢慢後退。

薛文鴻步步進迫，絕不放鬆，岳湛一退再退，終於退到一棵大樹之前。

東山爺爺又傳言道：「乖孫子，你肯是不肯，那大樹之後，伏着兩個人，你師父危矣！」說着輕輕撥開樹枝，好讓楚峻看個清楚。

楚峻一顆心怦怦亂跳，一方面是關乎自己畢生的幸福，另一方面又關係師父的生命，正想答應，猛見岳湛一個踉蹌，向橫斜退兩步，薛文鴻立即迫前！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樹後撲出兩個漢子，正是諸葛莊的護院。這兩個一刀一槍，分心便望薛文鴻扎去，猛見薛文鴻長劍忽然一迴，「噹噹」兩聲，把刀槍一齊擋開！

楚峻這才鬆了一口氣，薛文鴻長笑一聲。「薛某早已知道你們伏在附近了！」

那使刀的正是劉國軒，問道：「你如何知道？」

「若不是有人壯胆，姓岳的還不一早便滚蛋了！」薛文鴻冷冷地道：「薛某與你們無寃無仇，不想與你們糾纏，你們給我趁早滾吧！」

那使槍的叫徐昭，聞言長笑一聲。「你說得倒輕鬆，淫人妻子之後，便拍拍屁股溜走，就算咱們不殺你，把話傳出去，千夫所指之下，你也活不了！」

薛文鴻怒道：「你嘴裏放乾凈一點！薛某一再容忍，只念在昔日同僚之情，你莫以爲我怕了你們！」

徐昭道：「難道老爺親口說的，還會假！」

薛文鴻冷哼一聲。「他有心做烏龜，薛某也不是登徒子！薛某與玉蘭本就有婚約，而且自小青梅竹馬……」

岳湛道：「但如今她已是諸葛莊夫人，你便不該再去找她！」

「薛某光明坦蕩，找她說幾句話有何所懼？薛某若存心不良的，早已與她遠走高飛了！」

楚峻暗道：「原來師父委身在諸葛莊是爲了夫人！」

徐昭邪笑一聲：「遠走高飛有什麼趣味？常言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這調調兒就是偸偸摸摸，勝過光明正大！」

薛文鴻氣得手脚冰冷。「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來！薛某與玉蘭規規矩矩，沒一絲苟且之事，此事唯天可表！」

東山爺爺大搖其頭，喃喃地道：「你師父外表聰明，原來是頭呆鳥！此人若非白痴，便是身有暗疾矣！」

楚峻只覺胃口一酸，幾乎乾嘔起來，暗道：「此人自己滿身邪惡，却以爲天下人都與他一般，眞是不可救藥！」

又聽岳湛長笑一聲：「可惜老天爺不會爲你作證！」

薛文鴻正容道：「某家素來敢做敢言，說有就有，說無就無，何況我也要顧及玉蘭的身份與處境！」

劉國軒道：「可惜就算咱們相信你，老爺也不相信，不如你跟咱們回去向老爺解釋一下吧！」

薛文鴻道：「此刻在下另有要事，請諸位回去告訴諸葛錦暉，異日有機會在下必定再上門言明一切，並請他不要誤會玉蘭！」

徐昭道：「老爺只交代咱們把你的首級帶回去！」

薛文鴻長嘆一聲：「既然如此，諸位還等待什麼？」

徐昭揮手道：「都出來吧，大家向薛爺討敎一番！」

只見對面大樹後，又閃出兩個漢子來。薛文鴻見他們都是下盤沉穩，心頭微吃一驚，暗道：「我在諸葛莊內只顧向玉蘭訴相思，以及調敎峻兒，却沒留意他們！平日雖知諸葛莊不簡單，料不到竟有這許多高手！」

五個諸葛莊的護院慢慢圍了過來，薛文鴻心知難以善了，輕嘯一聲，先下手爲強，標前一丈，長劍「刷」的一聲刺向劉國軒！

劉國軒揮刀要擋，不想薛文鴻對他素來有好感，劍至半途，倏地一翻，使了一招「正言若反」改刺徐昭！

徐昭料不到他變招如此快速，長劍來不及招架，只得後退一步！

薛文鴻正要他退！脚尖一點，斜掠而去，道聲後會有期，脫出包圍！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一個矮胖的漢子喝道：「躺下！」西瓜般大的鍊子鎚，脫手飛出，砸向薛文鴻的後背！

薛文鴻聽見背後風聲颯然，不敢大意，橫閃五尺。說時遲，那時快，徐昭標前幾尺，長槍使了招「直搗黃龍」，把他截下。

接着岳湛等人也奔前，重新把他圍住。薛文鴻又驚又怒，冷冷地道：「今日拚着死，也要把你們宰了！」

徐昭抖起一朵槍花，道：「只怕你有心無力，還是認命吧！」

徐昭一動，其他人也同時發動攻勢，刀劍齊舉。

薛文鴻雙脚一點，左手五指一落，抓住長槍，右脚倏地飛起踢向徐昭的心窩，同時身子一矮，避過劉國軒的鋼刀，長劍却又及時擋開岳湛的雁翎刀！

這幾記雖然凶險，但薛文鴻揮洒自如，每一招每一式都如流水行雲，毫無牽強之處。

徐昭見薛文鴻那一脚來得如此快速，只得鬆了一手，沉臂擋格！

與此同時，鍊子鎚又迎面奔至，薛文鴻抓住槍杆，奮力向前標出一步。徐昭單臂應付不了，不由跟着蹬前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鍊子鎚已至，徐昭心胆俱裂，連忙撤掌抱頭伏在地上！

薛文鴻左手抓住長槍，格開一柄長劍，右手長劍斜挑岳湛，以一敵五，毫無敗象，而且有攻有守，看得楚峻心花怒放，暗暗喝采，就連東山爺爺也暗暗佩服！

雖說薛文鴻武功高強，而又機智絕倫，但力戰之下，一來氣力消耗漸多，二來，對方也逐漸能互相配合起來，終於落在下風。

楚峻見師父形勢越來越危險，暗暗着急，不斷皺起眉頭，東山爺爺道：「乖孫子，只要你答應一生跟着我，爺爺便下去救你師父！」

楚峻忖道：「這人爲何一直要我跟着他，他有什麼目的？」

東山爺爺又道：「你是第一個，將來還有第二個，第三個，有千千萬萬個，屆時你便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嘿嘿，風光得很哪！」

楚峻暗哼一聲：「原來又是一個想獨霸武林的野心份子！我若爲這人奴僕，豈不要遺臭萬年！」

東山爺爺冷冷地道：「你救了你師父，跟他的緣份與恩情也就還清了，將來他也不能怪你！」

楚峻不能說話，便閉目表示反對。

東山爺爺道：「你再看看，你師父快完蛋了？」

楚峻連忙轉眼向下望去，果見薛文鴻形勢岌岌可危，他雖然左槍右劍，依然抵擋不住！

激戰中，只見鍊子鎚迎面奔來，左邊又有雁翎刀，右邊又有鋼刀，對面是長劍，當眞四面楚歌！

薛文鴻沒可奈何，把身一蹲，長劍一圈，急削對方小腿，那幾個護院，同時向後一退，薛文鴻長劍忽然脫手甩出，向鍊子鎚的射去！

這一着任何人都意料不到，因爲薛文鴻一身武功，大都在長劍之上，沒了劍等於少了一條手臂，甚至連東山爺爺也輕咦了一聲。

使鍊子鎚的虞不及此，一閃未能閃開，被劍刄插入肩下，鍊子鎚「砰」的一聲，跌落地上。

徐昭，劉國軒等人立即圍了上去，只見薛文鴻雙手握槍在地上一插，身子立即攀升上去，緊接着曲腿蹬槍桿，鬆手吸氣，自衆人頭上飛了出去！

這一着又是大出徐昭等意料，待得發覺，轉身過去，薛文鴻已在二丈之外，再一個起落，又飛前二丈半！

只聽薛文鴻哈哈的笑聲，傳了過來。

「諸位失陪了！」

岳湛急道：「快追！」

徐昭扶着那使鍊子鎚的，匆匆追下去。

楚峻直至此時，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他知道師父以一敵五不是對手，但輕功可沒有以衆凌寡的，必定可以擺脫徐昭等人糾纏，想至此他目光不由露出一絲笑意。

東山爺爺冷哼一聲：「你師父明明不是一頭呆鳥，怎地對那女人如此痴迷，眞是豈有此理！哼，此人若能做我助手，老夫尚有何懼大事不成！」

楚峻暗道：「我師父才不會助紂爲虐呢！」

此刻，天色已然全黑，東山爺爺提着他輕輕躍了下去，順手把他的穴道解開，道：「乖孫子，你爺爺偷了一隻羊腿，你愛吃什麼？」

楚峻淡淡地道：「隨便！」

東山爺爺自樹後摸出一個布袋來，只見裏面除了有鷄及羊腿之外，尚有一罈子酒。「他奶奶的，爺爺吃了幾天鷄，嘴裏都淡出鳥來啦，給你吧！」抓起那隻大肥鷄，拋給楚峻。

楚峻默默地啃着鷄肉，他滿懷心事，吃而不知其味。

東山爺爺偷偷瞧了他一眼，似乎對他的愁容大是高興。楚峻避過他的目光，不斷暗問：「此人以前一定是十大魔頭，後來被人擊敗，才隱居在諸葛莊內，嗯……一定是如此，東山這名這般怪，顯然是他胡謅的……那他到底是誰？哎呀，東山不是就是東山復出之意麼？」

他咬了一口鷄肉，續想道：「他如此邪惡，我還是趁早離開他的好！哼，他自言點穴手法天下無雙，說不定師父或者石叔叔便有辦法解禁！」

主意一定，精神略定，胃口也大開，眨眼間已把那隻鷄，吃得乾乾淨淨。

東山爺爺揚一揚手中的酒罈，問道：「乖孫子，喝不喝酒？」

楚峻沒好氣地道：「不喝！今夜還趕不趕路？不趕的話，我要睡了！」

東山爺爺目光一閃，笑得甚是狡猾。「乖孫子你先睡吧！」

楚峻席地，背倚樹幹，閉起雙眼，假裝睡覺。也不知過了多久，他耳畔便聽到一個呼嚕呼嚕的鼻鼾聲，知道老魔已睡着了，但他仍不敢造次，再過了半柱香時間，才悄悄睜開雙眼偷瞧。

東山爺爺跟他一樣倚樹而睡，在他一丈之外，睡得好熟。楚峻心頭一跳，輕輕站了起來，東山爺爺毫無所覺，他大着胆子邁出一步，跟着躡手躡脚慢慢前進。

一直邁了十餘丈，他才敢放胆大步而行，走了一陣，經已氣喘吁吁，回頭見背後無人，精神一鬆，便坐在地上休息。

此去凶吉未卜，但能够脫離魔掌，始終是件値得慶幸的事，他休息了一陣，再度站起前進。

忽然背後傳來一個聲音：「乖孫子，你走錯方向了！向左才對！」

楚峻一回頭，不知何時東山爺爺已在他後面，雙眼露出狡猾之色，嘴角噙笑。

楚峻魂飛魄散，雙脚一慢，又跌坐地上。

東山爺爺笑道：「乖孫子，夏天在晚上趕路涼快得多，再走啊！」

楚峻怒氣暗生，胆氣一壯，大聲道：「你要走，自己走吧！」

東山爺爺把臉一沉道：「小子，你說話可得先在心中掂一掂，惹火了老子，便把你衣衫脫光掛在大樹上，再慢慢來消遣你！」

楚峻銳氣一洩，登時不敢作聲。東山爺爺冷冷地道：「哼，你給老子安份一點，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楚峻後背向樹幹上一靠，緊閉雙眼，這次一來走累了，二來豁了出去，精神反而輕鬆，倒眞的睡着了。

待他醒來時，晨曦已自樹縫下漏下了無數的光柱，楚峻睜開眼來，不見了東山爺爺，心頭一跳：「那老魔去了那裏？」

倏地，他心頭一動：「這老魔狡猾得很，一定是故意躲在暗處觀察我的行動！我反正跑不過他，還是認了吧！待得丐帮選舉大會召開時，才趁人多溜掉！」

想到此，他故意叫道：「東山，老東山！」

遠處傳來東山爺爺的聲音：「乖孫子，你睡了一夜，便忘記叫爺爺啦！」話音一落，人已自樹後轉了出來。

「你去那裏？」

「爺爺昨夜吃得太多，今早肚子不舒服，到後面方便去啦！」

楚峻見他說話粗鄙，心頭反感，道：「以後不用吃啦！」

東山爺爺一怔問道：「不吃怎成？」

「省得你又肚子痛！」

「哈，乖孫子，你拐彎兒罵爺爺！快走快走，咱們上山啦！」

楚峻懶洋洋地站了起來，東山爺爺道：「爺爺警告你，路上不得與人說話，否則爺爺可不客氣了！」

楚峻頭一側，道：「不客氣又怎地？反正生不如死！」

「哈，人家說好死不如惡活……」

「大可殺而不可辱！」

「你乖孫子有骨氣，爺爺知道，但假如你隨便跟人說一句話，我便殺一個人，說兩句便殺兩個人！」

「你怎地如此凶殘？」

「凶殘？哈哈，這才好玩！」

楚峻心頭大怒，却又反抗不得，只得默默跟在他背後，慢慢上山。

過了一忽，路上便開始有人了，都是身懷絕藝的武人，他們有的是應邀而來，有的是來湊熱鬧的。

東山爺爺又道：「乖孫子，由現在開始，任何事都由我應付，你便當作是個啞巴，聽見沒有！」

楚峻不答，東山爺爺道：「你答不答都好，爺爺都當你已聽見了！」

再走了一忽，後面有幾個壯年漢子奔了上來，問道：「請問兩位，貴帮選舉會

場，可由此上去？」

東山爺爺道：「你問我，我問誰？」

那人一怔，道：「閣下不是丐帮弟子麽？」

東山爺爺傲然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旁邊另一個壯漢忙拉住同伴，道：「算了，咱們問這位！嗯小兄弟，請問你是否丐帮弟子，上山之路……」

楚峻心情惡劣，揮手道：「不要問，我是個啞巴！」

那人一怔，道：「閣下明明不是啞巴，爲何要消遣咱兄弟！」

話音一落，東山爺爺已倒飛回來，冷森森地道：「便是要消遣你又如何？」一語未畢，右掌倏地印出，直擊那人胸膛。

那人一驚，舉臂要來架，却讓東山爺爺一個「水底撈月」，左臂自右臂之下穿出，「砰」的一聲，擊在那人的胸肋上！

那人大叫一聲，一股血衝口噴出，退了兩步便跌倒地上！他同伴又驚又怒，霍地撤下肩後的長劍，喝道：「惡丐，你爲何無端端傷人！」却原來東山爺爺及楚峻都是穿丐帮弟子的服飾，他倆兄弟一直當他是丐帮中人。

楚峻大驚，叫道：「你不是他的對手，快跑！」

東山爺爺道：「又多一句！」話音未落，右臂暴長，那人長劍削落，東山爺爺不知如何把左臂輕輕一帶，那人的長劍便滑開尺半，他右掌及時吐出，印在其胸膛上，那人一聲不吭，攤倒地上，眼看也活不成了！

楚峻氣得手足冰冷，東山爺爺却笑嘻嘻地道：「爺爺並沒有多殺一個，你生氣什麽？嘿嘿，你爺爺是君子，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乖孫子，你記在心裏就是，走吧！」

走了一陣，山路逐漸崎嶇，楚峻不敢使用內力，行同尋常人一般，不由氣喘起來。東山爺爺笑道：「坐下歇一下吧！」

楚峻沒好氣地挑了一塊乾淨的大石坐下，一忽，只見下面來了好幾位青年，一個面龐尖削的道：「石少俠，咱們能與你作伴，眞是三生修來的榮幸！」

那姓石的笑道：「顧兄如此說，可要折殺在下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都是武林中人，那有尊卑之分！」

另一個穿綠衣的青年討好地說道：「石少俠，咱們沒請帖，怕丐帮弟子不肯讓咱們進場，等下還請石兄替咱們說幾句好話！」

姓石的青年拍胸道：「丐帮飛鴿堂主是在下的結義哥哥，這件事就包在小弟的身上！」

那幾個青年歡呼一聲，又諂媚道：「石兄眞是交遊廣闊，咱們這一輩的，數你最是豪傑！」

楚峻認出他是石中玉，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

石中玉眼見路旁坐着兩位身穿乞丐衣裳的漢子，便含笑向楚峻打拱，問道：「請問兩位，去貴帮的選擧會場，是否由此直上？」

楚峻幾乎要與他相認，幸而急切之間忍住，連忙張嘴指一指喉嚨。

穿綠衣的道：「這乞丐什麽意思？他還未吃飯？」

石中玉搖搖頭道：「他是個啞巴！」抬眼望向東山爺爺，東山爺爺閉目不理。

穿綠衣的要討好石中玉，罵道：「你們丐帮有個規矩沒有？這位少俠是中州大俠石九斗的公子，與你們堂主是結拜兄弟，你敢怠慢他，哼，等下可有你好看！」

東山爺爺依然不理，另一個也邀功地道：「人說狗眼看人低，想不到丐帮弟子也如此！」

這話等於當面罵東山爺爺是狗，楚峻又驚又急，生怕東山爺爺又要殺人，又不敢開口，只得猛向他們示意向上走。

石中玉哈哈一笑，道：「諸位不必與他倆計較，想來樹大有枯枝，丐帮規矩嚴厲，但有一兩個不肖弟子也不出奇，諸位不必與他計較！」

東山爺爺雙眼一睜，露出凜人的目光來，問道：「你說誰是不肖弟子？」

石中玉道：「自然不是兩位！兩位且休息，咱們先走一步了！」

那穿綠衣的，不知死活，兀自喃喃地道：「人貴自知，何必多問！」

東山爺爺雙眼殺機一閃，石中玉心中一懍，忖道：「這惡丐是誰？怎地未曾聽見大哥提及？」他雖然有點狂妄，但家學淵源，倒也有點眼光，看出此人內功之造詣，比一流高手尚要高上一籌，登時心生警惕。

楚峻更是焦慮，猛打手勢叫他們快走，石中玉心頭一動。「這乞兒的眼神怎地如此熟悉，我在那裏見過？」却不知道是易了容的楚峻！

東山爺爺霍地長身而起，石中玉打了一揖，道：「大人不記小人過，請閣下恕罪，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東山爺爺冷冷地道：「認識老夫的人，都叫我東山爺爺！」

綠衣少年怒道：「你是不是存心討人便宜麽！」話音一落，只聽「拍」的一响，已吃了一記耳光。

石中玉更是心頭忐忑：「此厮身法之快，當眞匪夷所思！爹爹還未到，可不要因這幾個膿包，折了少爺的性命！」又見其他幾個要抽兵器，忙拍掌道：「打得好，打得好！」

那姓顧的青年問道：「石兄你爲何反帮外人？」

石中玉把臉一沉，喝道：「你們師長平日沒敎示你們，對人須有禮貌麽？豈有開口便罵人是狗的，連我也看不過眼！還不快向這老前輩陪個禮！快，不賠禮，在下便不帶你們上去了！」

那幾個青年見他如此說，只得各自在喉嚨內吐出對不起三個字。石中玉又向東山爺爺行了一禮，才往高處走去。

東山爺爺哈哈大笑，道：「算你這小子有點眼光，今日且饒你一條小命！」

楚峻望着石中玉的背影，心潮起伏：「二哥怎地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是他變了，還是他一向如此？不對不對，他絕不是貪生怕死沒骨氣的青年，一定有什麽原因，我不清楚而已！」

只聽東山爺爺冷冷地道：「石九斗好出色啊！」語氣之中充滿揶揄，轉頭道：

「乖孫子，這次算你聰明！快走吧！」右手抓住楚峻的手背，洒開大步向上走去，楚峻得他之助，輕鬆了許多。

由於有此敎訓，沿途再碰到人問路，楚峻都裝作聾啞人，一味搖頭，東山爺爺也果然沒再殺人，楚峻心頭氣苦，恨不得找個人來訴說一番。

臨午已到會塲附近，只見不少丐帮弟子來來往往，神色都是既帶興奮又有點緊張。

東山爺爺拉着楚峻走入一座樹林內，雙脚一蹬，躍起樹梢，伸指點了他的痲穴，輕聲道：「乖孫子，你在這裏歇一陣吧，爺爺上去看看！」

楚峻如同行屍走肉，尚能反對？閉起雙眼，不理不睬，東山爺爺輕笑一聲，把楚峻塞入樹椏上。

就在此刻，林外走進幾個丐帮弟子來，一個粗聲的道：「溫長老一向緊張，會有什麽人敢來這裏撒野？無端端派咱們來巡視？」

另一個尖聲的答道：「老劉，在林內乘涼不好麽，我還視它是件美差哩！」

第三個聲音極是洪亮。「話不能如此說，現在本帮羣龍無首，邪魔外道未免會乘機來搗亂，尤其與咱們有仇的，說不定會來報仇或羞辱咱們！何況那個什麽五行盟的，對咱們也不懷好意！」

粗聲的老劉道：「要是祖帮主仍然在世，何怕什麽妖魔鬼怪？洪大哥，你說是不是？」

第三個姓洪的道：「不錯，祖帮主武功蓋世，威信又高，有他座鎭，誰敢輕視咱們，可惜可惜！」

樹上的楚峻忽覺東山爺爺身子一震，不由忖道：「這魔頭以前一定是敗在祖帮主的手中，如今聽見祖帮主不在人間，所以要東山復起，一定如此！」他不由替丐帮暗暗担心，生怕東山爺爺會乘機搗亂！

第二個那個尖聲的道：「祖帮主不在人間，固然令人可惜，而姜長老竟然是五行盟的五大堂主之一，就更加令人憤慨了！使咱們在同道面前都抬不起頭來！」

姓洪的罵道：「不錯！眞是豈有此理，連維堂主也甘附驥尾，眞是有負祖帮主當年提拔他之期望！」

猛見東山爺爺身子又是一震，瞇起雙眼，不知在想些什麽。

那姓洪的又道：「不知五行盟在本帮尚有否爪牙！」

姓劉的說道：「這件事怎輪到咱們担心！」

姓洪的道：「話雖如此，咱既是忝爲丐帮弟子，自需與本帮榮辱與共！」

尖聲的道：「洪大哥，你入門較早，可否猜得出這次誰最有機會當上帮主？」

姓劉的搶着道：「難說得很！若是歐陽堂主年紀稍大一點，也許他有機會！」

尖聲的道：「小弟看江南那方實力較高，起碼他們比較團結！」

姓洪的道：「歐陽堂主是否能當選帮主與年紀大小的關係反而不太大，問題是他缺乏領導之材！要他拚命，要他吃苦，甚至要他爲本帮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會毫不猶疑，但要他指揮全局，他便沒這個才幹了！」

尖聲的道：「洪大哥，這次我可不能讚成你了！自從歐陽堂主主持飛鴿堂之後，攪得有聲有色，上下兄弟一條心，人人均服他！」

「飛鴿堂人數不多，自可以義氣維繫感情，要想統率全帮，則非要有些手段，須懂得恩威並重，才能服衆！歐陽堂主人雖好，但性子太直，辦事也嫌焦急，只是大將之材，不能做坐鎭中軍的元帥！」

東山爺爺輕聲對楚峻道：「這姓洪的年紀輕輕，還不到三十歲，便有此見識，不簡單！嘿嘿，乖孫子，他可比你強得多！將來老夫若能東山復出，必要提拔這小子！你不用妒忌，爺爺跟你投緣，你們便做爺爺的左右先鋒吧！」

楚峻只當他在發囈語，也不理他，但心中也佩服那姓洪的小乞目光犀利。

只聽老劉又問道：「洪大哥，你說得也有點道理，依你看，誰的條件最好？」

姓洪的沉吟了好一陣，仍不答話，老劉笑道：「莫非無人適合？」

這話分明含有譏諷之意，不料姓洪的長嘆一聲，道：「說得不錯，確無一人適合！」

他那兩個同伴及楚峻都齊是一愕，老劉笑道：「莫非洪大哥你最是合適？」

姓洪的輕嘆道：「可惜……溫長老優柔寡斷，姜長老已死，譚長老志大才疏，魏長老剛愎自用，再數下來，杜堂主與羅堂主已死，歐陽堂主已論過，上官堂主胸無大志，楚堂主過於謹愼，且又只知循規蹈矩，都非帮主之材！倒是江南的邪長老還勉強可以，可是咱們江北的弟子比較多，歷任帮主又多是由江北弟子担任，若由他上任，又恐失却人和！」

尖聲的冷冷地道：「看來還是洪大哥你才適合，將來您若有飛黃騰達之一日，請賜咱兄弟一官半職！」

姓洪的道：「我武功威望皆不足担當重任，只能做個軍師之類的職責！但說句實話，兩位兄弟也不配有一官半職！因爲要辦大事者，固然不能以公徇私，也不能濫竽充數！」

老劉不由有怒。「哼，枉咱們相識多年，你如今只不過是個副舵主，便已容不得咱們富貴，將來哼哼，只怕要學本朝太祖！」

姓洪的道：「我若只圖富貴榮華，自不會忘了你們，若要爲本帮中興盡力，便不能馬虎了！兩位加入本帮，難道是爲了富貴榮華？」

他這樣一說，老劉及那個尖聲的反倒不好意思了。「洪大哥，你生氣什麽？咱們不過跟你開開玩笑而已！」

姓洪的又道：「劉兄弟，陳兄弟，你們可會發現本帮的一個陋習麽？」

老劉道：「本帮創帮已數百載，還有什麽規矩不完善的？」

「有！起碼有一個！」姓洪的道：「本帮弟子的武功是按職位的遞升而增強，換句話說，假如你們昇不了職，一生只也能懂得那二三十招打狗棒法，除非你另有師承！但凡一套武功，必須全套的變化都能明瞭，才能發揮作用……」

老劉插腔道：「這有什麽不對？」

「這有一利，便是便於帮主的統治，

因爲即使有人要造反，也許先掂掂自己武功的份量！而其弊處可多了，一則假如這人缺乏領導才幹，升不了職，儘管他有學武的天份，也無法發揮他的潛力，二則假如帮主暴斃，這棒法便失傳了，咱們雖然人多，遇上強大的外敵，也只能以魚肉之軀去維護正義，而且會一代不如一代，逐漸式微！」

尖聲的老陳道：「這些話都有道理，但咱們人輕言微又能怎樣？」

洪副分舵主又道：「我顧慮的不是這些，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這點，只是他們只看到這樣對於統率大大有利，有職位的人因爲武功高強，不怕手下造反，而手下懷有學武的目的，或者另有目的，都要巴結那些有職位的，他們自然好過癮，不過却忽略了一點……」

說至此，不但楚峻想聽下去，連東山爺爺也凝神靜聽，楚峻甚覺奇怪：「他是老魔，難道尚要聽一個後生小子的誇誇其談！」

只聽老劉問道：「忽略了那一點？」

「由於下面的人自知武功不足，若要造反或是顯示力量以博晉陞，必會激起他們團結起來，爲小數人的利益而奮鬥，甚至會來個大聯合起來造反，現在後者尚未出現，但不能說不會發生，至於前者，大家都知道，近年來本帮四分五裂，分成幾個集團，便是這規矩所產生的反作用！」

楚峻暗暗叫好：「這人不知叫什麽名字，他見識確是高人一等，難怪他敢目無餘子，評論上級的無能矣！大哥若要做帮主，的確要他扶助！」他言雖談得多，但總缺乏之經歷，只爲歐陽虹的義氣與熱情所折服，便認定這樣的人便能做帮主了。

東山爺爺是成年的狐狸，武功經歷且不說它，就是見識及手段，也非楚峻能望其項背的，姓洪的話音一落，樹林內陷於沉靜，而東山爺爺仍似在閉目冥思。

良久，東山爺爺才輕嘆一聲：「這小子比你師父還厲害，你師父爲一個女人而痴迷，這種人只能加以利用，不能給予重任，這小子武功雖低，但胸中自有百萬雄師，勝過武功高強的人多矣！」

他見楚峻臉有不豫之色，又道：「大丈夫不能感情用事，老夫一說到令師的壞話，你便不高興，難道做人師父的，即使他行事正派，便沒有絲毫缺點麽？何況，人是有好幾種的，有些人天生要駕馭人，有些人天生要人指使——若無人指使，他便茫然不知所措，有些人只能做個好師長，好丈夫，好情人，有些人庸庸碌碌，只求安安穩穩地渡他一生，不思進取，有些人天生野心勃勃，非要幹出些轟烈的事來不可，雖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有些人雖能做大俠，却不能做掌門，有些人……唉，跟你說這些，你也不會明白！」

楚峻跟他相處了好幾日，從未聽過他說過這等話來，雖對他心生反感，但這席話，細思之下，又覺頗有些道理，當下也閉起眼來。

「這姓洪的，既有野心，而又有自知之明，既能看到別人的缺點，也能看到自己不是之處，好，好，好！」

東山爺爺連讚三聲好，一聲比一聲大，只是他是以「傳音入密」的上乘功夫對楚峻說的，再大聲一點，旁人也聽不到，更不慮樹下的三個丐帮弟子會聽到！

忽聽老劉又道：「今日已是初三，不知江南分舵的人爲何還未至！莫非是出了事？」

老陳道：「不會吧，他們很少到江北，在江北不該有什麽仇家！」

姓洪的道：「最怕人家不是衝着什麽江南江北，只想對付本帮！所以劉兄弟所慮也不無道理！」

「嘿嘿，說不定是路途長遠，有什麽阻擱而已！不要杞人憂天！」

話音一落，忽聽遠處有人叫道：「啓稟楚堂主，江南分舵的代表到！」

老劉叫道：「說曹操，曹操就到！咱們去看看！」

姓洪的忙道：「你們留在林內，待我出去看一看！」言畢便傳來一個遠去的腳步聲。

東山爺爺輕聲道：「乖孫子，你爺爺也去看看！」憑他的輕功要想瞞過老劉及老陳的耳目，實非難事，待得他出了樹林，便見那個姓洪的站在一旁瞻望。

不一陣，山下便走上四五個身帶血漬，神態狼狽的乞丐，帶頭的是長老邢老實及金盛堂主，下山迎接的是總舵禮堂堂主楚風。「辛苦了，邢長老！」

邢老實冷哼一聲：「姓楚的，你連裝模作樣也省了麽？」

楚風一怔，訝然道：「長老此話令屬下好生難明！」

邢老實冷笑道：「你爲何不問老夫身上怎會掛采？」

「屬下本來想問，却怕長老不快！」

金盛怒道：「何必假惺惺？這分明是你們江北總舵的人幹的！」

楚風大吃一驚，道：「豈有這等事？嗯，事情到底如何，請長老詳細說一下，好讓屬下明白？」

邢老實道：「溫和春在那裏？叫他來見我！」

楚風道：「溫長老在上面正在接待各處來的好友，長老要見他，敬請移玉！」

金盛道：「不行，說不定他在上面又佈置了人手，對付咱們！」

邢老實想了一下，道：「諒他也沒這個胆子，要暗算咱們，現在也大可下手！好吧，快帶路。」

一行人便跟着楚風上山，那姓洪的轉身入林，回首見到東山爺爺，覺得他氣勢不同常人，又認不出他是帮內的那一位位高的人物，只道是來自江南的，便含笑向他點點頭。

東山爺爺問道：「你叫什麽名字？是那一個分舵的副舵主？」

那姓洪的微微一怔，但仍恭恭敬敬地道：「屬下洪鋒，是安陽分舵副舵主！」

東山爺爺點點頭，在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好，好！小子，你好自爲之吧！」他說罷頭也不回地走了。

洪鋒更是奇怪，望着東山爺爺的背影發怔。

山上樹木極多，東山爺爺藉着樹木的遮掩，不斷前進，大約走了半里多，便至嶺巔，那裏有一塊土坪，看來是可容納一二千人，中間搭了一座六尺高的木台。

土坪的四周尚搭了幾座簡陋的茅屋，大概是用來招待應邀而來的各地威名人物，四周頗多丐帮四五六袋的弟子在巡邏。

幸而附近樹木叢生，東山爺爺仗着藝高胆大，逐步迫近，遠遠望見邢老實與金盛等人跟着楚風進入一間較大的茅屋，東山爺爺四周一望，提氣自樹上飛躍，到了茅屋外，見下面站了好幾個六袋弟子在把守，他不敢貿貿然冒險，匿在樹上等待機會。

他本想偷偷躍至茅屋上面偷聽，其實根本無需要，一至那裏，便聽見金盛那粗大的聲浪傳來。「那些人都是穿着本帮的服飾，還不是你們派去的！」

只聽長老魏容姬道：「本帮並無服飾，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身穿破爛的衣衫，至於本帮分辨職階的布袋，也可以仿製，豈可因此便斷定，那些人是咱們派去的？」

邢老實冷笑一聲：「衣服可以假，布袋也可仿製，但打狗棒法却無法模仿！」

溫和春顯然吃了一驚。「什麽？那些人能使本帮的打狗棒法？」

「不錯！老夫絕不會看錯！魏兄口才素來很好，這次倒要看看你如何解釋？」

茅屋沉默了一陣，半晌才聽見一個年輕的聲音道：「不知本帮出了叛徒的事，江南分舵是否已有所聞？」

金盛道：「略有所聞，却不甚清楚？哦，歐陽舵主認爲那些人是本帮的叛徒所爲的？」

「屬下不是這個意思！」歐陽虹道：「只因本帮的姜長老與百輪堂的羅堂主已加入了『五行盟』，說不定他倆已偷偷把打狗棒法傳授與外人。」

丐帮有個帮規指定任何弟子不得把打狗棒法傳與非丐帮的人，即使是本帮弟子也得先請示上一級，待批准後才行。東山爺爺自然知道，當下更加留心偷聽。

只聽魏容姬道：「歐陽堂主說得不錯，一定是如此！那些在半路襲擊邢長老的人，也必是五行盟所喬裝的！」

金盛道：「放屁，那三十多個人使的全是本帮不傳之秘打狗棒法，就算姜獨臂把打狗棒法的心法洩露與外人，也不可能一下子便教出那一批人來，而且他們還說是奉了溫長老的命令來的？」

溫和春急道：「沒有這回事，溫某豈敢做出此等違反帮規之事，一定是五行盟使的詭計。」

魏容姬道：「這是嫁禍東吳之計。」

至於東山爺爺已知道邢老實等人受傷的來龍去脈，他目光神采連閃，也不知在想些什麽。

邢老實道：「這只是他們一面之詞耳，咱們十六個人來江北，只剩下五個，總不能憑一面之詞便罷手。」

歐陽虹道：「邢長老認爲是江北弟子所爲也該有個理由！」

邢老實嘿嘿一笑。「因爲你們生怕帮主之位，全落在江南分舵的手上！」

譚雙輪一笑：「邢兄自信有把握？」

邢老實傲然道：「假如是公平競爭的話，邢某確有幾分把握！」

魏容姬問道：「何謂公平競爭？」

金盛道：「江南弟子雖不如江北的多，但你們四分五裂，分成好幾派，若論所擁護的人數與實力，却數咱們最多。」

魏容姬冷笑一聲：「可惜本帮並無這條帮規，指定競選帮主是以手下人數來計算的！」

金盛道：「那麽後天的推選大會，你們打算如何個推選法！」

溫和春道：「不管江南江北的弟子，總之最多人擁戴的，他便有資格！」

金盛怒道：「你們江北人多，自然佔便宜，咱們不幹！」

魏容姬冷笑一聲。「金堂主不幹，大概是想脫離本帮？」

邢老實輕咳一聲：「假如是這樣的話，爲何只規定每個分舵只准派十六名代表？咱們江南分舵共有二萬多弟子，只有十六個，你們江北共有十二個分舵，算人數自然不如你們！嘿嘿，何況還有很多負責防衛的人，萬一咱們得勝，憑你們人多，一聲號令，咱們十六個人，人人均有三頭六臂也得死十次！」

歐陽虹忙道：「江南江北本是一家，咱們又怎會自相殘殺！」

邢老實嘿嘿一笑。「你是祖帮主的愛徒，老夫自然信得過你，但別人……」

譚雙輪怒道：「你不相信咱們，難道咱們也會相信你！」

金盛道：「你們本就不相信，否則怎會在江南只設一個分舵分明欺壓咱們！」

譚雙輪道：「這是歷代帮主訂下來的，與咱們何關？」

「數百年前，江南人稀，只設一個分舵，自然合理！如今形勢不同，豈能墨守成規！」

魏容姬道：「你們到底是來推選帮主，還是來討論祖上訂下的帮規！」

金盛道：「兩項都要進行。」

溫和春見他們越說越僵，連忙道：「此事暫且按下，以後待新帮主選出之後再討論，邢兄，依你之見，帮主又該如何推選才合理。」

邢老實道：「無非是論功勞，論武功，論才幹！」

魏容姬尖聲笑道：「邢兄自認功勞偉大，武功蓋世。才幹出衆麽？」

邢老實淡淡地道：「總比魏兄稍高一籌半籌，你若不服氣大可問問譚兄！」

此際丐帮首腦全都心存大慾，均欲指望帮主寶座，譚雙輪一向忌憚魏容姬，聽了邢老實此話，便道：「邢兄所說，也不無道理。」

魏容姬怒道：「姓譚的，你胳臂是彎入還是彎出！」

譚雙輪道：「魏兄勿怒，小弟只是以事論事而已。」

溫和春急道：「大家千萬不可意氣用事，有話慢慢商量！」

歐陽虹長嘆一聲，道：「假如家師在此，又豈會發生這種事來！」

邢老實道：「江北若能找出個像祖帮主般的人選來，江南弟子千萬個服字。」

魏容姬怒道：「祖帮主失踪已久，你說此等話來，不是放屁，莫非你自認有祖帮主之能。」

一直不發一言的積善堂堂主上官岳忽然嘆了一口氣：「這世上只能有一個祖帮主，不能再有第二個！」

金盛道：「如此說來，本帮豈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小弟並非此意，」上官岳慢條斯理地道：「帮主權威震天，身爲一帮之主，幾乎成爲武林領袖，帮內之人都如他的奴僕，他說一聲冷，咱們便不敢說熱，他說熱，咱們便不敢說温，因此注定只能有一個帮主，去那裏找一個可與帮主比美的人來！」

茅屋內又再陷於沉靜，東山爺爺却露出一個邪惡的笑容。

温和春道：「要找個像祖帮主的人選，當然不可能，但也可以退而求其次！」

魏容姬冷冷地道：「温兄這樣說，豈非同意邢兄的主張，跟咱們剛才所說的可不一樣。」

歐陽虹說道：「屬下同意邢長老的主張！」

魏容姬冷哼了一聲。「小孩子懂得什麽？」

邢長老冷笑一聲：「這可不是倚老賣老的場所！」

魏容姬道：「老夫可曾說錯？」

「歐陽兄弟若無過人之處，祖帮主又怎會提拔他！」

在場之人都聽出邢老實不無有報答歐陽虹的同意的主張之情，但他提出祖帮主三個字，其他人都不敢再與他爭辯下去。

就在此刻，一個丐帮弟子匆匆向茅屋跑過來，門外的弟子問道：「什麽事？」

「中州石大俠，與太原神槍郭大俠聯袂來了！」

茅屋內的爭論立時停止，温和春道：「諸位弟兄，請與老夫一齊出迎吧！」

木扉打開，丐帮首腦一湧而出，東山爺爺立時把身子縮在樹葉後。

温和春、魏容姬等人紛紛下山，東山爺爺仍留在樹上。過了一陣，只見他們擁着石九斗與一個五短身裁，國字口臉的中年漢子走了過來，那些丐帮弟子都向他倆行禮。石九斗與郭尚義也紛紛點頭回禮。

待得入了茅屋，木扉又再關上，雙方寒暄了一陣，温和春道：「兩位大俠撥冗移玉光臨，本帮上下無不感激！」

石九斗道：「貴帮是武林正義的代表之一，又是人數最多的帮派，石某有幸參加盛會，也是三生有幸！」

郭尚義道：「在下跟貴帮交往已非一日，無需客氣，賓客到了已有多少人？」

温和春道：「還不多，大概明早便會到齊！」

石九斗問道：「未知犬子到了否？」

温和春道：「還不見！到來的賓客大多已上來這坪子！」

石九斗道：「長老也知五行盟的事，希望這兩天他們不會來搗亂！」

温和春道：「本帮已有準備！」

石九斗道：「只怕他們會雜在賓客中，混了進來！」

郭尚義道：「就算混進來，也不必怕他們！」

温和春道：「咱們邀請之賓客並不太多，慕名而來的只能在下面不能上來！」

石九斗笑道：「只怕他們都吵着要上來，貴帮可有辦法安撫？」

魏容姬道：「選擧帮主大會，是本帮內部的事，又不是什麽比武招親，諒必他們也知道武林規矩，不敢胡來！」

「既然如此，石某便可放心了！」石九斗道：「諸位大概還有事要商量，在下等也不再打擾了！」

温和春道：「老朽等下再找兩位！」

郭尚義與石九斗出了門，石九斗含笑問道：「郭兄，聽說令嫒離家多月，尚未回去，不知如今找到沒有？」

郭尚義道：「這丫頭就是任性，都怪他娘寵壞了她！」

石九斗道：「中秋節的……」

郭尚義揮手道：「小弟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石兄一切預先準備就是！」

石九斗吃吃大笑。「郭兄向來爽快令人敬佩！」拱拱手道：「小弟到那邊看犬子來了沒有，也該叫他拜見未來岳父！」

郭尚義笑道：「可惜小弟忘記帶見面禮與他！」

石九斗道：「你我兩人，又非尋俗之輩，何須那些撈什子的禮節！」

郭尚義道：「此說正合小弟之意，我也得去看看老朋友！」兩人分手之後，石九斗望東山爺爺這邊走了過來，他起初走得甚慢，但入林之後，脚步便快了起來。

東山爺爺撥開樹枝望過去，只見石九斗在一棵樹前站了一忽，便向右飛去。東山爺爺大覺奇怪，也悄悄跳了過來，見樹幹上被人用利器劃了一個十字，心知有異，也跟了下去，不久便見石九斗飛入一叢灌木之內，行動甚是鬼祟，東山爺爺剛一動，猛聽有人輕喝一聲：「誰！」

（未完・十七）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小喬住的地方沒想到離鳳姑娘住的院子很近，由大四兒帶她入房歇息，獨自在床上想起和關雪羽的一段往事，正在遐思之際，突見一條疾快的人影，穿一襲雨靠，站在那裏撐燈等待，於是潛出悄觀動靜，又見一個留有一撮子山羊鬍鬚的老頭說：倒叫鳳姑娘猜對了，他們眞的來了。奉了呂老大的命令，這檔子買賣是怎樣作法，要跟姑娘討個口訊……她正在偸聽，頸後起了一陣寒風，大四兒和羊鬚客又出去了，她跟踪追不上，忽然迎面又來了一個人影，直向牆外街心奔去，懷疑是關雪羽，她只好回房安歇，第二天去找秦照報訊……

防刦解災銀　和尚佈奇陣

麥小喬問的乾脆，和尚答得更乾脆。

聆聽之下，麥小喬不禁爲之怔了一怔，心裏盤算着，果然那些解送災銀的官差住在這裏，我何不透過眼前這個和尚，要他把話傳給對方？——只是這件事却也冒失不得，是否恰當？

心裏盤算着，一時難定取捨。

長眉和尚一笑道：「我明白了，姑娘可是有話，要讓我轉告那些官差不成？」

麥小喬吃了一驚，微笑道：「你可眞是神仙，竟然連我心裏想的都知道，既然這樣，我也就不必再瞞你了，實在告訴你吧，我因打探出有一夥厲害的匪人，要向這些官差下手，搶刦他們押送的災銀，所以想事先給他們送個訊兒，要他們小心提防……」

「阿彌陀佛——」老和尚喃喃的說道：「原來如此，老衲知道了，姑娘可知道這夥子匪人的來龍去脈麽？」

麥小喬想了想，總覺得茲事體大，不便信口胡言，萬一鳳姑娘與此並無關聯，事關其一生名節，可就亂說不得。

搖了搖頭，她向和尚道：「詳細情形，我還不大清楚，不過却知道他們人數不少，而且武功高強，那幾個押銀的官差，絕不是他們對手……我走了！」

說完匆匆轉身離開，她爲恐和尚喋喋追問不休，自己又實在無能奉告，只能快速離開，耳邊上却聽得身後和尚冗長的嘆息之聲，似乎嘴裏兀自在喃喃說些什麽，却也不想再多留片刻，逕自來到了先時來處，找着了自己那匹馬，上馬如飛而逝。

×　×　×

依然是在那湖心亭，依然是那麽豐盛的一點筵席——坐在桌上的也依然只是她們兩個。

兩個無獨有偶的美麗姑娘——

鳳姑娘很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道：「昨夜我喝醉了，多謝妳費神照顧。」

麥小喬搖搖頭道：「我倒沒什麽，只是妳遍體發熱，又哭又笑，看來，眞受了不少的罪！」

鳳姑娘道：「眞沒想到那個酒那麼厲害　怪不得那一天連老金鷄也喝醉了。」

麥小喬不解的道：「老金鷄？」

「這件事妳當然不知道……」鳳姑娘深邃的一雙眼睛，在她身上飄了飄：「那一天原可殺了他，偏偏關雪羽不肯乘人之危，以致於坐失良機……到後來反而險些喪生在他手上，這就叫好心沒有好報！」

麥小喬緊張的道：「關大哥……他怎麼了？」

鳳姑娘一笑說：「妳看，我一提起他來，妳就緊張兮兮地——哼，妳大可放心，他是有福氣的人，每到最困難的時候，總會有救星出現，人不該死，五行有救——他死不了地——」

被她搶白了這麼幾句，麥小喬却也無話可說，想到了面前的鳳姑娘可能與關雪羽之間已經發生的戀情，她只是覺得沒精打采，眞正是萬念俱灰。

看着鳳姑娘，她報以無言的一個苦笑……這苦笑裏涵蓋的意思可多了：妳還好意思來嘲笑我嗎？誰又不知道妳的心？你們之間既已有了感情　又何必尋我開心？

鳳姑娘目光如刄　像是洞悉了她的心：「妳在想什麼？」

麥小喬搖搖頭，淡淡的笑着：「我還是第一次見人喝醉了的樣子，不知道妳是不是還記得，妳說了很多話。」

鳳姑娘頓時臉上訕訕：「眞的？……我都說了些什麼？」

麥小喬試探的道：「妳說到唸書的事，好像是關大哥在敎妳唸書：是不是？」

鳳姑娘頓時爲之臉上一紅，她却很鎭定的點頭道：「這倒是眞的……想不到我還會想到這些……我還說了些什麼？」

麥小喬搖搖頭道：「說了很多，我也記不清了！直到妳吃了清心散以後才安靜了下來，眞怕人……」

鳳姑娘道：「我原來還吃了清心散……是妳餵我吃下去的？」

麥小喬點點頭。

鳳姑娘一笑道：「我可吐到了妳的身上？」

麥小喬搖搖頭說：「那倒沒有，不過酒氣醺天，以後可千萬別再喝了。」

鳳姑娘低頭笑了笑，她有時候却也不失天眞，然而多數時間，却都屬於「冷若冰霜」那一類型。她聰明、沉着、絕對的冷靜，以致於小小年紀，自從她出道江湖以來，都能保持着無往不利不敗的紀錄。

「今天妳騎馬出去了？」

「嗯……」

「去了很遠的地方？」

「那倒也沒有，只是隨便走走。」麥小喬不自然的笑笑：「到處都淹水，好大的雨呀！」

鳳姑娘一笑說：「是麼？但是有人却看見妳去了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麥小喬心裏一驚。

「江南會館！」

說出了這四個字，鳳姑娘一雙明澈的眼睛盯視着她：「有沒有這回事？」

麥小喬着實爲之吃了一驚，正不知如何置答，鳳姑娘却微微的笑了。

「而且，我還知道，在樹林裏妳還見了一個和尚，你們很早就認識麼？」

「那倒……不是！」

「這麼說，你們是第一次見面了？」

麥小喬點了一下頭，心裏暗忖着：糟了，難道她已經知道我跟那個老和尚說了些什麼？偷眼瞧了她一眼，對方倒似並不儘知。心情微定，乾脆把頭偏過一旁，不再多說。

鳳姑娘道：「我知道妳心裏想的，當然，這是妳的自由……不過我却要好意的提醒妳一聲……」

麥小喬不得不移過眼睛來看着她。

鳳姑娘說：「我不知道妳是不是早認識那個和尚，也不知妳跟他說了些什麼，我只能告訴妳的是，那個和尚目前正在跟我作對，哼——凡跟我作對的人，我都放不過他。」

麥小喬道：「可是他是一個出家人啊——我甚至於連他的名字還不知道，他是誰？」

鳳姑娘點點頭道：「如果妳說的是眞的，那最好不過了，小喬，我們總算還是朋友吧，尤其是昨夜，我醉了，妳服侍我半夜了，我對妳由衷的感激……唉，我眞不希望，有一天我們會成爲敵人，妳可明白！」

「我不大明白！」麥小喬吶吶道：「妳說『敵人』是甚麼意思？」

「妳眞的不明白？」鳳姑娘淺淺的笑着：「我以爲妳和我一樣的聰明，有些話是不須要說得太清楚的，是麼？」

麥小喬一時倒不知再要說些甚麼才好了。

鳳姑娘眨了一下眼睛：「我所以要跟妳說這些，是因爲我不希望有一天跟妳反臉成仇，眞要那樣，那就太遺憾了！」

麥小喬搖搖頭：「我倒不這麼認爲……不過，我會記住妳這番話的。」

鳳姑娘一笑道：「在這裏妳還有幾天逗留？」

「不必了！」麥小喬略似傷感的道：「我打算明天就走，先到我過去的家臨淮關去瞧瞧！」

——她展眉微微笑了笑，接下去說：「聽說那邊下大雨了，老天爺還算有眼睛，這麼一來，旱象總可解除了一些了，眞是天大的好消息。」

鳳姑娘說：「如果這樣，你們家又可以搬回去住了。」

「也沒有這麼簡單！」麥小喬說：「搬一次家妳不知道有多累人，何況父母年歲都大了，這一次到四川，娘就累病了，我看就算是家鄉情況好轉，也不會這麼快搬回來，總得一兩年之後了。」

鳳姑娘點點頭：「那麼妳個人呢？我的意思是，對你個人，妳有甚麼打算？」

麥小喬看了她一眼，搖搖頭，苦笑了一下——

「我還不知道……而且妳知道，我身上的毒尚未去盡！有一天發作起來便是麻煩。所以，也許醫治我身上的毒傷，才是當前最重要的事情。」

鳳姑娘想了一想道：「這件事固然極難，但也並非就是眞的全然無救……唉！如果我爹在這裏就好了，他說不定就有辦法！」

麥小喬遲疑道：「令尊現在那裏？」

「誰也不知道！」鳳姑娘說：「他老人家才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想找他可眞是難比登天。」

麥小喬方自燃起的一點希望，緊接着便自幻滅了。

說話之間，只聽亭外傳來輕微叩門之聲。大四兒的聲音在說道：「姑娘，有人求見。」

鳳姑娘皺了一下眉說：「人呢？」

「在院子裏候着呢！」

隔着窗子遠遠眺望出去，看見四個人立在那邊樹下。

鳳姑娘站起來向着小喬道：「妳坐一會兒，我去去就回來——」說了這句話，即行離席步出。

麥小喬遠遠的向那邊樹下瞄了一眼，心中禁不住爲之怦然一動——最起碼四人之中有一個曾經是她所熟悉的—尖瘦的一張臉，下頦上留着一綹子山羊鬍鬚，不正是昨夜大雨之中前來向大四兒通風報訊的那個人麼？心中一驚之下，連帶着也就對另外的三個人加以注意，殘陽交熾下，四個人那副咀臉，可有一股子說不出的凶悍猙獰，加上全身上下那陣子揮打不去的風塵氣息，幾乎一眼即可以直言斷定，這四個人絕非善類。

四個人均似對鳳姑娘執禮甚恭，像是在等候着鳳姑娘發落甚麼，他們到底說些甚麼，却因爲距離甚遠聽不清楚，不久，四個人隨即告辭而去。鳳姑娘也就轉回了湖心亭。

麥小喬冷眼旁觀之下，雖然並不知道他們在說些甚麼。却可以判定一件重大的事情，就將要發生了，而致使這件事情發生的領導之人，不是別人，正是眼前這個貌美如花，擧止若仙的鳳姑娘。

返回湖心亭後的鳳姑娘，顯然是沒事人兒一般，依然談笑自若，麥小喬原來希望她會自己透露些甚麼，可是她却甚麼也沒有多說。

等到麥小喬飯後轉回到自己客房時，天色顯然又將晚了，她無意獨鎖愁雲，獨自個兒，在暮色朦朧裏來到了園子裏，無意間身邊上聽見了一陣得得亂蹄之聲，跳過不遠處的空花隔牆，即見兩騎快馬一前一後，疾奔如矢的一逕絕塵而逝。

也只是那麼一瞬的當兒，麥小喬竟然意外的發覺到，兩騎快馬上乘騎的是鳳姑娘與大四兒主僕二人，匆匆一現，驚鴻一瞥的隨即消逝無踪。

麥小喬心裏一動，暗忖着：不好，難道鳳姑娘眞的要動手打刦那批災銀？

一念及此，她可就有些沉不住氣了。

這件事不知怎地，她就是放心不下，原因是這場災難裏，她眼見多少人妻離子散，無家可歸，赤地千里，遍眼哀鴻，不說別的，就祇是自己家人先已受害不淺，自己爹爹麥玉階也曾慷慨捐贈，賑施粥飯正所謂發揮同胞之愛，現在好不容易盼望到了官方的賑災銀子，對於那爲數千萬的災民來說，儘管是「杯水車薪」懼其太少，却不啻是一帖續命急藥，如果說甚麼人對這批「救命」的銀子還意在覬覦，那可是不能忍受，不容坐視之事了。

麥小喬在沒有親眼目睹鳳姑娘親身參與刦銀之前，儘管懷疑，却不能認定。

——她不禁回憶起方才鳳姑娘說過的話，誠然是大堪玩味，她也明知道自己武功不及對方甚多，然而當此「義」字當前，却也不容她有此退縮了。——

逕回到客房裏，把自己收拾得十分俐落，佩好長劍、鏢囊，看天色就差不多黑了。

她決定再到「江南會館」走一趟，看個究竟。

×　×　×

「江南會館」在月夜裏顯得異樣的寂靜。

昨夜大雨，今夜多風。嗖嗖的風滲着碧寒的月色刮過來，浸在人身上，眞有股子寒勁兒，冷得人牙床子打戰。琉璃瓦面吃雨水冲刷得十分光滑，在冷月盪漾裏，反映出點點星光，看起來頗有一番詩情畫意。

「千手神捕」秦照在院子裏踏行一週，仰首向天，心情沉甸甸地，面對如此夜色，却是一點兒興緻也提不起來。

這一進院子他們全包了下來——雖說是行踪詭秘，用盡了心機，可是二三十號子人，畢竟來去招搖，才一住定下來，風聲已傳了出去。

就是因爲風傳有黑道人物要來行刦，秦照的心情才顯得特別緊張——總算還有個出雲和尚在此押陣，多少給了他一些安全感，可是責任在誰身上，誰就會承受到壓力，這種內心的感受，局外人是沒有辦法去分担的。

在院子裏踏着寒冷的月色，走了一轉，秦照回到了堂屋，只見出雲和尚正自低眉吟思着，手裏拿着一個棋子，將下未下之際，一雙長眉只是頻頻眨動不已，見了秦照只是抬了一下眼皮，繼續思索不語。

秦照一逕來到了他面前站住，剛要開口說話，老和尚却向着他擺了一下手，繼續擧着那一顆待下的棋子，却是有無從落下之苦。

老和尚的棋藝極高，連日來秦照早已領敎過了，簡直難以匹敵，心裏只當是和尚的棋癮又犯了，只是當他注意到和尚面前竟然缺少了一方棋坪，一顆顆的棋子兒只是擺在桌面上，可就不禁有些兒納悶。

好不容易，老和尚手裏的這個棋子兒總算放了下去，却微微嘆息了一聲，抬頭注視向當前的秦照，搖搖頭，苦笑道：「險……險得很呀！」

一面說，他低下頭，兀自向着桌面上那些散亂的黑白棋子注視不已，兩隻長出的白眉時蹙又展，顯然心情不無困惑。

秦照不解的道：「大師父，你這是在算卦麼？」

出雲和尚一聲不哼的站起來，走向院中。

秦照跟了出來：「大師父……？」

老和尚面色嚴肅的道：「上半夜平安無事，丑時左右，賊必上門……」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嘆息一聲。

秦照大吃一驚道：「是……麼　來人是什麼路數，卦上可有顯示？」

出雲和尚一雙明銳的眼睛注視着秦照的臉，半天才吶吶的道：「來人出奇的厲害，你和你的手下，萬非其敵，只怕……」

「只怕怎麼樣？」

「只怕你這一面傷亡慘重……你本人却意外遇到了救星，竟然逃過一死，也是異數……」

說到這裏，老和尚微微眨動了一下眸子，雙手合十的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

「千手神捕」秦照聽到這裏，登時有如頭頂响了一聲巨雷，怔在當場，作聲不得。

老半天的工夫，他才像喘過了一口氣來：「大師父……這麼說，這批災銀也是保不住了……果眞這樣，我還不如死了的好。」

出雲和尚喟嘆一聲道：「災銀竟然像是保住了，……這正是老衲苦思不得其解之處……異哉，這其中左右折衝，甚是迂迴曲折，所可信者，你這條命倒是有驚無險，只是血光之災，却是難免！」

一聽說自己這面死傷慘重，自己雖是險處逢生，却難保一干手下不爲此喪生，多年相處，情同手足，猝聞耗訊，不禁悲從中來，心裏一酸，兩行熱淚，情不自禁爲之奪眶而出。

老和尚喟嘆一聲道：「我只當有老衲在此，可以爲你担當一份風險，却想不到來人奇兵突出，其中竟有連老衲也難以應付的高人異士……這就注定了我方必敗的命運，能够落到卦上結局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言下頻頻搖頭嘆息不已，那張慈悲臉上，竟然失去了昔日的一番遄與逸緻，可見即將來臨此一事態之嚴重了。

「千手神捕」秦照黯然嘆息一聲，道：「這麼說來，我們難道只有坐以待斃不成？」

老和尚輕喧了一聲「無量佛」，才搖搖頭道：「果眞那樣，只怕勢將全軍覆沒，老衲這就繪上一張草圖，你按圖佈施，或可將傷亡減低到最小地步，我之能够帮助於你，也只此一圖了！」

說罷，出雲和尚遂即轉回堂屋，當場取過紙筆，畫就了一張草圖，却命人將十八担白銀，分置在十數個草包之內，就置在這佛堂供桌之下，原來的担籮之內，改置等量的石塊。

老和尚特別仔細的要求，要每一担石塊與原來白銀同等重量，一切均按照本來包置銀兩模樣置好，這一番改頭換面，雖是衆人聯合動手，也忙了多半個時辰，方才就緒。

老和尚特別囑咐這十八担「白銀」，要秘鎖在中間堂室之內，在那裏，他移了四個石鼓，分置堂室之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這才將秦照喚出一旁。

秦照料是和尚必有要事關照，苦笑着說道：「大師父但說無妨，弟兄們俱與我同生共死，袍澤情深，如有差遣，萬死不辭……」

出雲和尚聆聽之下，長長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微微頷首道：「秦施主，你倒是猜對了，這裏正是需要四位視死如歸的勇士，這個老衲却不便代你挑選了。」

秦照點點頭道：「這個容易，我馬上即可選出！」

老和尚低低唸了一聲「無量佛」，隨道：「秦施主，你也許還不明白老衲言中之意……」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臉上帶出了一片戚容。

秦照大爲起疑的道：「大師父這話怎麼說？」

出雲和尚道：「施主甄選出來的四名男士，武技不必高超，却必須有視死如歸的勇氣……只因爲他們求仁得仁，萬萬逃不過此一遭殺刦……原難處便在這裏。」

秦照神色微微變了一變，輕輕的噢——了一聲。

「大師父的意思是，這四個人一旦坐鎭……這裏，便萬無活理，非死不可！」

出雲和尚合十道：「阿彌陀佛——正是如此。」

秦照怔了一下，忽然冷笑道：「老師父及你老這就錯了，人命關天，既是非死不可，又何必……？」

出雲老和尚輕輕嘆息一聲道：「定數啊——非此不足以消滅這大片殺機，連帶着也只怕災銀不保……阿彌陀佛，吾佛慈悲——」

秦照點點頭，極其痛心的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老和尚喟然嘆息道：「置其死而後生——此陣一名『四極血光陣』，爲當日南海觀音未成佛以前，逃避諸魔時，諸頭陀捨身取佛，捐軀自身成全佛主而設，爲了廣大災民，只有這番佈施了，我佛在天，當知老衲一片苦心，喃嘸阿彌陀佛——」

秦照慨嘆一聲道：「老師父還有別的指點麼？」

出雲和尚又自嘆息一聲，頻頻搖頭不已——過去妳幾天以來，秦照就從來也沒有見他如此沮喪過，顯然內心遇見了極難取捨之事。

「這四極血光一陣，敵人極難攻取，雖然最終必破無異，却要花費對方許多時光，亦將敵人主力全數吸住，是無可疑！……那時候，秦施主你當率同八人，將供桌下銀包取下，揹在背上，按照老衲所示之唯一一條小徑，逃命去吧——」

說到這裏，老和尚又自唸了一聲「阿彌陀佛」，接道：「你此去一路，亦非沒有風險，但有吉人臨難捨身相救，雖有血光之災，最終却得太平，可以不虞……你八人各着白衣短衫，背負担架，行走時一字長蛇——這一行也是有個名堂，名叫『白蛇啣草』，佛典上謂『諸魔不侵』……阿彌陀佛，老衲一再指點，屢洩天機，按照佛律，已是罪不可逭，只是爲了一點塵緣俗善，不惜甘犯天條……却又是爲何？爲何……」說着說着老和尚便自情不由己的又自喧起佛號來了。

秦照見和尚說得眞切誠懇，料非虛言，一時感激莫名，倏地撲倒地上，連連向和尚叩頭不已。

「老師父大義指點，在下苟能完成任務，來生變犬變馬亦將報大恩大德——」

和尚嘆息一聲道：「施主言重了！」

一面說，親手把他摻扶起來——

「來來來……我們屋裏坐！」

坐下之後，老和尚在燈下草繪了一紙路圖，面授了秦照許多機宜，忽然苦笑了一下，面有憾色。

秦照一驚道：「大師父莫非還有什麼爲難之處……麼？」

出雲和尚吶吶道：「秦施主你又那裏知道，老衲此番如此指點與你，却不能脫離老衲本身一步刦難，誠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啊……」

秦照大驚道：「什麼，大師父如此神功，料事如神之人，竟然……？」

和尚苦笑了一下道：「這就是所謂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這件事你是帮不上什麼忙的，秦施主你這就去忙你的去吧！」

秦照想一想，確實也是如此，他身負重任，由此距離丑時不過還有一個多時辰，却還有許多事急待料理，當下便得轉身步出。

「且慢！」老和尚又喚住了他：「你選出四名勇士之後，即刻帶來見我，遲了便只怕來不及了！」

秦照答應了一聲，躬身告退。

老和尚遂即起身，在佛前燃上了一柱香，禮拜之後，轉回蒲團坐定，客居之中，竟然能有如此一處地方供其敬佛，却是難能可貴了。

約莫經過小半柱香的時間，「千手神捕」秦照已帶領着四名高手再次進入。

老和尚容各人走進面前，特意將座前的燈移近了，細細向着四人臉上逐一注視過去——

燈光婆娑影裏，老和尚一一打量：但只見當前四人雖屬英年氣盛，各俱凌人之威，只是老和尚却獨具慧眼，別有所見。

——他矚目之處，却各在四人正中天庭，即所謂「印堂」之處，隱約中便只見四圍陰影盤那裏，正是「烏雲罩頂」，相信相學之人可都知道此乃「大凶」之兆。

老和尚看到這裏，慈目微瞌，輕輕唸了一聲佛號，想到了面前四人之終將一死，大義節烈，一時淚光迷離，幾乎忍俊不住，滴落下來。

略爲鎭定，他再次睜開眼睛，注視着當前四人道：「四位少施主坐鎭之處，地當險要，敵人不易攻入，老衲這裏有四路救急刀法，名喚『四殺連鐶刀陣』一經施展，遙相呼應，却是猛銳不可當，且容老衲一一個別傳授你們吧……」

幾句話說得十分吃力，那是因爲明知四人非死不可，爲壯其勢，却作違心之言，他料想秦照爲了顧全大局着想，也未必把眞情告訴了對方四人，螻蟻尚且貪生，何況於人？果眞據實以告，四個人是否還有此昂然戰志，便很難說了。

接着出雲和尚取出鋼刀一口，每個人各自傳授了兩手刀法，急難之中，那裏容許多說，只不過是兩手看來並無出奇之處的普通刀數，可是四個人一待各踞四方坐定之後，按照着和尚所說的要訣出刀，便有不可思議的威力。

老和尚要他們一一自行練習，奇特之處在於施展刀法之時，必須坐定，不可站起，而且僅僅只是兩手刀法，一再的輪流重復施展，局外人如秦照，雖在一旁仔細觀看，却也難以猜透其妙。

四名年輕捕快，各有相當武術底子，兩手刀法又非奇特過難，自是一學就會，當下各人坐踞一位，掄施鋼刀，虎虎有威的勤加練習起來。

出雲和尚看了一回，認爲滿意，才叫他們停止。

四年輕捕快持刀待要離去之時，老和尚忽然又喚住了他們，問了他們的姓名，分別是李立、王大元，關雲奇，洪照男。

待到四捕快離去之後，老和尚特意關照秦照，囑咐他將四人姓名年歲出生年月等察問清楚，抄寫在他隨身一本度牒之上，以便帶回出雲寺列位超度。

一切就緒之後，已到了子夜時分。

老和尚看看時間相去不遠，獨自個盤膝佛堂打起坐來，數十年明性之功畢竟不同一般。

今夜老和尚並非意在參佛，却是爲本身眼前一步刦難預卜經過——

然而冥冥之中，却似有一種力量在干擾着他，使他總不能清澈貫通。

忽然他嘆息一聲，張開眸子，就手取過了身邊棋子，在手心裏搖了搖，嘩啦！撒向當前，即只見黑白二色棋子滴溜溜直在眼前打轉，却有一粒獨獨滑向坪外，兀自不停的連連轉動不已。

和尚面色一驚，突地出手將那粒棋子接住，口中喃喃的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何方高人夜入禁地，莫非是尋老衲來了？」

話聲方住，即聽得耳邊一人冷冷笑道：「我道是什麼人，有這個胆子，原來是你這個老和尚在此坐鎭，這就難怪了！」

出雲和尚嘿嘿笑了幾聲道：「閣下何人？怎不出面相見？」

那人道：「你這和尚不是凡事先知麼？怎地老夫來此，你却視而不見？」

雙方答話，看來音色不高，却是字句清晰，聲聲入耳，原來彼此均是施展玄門奇異的「傳音」之術相互對答，如此一來，除當事人外，別人竟無所聞。

老和尚雙手合十，長喧了一聲「無量佛」，接着道：「善哉——善哉，施主你此行是來尋老和尚，還是別有意圖？倒要先請賜示！」

那人嘻嘻笑道：「這又有什麼分別？就算是來尋和尚你霉氣來的吧。」

話聲甫畢，即見佛堂左側方的兩扇門扉，倏地「呼！」一聲自行敞了開來。

皓月之下，只見門外站立着一個長衣飄飄，既老且瘦的瀟洒紳仕人物。

自然，這人並非眞正的是個紳仕，只由他突出後肩隨身佩帶的那口長劍上判來，來人顯然是一個武林人物，以老和尚那等聽覺之人，竟然未能察知他的來到，這人的一身輕功造詣當是可想而知。

猝然間，和尚座前那一盞青燈的燈焰向上吐了一吐，來人不見舉步却已前進了丈許，擅入到老和尚眼前佛堂之內。

白皙，瘦削，神情緻逸，端的是個瀟洒人物。

如銀月色之下，這人竟穿着一襲銀白色長衣，令人驚異的是，就在他這身長衣之上綉着一隻引頸分翅的整隻金色金鳳。

仗着他神態之間那等斯文輕鬆，却有其不可侵犯之威——隨着他猝然進來的身勢，似乎帶進來滿堂的狂風，在他開張着的兩膈之間，巨大的風力，猛然急衝不巳，呼呼風聲，震盪着四壁，形成了一股狂飈——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天星連殺了武夷派的三聖尼後急急離去，巫山二嬌及吳缺，周餘在身後拚命趕來，巫山二嬌花言巧語，欺騙冷天星，使冷天星跟她們同去飲酒，冷天星喝得醉了被巫山二嬌帶入房中，剛巧此時不了和尚來了，知道冷天星將有難，連忙吹起鐵笛，笛聲一起，使聽到笛聲的人皆昏昏睡去，接着輕敲周餘，吳缺兩人的十二處關節，使兩人醒轉，並叫他們立即把昏睡的冷天星救出來……冷天星被和尚帶到一處峯頂之上，又對冷天星吹起一曲醒神曲，一曲之後不了和尚冷天星詢問可曾記得往事，但冷天星仍是茫然不知，老和尚知他中毒太深，無能力救他……

夢覺除蠱液　癲僧舞蚺蛇

由那聲音聽來，顯然發話之人仍在重重的殿堂之內，但他的聲音却仍響在耳邊，而且，由他的口氣聽來，分明他已知道來到門外的是什麼人。

不了和尚也誦聲佛號道：「師父，您老人家功力越來越深了，難道您又學會了千里眼，早就看到我又來了。……」

只聽那聲音道：「四十餘年來無人到過此處，除了你這孽徒之外，還有那個……」話聲微頓，道：「你又來做甚麼？」

不了和尚吱牙一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師父，我一來準沒您的好事！」

只聽那聲音厲喝道：「別叫我師父，我沒有你這個徒弟！」

不了和尚抓耳撓腮的道：「大人不見小人怪，宰相肚裏泡海帶，師父，饒了我吧！」

那聲音又道：「你的法名改了麼？」

不了和尚吱吱牙道：「這名字好聽，徒兒捨不得改！」

那聲音吼道：「好哇，我這寺院名爲百了，你却要叫不了，分明和我和尚作對，還有什麼臉滾回來叫我師父。再不快滾，一頓掌巴打出山去！」

不了和尚吱牙咧嘴的道：「這破廟對我也沒有什麼興趣，說句良心話，我實在不願意來，不過，我不來不行，這是爲了救人！」

「救人？……」那聲音怔了一怔，道：「救什麼人？」

不了和尚笑道：「這……我可要賣個關子，暫時不能告訴您！」

那聲音大喝道：「好刁蠻的畜牲！」

只見一條黃影，突然由廟中一冲而起，像一片黃雲一般飄然下降，落於山門之前，長誦一聲佛號，道：「若非你說是爲了救人，非把你這畜牲趕下山去不可！」

只見來者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滿面紅光，身形矮胖，兩條手臂長逾膝蓋，雖然極老極老，但却看不出究有多大年紀。

他說的雖然對不了和尚十分厭惡憎恨，但從表情上，卻找不出一絲認眞憎恨厭惡之意，只見他眉目口鼻之間皆充滿了笑意。

不了和尚見那老和尚飄身而出，連忙雙掌合什，俯首道：「見過師父！」

老和尚兩眼一瞪道：「別和我說這些花樣，我老人家不喜歡這一套！……」

俯身看了冷天星一眼，老臉上浮起一片古怪的表情道：「畜生，我老人家又受你騙了，這孩子明明睡覺了，救什麼？」

不了和尚拍拍前額道：「他是睡着了，如不叫他睡覺，大約我這腦袋非搬家不可！」

老和尚怔了一怔，道：「畜生，憑我老人家教你的那一套本領，還怕這毛孩子麼？」

不了和尚拍拍腦袋，道：「別看他年紀小，若非仗着我家傳絕藝，光憑你教我的那一套大約不大管用，說不定眞的完蛋了！」

那老和尚拍拍光禿禿的腦袋道：「既然如此，他又要你救他什麼？」

不了和尚笑道：「老和尚，我不會叫你吃虧，這小子對您重要無比，且把他弄醒來，慢慢的您自會明白！」

老和尚哼了一聲，掃了不了和尚一眼，道：「也好，要是你敢愚弄我老人家，小心我會抽你的筋！」

不了和尚嘻嘻一笑，道：「不管您要抽筋還是剝皮，我和尚又餓又累，可得吃點，喝點，好好的睡上一會了！」不待話落，飄身而起，向廟中飄去。

老和尚冷哼了一聲，笑罵道：「好畜生……」

但他並沒出手阻止於他，却又細看了冷天星一眼，五指微震，向冷天星週身關節之上點出了數縷指風。

只聽一陣細碎的格格之聲，冷天星長吁一聲，立刻翻身而起。

他茫然四顧了一眼，困惑的道：「這是什麼地方……」

目光緩緩轉在老和尚臉上，道：「老師父是誰？那野和尚呢？」

老和尚噗哧一笑道：「小子，你倒挺對我的胃口，那野和尚是我徒弟，老衲法名百了，此地是百了禪寺，爲老衲參修之所！」

冷天星忍不住一笑道：「這倒有趣，徒弟法名不了，師父却叫百了……」

百了禪師雙目一瞪道：「不了是孽徒自己取的，老衲很氣！」

冷天星笑道：「那野和尚雖說心腸不錯，但終是佛門敗類，如依在下良言相勸，還是與他斷絕了師徒之情吧！」

百了禪師哈哈一笑道：「這話說得好，明天我就趕他下山……」話鋒一轉，道：「娃娃，你得了什病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我什麼也沒有呀！」

「沒病，眞的沒病？」

「自然是眞的，老禪師看我可像有病的麼？」

百了禪師皺眉道：「你確然毫無病象，不過……我那孽徒雖滿口胡說八道，但卻不大會說謊話，說你病了，一定是眞的病了！……」

冷天星大笑道：「多謝老師好意，只是在下沒有多餘的時間供令師徒取笑，請恕在下就此別過了！」

雙拳一拱，大步就走。

百了禪師輕喝一聲，道：「只怕你走不了！」

袍袖一捲，一股無聲無息的罡力湧了出去。

冷天星大步正行之間，只覺一股強大的暗力起處，猛然向自己捲撲了過來。

他不由暗吃一驚，連忙運功相抗。

要知冷天星已達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境，雖是匆促遇襲但意動功生，相抗的力道不下十成。

殊料那撲到的勁力竟在冷天星運功相抗之際也突然增強了不小，而且那勁力竟是一股迴旋掌力，將他捲得足不點地的摔了回去。

這一來使他不由大驚失色，他自在九重天藝成出道之後，尚未遇到過這樣高强的敵手，看來這老和尚可算得一位方外奇人了。

百了禪師似也怔了一怔，道：「功力火候已臻化境，以你這點年紀，實在難得，怪不得孽徒會如此看重你了，就連老衲……也有些奇怪……」聲調一沉，道：「但是你的病呢，爲何孽徒要我救你？」

冷天星懊惱的道：「去問你那寶貝徒弟去吧！」

蓬然一掌，拍了出去！

他急於脫身，因看出這老僧不是一位凡俗之人，方才盡出全力，猛然推出一掌，欲圖在百了禪師一退之際，躍身而退。

殊料百了禪師大喝一聲道：「來得好！」

只見他雙袖平擧，獵獵做響，竟把那一掌輕而鬆之的化解了開去，而後淡然一笑，道：「大力金剛掌！看來你是少林的外家弟子了！」

冷天星並不答言，卻哼了一聲道：「再接我一招試試！」

猝然一指，點了出去！百了禪師微感訝異道：「終南派的一指禪……娃娃，你究竟是那一派的門下！」

仍是袍袖一揮，輕輕鬆鬆的化解了開去。

冷天星也不由怔了一怔，但却立刻放聲大笑道：「那一派也不是……」

蓬的一聲，又是一掌拍去！

百了禪師更加驚異的道：「崑崙派的無極掌，看來你精擅各派武學……」

袍袖再度一捲，化解開拍到的一掌，喝道：「娃娃，快說你師父到底是誰？」

冷天星見百了禪師僅只袍袖一揮，就將自己凌厲的招式化解了開去，不由也驚異失色。

及見三招無功，當下招式一收道：「家師乃是空空神尼。」

百了禪師啊了一聲，道：「什麼？空空神尼？」

冷天星一本正經的道：「不錯。」

百了禪師雙目神光激射，陡然大喝道：「這樣說來，你是個江湖敗類了！」

五指拂動，數縷金光撒了出去。

冷天星見狀大驚，看得出這是一記高招，當下不敢怠慢，右臂一振，但聽骨節格崩有聲，橫裏一封，格了開去。

百了禪師忽然像被毒蛇咬了一口般的猛然跳了起來，大叫道：「娃娃，你這一手是由何處學的？」

冷天星沉聲喝道：「在下不必告訴你，儘管放手打上一架就是了！」

右掌一振，又是一片紅濛濛的光華撒了出去。

百了禪師吃了一驚，道：「好啊！赤癸掌……」

跟着雙手十指拂動，立刻展開了一輪疾攻！

冷天星愕然驚呼道：「老禪師，你這算什麼招式？……你怎的也會！……」

百了禪師雙掌化出了一片指影，彷彿千百隻手掌同時由四面八方搶攻過來一般，指風呼嘯刺耳，凌厲迫人。

冷天星使出渾身解數，全力應敵，刹那之間，已對搏百招以上。

他愈來愈是驚異，因爲那老僧的武功路數，竟與自己完全相同，也是九重闕中的絕學。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但冷天星此刻多少有些昏昏懵懵，只覺奇怪，但却沒有追究的意思。

百招一過，冷天星漸感不支，原來百了禪師招數純熟，功力深厚，而且變化也愈出愈奇。

終於，冷天星被一指點倒在地。

百了禪師長宣一聲佛號，道：「娃娃，再說一遍，你師父是誰？」

冷天星毫不遲疑道：「空空神尼！」

百了禪師一頓雙足道：「這就是你的病源了，你的武學均係出之於九重天尊蓋烱之手，怎會是空空神尼的徒弟！……」

冷天星道：「那麽，你爲何也會九重天的武功？」

百了禪師咳嘆一聲，道：「告訴你也自無妨，老衲十七世前先代祖師姓蓋名文，是九重天尊蓋烱的胞弟，武學淵源相同，武功自是如出一轍了！」

冷天星道：「江湖中搜尋九重天如痴如狂，老禪師有此淵源爲何不去尋找？」

百了禪師呵呵一笑道：「佛門萬事皆重一個『緣』字，無緣強求，非獨求之不得，而且必肇奇禍，何況，老衲獨傳先代祖師武功，與九重天尊所造之學，相差無幾，方才交手相搏，可爲明證……」

冷天星藉說話之際，欲圖以眞氣破穴之術解開被閉的穴道，但幾經試探，却絲毫沒有效果。

百了禪師忽然搖頭一笑，道：「現在你記起了麽，你絕不會有個空空神尼的師父！……」

冷天星忽然神色大變道：「不！家師是空空神尼乃是萬難更改之事！」

百了禪師一笑道：「那妖尼手段不小，居然迷住九重天尊的後代傳人，不能不說是樁奇事……」聲調一沉大喝道：「畜生，還在這裏面裝死麽？」

只聽嘻嘻一笑，不了和尚像幽靈一般轉了出來，道：「弟子侍候師父！」

百了禪師哼了一聲道：「別油腔滑調了……」

伸手向木偶般的冷天星一指道：「把他抱了進去！」

不了和尚又黃牙一呲，道：「弟子遵命！」

俯身抓起冷天星，扛進了百了禪寺之中。

在百了禪師指揮之下，不了和尚弄來了一口鐵鍋，注滿清水，又在鍋下生起了火來。

不了和尚訝然道：「老和尚，你要把他煮來吃麽？」

百了禪師呵呵一笑道：「一點不錯，還不把他丟了進去。」

不了和尚皺着眉頭道：「他穴道被閉，丟下去準死無疑！」

百了禪師哼道：「你不會把他的穴道解開麽？」

不了和尚仍是皺眉道：「解開穴道，又他準跑無疑。」

百了禪師袍袖一振道：「我和尚不死，他就跳不出這隻鍋來！」

不了和尚叫道：「好，跑了人你老和尚去追，煮死人你老和尚償命，可沒有我這野和尚的份兒！……」

雙手托起冷天星的身子向鍋子擲去。

就在擲起之時，五指連拂，把冷天星被閉的穴道已經解了開來。

那鍋中之水已經半沸，熱氣蒸騰，十分駭人，冷天星被擲起之時，不由又驚又怒，不知這老和尚爲何這樣作賤自己。

是以當不了和尚爲他解開穴道之際，身形一挺，就欲縱身而逃。

但沒料到百了禪師袍袖一拂，頓時捲起一般無形的大力，向下吸去，使他砰的一聲落入了鍋內。

鍋中水已半沸，奇熱炙人，冷天星不由啊的一叫，陡運全力，欲行把那巨型鐵鍋砸碎，再跟這可惡的老和尚打上一場。

殊料百了禪師雙袖拂動不停，那股吸力也就愈來愈強。

說也奇怪，冷天星雖然武功高強，但一遇到這老和尚手中，却一點也施展不出來，一時只覺四肢痠軟，蓋世的奇學竟然施展不出。

但鍋中的水邊得他差點半死，好在穴道已解，只得拚却全力，運出一股玄寒的護身功力，默護全身。

只見鍋中熱氣蒸騰，但鍋中的熱水却並未更加熱了下去，原來鍋下的熱力均已化爲蒸氣四散。

百了禪師大喝道：「畜生加火！」

不了和尚呲牙一笑道：「怕這小子受不了啦！」

百了禪師道：「煮死了由我老人家償命！」

不了和尚笑了一笑道：「好吧，大約不聽你的也是不行，不過……」微微一頓，又道：「這種治病的方法，我倒還沒見過，怕是蒙古大夫也沒有這麽大的本領！倘若……」

百了禪師大喝道：「不要囉嗦，快些加火！」

不了和尚果然立刻取來許多木柴，一古腦兒加了進去。

冷天星站在沸水之內，全使那玄寒的護身功力，使自己不致受到水炙之苦，但一來要運功抗拒百了禪師的龐大吸力，二來要用玄寒功力護身，最是吃力不過，幾乎吃奶的力氣盡皆使了出來，方才勉強能够支持下去。

但盞茶之後，却已額頭冷汗淋漓，有些難以支持下去。

百了禪師從從容容的站於一旁，雙袖不停揮舞，淡淡笑道：「娃娃，支持下去，如果頓飯之後煮不死你，我和尚就饒了你這一遭。」

冷天星不暇開口，但却運出了全力相抗，不論如何，他要支持下去，這樣死在這老和尚手中，實在太過不值了。

又是一盞茶的時光過去了。

百了禪師不停催促加火，鍋中的熱力有增無減，冷天星只覺頭昏目眩，噁心不已，四肢像有千斤之重，已到了再也無法運功相抗之時。

忽然——

一陣心血疾湧，只覺眼前發黑，金星亂冒，喉中像是腥臭莫名，很想大大的嘔吐上一陣。

但他一面運功相抗，一面竭力隱忍。

耳際間只聽百了禪師大喝道：「沒出息的娃娃，爲何不嘔了出來！」

這一說使冷天星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哇的一聲，一股黑箭激射而出。

百了禪師朗宣一聲佛號，突然雙手一揚，打出一股無聲掌力。

但見站在鍋中，失去了抵抗力量的冷天星忽然由鍋中疾昇而起，蓬的一聲摔於就地之上。

此時一鍋清水被冷天星嘔出的黑水浸染，已是一片烏黑，同時，一股腥臭之氣中人欲嘔。

冷天星摔於地上，昏不知人，只剩了伏地喘息的份兒。

百了禪師忽的一聲大喝道：「畜生，還不快些替他推拿！」

不了和尚伸手一指自己鼻尖，道：「老和尚想叫我給他推拏？」

百了禪師道：「不叫你又叫那個？」

不了和尚苦笑道：「我怎的這樣倒霉，把他救了來，還要去聞他這種臭味！」

口中雖如此說，但却毫不遲疑的趕了過去，俯身爲他推拏了起來。

不久。

只聽冷天星啊的一聲挺身一躍而起。

百了禪師巍然立於一旁，淡淡笑道：「冷施主，味道如何！」

冷天星愕然一驚，道：「老禪師……在下恍惚如夢，幸虧……」

百了禪師笑道：「別忙道謝，且先答復老衲一個問題，令師到底是誰？」

冷天星嘆口氣道：「如非老禪師施術相救，在下幾乎被妖尼愚弄一生……」微微一頓道：「在下九重天尊蓋烱遺學傳代之人，故而應說是先師蓋烱！」

百了禪師搖搖頭道：「江湖道上險詐百出，波濤驚險，看你氣宇不凡，與老衲又是同流相承，倒不如聽老衲相勸，出了家吧！」

冷天星怔了一怔，並未答言。

不了和尚則噗哧一笑，道：「老和尚，你別想三想四的了，這小子不像我那麽傻，做了你的徒弟，實在眞是一樁倒霉之事……」

轉向冷天星擠眼弄鼻的道：「別上了這老和尚的當，他專會讓人吃虧倒霉！」

百了禪師不以爲忤，自顧自呵呵大笑不已。

冷天星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百了禪師笑聲一收，忽道：「老衲也不強人所難，既然不願出家，也就算了，不過，那妖尼呢，你又準備對她怎樣？」

冷天星慨然道：「自然是要將她除去，以爲武林除害！」

百了搖頭道：「這也很難，論武功大約她不會及得上你，但江湖爭勝，不一定全憑武功，以她的醫卜巫蠱之術，那一樣能够挫敗於你！」

冷天星皺眉道：「晚輩小心一些也就是了！」

百了說道：「有些事會使你防不勝防，憑你那點經驗，小心又有何用，這事……就有些爲難了！……」口中在說，目光却停注在不了和尚臉上。

不了和尚哧的一笑道：「老和尚，你倒眞會想點子，不用問，大約你又動上我的腦筋了！」

百了一笑道：「既然你看得出來，最好莫等我老人家開口。」

不了和尚眼角一擠，向冷天星道：「論武功，大約你比我差不了太多……」

百了禪師呵呵一笑道：「這話需要糾正，論武功，你比這娃娃差了不少！」

不了和尚呲牙一笑道：「差就差，但講起搗鬼使壞，出點子害人，你却大不如我！」

百了笑道：「這話還有些道理。」

不了和尚搖頭嘆氣的道：「這又是一趟苦差，這個不講理的老和尚，要我帮你去觸那老巫婆的霉頭，把她老巢掃平！」

冷天星忖思了一下，大爲欣喜的拱手一禮道：「那就多謝了！」

不了和尚目光眨動，道：「既然如此，咱們走啦！」

冷天星雖覺得這樣一走，未免過於匆促，但他急於要去解救白菱秋，更加在此也沒有什麽停留的意義，當下向百了禪師深深一禮道：「多謝老禪師相救之恩，他日有緣，定再來叩謝！」

百了禪師大笑道：「用不着，用不着，我老人家住膩了這座破廟，大約不久之後，也要到江湖上蹓躂，開開眼界了。」

不了和尚呲牙咧嘴的道：「老和尚，咱們那裏再見？」

百了禪師長誦一聲佛號道：「不該見時難見，該見時自會相見！去吧！」

不了和尚毫不留戀，大叫道：「娃娃，咱們比拚一下誰的輕功高明！」

說着，雙足一擰，歪歪斜斜的向前跑去。

冷天星亦不怠慢，身形鶻起，隨後追去。

不了和尚一路之上窮吼亂嚷，大呼小叫，但脚下却比冷天星微微遜色一些，是以冷天星可從從容容的隨他而行。

一路之上，他不由心頭思潮起伏。

自從誤入青雲庵，受了空空妖尼的控制之後，雖然做事情不由己，但一切却都清清楚楚的印在腦海之中。

直上華山殺死華山掌門悟非道長。

歸途之上殺死武夷三聖尼。

冷言冷語氣走岳曉秋。

……

他的記憶到被巫山二嬌以報恩相脅，勉強到三葉嶺劉家獵戶喝下了大批的烈酒女兒紅之後。

他不停反復思維，心中不由忐忑不寧，同時，也把空空妖尼恨得切齒入骨，恨不得即刻趕到青雲庵，將她亂劍殺死。

就這樣茫然忖思之中，不覺已走到東方發白，大約至少也出走了五十餘里，已經到了平坦的大路之上。

不了和尚比較安靜一些了，因爲天色愈來愈亮，大路上已經車馬輻輳，過往客商愈來愈多。

忽然——

冷天星只聽不了和尚輕輕一聲怪叫道

：「不好，那邊大約出了事了。」

冷天星聞言一驚，定神聽去，五十餘丈外果然有一陣異樣的聲音傳來，雖然十分微弱，但却清晰入耳。

原來他一直迷迷茫茫，視聽之力似是遲鈍了不小，不待不了和尚提醒，竟爾不曾發覺。

當下略一遲疑，說道：「咱們過去看看！」

不了和尚頷首道：「看看也行，不過，我和尚仇人滿天下，要遇上寃家可不是玩的，最好和尚暗中相隨！」

冷天星忙道：「這個悉憑尊意。」

身形一縱，向那發聲之處撲去。

不了和尚也如一縷黃烟一般，一閃之間，失去了踪跡。

原來路旁盡是枯樹荒草，若想將身形隱藏起來，實在並不是什麽難事。

冷天星疾如箭射，片刻之間，已到五十餘丈之外，放目看去，心中不禁爲之一寒，遍身皮膚顫慄。

原來十餘具屍身橫陳在一片山坡之上，俱皆骨肉模糊，顯然被一種重手法一擊致死的。

冷天星怔了一怔，正欲去與不了和尚會合，忽見一行人疾馳而至，爲首一名白髮老者，大喝一聲，道：「在這裏了！」

冷天星頗感莫名其妙，因爲那一羣十餘名背劍之人在那白髮老兒率領之下，竟然向自己撲了過來。

同時，只見他們俱皆亮出寶劍，把自己團得風雨不透，大有一擧出手，拚個強存弱死之意。

冷天星皺眉道：「諸位這是何意？」

那爲首的老頭兒喝道：「我寒星堡與你們何仇何恨，要你下這種毒手？」

「寒星堡？……」冷天星聽了，怔了一怔道：「閣下是寒星堡的老堡主上官倫麽？」

那老頭兒哼了一聲道：「既知老夫之名，那更是尋仇而來的了？」

冷天星搖搖頭道：「三寒之中，只有寒月堡與在下有些過節，寒星，寒心兩堡雖同列三寒，但相隔遙遠，在下不但不曾到過，更不曾有一星半點仇恨？」

上官倫怒道：「既無仇恨，爲何要將老夫屬下五人殺死此地？」

冷天星搖頭道：「在下途經此處，聽得此處有事故發生，特地走來查看一下，眼下也正爲此事覺得奇怪！」

上官倫大笑道：「可惜老夫並不覺得奇怪……」伸手向那十餘具屍體指了一指道：「這些人是老夫派他們在前探路之人，方才聽得聲息不對，立刻趕了過來，就發覺了你跟他們這些死屍，除了你之外，怎會還有別人？」

這是一樁難以解說的無頭公案，冷天星皺眉道：「上官堡主最好別誤了時間，還是追查仇踪要緊，在下敢以先父之名發誓，不曾殺死你的這些屬下。」

上官倫怔了一怔道：「你死去的父親叫什麽名字。」

冷天星雙眉微蹙道：「先父姓冷諱君豪。」

「冷君豪？……」上官倫喃喃的道：「可是楓江世家的冷氏家主？」

冷天星凝重的道：「正是。」

上官倫忽然十分激動的道：「那麽，尊駕是冷天星了？」

冷天星昂然道：「正是在下。」

上官倫忽然一揮手道：「快些退了下去，冷公子不是與寒星堡爲敵之人！」

那十餘名相隨之人聞言果然各收長劍退了下去。

上官倫目光轉動，道：「一面四下戒備，一面繼續搜查仇兇何去？……老夫要與冷公子談上一談……！」

微微一頓，道：「老夫與令尊交誼素篤，只緣東西阻隔，會面不易，料不到江湖中一場猺山奪寶之會，却使你家以及秋風，秋雲兩處山莊，遭受無妄之災，弄得家破人亡……」

冷天星不由鼻酸淚下，過去他曾聽父母提到過三寒之中與寒星堡主上官倫確然有一段交誼。

當下微吁了一聲道：「猺山之會，聽說當時三寒也不曾參加，爲何却能安然無事！」

上官倫接道：「這是由於三寒居處偏僻，使秋風，秋雲山莊與楓江世家擋了頭陣，而後，他們由失意而失望，對三寒也就不甚注意了！」

冷天星嘆息一聲，岔開話題道：「上官堡主率領大批屬下要往何處，又爲何貴屬之人在此遭了不幸？」

上官倫苦笑道：「眼下江湖武林之中豪雄四起，變亂不寧，毆鬥搏殺之事，時有所聞，月前少林掌門遍撒武林帖，出面邀請武林大會……」

冷天星不覺啊了一聲，道：「武林大會？……」

上官倫目光一轉，道：「冷公子難道不知道這件大事麽？」

冷天星笑道：「晚輩爲避家仇，一向蟄居山林，故而不曾聞知！」

上官倫目光神秘的一轉，道：「眼下魔刦四起，陰靈教更是如火如荼，意欲併吞天下，眼見一場腥風血雨，就要吹遍武林，追本溯源，還該由江湖中傳出九重天之事起始……」

目光定定的看了冷天星一眼，又說道：「少林掌門悟方禪師，爲尋求避免血刦起於江湖之道，故而召開這次武林大會，欲圖糾集天下武林精英，共謀力挽狂瀾之策！……」

冷天星淡然一笑道：「這樣說來，少林的悟方掌門該是位心憂天下的武林領袖了？」

上官倫忙道：「少林一派素受武林敬重，被尊爲泰山北斗，出頭主持武林大會，自然最是合適不過！」

冷天星冷冷一笑道：「如他眞的心憂武林，三年多前猺山之會出頭調解一下，既不致使那麽多人喪身猺山，也不致使我楓江世家與秋風秋雲山莊遭遇那樣的慘禍了！」

上官倫怔了一怔，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悟方禪師也許是悔於三年前猺山之會未盡職責，才召開這次武林大會，以圖補憾……」

話鋒一轉，恨恨的一咬牙關道：「老夫於接到柬帖之日，即刻簡拔高手，急急

攢行，沒料到就在不久之前，使本堡栽上了這個跟斗……」

冷天星皺眉道：「上官堡主能再說詳細一些麽？」

上官倫苦笑道：「這些死者俱係本堡高手，由老夫派在前面先行，但相距不過三四十丈距離，以期萬一遇有變故，利於策應，殊料方才僅只聽到數聲輕呼，既未見前行之人傳訊示警，也未聽到喝叱打鬥之聲，老夫心有不釋，立刻率衆趕到，却發覺他們屍橫此地，而冷公子先一步趕到了此處！」

冷天星皺眉道：「上官堡主難道仍對晚輩起疑麽？」

上官倫搖搖手道：「不！但老夫却覺得有些奇怪！」

「奇怪？……」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上官前輩奇怪什麽？」

上官倫道：「老夫相距不過三四十丈距離，聞聲趕到，爲何會落到了冷公子之後，難道冷公子就在這附近麽？……」

目光森然一轉，接下去道：「若是就在附近，則老夫這些屬下遇難之事，冷公子不會看他不到，若不在附近，則公子不見得會趕到老夫之前，這……」

冷天星微吁一聲，說道：「上官堡主最好還是追查兇手較好，何必絮絮查問晚輩！」

上官倫勉強一笑道：「老夫已派屬下之人追查，少時必有回報！」

冷天星一來恐怕不了和尚等得心急，二來他也無心與上官倫談說糾纏下去，當下雙拳一拱道：「上官堡主請自便，晚輩另有急事在身，就此告別了？」

上官倫雙目一轉，問道：「怎麽啦，你要走了！何不就隨老夫同去參加武林大會？」

冷天星道：「晚輩實是另有要事，無法奉陪了！」

忽然——

正當他意欲離去之際，只見一名寒星堡的屬下之人急步而至，躬身稟道：「四外並無一絲跡象，查不出究是何人施的毒手，但屬下却在屍體之旁邊，找到一個鐵牌……」

雙手平伸高擧遞了上來。

上官倫即刻伸手去接。

冷天星一旁看得清楚，忽然大叫道：「快些丢掉，那鐵牌碰它不得！」

一語未完，忽見那手捧鐵牌之人突然啊的一聲慘叫，一仰身跌了下去，登時面色青紫，七竅流血，死於非命！

冷天星伸手一拉上官倫，使他足不點地，一連退出了丈餘遠近。

上官倫大是駭異不已，一來驚異於那鐵牌的霸道，二來驚異於冷天星的神功，他試得出那一拉之力，只怕比自己高強了不少。

一時之間，不由茫然若失。

良久，方才勉強說道：「那鐵牌之上想必淬有劇毒！」

冷天星道：「上官堡主可知那是何物麽？……」

不待上官倫答話，顧自又接下去道：「那是陰靈教的白骨追魂令牌，上面淬有八步斷魂散，這種毒素是陰靈教主史去惡的獨門劇毒，只怕連他自己都沒有解藥，中人之後必死無疑！……」

上官倫怔了一怔，道：「冷公子對此怎的知道得如此淸楚？」

冷天星也怔了一怔，道：「晚輩有一位友人曾受此害，故而晚輩知道……」

忽見上官倫身子一搖，面色大變，道：「不好，我……」

冷天星頓足道：「糟，定是方才距那追魂令牌太近，以致……」

話未說完，人已蓬然倒了下去。

所有寒星堡之人俱皆大驚失色，齊齊圍了上來，一疊連聲的叫道：「堡主，堡主……」

但上官倫除開呼吸未停之外，早已人事不知，眉宇間，一片青烏之色逐漸呈現，中毒之象愈來愈明。

由於羣龍無主，所有寒星堡之人俱皆紛紛擾擾，一片大亂。

冷天星走也不好，不走也是不好，急得頓足叫道：「諸位聽着，那追魂令牌既在此處出現，想那陰靈教主亦必不遠，諸位快些把貴堡主救回堡去，再設法延醫調治！」

寒星堡中之人，略見靜肅了下來，一個年齡較老之人，長吁了一聲，說道：「冷公子既知敝堡主中的是那白骨追魂令牌上的八步斷魂散，顧名思義，其性之毒可以想見，敝堡主如何能等得到趕回敝堡之內……」

冷天星皺眉道：「上官堡主中毒較輕，也許不致很快發作……」

那老者搖頭苦笑道：「老朽等由敝堡主率領，盛氣勃勃而來，料不到在此糊塗的損折了一半高手，敝堡主又復身中絕毒，老朽等縱使能夠趕回堡中，又有何面目去見留守的同僚與堡主夫人……」

冷天星道：「這是沒有辦法之事，眼下江湖之上魔刦四起，貴堡主率衆輕出，本就不是一件明智之擧！」

那老者忖思了一下道：「老朽等別無所求，只求冷公子念在令尊與敝堡主莫逆的份上，指點一條明路，記得冷公子曾經說過有一位貴友，也爲此毒所傷……」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雖然有人能够救治，但那人却不是什麽好人！」

那老者流淚道：「不論他是什麽人，只要治得好敝堡主的毒傷，就是敝堡的恩人，否則……」

聲調一慘，哽哽咽咽的道：「老朽等只好陪敝堡主同死之一途了！」

忽然——

正當冷天星大感爲難之際，耳際間只聽一串嘶嘶之聲遙遙傳來，冷天星聞聲一震，擧目看時，不由吃了一驚。

原來不少幢幢鬼影正簇擁而至，顯然白骨陣又已發動。

由於距離尚遠，加上影象模糊，所有寒星堡中之人尚未發覺。

冷天星暗暗心驚，目注那糾纏不休的老者，道：「既是這樣，在下不妨指你一條明路，在距川中九頂山……」

一言未畢，却聽不遠處的樹巔上有人怪聲怪調的叫道：「滾開，滾開……我和尚來了……」

但見黃影疾射，不了和尚已然躍落面前。

那寒星堡中的老者等人見狀大吃一驚，齊齊探手拔劍。

冷天星連忙雙手連搖道：「這位是不了大師，乃在下的一位方外之交！」

衆人連聲道：「不了大師！」

不了和尚呲牙一笑道：「我和尚最是愛管閒事……」

伸手一指昏迷的上官倫，接下去道：「眼見這老頭兒中了邪，我和尚動了惻隱之心……」

那老者有些困惑的掃了他與冷天星一眼道：「敝堡主中的是毒，並不是邪！」

不了和尚兩眼一瞪，道：「好，就算中的是毒吧，我和尚照樣能治！」

但他暗中却以傳音入密道：「冷天星，愛管閒事的小子，你害苦我和尚了！」

冷天星目光四射，不由微微皺眉。因爲四面八方俱皆出現了不少骷髏人影，連天色也有些昏暗起來。

但由於距離仍遠，四面均爲林木所掩，加上衆人皆因聚在上官倫四週，尚無人注意到此事。

他並不理會不了和尚的責叱之言，却以傳音入密道：「野和尚，陰靈敎的白骨陣……」

但不了和尚却似是未聽到他的話聲，顧自哈哈一笑，岔了開去。

冷天星氣得暗暗咬牙，索性不聲不响。那寒星堡中的老者半信半疑的向不了和尚道：「不了大師旣能治敝堡主之毒，還請早些動手，倘敝堡主倖而無恙，則大師父就是我寒星堡的大恩人……」

不了和尚笑道：「若是我和尚救得了你們堡主，你們要怎樣謝我和尚？』

那老者忙道：「只要大師父有什麽需要，不論什麽，敝堡都可應命！就算敝堡力不能及，也會全力設法，隨時隨地準備爲大師父効命！」

不了和尚目光暗暗四掠一週，道：「我和尚法名不了，也是塵緣不了，不論酒肉，美色、財帛，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我和尚一律都有興趣！」

那老者陪笑道：「這個容易，寒星堡雖不富有，但供應大師父還能供應得起，任憑什麽享受，寒星堡都可照辦不誤，只要能治得好敝堡主的毒傷！」

不了和尚呲牙一笑道：「好！你們退開一些！」

說着由懷中取了那隻鐵笛。

那老者見狀皺眉道：「大師父曾應允爲敝堡主治療毒傷，爲何却取出笛來！」

不了和尚抓抓耳朵道：「治傷固然要緊，但退敵也十分要緊！」

雙目一閉，吹了起來。

但聽一縷激越的笛聲冲天而起，聲如裂帛，使人心弦爲之一振。

那老者等人聽得不了和尚之言，方才如有所覺，擧目四顧，一個個不由俱皆訝然變色。

原來此刻他們方才驀然發覺，那些幢幢鬼影已由四面八方擁聚到五丈之外，陰森恐怖，似眞似幻。

但笛聲一起，那些幢幢鬼影登時亂做一團，交纏糾結，由明顯而漸趨模糊，不到半盞熱茶時光，俱皆消散無踪。

那老者又驚又疑的道：「這……這是甚麽名堂！」

冷天星代答道：「陰靈敎的白骨大陣，那些幢幢鬼影雖然不是實體，但却能噴出使人致死的毒霧……」

那老者等連忙紛紛作禮道：「大師父世外高人，老朽等失敬了……」

目光投注到仍然昏迷不醒的上官倫身上，道：「但敝堡主……」

不了和尚道：「老實說，我和尚也是沒有辦法！」

「啊？……」那老者失聲道：「大師父慈悲，務必設法救救敝堡主！」

不了和尚呲牙道：「這事只有一個辦法……」目光滴溜一轉，投注到那老者臉上，道：「你可能做得了寒星堡之主！」

那老者目光向所有寒星堡之人掃了一眼，道：「老朽名爲東方雲，蒙敝堡主謬愛，現充寒星堡內外總管，眼下敝堡主旣遭不幸，老朽只勉強做主了！」

不了和尚道：「不瞞你說，眼下我和尚就是要陪冷天星去會一位惡人，這人雖惡，但却精通醫術，能够治得了八步斷魂散之毒！」

東方雲面色凝重的道：「敝堡主的傷勢……」

不了和尚一拍前額道：「我和尚有一手點制五陰絕脈的手法，點閉之後，可以使他的毒素發作緩慢，也許能拖得到尋到那惡人之後！不過……」

目光一轉道：「那惡人精通醫卜巫蠱之術，是否能操勝算，却在未可知之數！倘若出了意外，你能担起這個責任麽？」

東方雲長吁一聲堅決的道：「這是救敝堡主於不死的惟一之法，老朽不管這責任如何重大，也要勉強担下來了！」

冷天星接口道：「旣是如此，就請快些掩埋這些無辜慘死之人，咱們走吧！」

於是，一行迅快的就地埋葬了屍體，隨不了和尚以及冷天星逕向青雲庵的方向奔去。

入夜之後，大約三更光景，不了和尚等一行人終於抵達了青雲庵外里許左右，在一處斜坡前收住了脚步。

在黑暗中遙遙望去青雲庵已經在望。

冷天星不由思潮起伏，心情激動，他對空空妖尼恨之切骨，對白菱秋又惦念難忘，不知她在庵中究竟怎麽樣了。

不了和尚回頭望了冷天星一眼，道：「冷大俠，眼下該當如何？」

冷天星怔了一怔，被不了和尚激得微怒道：「打了進去也就是了，難道當眞怕了那妖婦不成！」

不了和尚沉聲一笑道：「怪不得老和尚要我和尚親自前來……」目光滑稽地掃了冷天星一眼，又道：「暴虎憑河，不足爲勇！」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旣是由你這野和尚作主，又何必要來問我？」

不了和尚呲牙一笑道：「由我和尚發號施令，你可心服？」

冷天星沉默了一下，道：「只要合情合理，在下决不多言！」

不了和尚微微一笑道：「也好！那位上官堡主還沒有斷氣吧！」

東方雲對不了和尚的口不擇言雖有些啼笑皆非，但却連忙沉下聲音，趨前一步道：「自蒙大師父點過五陰絕脈之後，一直在沉睡之中，毒傷並未繼續擴大，但也沒有好轉之象！」

不了和尚點點頭道：「很好……」緩緩由腰間掏出鐵笛，道：「現在，我和尚要先試試那老巫婆有沒有算出冷天星巧遇不了和尚，被老和尚一鍋熱水煮出了毒液，以及咱們已經到此之事！」

冷天星忍不住問道：「莫非你想對那老巫婆施展音功！」

不了和尚搖頭嗞牙道：「不行，有些時候我這支笛子也並不完全管用了！」

冷天星奇道：「那麽，想必你是用笛子算命了？」

不了和尚黃板牙一嗞說道：「如果你不懂，最好先看別問，免得分了我和尚的心！」

說着鐵笛一橫，吹了起來。

但他吹得聲音異常之低，就連近在身側的冷天星也只能聽得到一些嗚嗚咽咽，有如風吹樹梢的輕微響聲。

忽然——

正當冷天星等人看得迷離不解之際，却聽颯然一聲，一條長約丈餘，粗如兒臂的巨蛇，驀然由草叢中竄了出來。

此刻已是臘月寒天，蛇虫之類的動物均在冬眠之中，不了和尚的低微笛聲竟能招來這麽一條巨蛇，實在是一件十分罕異之事。

是以衆人不由俱皆爲之吃了一驚！

那巨蛇竄到不了和尚面前，像着了迷的一般，竟隨着不了和尚的笛聲昂首吐舌，中拍合節。

大約半盞茶左右，不了和尚驀地笛聲一收，那巨蛇也像突然被人用利箭射中一般，「噗」的一聲落於地下，一動不動。

不了和尚神情專一，忽然伸出黑瘦的五指，用小指上利如鋼爪的指甲，在蛇腹口輕輕劃了一下。

但見一縷赤紅血液流了出來。

不了和尚迅快的把那流出的蛇血抹了一些在自己的掌心之中，而後揩去蛇腹上的血跡。

冷天星看得茫然不解，正想動問，却見不了和尚又復把手中鐵笛一橫，在蛇身上輕輕敲了三下。

說也奇怪，那條巨蛇當他吹奏笛聲之時，是那樣靈活，但此刻却如同已經死去的一般，任由他宰割，一動不動。

不了和尚口中念念有詞，良久之後，忽的嘬口而吹，響起了一連串低沉嗡嗡之聲。

那巨蛇聞得笛聲，登時又活了過來，昂頭吐舌，略一轉動，忽然疾如箭矢，向前筆直衝去。那方向則正是青雲庵。

冷天星等注視着那條巨蛇向青雲庵衝去之後，俱皆全神貫注，細心的觀察庵中動靜。但此刻已是深夜三更，庵中毫無聲息，燈燭全無，遙遙看去，簡直與一座無人的廢寺無異。

冷天星皺皺眉頭，悄向不了和尚問道：「大師父，你這算什麽名堂，那條蛇有什麽作用？」

不了和尚搔搔頭皮，道：「我和尚做事，從來不喜歡別人追根問底。」

冷天星碰了一個橡皮釘子，面色微微一紅，只好住口不語。

時光在沉寂緊張中慢慢渡過，一盞茶的時間過去，兩盞熱茶的時間也過去了。

不了和尚斜坐地上，雙目微閉，不住磕頭打盹，睡意已濃。

寒星堡主上官倫仍在昏迷之中，但鼻息如常，自五陰絕脈被點後，果然穩住了傷勢，未再惡化。

寒星堡內外總管東方雲及十餘名屬下之人俱皆把焦灼期待的目光投注在黑沉沉的青雲庵，與昏然思睡的不了和尚身上。

冷天星轉頭回顧一眼，又忍不住向不了和尚叫道：「大師父！……」

不了和尚迷迷茫茫的說道：「什麽事呀？」

冷天星皺皺眉頭道：「你那條大蛇只怕不會回來了！」

不了和尚道：「慢慢等吧……」連打了兩個呵欠，又模模糊糊的喃喃道：「等那條蛇回來之後再叫醒我吧！」

冷天星道：「如果牠眞不回來呢？」

不了和尚呵欠連天的說道：「那……那就……讓我睡……到……天亮……再說吧……」

身子一歪，鼻息如雷，已是沉沉的睡了過去。

冷天星雙手緊緊的絞扭在一齊，心中煩亂不堪，他幾度想衝入廟中，一擧制住空空妖尼，但一想到那妖尼的面貌神情，以及她那不可測的巫蠱邪功，不由自心底泛起一股寒意，是以躊躇難決。

他也曾想到一把火燒了那座青雲庵，但想到被困中的白菱秋，只好又把這念頭打消了下去。

時光在難耐中繼續消失，大約前後過去了半個時辰，已經到了三更垂盡，四更將到之時。

冷天星不停輕輕踱步，絞扭得雙手骨節格格作響，但一時之間，却實在想不出一點辦法。

青雲庵中靜無聲息，一點不曾因爲那條巨蛇之去而有所影響，使冷天星不由大爲懷疑起來。

他不知不了和尚是搗甚麽鬼，那條蛇又有什麽作用，但此刻看起來，只怕是毫無作用的了。

他看看熟睡中的不了和尚，暗暗忖道：單靠這個佯狂傲世的禿頭，只怕沒有辦法解決眼前的問題，要怎樣……

忽然——

正當他茫然忖思之際，只聽一串輕輕的脚步聲，遙遙傳了過來。

那脚步聲至少尚在半里之外，但一來是冷天星的功力已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境，二來是此刻夜靜更深，故而聽得清晰入耳。

他心中大奇，在這等深山靜夜之中，什麽人會在此踽踽獨行，當下不由側耳傾聽了起來。

寒星堡的內外總管東方雲，心中雖然焦灼憂急，但又不便多問，只好強壓着心中煩亂之情，期待着情況的變化。

及見冷天星側耳傾聽，皺眉發怔，再也忍耐不住，於是湊了過去輕聲問道：「

冷少俠莫非聽到什麼動靜了麼？」

冷天星輕輕頷首道：「莫出聲息，有人向這邊走來了！」

東方雲微微吃了一驚，摒息聽去，除了颯颯夜風之外，根本聽不到一點異樣的聲息。

定神向青雲庵望去，也只有黑沉沉的一片。

但他對冷天星與不了和尚似乎具有極深的信心，當下果然不言不動，仍然全力注視着周遭的一切。

不久，東方雲不禁也吃了一驚。

原來那步履聲愈來愈近，近得已到了使他可以聽到聲音的距離，但那聲音不是來自庵內，而是由相反的方向而來。

又過了不久，只見一條黑影由十餘丈外彳亍而過，逕向青雲庵的方向緩步走了過去。

不了和尚仍在熟睡之中。

東方雲又忍不住壓低了聲音向冷天星道：「看來那個空空妖尼遠出方歸，要不要把這位大師父叫醒一下！」

冷天星輕輕搖手道：「那人絕不是空空妖尼，咱們且靜待變化！」

原來他視力比東方雲強了甚多，一切看得十分清楚，那走過去的人影是一個灰髯老人，年紀約在五旬至六旬之間，懷中抱着一個約當中年，看來却似是睡不醒的綠衣麗人，正一步一步對正青雲庵而行。

由那人的舉止步履，冷天星一眼就可看出他是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他所以走得如此緩慢的原因，想來必是爲了怕驚動了懷中的麗人。

這是一件很難猜測之事，這兩人究竟是什麼來頭，那女的爲何要男的抱着，在深夜之中奔來此地，他們兩人又是些什麼關係？……

但冷天星並無暇也無心去探究這些，他關心的只是這人爲何要去青雲庵，以及到青雲庵之後的一切。

將近一里的道路，那人却走了約有兩盞茶之久。

冷天星全神貫注，只見那灰髯老人走到山門之前，略一停立，在山門上重重的敲了三下。

冷天星心中暗忖：這老傢伙看樣子也是個不通情理的人物，深夜之中這樣敲門打戶，就不怕人家見怪麼？難道他知道這庵中住的不是好人？

忖念之中，只聽那灰髯老人扯開喉嚨叫道：「裏面沒有活人麼？」

這話說得更加兇橫了，冷天星倒不禁大感興趣，要看看空空妖尼究竟會怎樣對付這個不通情理的老兒。

說也奇怪，青雲庵中沒有一絲回音，彷彿空空妖尼果眞不在庵中，要不就是故意不理不睬。

更奇怪的是那灰髯老人，扯開嗓子叫了一聲，見庵中無人出應，立刻轉身走了回來。

冷天星看得困惑不解，心想：這實在是一樁怪事。

那灰髯老人並未由原路而回，方向一偏，向冷天星等人存身的斜坡之上走了過來。

東方雲輕輕叫道：「冷少俠，那人走過來了！」

冷天星看看沉睡中的不了和尚，道：「隨他來吧……」

事實上，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麼更爲恰當的措置，只有一切聽其自然，以不變應萬變。

不久，那灰髯老者已到丈餘開外。

冷天星不由心頭又是一寒，原來那老者一雙目光冷森凜人，分明他已看到了自己等人，却是睬也不睬，視如未見，顧自由衆人身邊掠過，一步一步繼續向斜坡的另一端走去。

冷天星暗暗忖道：「這老傢伙如不是神經上有什麼毛病，就是他的個性本太孤僻太冷漠了，深山黑夜之中，遇上了這麼多人在此，竟連招呼也不打一下，眞是古怪得可以！」

細細看去，只見他懷中所抱的那個綠衣麗人，面白如紙，雙目緊閉，乍然看去，簡直有如已死之人。

忽然——那死人般的綠衣麗人竟在他懷中掙扎了一下。

灰髯老者走過去了不過丈餘開外，冷天星又在留意之中，是以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只見他像發現了奇跡一般，也隨之身子震了一震，顫聲輕呼道：「小青……小青……青妹……」

但那綠衣病婦雖是掙扎着動了一下，却雙眼未睜，也沒說出話來。

冷天星聽他先喊小青，原認爲他們可能是父女關係，因爲在年齡上相差二十餘歲，很可能是父女兩人。

及至聽得他又喊青妹，又立刻推翻了這一判斷，情形十分明顯，兩人若非夫妻，也是一雙情侶。

灰髯老人略一遲疑，尋了一處柔軟的草地，把那中年病婦輕輕的放了下來，雙掌輕拂，給她推拏全身筋脈。

終於，那中年病婦呻吟了一聲，微弱的叫道：「水……我渴……」

灰髯老人激動得啞着嗓子道：「青妹，青妹，水來了！……」

說話之間，迅快的解下腰間水袋，拔開木塞，輕輕湊向那中年病婦唇邊，但却一滴水也沒有倒出來。

原來他的水袋空了。

那中年病婦繼續呻吟道：「水……我渴……水……」

灰髯老人急得手足無措，只有輕輕叫道：「青妹等等……水馬上就來……」

目光一轉，幌着身子趕到冷天星等人面前，冷冷的說道：「你們誰的水袋裏有水？」

冷天星怔了一怔，心想這人實在也太狂傲冷漠了，向人討水，却這樣托大無禮，只怕甚少有人願意拿水給他。

心中雖是不滿，但那中年病婦的呻吟要水之聲却使他狠不下心腸，當下解下腰間水袋，遞了過去。

那灰髯老者面無表情的看了他一眼，謝也不謝一聲，接過水袋，轉身走回中年病婦身旁，慢慢喂她飲水。

寒星堡內外總管東方雲以及他的屬下之人，自是也看得清清楚楚，但人人心頭沉重，無暇顧及到這些。

冷天星受了灰髯老者的冷落，心中甚不自在，但轉念一想，立刻又心平氣和了下來，當下不再理會，又把目光轉向黑沉沉的青雲庵去。

青雲庵中寂靜如前，那條巨蛇並未轉來，不了和尚的鼾聲也越來越響了。

冷天星覺得失望已極，心頭暗忖：眼下已將四更，只怕今夜之中難以想出辦法來了。

念頭一轉，意欲先找一處隱僻之地與東方雲等暫時藏上一天，待至翌日入夜後再想辦法。

忽然——

只聽那灰髯老者冷冷的聲音在耳邊響道：「水袋還你！」

冷天星心中不禁又起了一陣反感，抬頭看時，只見那灰髯老者正站在他的身邊，冷漠的把水袋遞了過來。

他原想發作兩句，但接觸到他那深鎖的雙眉，憂鬱失神的兩眼，與一臉愁苦之色時却不由脫口道：「前輩留着用吧！」

那灰髯老者有些意外的掃了他一眼，道：「你是這亂世之中的一個好人！」

冷天星怔了一怔，苦笑道：「謝謝前輩謬獎，前輩……」

殊料他又碰了一個橡皮釘子，原來那灰髯老者說完之後，立刻轉身走了開去，根本沒有與他攀談之意。

冷天星臉色一紅，乾咳一聲，只好住口不語。

他又落入了紛亂的思緒之中，思前想後，滿腹不安。

不久，只覺一陣濃烟隨風衝入了鼻孔之中。

冷天星大吃一驚，一挺身站了起來，原來他一直陷於痴痴迷迷的思索之中，對周遭的事物，竟是一無所覺。

當下定神四顧，不由又大感意外。

只見那灰髯老者不知何時已撐起了一個隨身携帶的布篷，使那中年病婦躺在布篷之內。

爲了怕她寒冷，已在左右兩旁生起了兩堆火來。

一時火光熊熊，濃烟四撲。

冷天星暗暗皺眉忖道：「這老家伙如此大張旗鼓，設若空空妖尼在於庵中，絕不會一無所知，以她的巫蠱邪術，倘若暗中再施毒手，只怕……」

忖念之中，伸手去推沉睡的不了和尚一下。不了和尚模模糊糊的道：「天……亮了？」

冷天星有些不滿的道：「天雖未亮，但你必須起來了。」

不了和尚兩眼睜也未睜的道：「爲什麼？不讓我和尚睡足，可別怪我明天沒精神辦事——」

冷天星沉聲道：「如果你一定要睡，我們只好把你丟在這裏了！」

不了和尚嗞嗞牙道．「那是再好不過……你們……你們……走……吧……」話未說完，又復鼾聲大作。

冷天星心中大爲不滿，正欲眞的與東方雲等計議一下，火速離開此地，以免發生更大的意外之事，却忽然聽得一陣細弱的聲音傳入耳鼓。

細聽之下，冷天星不由呆了一呆，原來那竟是不了和尚的傳音入密之聲，只聽他說道．「傻瓜，做事情不能太急，我和尚眞被你吵怕了！」

冷天星皺皺眉頭，也以傳音入密道：「大師父，你知道眼前的情形麼，你可看到濃烟，火堆，和一個病得要死，一個怪得要死之人？……」

不了和尚嗆咳了兩聲，說道：「我和尚不聾不瞎，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那……那……」

冷天星不待他說完，接下去叫道：「大師父知道，那更好了，那老頭兒曾去青雲庵大聲叫門，而後又來到這裏生火過夜，倘若觸怒了空空妖尼，出手暗算，我們豈不要跟着倒霉？」

不了和尚笑道：「吉人自有天相，如果空空妖尼要找他痲煩，只怕方才就把他們這一雙情侶收拾掉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一雙情侶……大師父……莫非……你認識他們？」

不了和尚搖頭一笑道：「不認識！」

冷天星奇道：「既不認識，爲何你說他們是一雙情侶？」

不了和尚道：「那不十分明顯麼，一看就可以知道了。」

冷天星苦笑一聲，忽然覺得與這和尚實在講不出什麼道理來，看他似醒似睡，似傻似痴，實在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但他心中一動，忽道：「大師父，那條蛇怎麼樣了？」

不了和尚平平淡淡的道：「現在過去多了久？」

冷天星冷笑了一聲道：「現在已到四更，那條蛇去了已經一個時辰的樣子！」

不了和尚仍然平平淡淡的道：「完了，大概讓那老巫婆給吃了！」

「吃了！……」冷天星差點跳起來叫道：「你不是說那蛇還會轉來，要我們耐心等麼？」

不了和尚搖搖頭道：「我可沒說那話，那條蛇要能回來，絕費不了一盞茶的時光，如今過了一個時辰，那就什麼都完蛋了！」

冷天星咬牙嘆氣的看了他一眼，眞恨不得兜臉給他兩個巴掌，但略一忖思，只好又忍耐了下來。

不了和尚又嘮嚕了兩聲，道：「別爲這些事煩心了，還是讓我和尚再睡上一會兒吧！」

一翻身，又軒聲大作。

冷天星不得要領，拿不定主意，一時之間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心中十分煩亂不安。

青雲庵中仍然不見動靜。

那灰髯老人一面將兩堆火燒得十分熾旺，一面不停的在那中年病婦身前走來走去，不時俯下身來，輕輕喊上一兩聲青妹，那情景既令人覺得同情，又使人覺得可笑，但至少他對那中年病婦的感情却是十分眞摯的。

那中年病婦平躺在地，身上蓋着那灰髯老人的一件外衣，乍然看去，實在有些可憐兮兮的樣子。

但她根本就沒有清醒過，除了偶而呻吟一聲而外，一直就不曾說出過一句完整的話來。



正在忖思之間，那邊的寒星堡內外總管東方雲已輕輕湊了過來，說道：「冷少俠！……」

冷天星忙道：「東方總管有事麽？」

東方雲愁鬱的道：「方才這位大師說過什麽？」

原來他冷眼旁觀，見兩人不停口齒啓動，已知兩人在以傳音入密談話，但却不知兩人說些什麽？

冷天星苦笑一聲道：「這和尚似眞似假，叫人實在拿他沒有辦法……」

東方雲說道：「難道冷少俠沒問那條蛇……」

冷天星道：「那條蛇他說已被那老巫婆吃了！」

「吃了？……」東方雲也差點跳了起來，道：「那麽還在這裏等什麽，這位大師父沒說麽？」

冷天星怒意頗深的看了熟睡的不了和尚一眼，道：「那自然是因爲他要在這裏睡覺！」

東方雲仰首向天，長嘆一聲，默無一語。

情形十分明顯，他們對不了和尚覺得失望，上官堡主的毒傷，看來無法寄託這和尚帮忙了。

冷天星心中大覺過意不去，輕吁一聲問道：「上官堡主現在還好麽？」

東方雲忙說道：「毒傷幸無變化，不過……」

長吁一聲，住口無語。

冷天星道：「眼下距天亮不過只剩了一個時辰，今夜只怕再難有結果，咱們不妨找一處隱僻之地匿藏一天，且待明晚再說……」

東方雲頷首，說道：「敝堡主五陰絕脈被閉後，一直保持這種情形，看來也許還能支持一天，一切任憑冷少俠作主就是了……」

微微一頓，又道：「冷少俠可覺得那一男一女有些可疑麽？」

冷天星頷首道：「江湖中果然多的是怪人怪事！」

東方雲又道：「那灰髯老人曾在青雲庵扣門爲何不見人應？」

冷天星皺眉道：「如不是那老巫婆不在庵中，就是他們熟睡了沒有聽到。」

東方雲道：「這恐怕不足以解釋這事，此外……」目光一轉，又道：「也還有更奇怪之事！」

冷天星忙道：「什麽事？」

東方雲道：「那灰髯老人帶着一個病婦，在庵前敲門，目的大約在於投宿，但他只敲了三下，喊了一聲，立刻轉身就走，這……」經他如此一說，冷天星不由也覺得有些奇怪了起來。當下略一忖思，道：「也許這老怪物有些來頭……」

目光一轉，忽而把腰間的乾糧袋解了下來，道：「待在下去試探他一下！」

不待答覆，起身向那火堆布篷邊走了過去。

他故意放得脚步極重，踏得地上登登作響。

那灰髯老者初時若無所聞，及至聽得脚步聲向他走去，驀地轉過頭來，大喝一聲，道：「站住！」

冷天星倒不由爲之吃了一驚！

原來那灰髯老者雙目一瞪之際，神光如電，像兩股冷芒一般，使冷天星不由泛起了一股涼意。當下連忙收住脚步，道：「在下身邊尚有一些乾糧……」

把手中的糧包揚了一揚，又向布篷下的中年病婦指了一指，道：「特地送與這位前輩食用！」

那灰髯老者怔了一怔，面部掠過一層欣慰之色，但仍冷冷的道：「不用了！」

冷天星搭訕着說道：「前輩尊姓大名？」灰髯老者猶豫了一下道：「老夫獨孤恨！」

「獨孤……恨！……」冷天星喃喃了一遍，又道：「前輩的大名很怪！」

獨孤恨雙目一瞪道：「怪什麽？」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以恨爲名，莫非前輩曾有什麽不平的遭遇麽？」

獨孤恨微怒道：「老夫最是討厭別人追根問底！」

冷天星一笑住口，他並未因爲獨孤恨的冷言冷語而發火，因爲他早已看出了獨孤恨是個冷漠孤傲之人。當下微微一笑道：「這位前輩是病了麽？」

獨孤恨聞言震了一震，道：「不是病，是中了毒！」這話倒說得十分柔和。

冷天星呆了一呆，道：「世上不乏用毒治毒的名手，只要前輩……」

獨孤恨凄涼的一笑道：「老夫既以姓名相告，難道你還不知老夫是誰麽？」

冷天星忖思着道：「在下閱歷淺薄，見聞不廣，尚不曾聽過前輩大名！」

獨孤恨面色越發開朗了一些，招招手道：「坐下來講！」

冷天星忙道：「多謝前輩！」輕輕的斜着身子坐了下去。

獨孤恨凝注了他一眼，徐徐的道：「老夫平生之中，除了我這青妹之外，不曾有過一個朋友，因爲世上之人個個良心已壞……」

冷天星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心想：任憑你認識得人多，最多也不過幾百幾千，世上之人多得難以數計，你又怎知個個良心已壞。

情形十分明顯，這獨孤恨定然遭遇不佳，受過不少刺激，以致對人世間產生了一種成見甚深的恨意。

只聽他繼續說道：「只有你，使老夫覺得還像些人樣，可說是末世之中唯一的一個好人，是以老夫才另眼相看於你。」

冷天星只覺啼笑皆非，但他既把獨孤恨看成了一個心理變態的怪人，對他的所言所語，也就不再放在心上，當下笑笑道：「那是前輩的謬愛。」

獨孤恨目光轉動，道：「老夫平生以用毒見長，被人稱爲天南毒王……」

「啊？……」冷天星暗暗驚呼一聲，忖道：「天南毒王的大名倒是聽過，却不知天南毒王叫做獨孤恨，看來今夜又遇上了一個邪道的魔頭了。」忖思之間，只聽獨孤恨喟嘆一聲道：「可惜我一生用毒，却治不了青妹所中之毒……」

冷天星問道：「這位前輩中毒很久了麽？」

獨孤恨悠悠的道：「算來已是整整十五年了！」

（未完・八）


H.K.N.G.